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赌宫

e-BOOK
网络资源 非商品

译者前言

本人从事国际贸易工作已十年有二，偶得 PAUL ERDMAN 先生所著《THE PALACE》，信手翻阅，竟一气读完。深信此书乃从事外贸外经以及一切对贸易及金融感兴趣的人工作之余的绝妙消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禁动手翻译此书。又知读者中必多英才，特请恩师现任《国际商报》副主编的王学文教授订正有关疑难点以求译文尽量符合原意。

历经数载，虽生意繁忙，几次中断，终能完工。蒙作者信任，授权出版。在此深表谢意。

愿与同好共享。

第一章

丹尼·勒曼的商店看上去有点破旧，不过总的来讲还很合时宜，因为它正好在费城的商业中心的边上，那地方也很破旧。而丹尼·勒曼本人也不是风度翩翩。气质是一种生来就有或生来就没有的东西，而很肯定地说丹尼生来就没有气质，这一点他毫不在意。

他的父亲一辈子捉襟见肘，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破产，丹尼秉承家风：他由典当行起家，而后发展到硬币店。小片片，用过的硬币：一点也不风光。

丹尼很胖，一般从他的下巴可以看出他每天都在长。他喜欢绿色运动衫，喜欢保龄球，硬面包圈，喜欢他的母亲，也喜欢女人，事实上他非常喜欢女人，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来没有娶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1964 年的秋天，隔壁店里的老板，一个旅行代理，建议丹尼扩大一下他的视野，他可以安排他到欧洲旅行。既然正是淡季他可以按折扣价预订所有的一流旅馆，且不需收任何平时要收的佣金。毕竟他们是邻居呀。

绝不放过任何一笔交易，丹尼接受了他的建议。几乎一踏上大西洋彼岸就有两件事立刻给丹尼留下深刻印象：第一是每次他把美元换成英镑、法郎或里拉时他是如何被涮了。所有的旅馆和饭店都一样。等他到瑞士时已变得聪明了。打算先在银行把钱换了，省得那些旅馆和饭店宰他。他很失望地发现银行提供的汇率也几乎同样地糟糕。上帝，毕竟它们是银行，是由圣公会教徒或苏黎士崇拜各种上帝的信徒来经营的。丹尼发现天主教徒也同样地坏：在米兰、在马德里机场都是如此。丹尼猜想那些货币兑换商在用 315 马克换他的 100 美元的过程中平均赚取 5%。

另一件使丹尼吃惊的是在欧洲从来没有任何人谈论股票市场。在费城，甚至在他常去的保龄球道旁，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知道道琼斯的情况。当巴黎的某人告诉他欧洲没有道琼斯时他实在难以相信。按照他这位法国消息来源的说法，他们确实对金银有很大兴趣。在乔治·维有一个男招待会与任何人交谈来骗取小费。丹尼猜想，他是谈硬币吧，就象拿破仑？这是他唯一有信

心说出口的法语。不，他的这位金融顾问告诉他，硬币是给农民和美国人的。法国，瑞士和德国金钱游戏的名称是条。有钱的欧洲人一向把钱变成金条。故而他们仍然很富有，仍能常去乔治·维酒吧。

这位渊博的男招待继续解释说，他们的推理是这样的：每次有战争爆发，不论是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或德国或意大利政府都通过简单地多印钞票来筹集资金。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手中的纸币，马克也好，法郎也好，里拉也好，都见他妈的鬼去了。精明的欧洲人都明白历史会不断地重演。他们会在战争阴云开始聚集之际就把他们手中的现金换成金子。当战争结束时，不论情况怎样，他们都是社会中少数能保持他们财产价值的人，通过价值一直稳定的有形资产黄金保持其资产价值。

后来丹尼给了他 25% 的小费，这又一次证明了这个男招待的正确。丹尼想：眼下唯一在打仗的国家就是美国在越南打仗。因此他应该考虑回家后进入黄金买卖行业。问题是对美国人来说买金条仍是不合法的。好吧，他作了个结论，为什么不买银条？

丹尼到处打听谁是美国的第一号银条企业。回答都是恩集哈德产业。至于外汇，就是克·派来拉。因此靠着一位挖墙角者的帮助，丹尼从每一家挖了一个最好的交易人。

很快费城的每一家精明的旅行社都知道出国之前需要兑换外币的人该去的地方就是百老汇街上的美国硬币、金属和货币兑换所：这是丹尼给他的新商店起的名字。随着越南战争导致的阴云开始在美国金融系统的上空聚集——产生了一族新的悲观失望的商人，他们想象万能的美元到头来会变成废纸。因而寻求购买银条保值。接着，到处传言人们在费城可以得到很好的交易。

丹尼在新泽西的存腾有个表弟，他在那儿的一家银行工作。看到丹尼在费城的生意之后，他建议丹尼在存腾开一家分店。他愿意经营这家分店。丹尼听了他的话。他的表弟集中精力做犹太人的生意。这个策略很成功。这个地方第三个月就开始盈利。接下来丹尼的表弟说他认识波士顿的一位股票经纪人。这家伙搞他们的这种经营是个天才：他是天主教教堂的一门大炮，在教区居民中已发展了一个巨大的顾客群。丹尼的表弟推测有一位那样的人作经理，单做那些爱尔兰人的生意他们就可以干得很好。事实又一次证明他的表弟是对的。

在芝加哥，丹尼走了波兰天主教徒这条路；在迈阿密，他在新开的地方安排了拉丁人；在旧金山，他雇佣了一些东方人。就象阿临古思和艾阿通过吸引种族忠诚，通过依靠忠诚者的传言而不是昂贵的广告费建立起自己利润丰厚的北大西洋贸易公司一样，丹尼用同样的方法建立起自己的货币和银条的买卖——他提供的兑换率比美国任何一家银行和货币兑换商都好 25%。

到丹尼历史性地穿越大西洋的旅行两年之后的 1966 年底，美国硬币，金属和货币兑换所又扩展到了七个城市。丹尼、勒曼的净资产已达七位数。在那年的十二月，丹尼去了迈阿密。他住在芳腾布乐旅馆。他考虑该是从生意中走出来休息一下的时候了。因此每天白天他都去哈里看赛马，每天晚上他都去回力球场。他喜欢看白天的赛马和晚上的巴斯克人，环境和人群使他激动。因为这些看比赛的人群，赌博的人群，赌博者和打赌的人，看上去比大多数人都生活得幸福，这使他很向往。他们为了短暂的胜利时刻而快乐地

活着。他们坚韧不拔地克服更普遍的简短的失败时刻。而且他们总会卷土重来。丹尼从来不赌；他认为那是傻瓜的游戏。

12月31日丹尼迫于情势，不得不决定检查一次当地的美国硬币、金属和货币兑换所的迈阿密分店的业务。这家分店是他十八个月前开办的，就在迈阿密商业区的主要街道上。那个经理约瑟是个古巴人。丹尼不是个早起的人。他十点半才到那儿和约瑟在后面的办公室里喝咖啡。约瑟说尽管经济形势很严峻，这个交易所仍然很赚钱。事实上赚的钱真他妈的多。突然之间富有的拉丁美洲人发现与欧洲相比美国是多么地便宜。他们开始蜂拥来到迈阿密采购貂皮大衣，艇外推进器和雷达表。他们纷纷来到美国硬币、金属和货币兑换所，因为这儿的人会说西班牙语，并且汇率比城里任何别的银行或兑换所都好。这个消息已传遍了圣保罗、波哥大和加拉加斯。

大约在十点四十五分，一个在硬币、银条柜台工作的古巴人走进来，用西班牙语咕嘟了几句，约瑟立刻站起来，说声对不起就出去了，把丹尼一个人留在那里莫名其妙。

丹尼很快跟出来，站在一边注视着一个人肯定不是拉美人的家伙，带来一袋一袋的硬币，共二十七袋。然后约瑟和带来硬币的那个家伙——可能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于是许多百元的钞票易手。整个过程用了约十分钟。

十一点，约瑟和丹尼回到了后面的屋子。每人又倒了杯咖啡。咖啡真好，古巴人知道如何做咖啡。

“那人是谁？”丹尼问。

“不知道。”古巴人回答。

“不知道？”丹尼问：“天啊，你为什么不检查硬币的真伪呢？”

“不需要检查，”古巴人回答：“一直都是好的。”

事实上，没什么可查的。这些硬币要么是1965年以前造的25美分一块几乎是纯银的，要么不是。而这些硬币是的。随着银条价格的不断上升，纯银币的要价也开始上升，因为它们可融化成银条高于币面价格出手。1965年以后，美国政府开始聪明起来。他们造币时每个硬币的含银量越来越少。这些新币不值得融化，至少现在还不值得。

丹尼大概捉摸了一分钟古巴人的回答，最后问：“一直很好，喔。”

“是的。”

“一直是多么经常？”丹尼接着问。

古巴人回答：“啊，大约每隔十天吧。”

丹尼继续问：“每隔十天他带来多少？”

“啊，二十五有时五十袋。”

“都是二十五美分的？”

“是。”

“他是哪里人？”丹尼问。

约瑟耸一耸肩。

“是附近的吗？”丹尼又问。

“不，”古巴人回答。

他俩沉默了一分钟。丹尼拿起咖啡喝了一口。约瑟也喝了一口。他们又喝了几口，这时丹尼继续问：“那么告诉我，开始他为什么到这儿来？”

“他和一个顾客一起来的。第一次他只带了一袋银币。”

“一个顾客，这顾客是谁？”丹尼问。

“一个在杰阿勒那地方工作的人。”古巴人回答。

“他是什么民族的？”

“意大利人。”约瑟回答。

“那是什么时候？”丹尼问。

“大约六个月前。”约瑟回答。

“这期间有多少交易？”

“我想一想，”约瑟想了一下，“大约四十万美元。”

“他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吗？”丹尼问道。

“啊，他通常提前一小时打电话来。”约瑟回答。

“谁？”丹尼问。

“同一个人。”回答是。

丹尼停顿了一下，想了一想。“听着，”他最后说道：“下次他来电话，我要你立刻打电话给我。听清楚了吗？”

“是，不过，我确实从没有提前知道。有时隔两周，有时可能五天。”古巴人回答。

“没关系。给我打电话就是。我住在芳腾布乐。他通常几点打电话？”

“大部分在早晨九点到十点之间。”

“好，他打给你，你就打到芳腾布乐给我，756 房间。记住了吗？把它写下来。”

约瑟写了下来。丹尼又喝了口咖啡，站起身走了。即使是在休假也要知创业靠不断的努力。他高高兴兴地回到旅馆，脑子里开始浮现出一个想法。

一月四日，早晨约九点三十五分，古巴人打电话告诉丹尼，他得到通知又有一批银货约在上午十一点到兑换所。丹尼只用了二十分钟洗了澡，刮了脸，又用了二十分钟坐出租从迈阿密海滩赶到西富兰格。他走进后屋，约瑟倒了杯咖啡在那儿等他。他俩坐在那儿闲聊寒冷的天气，加阿勒，和赛马。

又是那个柜台职员走进后屋，用沙哑的低语告诉老板带银袋的人又来了。这次丹尼和两个古巴人一起走出来。丹尼就站在他的古巴经理右边靠后一点，看着这个顾客从停在路边的货车上把一个个的口袋搬进来。这个男人高约六英尺四英寸，也许六英尺六英寸。每次他用力把一袋又一袋推过柜台，他总先看一下口袋，再看一下丹尼，好象在默默问自己，这个新来的家伙是谁，他在这儿干什么。交货完毕以后，约瑟又显然是程式般地秤了每一袋的重量，然后记在信纸上。柜台里的告示板表明他是按每盎斯 1.57 美元买进，1.67 美元卖出。然后他走到计算器旁，把盎斯折算成美元。做完这些，他把最后的数字写下，划上圈，调过纸来让那个高个子看。高个子看一下数字，接过纸来折起来放进衬衣口袋，点点头。古巴人立即走到柜台里的小保险柜旁，打开，拉出一个钢盒，搬到柜台上放下。里面装满百元钞。他拿出六捆包扎好的，一个一个撕开包装的纸条，一张一张地数。他几乎点完了六捆。然后他伸手到现金抽屉里拿出一个 50 元，一个 20 元，一个 10 元，一个 5 元，几个 1 元，放在百元美钞旁。他把这堆钱一把推给那个高个子。

高个子把钞票放在一个很大的老式的折叠包里，然后又点点头，转身要走。

纸上的数字是 37587.37 美元。

高个子要走到门口时丹尼。勒曼喊道：“先生，”

他停住脚步，转过身来，目视着丹尼，问：“你是谁？”

约瑟立刻插了进来：“这是丹尼·勒曼先生，本公司的老板。他从费城来，我们的总部在那里。我们在东岸八个城市有分店。”

高个子又点点头。

“我想和你谈谈。”丹尼说。

“谈什么？”高个子问。

“我也许有意为你做一个特殊安排；你可以叫它数量折扣。”丹尼回答。

高个子说：“我会和你联系的。”然后就走了。

八天后丹尼·勒曼一个人正在家里看球赛，十点整电话铃响了。约两小时前他冒着寒风刺骨雪花飘飘的费城冬夜从保龄球道旁急急忙忙赶回来就是为了赶上这场兰球赛的开头。这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看七十六人队赢，而他们正在赢。然后他想好好洗个热水澡，上床睡觉。现在这个混蛋电话响了。就象别人一样，丹尼·勒曼知道十点钟的电话很少带来好消息。

他关小电视的音量，走到电话旁，吼道：“说，”准备一拿起电话就把它重重地挂上。

“是丹尼·勒曼先生吗？”一个声音问。

“说，”丹尼重复道：“你想干什么？”

“我想和你谈谈。”那个声音说。

“那就说吧。”

“有一个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告诉了我你的情况，一周前你在迈阿密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还记得吗？”

“记得。”

“我想谈谈发展生意关系的事情，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在听。”

“好，我四十五分钟后到。”电话挂断了。

十点四十五分整丹尼的门铃响了。他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位约五英尺六英寸高的人，和他一样高。身穿一件皮领蓝羊绒大衣，头戴一顶浅顶呢帽，随着他穿过大门走进客厅，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他闪闪发亮的尖皮鞋。这人开口道：“我叫约瑟夫·阿马拉托。

希望你叫我乔。”

“好，”丹尼说：“那就叫你乔。”阿马拉托开始脱下外衣，丹尼伸手想接过来，可他的来访者却说：“不，谢谢。我拿着吧。时间不会长，不会超过十五分钟。”

没什么选择，丹尼把他领进客厅。“你有时间喝杯白兰地吗？”

“我还从来没拒绝过白兰地，”阿马拉托回答，一边咧开嘴笑了笑。

丹尼示意他坐下。几分钟后他拿着一瓶白兰地和两个小口矮脚杯回来。他倒了一杯递给客人。阿马拉托点头致谢。一口喝干，立刻又递给丹尼再倒。接过斟满的酒杯，他坐到沙发上，表示该谈生意了。今天晚上的社交部分已结束。

他的问题是：“你每月可处理多少银币？”

丹尼看看他，举手指天，意指没有止境，然后回答：“你有多少我可以处理多少。”

“一个月五百袋怎么样？”

“没问题。”

“你有经常性地接手这么多数量的设施吗？”

“从哪儿？”丹尼问。

“我们会谈到的，”阿马拉托说：“先回答我。”

“回答是有。东海岸的任何地方都行。”丹尼回答。

“我谈的不是东海岸。”

“那么，除非你告诉我这些货到底从哪里来我没法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

“咱们首先说清一点，”阿马拉托说：“我们知道很多你的事。我们喜欢我们已发现的情况。我们希望建立持久的生意往来。所有的一切都必须绝对保密，请你明白。我也希望把我们的合作范围扩展到银币以外的领域。”

这话可能有些含糊不清，但丹尼听懂了阿马拉托的意思。“我没问题啊。”他说。

“你要明白，”阿马拉托重复道：“从我们的观点看保密是第一性的。”

“我完全明白。”丹尼说，这次说得更确切了。

阿马拉托又端起白兰地，轻轻嘬着，而不是大口喝。“好，”他三口喝完了酒：“提货的地方可能是拉斯维加斯或利诺，由你选。每月五百袋。你给什么价？”

“价格按伦敦五金交易所的收盘价计算。那是银条价。我们将根据袋装的铸币作相应的调整。我会给你个公式征求你的同意。每盎司将收十美分的运输，处理和保险费。”

“等一等，”阿马拉托说：“这些硬币事先没经过分类。不止有 25 美分的，还有一角和一美元的铸币。”

“我们自己调检，”丹尼确认道：“不另收费。”

意大利人说：“成交。一两天内我们会在同样的时间给你打电话——如你不介意，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会告诉你提货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好吗？”

“我边没问题啊。”丹尼说。

“好，”阿马拉托站起身来，把叠放在膝上的大衣穿上，弯腰拿起帽子，走到前门，和丹尼握握手，然后走进夜幕里。丹尼站在敞开的门前，注视着他越走越远，在人行道上右转，然后很快不见了。没有迹象表明有一辆小车，出租或高级轿车等在外面；事实上，外面没有任何灯光或动静。丹尼看着客人走出五十英尺，一百英尺，二百英尺，然后消失。他耸一耸肩，转过身来，回到房间里。

1967 年 1 月 21 日，一辆铁路快速货车退进利诺工业区的一间仓库里，装上三个特别重的木板条箱。三天后，箱子卸到了美国硬币、金属和货币兑换所在费城南部的库房里。

经过分类和包装，这些硬币通过丹尼的所有连锁店售出。这批货带来了 25 万美元。丹尼的利润大约占这笔金额的 17%。这是丹尼经商生涯中最大的一笔交易。毕竟，他经营的只是五分，一毛和两毛五的铸币。

第二章

大约六个月后，约瑟夫·阿马拉托回到了费城。又给丹尼打了个电话，不过这次打到了办公室，是在早晨打的。他们约好在布可宾德吃饭，是在靠近水边的老布可宾德，而不是在靠近商业中心的新布可宾德。显然阿马拉托熟悉费城。

丹尼到来时阿马拉托正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当时正是夏天，阿马拉托穿了条黄色的便装裤，一件绿色运动衫。但他的同事，据介绍叫山姆·沙诺夫，毫不理会季节：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系着一条几乎是黑色的领带，配着一件闪光的白衬衣。沙诺夫的袖口扣上镶嵌着宝石，丹尼估计每个袖口的价值约两万至三万美元。就象他父亲和祖父一样，丹尼·勒曼不仅对小片金属和用过的硬币很在行，对宝石他也很很有眼光。吃午饭时他问沙诺夫宝石的价值。沙诺夫说：“约5万美元吧，两个袖口。”显然这个问题使他很高兴，因为它证实了约瑟夫·阿马拉托对丹尼·勒曼的评价，“那个家伙有档次。”

鱼很好，啤酒也不错。除了宝石之外，他们主要谈垒球：谈菲律宾队和道纪队。丹尼·勒曼说自己从小就暗暗崇拜道纪队，那时他们还在离费城东边不远的地方打本地比赛。

尽管他们现在搬到了维加斯西边几百英里的地方，他仍然是他们的球迷，这一来他在同桌吃饭人心中的地位又提高了。

这是个很谈得来的午餐，直到1点45分，阿马拉托打了个饱嗝，把椅子向后推了推，开口道：“丹尼，我们来这儿是和你分面包的。我们对你处理我们银币买卖的方式非常满意，对你经手这些交易的秘密方式很欣赏。我们今天来就是要亲口告诉你，我们不仅想继续与你的生意关系，而且还想扩大它。我想山姆想给你个提议。山姆？”

阿马拉托的讲话听起来就象董事长事先准备好的介绍性发言。正是这样。

“我不想绕圈子，”山姆·沙诺夫开了口，他身子向前倾向对面的丹尼。

“勒曼先生，我们所考虑的，是获得你的建议，你的帮助，来重新安排我们银货交易产生的资金流向。直接了当地说，我们的客户有困难隐瞒这么大的现金收入。我马上就解释这一点，不过首先——”他停了一下，“首先我们了解到你不仅经营贵重金属，而且在过去的几年中你还发展了外汇的生意。我们推测做这样的生意，你肯定和外国银行有广泛的接触。”

丹尼看了沙诺夫一眼，点点头，说：“不完全这样，这些关系多多少少局限在加勒比地区，不过我不懂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说到这儿他不再微笑。“先生们，我恐怕，”他一边看着沙诺夫，一边说：“我们彼此说话应该更确切一点，否则……”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山姆·沙诺夫看看乔。阿马拉托，阿马拉托又看看山姆，他们的眼光肯定达成了某种继续说下去的协议。山姆又开口：“勒曼先生，首先我想说清楚我们的身份是中间人，或者说经销商，也许更确切的词是批发商。本质上讲我们就两个人。我们究竟要干什么呢？”

“我自己也想知道，”

“为什么？”

“不过是自然的好奇。”

“我希望仅限于好奇。”沙诺夫瞪了他一眼。

“这是什么意思？”丹尼反问，回瞪了他一眼。

“对打听我们情况的人我们非常、非常敏感。”

“谁不是呢？”丹尼回答：“联邦特务不喜欢任何只和现金打交道的人。而且恐怕我经营现金生意比你们这些人要长得多，所以，现在少说废话。”

沙诺夫和阿马拉托又交换了一下眼神，都轻轻点点头。丹尼·勒曼显然已通过了最后的考验。“你一定知道在内华达的赌场撒油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沙诺夫说。

“说到撒油，和别人一样我知道有这种事，不过我不熟悉内华达的赌场，不知道撒油很普遍。”丹尼回答。

“相信我们的话吧，普遍的很。现在我们谈谈这件事的核心，丹尼，为什么我们对和谁打交道不得不小心。”

“我们已经谈过了。”丹尼说。

“好，我们的客户撒油的金额很大。他们的来源：老虎机，他们的问题是双重的：一。撒油之后，如何销售；二。销售之后，如何把这些收入藏起来不让税务局和其他有关方面知道。明白？”

丹尼点点头。

“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解决第一个问题上，今天我们想提的是把双方的注意力转到第二个问题上。”

“两位和多少供应商打交道呢？”丹尼问。

“八个，”回答是。“不过有两个是主要的。这两个是合伙人，大约总额的75%都来自他俩。”

丹尼皱着眉头，仔细想了想，然后问：“他们是这些赌场的所有人吗？”

两个城外来的客人大笑起来：“当然不是。他们管理或合伙管理这些赌场。”阿马拉托说。

“你们的意思是，”丹尼说：“这些人被雇来管理赌场，而他们又悄悄地撒油。并且赌场的主人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可能不知道。”

回答是：“绝对正确。”

丹尼感到困惑：“他们是怎么干的呢？我是说，撒油而又不让人知道？”他问：“难道他们不象别的行业一样有审计师吗？”

“我想你不用操这个心。这是赌场的主人也许还有税务局应考虑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当然，不过你说有八个供货人。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别的人在干什么难道这样不危险吗？”

沙诺夫作了回答：“你的想法很好，丹尼，确实很好。问题是我们的供货人谁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人。我们和每个人都单线联系。作为批发商，我们把甲赌场、乙赌场、丙赌场撒来的油收集起来，进行整理，包装，然后运给你重新分配。”

“因此，”沙诺夫继续说：“不仅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而且他们谁也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时丹尼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他喜欢这样，事实上，他非常喜欢这样。“好吧，”他说道：“你建议我们把精力放在第二个问题上。什么问题？”

沙诺夫伸展身体换个姿势靠在椅背上。他的手平摊在桌子上好象在欣赏自己的袖口扣。他喝了口咖啡，接着说：“很简单，和我们打交道的都是有家室的人。他们想让他们子女到好学校读书，想让他们妻子住漂亮的房子，想买摩托艇。有的人还想买小飞机，这样他们可不时外出，保持身体

健康。这些都需要钱。正如我已提到过的，问题是内华达到处都是税务局紧盯这些先生们。因此，他们从我们这里拿到了钱，但不能花！”山姆强调了一下后三个字。

“那我怎么帮忙呢？”丹尼问。

“就象我们开头提到的听说你经营外汇业务，丹尼，”沙诺夫说：“你提到加勒比，这和我们打听到的完全一致。事实上，我们知道你常去巴哈马。我们不想让你误会我们对你个人的事情过于感兴趣，但你知道怎么回事：有时这些事情引起我们注意，或至少受到我们朋友的注意。从这一点我们推想也许你能帮助我们，从那个地方。”

他们很接近目标了。因为丹尼所做的是与拿骚的一家银行建立了一种安排。根据这个安排，银行以他们控制的大鳄鱼岛上一家与他们名称相同的邮箱银行作渠道，替他作离岸的货币交易，利润就留在这个银行。这样就不需向巴哈马或美国的任何人或任何地方交税。这家大鳄鱼银行显然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而只是挂名在为拿骚银行工作的一位律师的办公楼里。唯一的雇员，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的话，是一个非专职的会计，一个英国人——因为英国人比当地人更不易被贿赂所打动——他每年从拿骚飞到鳄鱼岛两次以完成大鳄鱼岛银行委员会规定的最低限度的会计报表。谁拥有这些银行从来没有人向丹尼说清楚，不过从他的观点看这没关系。有关系的是巴哈马有严格的银行保密法。尤其是丹尼·勒曼确实也没有办法来确认那家邮箱银行，因为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去过大鳄鱼岛，并且永远也不打算去。因此他决定迈出下一步。

“你说得对。我确实在巴哈马有银行方面的关系，事实上，依靠某些附带条件，那儿和我打交道的一家银行肯定能，或很愿意帮助你们。”

“好，”沙诺夫说，他现在激动起来。“请先允许我告诉你我们很欣赏你的坦率。”

你办事的方式和乔跟我讲的一样，是不是，乔？”

阿马拉托笑了。

“那么。我们提议：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每次向你提供精确的数字——我们把以后每笔银币销售金额的 75%转到你在加勒比的银行。我们将不时要求你的银行给两个特定的人发放一系列贷款。他们的名字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你。这些贷款应是长期的，25 年或 30 年；这些贷款不应有担保条件；向借款者所收的利息应该很高，因为它们是可以扣除的。我们期望也许几年以后我们的客户，在按期支付了利息和本金之后可能，不，将会，在拿骚得到也许他们付出的一半利息和付出的全部本金。我们提议支出用咨询费的形式，或银行选择的其他任何可以把这笔钱从帐本上销掉的记帐栏目。这是我们客户希望为他们金色年华中越来越多的国外旅行提供资金的形式。我们的问题是：你认为与你有特殊关系的那家加勒比银行是否有这样的条件：一。现在提供这样的贷款；二。将来经手这样秘密的旅行资助服务？”

丹尼用一个字回答了他们的提问：“有。”

从利诺来的下一批货就开始适用新的安排。银币销售收入的 25%返回给阿马拉托和沙诺夫，以便其付现金给他们内华达的一些客户；其余的 75%通过拿骚转到大鳄鱼岛的银行贷记给那两个客户的帐户。

这两个人叫列尼·德·尼罗和罗伯特·沙尔苟。丹尼必须要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要给他们开帐户。签字卡从大鳄鱼岛到拿骚到费城再到内华达，

然后再转回来，由阿马拉托亲自传递。

丹尼在把签字卡片传到拿骚之前起码看了十遍。他推测尽管这两个人可能是内华达最大的贼，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他们出什么问题，那也是阿马拉托和沙诺夫的问题。

他想的对吗？

在随后的八个月中从内华达运出的硬币量突然明显地增加了。贷记德·尼罗和沙尔苟的余额也增加了。后来到 1968 年 3 月大鳄鱼岛银行的这两个内华达的新客户得到了第一笔贷款。这次贷款的文件又是通过丹尼·勒曼传递的，经过签署，又转了回去。银行先收了 10% 的费用，又对这笔 30 年的贷款要 16% 的利息。银行留下一半的利息，其余一半贷记客户的帐户。前后期费用银行和丹尼分了。以佣金形式付进了他在拿骚的帐户。丹尼·勒曼然后又干了一件事。没什么真正的理由，也许，只是因为沙尔苟和德·尼罗这两个名字使他动开了脑筋，他请一个朋友调查看看谁在经营内华达最大的赌场：沙粒，沙丘，凯撒宫，抽彩，马戏团；换句话说，最有名的赌场。结果发现列尼·德·尼罗和罗伯特·沙尔苟是抽彩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丹尼这辈子从来还没进过一家赌场，他还打听到抽彩尽管不是最大最好的，但也许是内华达赌场中最声名狼藉的。作为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丹尼告诉他的朋友完全忘掉这件事。唯一把丹尼·勒曼和经营抽彩的两个贼联系在一起的一方是阿马拉托和沙诺夫，另一方是座落在加勒比偏僻的小岛上的一家银行的一名董事。当然他们没有一个人可能说出来。他是安全的。

大约三个月后的一个午夜，阿马拉托又到丹尼·勒曼在费城郊区的家中拜访了他。

他带来了两大包，每包装着 100 万现金；纸钞，大部分是 5 元，10 元，20 元，有些是百元钞。他说这些钱打算分别存在德·尼罗和沙尔苟的帐上，而且他被告知以后这样的现金存款将定期进行。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钱都将由沙诺夫先生和阿马拉托先生亲手传递。

1969 年初丹尼·勒曼把现金流量加了一下，减去 10%，从他手里转到德·尼罗先生和沙尔苟先生手中的加起来正好超过 1200 万美元，或者说是平均每年 600 万。很显然他们现在不仅仅做撒油的非法勾当。

第三章

1969 年 3 月 12 日，座落在洛杉矶新区世纪城的抽彩有限公司本部召开董事会。

会议室镶着木地板，桌子是橡木的，墙上的艺术品是柔和的。维尔否格银行的董事们在这里也会觉得很舒服。但今天在这里开会的只是维加斯一家赌场董事会。这个不怎样令人敬畏的公司的七位令人敬畏的董事面临的议程只有两项。第一项是公司管理阶层作出的 1968 年 12 月 31 日结束的财政年度的公司经营活动和财务情况的报告；第二项是公司大律师对文件上没有详细说明的情况的补充。

对大多数公司来说，通常董事会的成员都在上午很早的时间集中开常

会，比如在东海岸是九点，在西海岸也许是近十点。而抽彩有限公司董事会却不是这样。它在下午五点开会。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在一大早都宿醉未醒；需要晚点吃午餐来找回活力，然后在四点三十分再吃些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们有充足的精神，完成他们作为公司高级职位占据者负有的每季一次的义务。因而 3 月 12 日的这个会原计划五点开始，但由于有人到的很晚，因此直到五点四十五分董事长才拿起小木槌敲了一下橡木桌。很少董事长这样来使大家安静，但这是马里奥·里维拉 1967 年决定引进的行为。他非常渴望，做梦都想成为一名法官，而这是他能达到的最接近法官的形象了，至少这使他能公开场合模仿法官。所有人一坐定，里维拉董事长就做了个手势让一直站在长橡木会议桌下首的两个人到他这边来。

这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才慢慢地，有意地，好象是挑衅性地向前走来。走到桌子上首，他们没有坐下来，而是显然是一脸傲慢地站在董事长的身后。现在是他们，而不是董事长，在主宰着会议室。他们的存在透露出威胁和潜在的杀气。

里维拉转身面向他们，说：“两位先生，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请你们坐下来，德·尼罗先生坐这儿，沙尔苟先生你坐那儿。”“这儿”和“那儿”分别指里维拉董事长的左右侧。安排妥当，屋子里静了下来。里维拉董事长一分钟也没浪费：“现在我宣布会议开始，由我们的总经理德·尼罗先生发言。”

德·尼罗站起来：“我被要求来这里报告上一个财政年度的财务状况。状况不好。

事实上，糟得很。我们几乎亏损两百万美元，届时我们的会计会拿出最后的数字。今年的亏损也许更高。”他坐了下来。

橡木圆桌旁第一个反应是意味深长的沉默。然后眼睛开始活动，先看看桌子对面，而后看看董事长，接着再看看桌子下首的同事。没人看德·尼罗。这一切无声的眼神活动的根源是抽彩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希望从他们中能找出一位来对站在他们中间的恶棍列尼·德·尼罗说出的话作出适当的回答。

找到的发言人来自圣路易斯，卡车司机联合会的西部养老基金会的本部就在那里。

这位联合会的代表一言中的：“那他妈的怎样可能呢？”

列尼·德·尼罗立刻又站了起来，一点也没有抱歉的意思，他说：“我不喜欢人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明白？”他瞪着圣路易斯来的那个人足足五秒钟。然后又接着说：“好，解释很简单。所有的人生意都不好，我们的只不过更糟。要是我知道为什么，我会去纠正的，难道不是吗？”

德·尼罗显然是想表明，如果内华达州的娱乐业市场在 1968 年财政年度是如此不利，这个董事会成员怎么能有理由指望他创造一个他妈的奇迹？他的话没有得到桌旁任何一位赞成。这似乎表明，如果抽彩公司经营的是鞋，甚至是卡车，那么这样的推理，这样的逻辑，这样的借口，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可他们经营的是赌博业？

又是圣路易斯来的这个人，一个卡车司机，因而与卡车业紧密相关的一个人，开口道：“我认识沙粒的那些人，”他说：“我也认识沙丘的那些人。他们没有亏损，列尼。

这儿有问题。当赌场里每一种游戏都被暗中操纵不利于去你这儿的那些乡巴佬时，你怎么可能赔钱呢？”他是个大块头的人，很强壮。他的话听

起来很沙哑，毫无疑问是抽廉价烟太多的缘故。他那从货架上买来的棕色制服的胸部口袋里正露出两只这样的烟。

德·尼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知道你想暗示什么，乔治。我希望什么也没有。”

整个国家都处在衰退之中，不仅仅是内华达，也不仅仅是维加斯。要是你认为你能干得更好，请你来。好不好，罗伯特？”

罗伯特·沙尔苟瞪着密苏里来的这个喋喋不休的人。这时门开了，穿着一套细条衣服夹着一个大公文包的人走了进来。显然他很烦躁。对里维拉来讲，这是个很受欢迎的打断，毕竟是他数年前把德·尼罗和沙尔苟招进来做了赌场的经营首脑。于是里维拉站起来，既承认公司大律师的到来，同时又说：“先生们，我想议程的第一部分已经结束。”

下面进行下一项。”他听上去如释重负。

当最后一个音节离开董事长的嘴巴时，德·尼罗和沙尔苟互视了一下，然后蔑视地扫了桌子周围一眼。没有谁，包括从圣路易斯来的董事，打算反对董事长的提议。因此德·尼罗和沙尔苟站起来，从容不迫地走出会议室，消失了。

他俩在哈利酒吧停了下来，无声地一饮而尽两杯背对背波旁威士忌，然后同时点燃了两只高级基督山牌古巴雪茄。然后，仿佛是一个经常举行的仪式似的，两人伸出手来握了握。毕竟，他们所取得的可不是一个小成就：在真正大规模偷盗一年之后他们又一次成功地逃脱了。这个成就对六十年代的美国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成千上万，不，几十万的人都干同样的事但使他们在1969年3月12日这一天在世纪城这个酒吧自我庆祝的原因是，他们不是从比华利山的宅邸里，也不是从纽约经纪人公司的顾客手中，而是从一些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来说都是大盗的手中偷走了这么大的金额。

在哈利酒吧所在的这同一座世纪城塔楼上的十七层楼上，大律师走到桌子上首，坐在列尼·德·尼罗刚腾出来的椅子上。与坐在那张椅子上的前一位相区别，他不仅记了一脑子笔记，而且还带来一磅一磅的文件。他把这些东西从他过大的公文包里取出来。

他拿出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张黄纸。

既然里维拉董事长没有情绪再作介绍，律师干脆拿着那张纸直接讲起来：“先生们，这张纸上记着两天前由独立的内华达赌场控制委员会娱乐执行部口头告诉我的仍然是全部机密的情报要点。不是什么好消息。娱乐执行部主席说，我引用‘我们知道三个现任抽彩公司董事正以一种‘受委托人的身分’从美国三个独立的地理区域内为有组织的犯罪联合体工作。’引用完毕。”

房间里又一次非常安静。衣冠楚楚的律师又咧开薄薄的很蓝的嘴唇作出一付笑的模样，说：“这不是好消息，对不对？不过我现在有好一点的消息。”他停下来以加强效果。“娱乐执行部的主席还说他不打算，用他的话说‘在调查的这个阶段说出这几个人的姓名，’他甚至声明我引用‘我们也许永远不能说出来，’引用完毕。”

屋里的情绪好象缓和了一点；好象亮了一盏灯。不过律师又继续讲下去，这灯很快又暗了。

“恐怕就象以前那样，必须为好消息付出代价，因为，现在仔细听着，

各位，”他说，他的话放慢了。每个字都带着威胁：“唯一使这几个人的名字不公布于众的办法——就是说，唯一可使抽彩公司及其唯一的经营机构，内华达拉斯维加斯抽彩旅馆和赌场，不以零的价格倒闭——这里我想再次提请各位注意，就是这三位不知名者主动同意放弃他们在抽彩拥有的股份。这件事必须在一个合理的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具体讲，在这次董事会后六十天内。”

律师此时看了周围一眼：“好，我们需要三位志愿者，是谁呢？”屋里无人动弹。

“咱们换一个办法，一个新办法，但愿你们为了你们大家都能认可。因为，相信我，我在这其中个人的利益是有限的，而且随着每分钟过去越来越有限。我建议现在坐在这屋里的这三位未知名者，他们的地位不会受到伤害，因为在这里说出的秘密将不会传到这间房子之外的人耳里，也许——”

这时圣路易斯来的卡车司机联合会来的人用同样平静和威胁的口气开口道：“希尼，直截了当地说吧。”

“我会的，”律师说：“用我的方式。”

“现在，”他继续道，口气不慌不忙，仿佛想把话铭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对我来说这三位以受托人身分为外面服务的人要是绅士的话，应把坐在这张桌子旁另外四个人的股份全部买下，如可以的话我把这四个人形容为清白的人；按一个公平的经过评议的价格买空。我会安排估价的事在 60 天内完成，但最好在 30 天内，然后，我再引用‘以受托人身分为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这三位可以自己 and 赌场控制委员会战斗。对这个建议有什么想法吗，各位，随便哪位？”

沉默。

“好吧，”律师说：“我走了。”他把那张黄纸装回大公文包里。站起来，对董事长点点头，然后又对其余人点点头，大步走向门口，不见了。

留在屋子里的这些人面临的窘境是事实上所有人都在以受托人身分为那些，不论是何种定义，都是有组织犯罪的人工作。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别的人在干什么，可谁也不知道内华达赌场控制委员会知道些什么。那么假如他们的名字不在那个名单上为什么要主动放弃股份呢？

抽彩公司仍然活着，尽管活得不太好。谁会知道这个现在面临的小问题解决之后它会值多少钱？现在放弃股份，真是廉价甩卖，那真是疯了。因此第一次时谁站起来也没意义。不是吗？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他们的前任大律师提出的第二个所谓方法，即内部接管。任何人，要是他的名字在那个名单上的话为什么要把好好的钱扔出去？不管怎样他们也会关闭抽彩公司的，对不对？

董事长里维拉也许没有什么经营公司的本事，也没有什么主持董事会的气派，但他还能认识到目前这个形势迫切需要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很简洁清楚地说出了他的意思：“我们必须找一个肯买这个他妈的公司的人，”他说“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解脱出来，”他又加了一句：“而且要快。”

从卡车司机联合会来的人想再澄清一下，因为卡车司机联合会有七百万美元的无担保贷款在抽彩公司。假如抽彩关了门，变成不可接触，如果，这导致七百万成了呆帐，他个人会有麻烦。因为他不仅利用了他作为联合会养老基金高级官员的权力倡议了由养老基金会作为贷款人的这笔贷款，而且他本人也从借款人手中获取了一笔引进资金的费用，准确地说是从里维拉董

事长手中,金额是 25 万美元。假如抽彩被按第十一章处理,人们开始嗅味……他已得出结论把脑袋插进沙子里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他要被扔进底特律河最好是在温暖的天气。因此他决定此时此地开口讲话。

“里维拉,谁会买一家一年亏损成百万美元的赌场?谁会接手一个甚至公司的律师都躲开的烂摊子?他准是疯了!那么谁偿还我的七百万呢?要是公司不能,恐怕你们各位,让我们面对现实,将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特别是你,里维拉。”他不愿这样逼里维拉,但他推断他这样已没什么可损失的了已无路可退了。

“我认识一个能卖掉这个地方的人,”里维拉声明,完全不理睬刚才听到的话。毕竟,谁能责备一个害怕吉米·胡佛的人呢?

由卡车司机联合会自作聪明的家伙带头大家都大笑起来。

“听我说,我认识的这个家伙是个好莱坞的代理。他总把臭大粪卖给大傻瓜。”

董事会其他成员都看着他。好莱坞代理是能在地球上任何地方找到的买卖经济拮据的资产的所有商人中最卑劣的。谁都知道这一点。黎巴嫩来的中间人,德克萨斯的提供逃税便利的人,甚至瑞士的律师都不能与之抗衡。因此假如还有一点希望出手的话那就得通过一个好莱坞代理。

他们想对了,尽管开始看上去不是这样。

第四章

里维拉董事长想到的那个代理人叫莫特·格兰威勒。他是如此地有好莱坞代理人的气派以致里维拉徒劳地打了五个电话都找不到他。这时他才屈尊俯就地回了个电话。和好莱坞代理打交道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只能按老一套行事;否则他们就没有神秘性了,而一旦失去了神秘性,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了。就象奥可兰。换句话说,谁干好莱坞代理也绰绰有余。因此当里维拉最终找到这个维尔夏保勒瓦德来的春风得意的年轻人时,他不仅被邀请第二天一起吃午饭——这个邀请和吃饭本身都是一个很大的荣耀,而且他还被指令在比华利山旅馆的保罗朗奇的天井最里面的小隔间里与莫特会面。里维拉点了一个考柏沙拉和冰茶,格兰威特觉得对这样的不够意思不能不作出表示,也同样叫了一份。

他们刚刚还没点完里维拉就脱口说出全部秘密:他需要一个买主,要快,来买下抽彩公司,卖主们并不挑剔,只要快!

里维拉第二遍重复了那个字,格兰威特就打手势给那个菲利普·莫利斯式的服务员送一部电话到这个隔间。当时加州还不到一点,所以他马上找到了他在纽约的人。不过谈话只持续了两分钟。莫特没说再见就把电话重重地挂上。这是他结束许多电话的方式。

“不成,”他对里维拉说,接着又道:“既然你这么着急,我打算把箱底翻出来。”

这是纽约的一个家伙。”他说了华尔街上一家最有名气的投资银行的名字。莫特在一次晚会上碰到那个人,给他安排了一个香港来的胸怀大志的歌

手，那歌手在三天中断断续续的给那人吃中餐。和他睡觉。随后的几周里他整天混头混脑。后来他庆幸地发现那是由于他对按摩过敏。第二次他到洛杉矶时，莫特给他安排了一位意大利演员。她给他传染上了淋病。但这个家伙还和他莫特保持联系。这真奇怪，即使对一个投资银行家来说。

重要的是莫特。尽管过去“帮了这么多忙”，还从来没有要过回报。于是现在打个电话。

“他怎么说？”里维拉问。

“你开玩笑吗？”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这位代理回答。“他还说，‘我们要关闭抽彩。’”格兰威特接着又加了一句：“里维拉，你应该先告诉我我要关门了。这事有关系。你是知道的。”

“现在怎么办？”里维拉回答，象通常一样没理会他不想听到的话。

格兰威特说：“别问我。”

这时这位代理看了看他的手表，仿佛按照那地方显出来的一个打印好的日程表行事一般，突然跳起来，告诉里维拉他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已经晚了。里维拉被丢下来付账。

他面临的现实是抽彩公司已经完蛋的消息肯定传开了。因为假如莫特·格兰威特只打了一个电话就可以从理论上讲将带给他不论是多大金额的10%的收入的交易走开，那么很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对里维拉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与董事会的其他成员相区别，他没有象赌场委员会说的那样，“以受托人的身份为有组织的犯罪办事，”他的情况是没有任何受托的必要，就加州南部而言他就是有组织的犯罪。因此这个令人担忧的灾难不仅意味着金钱的损失；还涉及到在他的同辈中不可挽回的声望的损失，这比他投在这个混蛋赌场的五百万破钱严重地多。就在一个狗屎律师抛弃了他之后，一个狗屎代理又抛弃了他，这事只能被看作是未来前程的一个凶兆。

里维拉对他的同胞应该有更多的信心。毕竟，人类并不只是有代理人和律师组成的。

还不是。

作为一名代理人，莫特·格兰威勒与所有时髦的东西都保持联系。因此第二天他打算经营银货。当然他听说许多家伙都在这样做：城里的锚人新闻播音员；制片厂的制作人；娱乐业的律师，就是那些总是以艺术为中心的人。但直到那一刻他才决定争一下赶一下这个时髦。

最后的决定并不是他驾着他的保时捷牌轿车从比华利山旅馆回办公室的路上得到的任何灵感。而是由他那天早上在《洛杉矶时报》上的金融专栏读到的一整页广告这样平常的东西驱动来的。这广告用有点俗丽的方式宣布美国硬币、金属和货币交易所第一个西岸公司隆重开业。碰巧，一小时后，他的秘书拿进来的邮件中有一份参加这个交易所举行的鸡尾酒会的邀请。酒会的主人是该交易所全国的所有人，费城来的某个丹尼尔·勒曼。格兰威勒猜想肯定有人卖给这个经营硬币和金属的家伙一份洛杉矶新贵名单，才有了这份邀请。事实上，他的名字是从洛杉矶所有拥有保时捷车的人名单中找来的。就莫特·格兰威勒而言，这新公司在维尔夏保勒瓦德，距他的办公楼只有三条街。如果它是一个皮包公司，他只不过浪费五分钟走上维尔夏保勒瓦德街，再花五分钟走回来。即使白走一趟也有益于他的健康，因为他散步时总会练习深呼吸。这是个呼吸的好天气，天上没有一丝云彩，你可以走上维

尔夏保勒瓦德，看着远处的山峦，情不自禁的对自己说：“感谢上帝，我住在洛杉矶！”

莫特·格兰威勒赶到了这家新开的美国硬币、金属和货币兑换所分公司，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商店的门面。他一点儿也不懂什么硬币、金属和外币的生意，他看的是颜色的搭配。他喜欢那个色彩。有那些老收账员的金币，美国鹰，雅致地陈列在一些蓝色货币的旁边。近前来仔细察看，原来是德国马克。墨西哥银币放在了一些红色的很大的钞票旁。他眯起眼仔细看了看，好象是瑞士法郎。对他最有吸引力的是那些银条。莫特·格兰威勒总结出这是他应该予以认真考虑的显示身份的投资，因为他仍然不过“仅”是个代理人。在他的脑子里毫无疑问几年之内或也许几月之内他就会成为一名制片人，然后是一位“主要”制片人。那以后他成为一家制片厂的头子的日子就为时不远了。展望未来他经营哥伦比亚，或至少是经营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日子，如果他的新办公室里有许多银条，最好是很大的银条，都摆在他桌子后面的书架上，那真是太妙了。

脑子里设想着这幅未来的美景，莫特·格兰威勒走进了这幢房子。迎面撞上一群约百来人的沉闷的人群。他扫了他们一眼，没看到一个重要人物。也许对那些娱乐律师和金融策划人来讲时间还太早。

正在这时一个矮个子胖呼呼的秃头男人抓住了他的胳膊，作了自我介绍：“我叫丹尼·勒曼，你好象迷路了，”他问：“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挺有意思，是不是？这是我的地方。我为它感到骄傲。我带你转一转。”他一口气说出这些话好象是事前背好得一样。

莫特·格兰威勒不喜欢别人抓住他的胳膊，不过他马上开始喜欢上这个小个子。仁慈些，他想：“是个好地方啊，勒曼先生，”格兰威勒说，他们从一个柜台走到另一个柜台，一个展柜到另一个展柜。“你和纽约的勒曼兄弟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这家伙看上去不象，不过在洛杉矶可不能以貌取人。

“没有关系。叫我丹尼吧，”勒曼回答。“你是收硬币的吗？”

“不，我是个代理人，”

“房地产代理？”

好，这是击得很低的一拳，但当格兰威勒看着丹尼的脸，他看到的只是天真，这说明这句话并无恶意。“不，实际上，我代表这里娱乐界的人：杂耍艺人，男演员，女演员，剧本作家。你知道，那种行当。我叫莫特·格兰威勒。”

这真的给丹尼·勒曼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他现在相对是个富人，但他一生还从没碰到过这种行当的人。这时他脸上表现出明显的高兴，有机会与一个明星圈子里的人混在一起真不错。谁知道呢，他心里对自己说，也许一天这个头脑简单的费城来的男孩会和同一种人搅在一起。

他的神情表露出他的想法。莫特·格兰威勒作为一个对任何来源的赞赏都很高兴的人，拿定主意进一步逗一逗这个小个子。“丹尼，好象你这儿的势头挺好。你有几个这样的商店呢？”

“这是第十七个。”

这个代理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劲头明显小了。“你做硬币生意有多久了？”他现在问。

“差不多十年了。”丹尼回答。

“你的经营额有多大？你不一定回答，不过我对你做的生意很好奇。”

“我估计，今年大约六千万美元吧，”丹尼漫不经心地回答。

“六千万！”作为进一步的评价他轻轻吹了个口哨。

“告诉你，莫特，这生意一直不错，但将来还要更好。”

“为什么？”格兰威勒问。

“有两个原因。越南战争意味着美元或早或晚又要见鬼去了。那么所有的人都想避免这样，对不对？一些人会买不动产，一些人会买其他有形东西：油画，那种纸片片。

一些人会到瑞士非法购买黄金。但那些精明的人会到我这儿来合法地购买瑞士法郎、德国马克或日元。不过，最好的选择还是银子，特别是如果你有点赌博精神的话。”

“赌博？你说‘赌博’是什么意思？你能解释一下银子赌博吗？”丹尼详尽地进行了解释，许多疯狂的人正在进入这个银子行业，不是养老金，华尔街，银行或保险公司，进入银子行业的几乎都是个人。而且他们都是在感情的基础上这样做，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他们，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唯一能逃过这场劫难的方法，他们认为，就是用钱换真正的东西，真正的硬币，真正的一袋袋的银币，真正的银条。这帮人的真货正狂热会继续发展下去是买期货，凭在差价基础上购买银子。不是你买股票时得忍受的那么一点点差价，有10%甚至至少5%。完全的杠杆作用。这造成市场上疯狂的波动，因为有一天他们的钱会翻倍，即使价格只上升了10%，然后这时他们会倾销一空，同样的事在另一方向也会发生：价格可能降15%，在此过程中干掉一万个投机者，所有这一切在一周内就会完成。

“就是说它真象一个过山车，”丹尼指出。“赌注和赌博比你在内华达任何地方发现的都大得多。但那正是赛马的内容。我喜欢赛马。那是象我这样经营银货的人的利润的来源。这就象用一种新型的诱饵勾引同一帮老傻瓜。”丹尼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结束了他的高谈阔论。“基本上讲每个人都是赌徒，”他说，“我们这里是一种新型的赌场。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最后总是赌场赢。而在银子行业是我经营这个赌场。因此我挣了很多钱。”

一定是上帝派他到这里来的，莫特心里说。如果上帝把我也派到这里来，他会希望我坦率，诚实。于是格兰威勒问道：“想买家赌场吗？”这句话导致了美利坚合众国娱乐业的彻底革命，不过开头看上去并不是这样。因为丹尼·勒曼对莫特·格兰威勒提问的回答是：“啊，不怎么想。几周前我第一次访问了维加斯，你猜怎么着？那地方一点气派也没有。我随便转了转，约四十八小时吧，好象是一帮生手在经营这些赌场。一点公共关系都没有。当你想起拉斯·维加斯时你会想到什么？我告诉你：应召女郎，劣质饮料，没有窗户的房子，破破烂烂，对不对？”

格兰威勒同意。

“这绝不是推销产品或经营买卖的方式，对不对？人们喜欢干净的地方。看看我的地方，多干净。明白吗？”

“也许你是对的，”格兰威勒说，“不过就因为现在那边的情况是那样，并不说明它不能改变。”莫特·格兰威勒感觉到这里有文章可做，也许是很大的一篇文章，只有他才能写成的文章；这篇文章会是真正可行的交易，还能带给他10%。凭直觉，应继续谈下去。他的手指突然伸出来指着一根大银条：“那值多少钱？”

“四百美元左右。”回答是。

“我要两个。”格兰威勒说，抽出他的支票簿准备当场付现。柜台服务员精确报价之后，格兰威勒填好支票，连同他的名片一起递给丹尼，“银条你先给我留着，”他说。

“回头我叫人来取。”光天化日之下在维尔夏这条路上很少人遭抢，但谁敢保证呢？要遭抢最好是抢他的秘书而不是他。

莫特·格兰威勒转身正要走，丹尼·勒曼的手又碰到他的袖子，但这次非常，非常轻。“莫特，只问一个问题，”丹尼说。

“什么？”几分钟前莫特感到心里响起的铃声越来越响了。“什么？”他又问。

“你要卖的是哪家赌场？”

“抽彩。”莫特回答。

美国硬币、金属和货币交易所的所有人点点头说：“我想我会和你联系的。”

三小时后酒会结束，丹尼·勒曼才脱身坐上出租车返回旅馆。他没去比华利维尔夏，也没去比华利山旅馆，甚至新开的世纪广场。不，他住到了威士伍德假日酒店。这是他的气派。丹尼知道这一点，这一点也不使他在意。

抽彩。他很受诱惑，他承认这一点。不过这很危险。自然，这诱惑产生于他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一些有关抽彩的事儿：德·尼罗和沙尔苟。但危险也同样来自那里。列尼·德·尼罗和罗伯特·沙尔苟，抽彩公司的联合经理人，这些年来一直从他们自己的赌场偷出来数目不小的银币，他，丹尼·勒曼，一直在做销赃人。要是那还不够糟的话，那种盗窃比起最近以钞票形式开始流来的简直是小菜一碟。如果中间人，乔·阿马拉托和山姆·沙诺夫，对他撒了谎，确实告诉了他们的客户“他们在费城的那个人”是谁在替他们销赃；还帮他们与大鳄鱼岛的银行建立起关系，使他们能作弄税务局。那么他，丹尼·勒曼，也许至少要消失三十年，也许永远消失、完蛋。具体要看谁先逮住谁。某个时刻必须要下决心干还是不干。这将是 he 一身中做出的最大决策。如果他一直走下去，他也许会真成为一个大人物。也许，让我们面对现实，他也许会毁掉一切。

但是有什么能毁掉的呢？人们绝不会给你一个真正尝试的机会。硬币商店！大买卖。

在父亲死后费城的一切都很糟糕，他在学校的复活节假期到大西洋城和祖母一起过。那时她没有和他谈过硬币商店。他们常常一起散步在保德沃克街道，跟在那些真正的富人和追随他们的妓女和诈骗犯后面。她经常告诉他：“将来有一天你会走在大西洋城的复活节游行前面。”

丹尼，尽管在硬币、金属和货币方面很成功，并没有把他的学习局限在与这三方有关的金融上面。他就象六十年代的其他人，卷入了股票市场：先是参加了共同基金，然后在麦瑞尔临奇开了一个贸易帐户。他对合并和兼并这样的概念很熟悉。事实上，还在一些合并仲裁交易中赚了大钱，如富莱德卡尔对国立综合保险公司的接管，劳恩斯对劳瑞拉德的购买，在吃掉哈特富德保险之前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对其价格的哄抬，——因此一家公司市场价值的因素诸如年销售额，净资产值，或价格——收入比对他并不陌生。

他是一个独立的商人，最后一种作法给他最深的印象。要是你不能用资产挣钱谁关心资产有多少？要是销售不能带来利润谁在乎它销多少？不，在你买东西时，你买利润。而且在丹尼·勒曼的筹划中不仅仅是潜在的利润；

不是什么空中楼阁。要是你买了什么，你要它现在就能赚钱，以后赚更多更多的钱。对丹尼·勒曼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他本能地想要一个直接的肯定的现金流通。但那个甚至他还从来没听说过。

因此他坐在洛杉矶威士伍德区的圣堤哥大道不远的汽车旅馆的六层楼上把这件事反复进行了考虑。这些天来那些狂热分子用 25 倍于收益的价格购买公司，甚至狗也按十五比一的比例出售。抽彩公司，从莫特·格兰威勒毫不掩饰地急于引起他兴趣的劲头看，很明显不仅是一只狗，而且是一只病得很重的狗。因此，十倍于最近的收益将是一位理智的买主肯付的最高价。

他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平均讲，每年有 600 万美元从抽彩偷出来。象莫特·格兰威勒这样的代理竟然向才认识五分钟的人报价，如果这样急于把抽彩公司出手，合乎逻辑地讲，你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这家赌场的麻烦不仅大因为它在亏损，而且它的执照很可能被取消，因为赌场从上到下肯定都是一帮贼在经营。但，他推断，谁关心执照的事呢？这家赌场的主人显然想摆脱它，在那把斧头劈下来之前走开。一旦他们走开，内华达州将没有任何理由和新所有人争吵，因为丹尼·勒曼的名声可没什么问题。

再一想，只要德·尼罗——沙尔苟——阿马拉托——沙诺夫和他的关系一直保持目前这种状态——不为人知——那么丹尼·勒曼的名声就不会有问题。

不过再回到钱的问题上，那家赌场正式表现出来的亏损有多大？一百万？两百万？也许最多是两百万，丹尼推断，因为沙尔苟和德·尼罗不会傻到偷钱偷得赌场财务上无法生存，如果赌场本身的存在都受到威胁。那等于砍掉自己的摇钱树。

那么抽彩公司真正的利润有多少？以这些利润为基础，抽彩的价值有多大？丹尼算出的结果是：六百万美元的撇油减去赌场过去两年中平均每年的亏损，如两百万，等于四百万，再减去折旧后必须付出的税款，遗留的亏损，总额假如有 50 万，等于 350 万，乘以十，等于 3500 万美元，这个数字，现实地讲，最终会变成四千万。这就是对丹尼·勒曼来说抽彩的价值，当然，还要看看它的帐本。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要是他再去找格兰威勒那个家伙让他提供抽彩的财政状况的具体资料，就是说，如果他要过去两至三年的抽彩财务审计的资料副本，这个要求转呈拥有抽彩公司的那些人时他的名字就自然会漏出来。尽管他们现在境遇不佳，他们也不可能把赌场随便交给任何人。那么这儿就是最关键的地方：如果他的名字说出来没有引起什么警报，好，那他就可以出价了。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但是，如果警报响了，他将不得不撤出洛杉矶，并且远离洛杉矶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思前想后，他对自己说，谁会知道他的事因而能拉响那个警报呢？答案是：只有四个人，但没一个和抽彩的所有权有关，没一个想把他们的船掀翻。既然不论阿马拉托和沙诺夫还是德·尼罗和沙尔苟都不可能冒险把他牵连进和他们有关的任何事，那么只要他们的路，在过去一直，将来仍然各走各的，一旦现在这个简单的插曲结束，那么，什么事儿也不会落到他或他们头上，对不对？那么……

第二天早上九点丹尼·勒曼打电话到莫特·格兰威勒的办公室。自然格兰威勒没有接这个电话，但六分钟以后他就打了过来，这事要是传出去他在城里的名声就永远毁了。

丹尼的要求很简单，“把财务报表给我。”

回答也同样简单：“一小时内我派人把它们送到你的旅馆。你住那家旅馆？”

当丹尼说东西应送到假日酒店时电话另一边变得有些沉默。但很快乌云散去了，因为莫特·格兰威勒扭曲的大脑立刻得出了结论和他打交道的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一个懂得留有余地的人。先是里维拉的考伯沙拉和冰茶；现在是假日酒店，难道这是他未能发现的一个新时尚？

第五章

整整三天后抽彩公司的董事会又召开了。从开会的这个时间：早上十点可以明显看出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要发生了。聚来的这些人胖嘟嘟病黄色的脸上表现出紧张的神情。

但与前几天傍晚举行的那次会议相比，这次有一种谨慎的乐观气氛。

董事长亲自给每个人打电话说他觉得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既然什么别的也没说，正常的反应本会是无忌惮的怀疑。但他们都知道这次董事长的名誉也许是在有史以来最危险的边缘，如果他打破他们的生活规律在上午开董事会那么肯定很快会有真正重要的事要发生。

但当他们按时聚在一起，董事长只和那个大人物好莱坞代理莫特·格兰威勒一起走进来时，这种谨慎的乐观马上就全部瓦解了。

因为他们都认识莫特。怎么认识的？格兰威勒就和他们其他人一样，是离抽彩不远的酒吧里那个“妓女角”的常客。每隔一个周末莫特总会出现一次，通常在星期五晚上，当大表演厅里就要上演一幕新剧，由莫特的一个顾客，或莫特的一个顾客的朋友或某个莫特想要他成为他顾客的人作主角；当然最后一种情况最多，因为虽然莫特自以为了不起，但事实上，在好莱坞的明星代理的星系中，莫特·格兰威勒并不是一颗超级新星；准确地讲，在某些人眼里，他更象一个黑洞。

“先生们，”董事长说：“我想诸位都认识莫特，”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希望没有人大声抱怨，但还是有两个人这样做了。这对格兰威勒毫无效果；那个让人狂躁的笑容还不肯散去。“莫特，”董事长接着说：“给他们讲一讲。”

“伙计们，我找到了一个买主，”格兰威勒说：“请允许我告诉诸位他是谁：他是从费城来的一个拥有一大批硬币店的家伙。我调查过他，他是干净的。他的借款能力很大。他现在就在外面，准备报价。”

“什么样的价？”卡车司机联合会的代表问：“没有预付款等一百年后付清？”

格兰威勒瞪了他几秒钟，然后说：“蠢货，我为什么要再往下解释呢？让这个人自己说吧。他叫丹尼·勒曼。我去叫他。”格兰威勒走到门口，打开门，探出头，朝丹尼作了个手势。丹尼一直坐在外边的办公室里看接待员劈开的双腿。这个大肚子、秃头小个子盯着她她一点也不在乎。因此尽管她完全意识到坐在她对面的这个男人一直在偷看她，如果不是实体上的感觉，至少是她引以自豪的身体那个部位产生的一系列高度集中的意识，这使她很

自豪。她尽量一眼也不看他以免把他吓跑了。相反，她开始反复整理她桌上的东西而且设计的动作是从最佳的角度表现她的人体。她的想法距事实差不多，丹尼·勒曼已被这个长腿、丰乳的金发女郎所打动，就象他被世纪城、被洛杉矶、被这个崭新的加州世界所打动一样。对这个费城来的家伙而言，这座城市里的人不仅愿意把他作为一个同等的人接受，而且还冲他打躬作揖，这几乎好象是不真实的。令丹尼·勒曼自得的是，他完全知道为什么，这唯一的原因就是：钱。他有钱，他们知道他有钱，他们想要他的钱。因此他们会尽其所能以得到他的钱：拍马、欺诈、哄骗、乞求；你随便说吧，只要最终的结果是他的钱最终落在他们口袋里。丹尼·勒曼对这一切都很满意，好多年前他就得出结论：任何幻想生活是某种罗曼蒂克的神秘旅行的人都是在自找倒霉，甘心受骗。生活的真实就是钱：挣钱，攒钱。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所有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包括罗曼史都是可以买到的；没有钱，什么也买不到。

丹尼为这个日子特意打扮了一下：他穿了一身新西服，一件新衬衣，一条新领带，和新袖口。这都是他前一天晚上总共花了 149 美元买的。他走到会议桌上首，轻轻对在场的人点点头，然后和里维拉董事长握握手。董事长高兴地笑着，似乎正要把他肉乎乎的手放在丹尼的肩头，以进一步表示友好，可又改了主意，说：“见到你真高兴，勒曼先生。我们听说过你的很多事，我们很喜欢。”特别是他很有钱。“我们都急切地盼望听到你要讲的话。”

这时，丹尼开始发言：“我想诸位都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他说：“我想出个价把这家公司买下来。这位格兰威勒先生告诉我它要出售，他给了我最近的财务报表，我想我已了解了现在的情况，可以开门见山地说一下。”

这时他从西服口袋里抽出一张支票，“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他说：“这是一张 500 万美元的现金支票，我让我费城的银行开出的以格兰威勒先生的公司为受益人的一张支票，他告诉我他的公司将在这笔交易中充当代理。我的理解是，如果我们能达成一笔交易这些钱今天将放在这里洛杉矶的联合银行委托代管。”他停了一下，看看桌子周围的人，感觉到那里冒出的潜在的贪婪。“这就是我的出价：4000 万美元。”他又停了下来。他知道他把他们震住了。但只几秒钟后，就轮到他们，丹尼·勒曼被震住了。事实上，毫无疑问他是这房子里受震动最大的人。因为就在他抛出 4000 万这个数目来购买维加斯这个正在赔钱，正在失去顾客，正要失掉经营许可证的赌场所创造的停顿中间，董事会会议室的大门被打开了，两个五十五岁左右的男人走了进来。

有一会他们就站在那里，而董事长显得很恼怒，瞪着他们几乎要发作。然后又忍了下来。“请找个座位坐下。我们马上和你们谈。行吗？”

这两个破门而入者坚持站在那里。这好象引起董事长的注意，他们这样没礼貌可能会惹恼这位刚出价 4000 万美元来买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卖不出手的财产的人。因此他不愿冒险让人感到他们不是一个健康，幸福和繁荣的大家庭，便很快转身对费城来的客人讲话。

“我确实希望，勒曼先生，”他说，“你会原谅这个打断。但是，这两位先生是我们拉斯维加斯赌场的经理。左边的是德·尼罗先生，右边的是沙尔苟先生。他们是，如果我可以说的话，最好的——真正最好的——在这个行业中。通常他们非常守时，他们的飞机肯定碰上雾了。”

那天维加斯机场和拉客斯机场的能见度都是一百英里。但里维拉想这

个家伙是从费城来的，他怎么能知道这个情况呢？接着董事长冲他的两位受人尊敬的雇员微笑道：“先生们，这位是丹尼·勒曼先生，他来是讨论购买我们公司的所有权。这当然意味着如果我们今天达成一致意见，他将代替我成为这家公司的主要行政官员。换句话说，他将成为你们的新老板。”

丹尼用最大的小心注视着这两个人。他希望看不到任何一点认识的迹象。因为如果有一点点线索暗示丹尼·勒曼这个名字在他们头脑记忆中闪过，那么就该马上停止钓鱼，切断鱼饵，离开这里，赶快！

但什么也没发现，绝对什么也没有。尽管有这个明显的延误，丹尼情不自禁地集中思考这个事实：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绝对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在那儿距他不超过三十英尺的地方，站着两个人，德·尼罗和沙尔苟。他知道他们牵涉在巨额偷盗他现在正打算购买的这家公司的案件中。更荒唐的是他，丹尼·勒曼，不仅一直在保护这个盗窃，而且，还通过他巴拿马—大鳄鱼岛上的关系，安排用“合法的”贷款的方式把偷来的钱还给这些贼，然而现在他们就站在那里：冷静，自负，不可一世；肯定地证明中间人阿马拉托和沙诺夫准确地履行了他们的诺言，即完全保密他的姓名和身份。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他要完成这笔交易；假如他取得抽彩公司的控制权；假如他因此成为列尼·德·尼罗和罗伯特·沙尔苟的老板——乔·阿马拉托和山姆·沙诺夫的反应会是怎样？丹尼记得他从前也考虑过这些问题。那时他的结论是这是一个无法估量无法克服的障碍。现在，他推断，这个问题又会很快很简单地归结到钱上。如果钱能买到抽彩公司，钱同样也肯定能买到阿马拉托和沙诺夫。

但为了确保表面上平静的水面继续平静，丹尼决定对这两位说几句经过斟酌的话，这两个人，当他认真思考时，不仅代表对这笔交易的威胁，而且很明显威胁着他丹尼·勒曼能否继续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于是他看着对面，做了个声明。“我希望在此时此地记下，假如这笔交易能成立，我完全打算保留你们二位继续做我们赌场的高级管理人员。

事实上，如果你们两位，德·尼罗先生，还有你，沙尔苟先生，不仅愿意留在现在的位置上，而且还愿意和我谈一个两年的雇佣合同，我会非常欢迎，因为这个合同会保证所有权的转移能顺利互惠地进行。”

丹尼很紧张，他那样一口气说出这一大堆反应了这一点。但是好象没有人注意到。

就德·尼罗和沙尔苟而言，他的话一点也没有引起他们的反应。没有感激的微笑；没有急切地讨好新老板的迹象。什么也没有。他们就是继续站在那里，铁着脸，一言不发，隐约透出几分杀气。

好吧，去你妈的。丹尼想。他转身在董事长耳边低语几句。他的话立刻产生效果，里维拉马上说：“列尼，罗伯特，我想勒曼先生已把话说清楚了。其余的事只和董事会有关。祝你们一路顺风回到维加斯。”没什么选择，这两个只好在这里刚呆了三分多钟就离开了。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

此后的会议便是敷衍了事，冗长乏味。真正发生的只是丹尼·勒曼说他打算给卖主们一张一年期的本票支付其余的款项。他坚持那张票据必须是不可转让的，因为，除了声誉最好的人，他不想欠任何人的钱。然后他提议也许他该离开一会儿让董事会考虑一下他的出价，找出一个较合适的答案。

十分钟后他们把他叫了进去。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前期现金太少，尤其是那张本票还是不可议付的；本票的到期日也太远：六个月是可以接受的

最长期限。总而言之，他们想的是现在付 1500 万美元现金，其余 2500 万在 180 天内付清。丹尼没有争执而是把事情交给他们双方的代理来处理。莫特提了一个并不是他独创的建议：就是，1000 万现金再加一张九个月或 270 天的本票。以里维拉为代表的卖方和丹尼·勒曼本人立刻接受了这个绝妙的主意，那种欣然的劲儿既使是最天真的旁观者也会感到可疑。因为买卖双方都相信，不，不仅如此，他们事实上知道，对方被赢光了。

为了在变故可能发生之前把这笔生意敲死，丹尼立刻把他的 500 万美元支票交给代理，并对全体宣布他的律师将在两天内从费城赶来，带一张同样数目的支票。然后他向里维拉提议，在此之后，他的律师和抽彩的律师联系着手确定有关细节。里维拉写给他抽彩公司新的法律公司的名称和号码。这就行了。丹尼和周围所有的人握手，然后走了。

他身后的门刚关好，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马上开始说话。不可能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

卡车司机联合会的那人甚至走过来拍拍董事长的背。这时莫特·格兰威勒只是站在一边，意识到几天之内他就会变成一个百万富翁，他那令人躁狂的笑容更大了。接着，就有那么一会儿，只有不到五、六秒钟，他收敛了笑容，一片乌云掠过他的面容。格兰威勒的脑海里忽然出现一个真的无法说清的问题：把一个好心的，傻乎乎的丹尼这样的小家伙拉上这样一条路，这条不可避免会让他毁灭的路是否公平？

但这个让人心烦的问题的答案很现成也很明显：没人强迫勒曼这样做。也许，谁敢说呢，这个小个子会在以后出现亏损或当局关闭这座赌场之前的几个月中得到一些乐趣。

尽管，格兰威勒归纳到，再想一下是否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他能得到价值 4000 万的乐趣很令人怀疑！

丹尼直接走向电梯，走过那个长腿丰乳的接待员，看也没看她一眼，甚至想也没想她。同样，下了十七层楼，他急匆匆穿过那个意大利餐馆和它的小酒吧，甚至没注意到它的存在。因为丹尼的心里正忙着，完全忙着，思考一件事，只思考一件事：钱；他的钱，事实上他所有的钱，还要更多。并不是说他有丝毫的怀疑这是他一生中达成的最好的交易，或是他一生中可能达成的最好的交易。不，他不为必须要拿出的四千万担忧。

他下意识地已在考虑这四千万的投资在今后两年、五年或十年中将会带给他些什么。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丹尼·勒曼感觉到过去绝不是序幕，如果，不，当，这一切都被解决之后，他的过去将永远被放在一边。忘掉、埋葬，但会有条不紊地埋葬，他想，从现在开始。

在世纪广场旅馆的街对面他找到一辆出租车。一回到威士伍德假日旅馆，他立刻给他在费城的律师打电话。律师听了一会；首先听到需要，马上需要另外 500 万现金。他没有回答，只是哼了一声。接着被告知三千万本票的事。他更大声地哼了一声。当，最后，律师被告知本票的期限是 270 天时，他第一次开口讲话，“丹尼——作为一个朋友，一个过去十年一直为你工作的律师，我想问——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丹尼没理彩这个问题。他提醒他的律师他已被全权委托，他应该再去银行干他该干的事，就是把第二笔 500 万的现金支票拿上，然后坐飞机到洛杉矶。确实在电话上再谈已无意义“办完事就坐飞机来，”他说：“坐出租到威士伍德维尔夏的假日酒店来。”

律师赶上了第二天下午五点三十分从费城飞出的飞机在晚上九点钟左右，加州时间，到达威士伍德。当他走进丹尼旅馆的房间时他把短途旅行包和文件包扔在地板上，伸手到夹克内的口袋里拿出钱包，从钱包里拿出现金支票递给丹尼。

“丹尼，”他说：“请允许我坦率地特别强调地说：我认为你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

你由于一时冲动，正在抛弃你建立起的一切。坦率地讲，我搞不懂。”他的声音里表露出真正的担忧，随后的话解释了担忧的原因。

“我知道你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我们都知道你是。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必须把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房子交给银行作为抵押才能拿到这第二张支票。这家银行喜欢你，喜欢你的生意，但这以后，请允许我告诉你，你在费城的信用只有零。我的估计是美国的任何银行都会这样对你。你借到极限了。你清楚这一点，是不是？”

“这在我意料之中。”丹尼回答。

“好，咱们继续说。为了那张本票你还得再找三千万，不是在十年，或者五年，而是在270天内。好，告诉我，你究竟指望如何做到这一点？”

“我会有办法的，”丹尼回答。“这是我的事。你的事是达成这笔交易而且要快。”

“好，”律师说：“你是老板，丹尼。不过我告诉你，这会毁了你。我把你看作一个朋友，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我不愿意你出那种事。为什么？你至少能对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这样干？”

丹尼不肯回答。尽管他知道，某种程度上，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如果里维拉、莫特·格兰威勒、或象德·尼罗和沙尔苟这样的贼都能做到，那么丹尼·勒曼就能他妈的更好更快地做得到。也许他已经浪费了他宝贵生命中的五年时间，纯粹是由于不知道那样赚钱是多么地容易！没有一个律师会明白这一点。在他们的脑子里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因此丹尼就那样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律师俯身拿起公文包和短途旅行的小旅行袋。

“下一步该怎么办？什么时间？”律师问。然后他立刻猜到了丹尼的想法，又补充道：“这些事情有可能变得很复杂。”

“我来作安排，”丹尼说：“然后给你打电话。”

从事情后来的发展看，一点也不复杂。抽彩公司的新律师起草了合同，里面只有一个新条款：如果本票未能在到期后三十天内全部付清买方将被看作是完全违约。丹尼的律师，本杰明·史，尽了一切努力想把这条去掉，他希望把整个违约的问题写得越含糊越好。但是必须加上此条否则就不能达成交易。

在谈判的这个时刻他打电话给丹尼，请求他做出第二个选择——不达成交易——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这一切，回到属于他们的费城去。他们仍然能或多或少地毫受损地摆脱这一切，他解释道，因为他毫无问题能从第三者保存的帐户上拿回那一千万。也许洛杉矶的律师和那个代理会企图耍些手腕，但他能把钱拿回来。然后他们就能在做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兑现的承诺之前离开这一切。

但是丹尼不肯听他的话。“我会处理那张本票的，”他说：“本，请按我的要求去做。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如果出了岔子，我记着你说过会出岔子。”

本杰明·史毫无疑问是个朋友，他也这样认为，丹尼想，对误诊的恐

惧已从医学界传染到了法律界，恐惧超越了其他一切感情纽带，甚至血缘关系。自此律师不再犹豫，合同和本票都签了字，抽彩公司董事会的全体成员集体提出辞职，备忘录上呈内华达赌场控制委员会，还有形成抽彩公司董事会核心的三个人的名单：丹尼·勒曼做董事长；本杰明·史，费城来的律师，做副董事长；又从人堆里挑出洛杉矶的代理莫特·格兰威勒做公司的秘书。最后，以新的合伙人的名义申请赌场营业执照。他们认定后一个对赌场控制委员会的申请最好派人面呈，因此1969年3月27日这一天本杰明·史来到拉斯维加斯来表演授予丹尼·勒曼对内华达拉斯维加斯抽彩赌场和旅馆控制权的最后一幕。内华达的官员们审核了史提交的呈文之后，他们非常高兴能找到这个立即使抽彩脱离黑帮控制的办法，所以他们当场给了他一个临时许可证，而且实质上保证他将在不超过六十天内拿到一个永久许可证。律师本来想让丹尼和他一起来，以便，如他所说，“至少看一看你把整个生活押在上面的这个地方。”当然丹尼拒绝了。因此当律师正赶一班从洛杉矶到维加斯的泛美航班的同时，丹尼·勒曼正登上一架去往费城的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

到第二天早上九点，丹尼已打了一连串电话：给国立远望银行，给费城国民银行和在匹兹堡的迈乐国民银行。这三个地方他都安排了一个与该行负责信贷的高级官员的会谈，由于他表示事情很着急，他成功地把与费城银行的这两个会谈安排在同一下午，而与迈乐的会谈则安排在第二天在匹兹堡共进午餐。到第二天一点，丹尼已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的位置。他刚付了一千万美元的定金，把一个宾西法尼亚任何一家银行都不会接受作为任何方式或任何规模抵押的财产抵押了三千万。三个会谈都没能深入到对财产价值，利润率，现金流量的任何讨论。开始的寒暄过后，与匹兹堡迈乐银行的高级官员午饭后的谈话就成为典型。

“勒曼先生，咱们谈谈正事好不好。我想说我们检查了你在费城的经营，我们喜欢我们看到的一切。现在，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正为一个兼并筹款，”丹尼回答。

“我们当然经营这种业务。你要买个什么？”

“喔，那东西与我过去十年中经营的领域有点不一样。”

“我明白了。”

停顿。

“是一个旅馆联合体。”

迈乐的人回答：“我们为许多旅馆提供过资金融通，事实上宾西法尼亚好几家希尔顿都是我们融的资。我们甚至为国外的几家融过资。这个旅馆在什么地方？”

“啊。就在这个国家。在西部。”

“我明白了。”

“说准确一些，是在拉斯维加斯。内华达。”他补充道，好象担心银行家搞不清这个城市的位置。

“是那家旅馆？”

“啊，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家旅馆。它也是家赌场。抽彩。抽彩有限公司。我安排了购买抽彩有限公司。”

“对不起，勒曼先生，恐怕不能再谈了。”

“但请允许我告诉你……”

“对不起，勒曼先生，我说过了，不能再谈了。迈乐银行不为赌场或赌场兼并融资。

原因很明显。”

丹尼匹兹堡会谈的第二天，本杰明·史回到了费城汇报拉斯维加斯的一切都已办妥，非常顺利。

“和赌场控制委员会的会谈不能再好了，丹尼，”史说，他们坐在丹尼屋里黑乎乎的客厅里。“他们不仅很帮忙，而且很迫切。”

“怎么会呢？”丹尼问。

“想让我直接说吗？”

“你总是直截了当。”

“好吧。这和他们欢迎你到维加斯来因为你是清白的或什么毫无关系。毫无疑问，他们赞成你、我和整个董事会的新名单。但是，让咱们面对现实，丹尼，他们做出这个决定太他妈的快了。这使我担忧。我不能不感觉到他们那种急于转让抽彩的所有权而且越快越好的迫切心情。现在我来谈原因。做好听的准备好了吗？”

“讲下去。”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赌场有些什么根本的东西出问题了。经济上有问题。他们不想让抽彩陷入困境从而给州里的整个娱乐业笼上一层乌云，从而吓跑投资者。整个内华达州的金融状况直接与娱乐业的继续成功和进一步繁荣息息相关。他们正在计划利用你和你的钱——我不妨加一句，你还没有搞到的钱——来把抽彩和他们救出来。”

“所以你认为我买了个柠檬？”

“一个非常大的四千万美元的柠檬。”

“也许是，也许不是。”

“瞧，丹尼。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愿意努力把你从这笔交易中拉出来，不让它把你毁掉。”

“谢谢你，本杰明。不过我不退出。就谈到这儿，好不好？”

两个人就那样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几分钟。然后史又说：“好吧，丹尼，你是老板。

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开始工作，尽快为那张本票融资。你要我开始安排几件事吗？”

“不，”丹尼说，“我自己来。”

之后的三十二天里，丹尼一直没在他百老街的办公室里露面。他一直呆在他住着的那个街区，一个工人阶级的街区，就象他长大的那个环境。他的房子甚至用他父母的方式装修，沉重的家具，厚厚的窗帘，老式的厨房。他雇的清洁女工除了礼拜天每天下午来清洗碗碟，如果有的话，整理丹尼的床铺，洗衣服，扫地。尽管他一直呆在家里，丹尼很少看到她。他跑出去到电影院看日场演出，或站在隔壁酒吧的保龄球道旁和小伙子们喝一两杯啤酒。晚上他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他一次也没给他的律师回电话，尽管他的自动应答机上这些天、这几周末已记录了至少十几次。丹尼已进入了防御位置：他在思考、估量、盘算、期望，但什么结果也没有。丹尼生活中第一次经历先思而后行的过程，但他一无所获。

第六章

1969年的4月最后一天，整十点丹尼·勒曼的门铃响了。这时丹尼一如既往地一个人从从容容地坐在他的客厅里想心事。那张期票再有230天就要到期了。门铃响了一遍又一遍。丹尼已有五天连自动应答录音也没查过了，他决定不理睬直到按铃的人走开：也许他的律师又来告诉他他太傻了。门铃响了六遍，丹尼觉得这事不会自动消失。他打开门，大吃一惊地发现是乔·阿马拉托。

“请原谅，丹尼，我真的不想来打扰你。可是我至少打了七，八次电话……”

“没关系，”丹尼说：“你来我总是欢迎。快请进。咱们先喝一杯法国白兰地。”这次他既没穿大衣也没戴帽子。这是费城的早春，夜晚的空气仍透着几分暖意。房间里静悄悄地，两个人谁也没开口。丹尼拿来白兰地杯子，倒得比平时要满得多。这是楚荷瓦谐牌，礼品。他坐在咖啡桌的对面，问：“乔，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也许还是我说好。”阿马拉托说。

他伸出手去拿过总带在身边的那个大公文包，放在咖啡桌上。他正要打开，又决定先放在那儿不动。“丹尼，这里有五十万，这次都是大面额的，”他说，“还象以前那样办，只是全部款项要贷给一个新人。我这儿有他的姓名。”他把手伸进夹克口袋里拿出一小片折叠起来的纸，显然是某个旅馆的信纸。丹尼打开一看，鲁坡特·道尼先生的名字打在上面。就到这儿吧。丹尼于是又折起这张纸，递回给阿马拉托，阿马拉托有一会似乎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可是他立刻明白了。

“对不起，”丹尼说，“不过这次或以后的这种事你得找别人帮你办了。上次的货就是最后一批了，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应该和你联系的，乔，不过我一直很忙，你知道上个月我脑子里考虑了很多事情。因此我确实很抱歉让你亲自到费城来，浪费宝贵的时间打那些电话，然后半夜到这里来，但是——”

“我们明白，丹尼，”阿马拉托说，“你瞧，我们听说了。”

这已在丹尼意料之中。因为华尔街日报也用了半版来谈抽彩的出售。

阿马拉托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我们听说了，丹尼，不过坦率地讲我们不太明白。”然后他很快又补充，“不要误解，我说‘我们’，我只是说我们两个人，我和山姆·沙诺夫，因为相信我，丹尼，这件事一直严格，我是说严格和绝对地保密。”

丹尼打断他：“我知道，我知道，乔，我很欣赏这样，相信我，我很欣赏。但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呢？”

“喔，如果你以传闻的那种方式已经控制或将要控制抽彩，你怎么能坐在费城这里？你知道，你怎么不在维加斯，从那些混蛋手里接管那个地方？”

“一下子也解释不清楚哪，乔，不过就此而言，你怎么和沙尔苟和德·尼罗讲呢？还有这个新人。他叫什么来着？鲁坡特·道尼？他到底是他妈的什么人？”

“我们不知道，坦率地讲也不想知道。它不过是沙尔苟和德·尼罗给我

们的一个名字。”

“好吧，不过我再问你：你准备怎么和沙尔苟和德·尼罗讲？”

“说实话。就说我们在东部的经销商出了事，不干了，我们试着找一个新经销商但没有成功。就说我们的结论是需要些时间才能找到一个新的。”

“想过要多久吗？”

“啊，也许几个月吧，”阿马拉托回答。

丹尼点点头：“我喜欢这样的回答。很喜欢。”

接着阿马拉托严肃起来，身子前倾，问：“现在，加勒比银行那些安排给德·尼罗和沙尔苟贷款的家伙会怎样？如果推得太狠了，你能保证他们对钱的来源守口如瓶吗？”阿马拉托的声音不仅表现出焦虑，而且还透出恐惧。

“我想可以，”丹尼说：“事实上，我他妈的很肯定，不过谁也不敢绝对保证。”

阿马拉托缩回身子：“也许你该和他们谈谈，”他建议：“马上。”

“你说得对，”丹尼回答。“我明天就办，明天一大早。”

“那边的那些人从来不知道我们的名字，是不是？”阿马拉托问。

“是，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提过。”丹尼回答。

“以后也会这样，我希望？”

“肯定会一直这样。”

“那么我认为我们互相理解，我认为我们意见一致，对不对？”阿马拉托问。

“是这样。我想我们从来没见过面，对不对？”丹尼问。

“绝对正确。”阿马拉托站起身来，拿起那还没打开的显然很重的过大的公文包，：“我最好带上这个，”他说，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

“你要拿它怎么办？”丹尼问。

“还给德·尼罗和沙尔苟，”阿马拉托说：“那是他们的问题了。因为我现在知道该告诉他们些什么了。事实上我知道要说：他们不仅失去了在东部的经销人，西部的代理也失去了，丹尼，山姆和我马上就脱离这个行业。”

“别紧张，”丹尼这时说，感觉到这个人的恐惧正在发展成潜在的惊慌；他见过德·尼罗和沙尔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了方便你脱身，我为他们做这最后一笔吧。把钱留下好啦。”

“谢谢，”阿马拉托回答，他的表情立刻显出如释重负的样子。他把公文包放回到桌子上。两人一起走出客厅走向前门，突然阿马拉托停下来问：“丹尼，我想问个问题。

也许听起来象窥探你的隐私，不过反正我得问一下。”

“你说吧。”

“好，你知道德·尼罗和沙尔苟会继续偷钱，对不？”

“当然。”

“那么你怎么制止他们？”

“我还不知道。”

“好，听着，丹尼，我给你一个建议，只是一个建议，尽管你没要求。”

“说吧，”丹尼说。

“你唯一能制止他们的办法是不仅开除德·尼罗和沙尔苟，而且开除他们下面的六个人。他们是一大帮贼。”

“也许你是对的。”

“问题是，丹尼，你那样干他们会搞掉你。你一定要明白他们会搞掉你的。他们是躲藏那么隐密，是那么贪婪，那么傲慢，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是他们的。他们是那么地愚蠢，甚至不明白如果他们继续按现在这种速度偷下去，那个地方会肚皮朝天。他们连这都搞不明白。但相信我，假如你试图劝说他们，或开除他们，或更严重地，假如你试图，你知道，让当局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会杀了你，丹尼，向上帝起誓，他们会杀了你。如果他们发现我们的事，他们会认为是我们帮你这样做的，他们接着会杀了我们。”这是丹尼第一次听到阿马拉托这样绝望地讲话。

“现在让我说些别的，”阿马拉托继续说：“就象我刚才讲的，我决定沙诺夫和我，从现在起一周左右将离开。我们不仅要离开内华达，还会离开美国一段时间。等我们再回到利诺时，我们将会做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意，我们绝不会再卷入一家赌场。你最好也这样做，丹尼。因为你斗不过这些家伙，没人能斗过他们。”

说完这些，他转过身，打开门，走了。他也留下了一种与天气毫无关系的寒意。这寒意是拉斯维加斯那两个男人长长的阴影引起的。

就在第二天中午之前，丹尼打电话给拿骚第一查打银行，和他在那儿的人联系，这个人负责的事被他们那样文雅地称作“特别项目”。他先解释说有件新事情要办，问是否可在电话上谈一谈。对方说三十分钟左右给他回电话。

正好三十二分钟之后电话打来了，他巴哈马的伙伴不住地抱歉但说他有理相信银行的电话线上安了窃听器。一个完全不合法的窃听器，这件事得到了证券与交换委员会和税务局的支持。起因是他们和一连串美国客户，特别是加州北部的一帮之间的信托安排。好象是旧金山的一个大人物检察官，得到了法庭的某种命令，允许他们采取任何他们想要的方式来跟踪这些客户。美国的法官好象可以单方面地把他们的司法权延伸到他们想到的任何地方。包括巴哈马。这事真是不象话，不过巴哈马不会因此而发动一场战争。所以只好谨慎一些。听到绝对标准的牛津音来作这些解释让人有些吃惊，不过丹尼就是知道这绝不是瞎说，因为他的这位名叫蒙他格·戴维思的巴哈马伙伴，事实上是伊顿和牛津大学的产品——准确的讲，他是牛津大学的法律毕业生。这人打算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继续他的研究，从拿骚湾大街发展到专门为最复杂的白领犯罪建立合法的保护。

“说吧，勒曼先生，出什么事了？”他不再抱歉，转而象平时一样谈正事，至少是他平时的正事。

丹尼解释说，首先他还有一笔款要安排给拉斯维加斯的那些人，钱是从他们那儿来的，还要通过大鳄鱼岛的那家附属银行贷回给那些人，他，蒙他格·戴维思一直通过这家银行来作出这些“安排”。这将是最后一笔，以后蒙他格·戴维思、巴哈马第一查打银行和/或大鳄鱼岛的第一查打银行是否想继续和那些客户保持这种关系就是他们的事儿了。丹尼所关心的，他真正想要的，是铁一般地保证：将来，就和过去一样他的名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说出来。

“明白，老伙计，这事就说定了，”这位英国人说。

“但如果他们万一要问呢？”

“银行保密法禁止我们未经授权向第三方透露我们客户的情况，勒曼先生，我们把你看作是很宝贵的客户，这些年来一直如此。对你交给我们的这

样大量的外汇业务我们很感谢，我们希望将来还会这样。你放心了吗？”

“完全放心了，谢谢，”丹尼说：“现在趁我们还拿着电话再谈件别的事。我准备购买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旅馆赌场联合体。准确地讲，我已买下了，用一千万的预付款和三千万的本票。本票不到八个月到期。顺便说一句，这是张6%的本票。我想筹集一些款项支付这张本票。我同意对全部资产收取你们英国人所谓的“浮动利率”。我所寻找的是一笔为期五年的贷款。如果你能给我介绍一位贷款人，我愿付你非常好的筹款费。我也愿意对这样一位贷款人付很好的建立费，前期费，我准备付10%甚至12%的利息。”

“我想我完全明白你想要什么，”蒙他格·戴维思说，丹尼听起来觉得有点干巴巴的。

丹尼没受影响继续说下去：“现在我想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你了。我发现没有一家银行，事实上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我知道的贷款人愿意触及任何与娱乐业有关的投资。因此我的问题是，戴维思先生：你的银行感兴趣吗？”

“理论上讲，是的。但这生意对我们来说太大了，勒曼先生。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我们是一个商人银行，不是一个商业银行。你瞧，我们不是巴可莱银行也不是西敏寺银行。我们主要的业务是安排融资而不是提供融资。不管怎么说，我们当然无法对任何一笔交易贷出三千万美元。在美国更是如此，尤其是对一个经营受到惊人监视的行业的公司。正如我刚才解释过的，我们在美国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得为我们现有的客户想一想。我们不想干任何，你知道，会使美国人更恼怒的事，以免他们象一群狼一样扑到我们身上来。你一定要理解我们。”

丹尼说：“是，当然，我当然理解。好吧，我很抱歉提起这件事不过本来我认为也许——”

英国人插进话来：“但是，我确实认为也许我们能在这件事上为你提供某种帮助。

我们确实有一些合伙人，很好的合伙人，我们和他们一起在我们大鳕鱼岛的小银行里密切合作，就是那家一直给你的客户，也许我该说你在拉斯维加斯的前客户提供服务的。

他们这些人，我相信，明白你现在参与的这个行业。我认为他们至少能听你提出一个方案。勒曼先生，你愿意试一试吗？”

“他们是谁？在哪儿？”

“现在我还无法准确地告诉你那些，但我可以告诉你：在某些事情上他们由迈阿密的一个律师作代理。若是你同意，我把这件事讲给他听，告诉他你的名字。你知道：得提你的名字。如果他感兴趣，他会打电话给你。行吗？”

“可以，”丹尼回答。

“还有一件事，就一件事，”这位英国人说：“我相信一开始你确实说如果我们能为你办成这件事会有很可观的筹款费。我想要是真有什么事你还会记得我们？”

“别担心，我会的。”丹尼回答。

“非常感谢，勒曼先生。就象从前一样，和你做生意真让人高兴。再见，先生，祝你好运！”

电话挂断了。

第七章

十天后，就在五月的上半月，丹尼接到了电话。话很短，直截了当。

“我找丹尼尔·勒曼先生，”电话那头的声音说。

“我就是。”

“一位我们双方都认识的加勒比的朋友告诉我你的特别计划。我们很感兴趣。你明天有空吗？”

“是”

“好。明早坐东方的 741 航班到福德劳德戴尔来。”

停了一会儿。“行。在哪儿见面？”

“不要担心，我会找你的。”卡嗒一声。

重大突破？那个寻找多时的伙伴……丹尼忍住没有把那个字说出来。

1969 年的福德劳德戴尔机场看起来不象个样子。它的建筑大部分就象二次大战残留下来的兵营，取行李的地方干脆就是一个露天工棚。今天在美国你唯一能碰到的类似的户外取行李处是在夏威夷：曼尼或考爱岛。

由于五月是绝对的淡季，所以东方公司的 741 航班一半也没坐满。着陆之后二十分钟 60 多个与丹尼同行的旅客似乎都找到了他们的行李，又过了五分钟，他们都消失在小轿车，出租车，面包车或公共汽车里。这使丹尼完全孤零零的一个人踌躇地站在靠近东边行李转盘的路边。又过了五分钟，接着又过了五分钟。丹尼耐心地还是站在那儿。这时一辆棕色的雪芙莱突然在他面前的路边出现。一个男人在驾驶位置上探出身子透过右边开着的车窗非常平静地问道，“你是勒曼？”

丹尼回答：“是。”

“那就上车吧。”

丹尼先打开后门，扔进他的短途旅行箱。关上门，然后爬进去坐在司机旁边。那人伸出手来，说，“我叫沙麦耶，很高兴见到你。”

丹尼握住他的手，说：“我也很高兴。”接着他又补充一句：“谢谢你亲自来接我。”

“我可以告诉你，我很少来接人。但对你来说，勒曼先生，我们只能给你最好的接待。”他给了丹尼一个狼一样的笑容。这使丹尼感到不安。

接着他们动身了。他们先奔港口大沼泽地，然后南转上了一号公路，开了约四、五公里，然后左转，朝大海开去。最后，他们穿过了一片无人居住的荒野。这地方看上去很陌生。丹尼猜想这可能是一个被部分填满的沼泽地，后来由于对商业发展来说太偏僻而又被放弃了。路本身几乎是崭新的。路面铺过，通向一个似乎是中等规模的多层旅馆或一个共管的联合体——建在沼泽草地和海滩边上非常显眼孤零零的一幢建筑。

当他们接近这个建筑时，很清楚地看到它完全由一道上面布满带刺的铁丝网的高高的围栏所包围。新铺的路在水泥墙之间越走越窄，直通到一个显眼的栅栏前，栅栏两边警卫室里都有人。他们走近时，穿着制服屁股上挂着手枪的卫兵走出来，走近汽车，仔细从汽车两边检查了内部，尽管很明显他们知道这是谁的车，谁在开车。然后其中一个问：“你没事吧，麦耶先生？”

回答：“很好，一切都好。”

两个卫兵点点头。一个走向警卫室，打开了栅栏。另一个摆手让他们通过。在大楼的入口处他们碰上一个看门人，他立刻叫来一个拉丁人来照管他们的车。他们走过那些旋转门，又碰上两个身着制服带枪的安全人员。又是同样的问题：“一切正常吗，麦耶先生？”

回答是同样的：“很好，一切都好。”

他们进入一间非常高雅的大厅，地板是意大利大理石，天花板很高，四周墙边摆着古式的家具。大约走了二十步他们走上十级台阶，穿过一个看上去是休息处的地方。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环形沙发，设计得至少可坐三十个客人。现在是下午二点半，在这间巨大的房间里绝对一个人也没有，除了一个打着白色蝴蝶结，穿着一件红夹克的酒吧侍者——也许他认为一个高雅的英国俱乐部的酒吧侍者就是这种打扮。这种建筑里出现这样的气氛和装饰产生的不协调就象富德劳德威尔和麦阿密北部海滩那么大，但他不知道这一点。

但他不知道这点。

“你一定很渴了，”麦耶说道，直到现在他对丹尼·勒曼很少开口，除了谈通常的飞行，东方航空公司那些话，什么今年多么早天气就变热了，可尽管这么热，湿度由于某种原因仍然很低。佛罗里达的闲话。

“喝些补品伏特加就很不错。”丹尼说。

麦耶先生伸出两个指头表示他们两个要的都一样。酒一拿来，麦耶就在那个酒吧侍者说，“吉米，如果你去给我拿几只雪茄来我会很高兴，你知道我抽哪个牌子。慢慢找，慢慢找。”

吉米点点头，用手巾在吧台上擦了几把，然后消失了。

“好，勒曼先生，我建议你叫我沙。我能叫你丹尼吗？”

“当然。”

“好，丹尼。我知道你来这儿要谈什么。要是人家没骗我的话你买了一家赌场？”

“是。”

“他们告诉我是在维加斯。”

“没错。”

“为什么有人会卖一家在维加斯的赌场？所有那儿的赌场几乎都是造钱机器，对不对？”

“几乎都是，说得对。”

“但这家不是？”

“这家不是，至少从表面上看这家不是。”

“我明白了。而你知道内部的情况，对不对？”

“正确。”

“赌场的名字叫什么？”

“抽彩。”

“原来如此。这正是我们估计的。那个愚蠢的杂种里维拉，就是有人把他妈的美国造币厂交给他，他也不知道如何赚钱。好吧，说得再细一些。”

丹尼·勒曼告诉了他更多的情况。事实上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他，除了他如何知道抽彩的利润情况是明显好于它表面上表现的那样的细节。他等着沙·麦耶要求他继续往下讲，但他很快发现没什么可担心的。

“你是怎样知道这些情况的，丹尼，那是你的事。我所能推断的是你给

我讲的是实话，因为要不然对谁都没好处，特别是对你，是不是？”这话是陈述，而不是提问。丹尼已经注意到许多大款都有以提问方式声明的习惯。“现在你希望我们给你再融资，这样你就能履行那张本票了，那张票在八个月后就到期，我说的对不对？”

“是。”

“好，现在我提个建议。就这样：是一个建议，而不是发盘。好吗？”

“很好，”丹尼说，感到这也许就是“那个”或者……

“现在，假设你对抽彩那边基本利润情况的数字是对的，暂时不讨论为什么这么一大部分利润会被分流，再进一步假设你一定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愿意考虑帮助你。但是，我想你一定知道我们把这件事看作是真正的高风险。”

“我认识到这一点。”丹尼说。

“关键是我们也许会借给你，三千或三千一百万美元，期限为五年，年息 10%，直线分期偿还，”麦耶继续道：“但听清楚了：我认为与其把它看作是贷款，你最好把它看作是一个可兑换的债券或有担保的贷款。咱们说得更确切一点。假如你控制不了局势，假如你不能支付任何一期付款……我们要求每六个月付一次，也就是直线分期偿还基础上加上累积的利息——我们要求有权按汇票的剩余面值接管你在抽彩的全部财产。你明白吗？”

“不是很明白。”

“好吧，我再说一遍。我们假设我们决定贷款，我们假设从现在算六个月后你能支付三百万美元的款项，然后又六个月你又能付第二次三百万。但又过了六个月你无力支付了。听懂了吗？好，那么，就是说，我们就会接管你在赌场的财产，你就会失去原来一千万的预付订金，再加上你给我们的两个三百万美元。明白了吗？”

“是，我明白了。我想我不会愿意做这样一笔交易。”

“我不是在问你愿意不愿意，我还没说完。你想不想再听我说下去？”

“请讲。”

“即使发生那样的违约情况，我们还要你继续作抽彩的挂名所有人和抽彩董事会主席，还是你的原班董事成员。而且你们所有人将至少再呆一整年，直到我的委托人准备好有秩序的符合内华达赌场委员会要求的人员转换。而且从头到尾你必须守口如瓶，”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

“你瞧，”他接着说：“我们不想出任何差错。贷款干什么？但如果需要你为我们挺一会，不要担心，丹尼，我们会付你好价钱，长期照顾你。但这事的现实是你损失至少你口袋里的一千万美元，也许还要更多。如我所说，风险很大。”

“还有什么？”丹尼问。

“啊是的，你知道它不是合同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君子协定，如我们希望和预计的，一切都会如你所愿，五年后你就会毫无损害地回家，那时如果某个时间，谁知道什么时间呢，我或我的委托人会找到你请你帮忙，现在我想不到是什么忙，但如果我们找到你，说‘嘿，丹尼，你知道在六九年我们给你凑过点钱，也许你在七六年能帮我们一下，’就是说，我们不希望你忘记我们。”

“有道理，”丹尼说，“事实上可以理解，不过请让我问你几件事。”

“随便。”

“假如我决定接受你的建议，这些钱多快能拿到？”

“三十天之内，最多。”

“谁是贷款人？”

“我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荷兰安的列斯群岛注册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也将得到那个权力，或保证；或随便什么，看我们怎么称呼它。”

“为什么是荷兰安的列斯群岛？”

“因为它与美国签有双重征税协议：对从美国得到的利息或红利款项不征税。那就使得税务局不能插手。”

这对丹尼来说都是新闻，但沙·麦耶正在稳步提起他的期望。“谁拥有这家公司？”于是丹尼问。

“一家荷兰银行。”

“我明白了。要是我没听错的话，你说三千一百万美元。”

“是。”

“但我只需要三千万。”

“不，你需要三千一百万。我来解释为什么，”沙·麦耶继续道：“还有我们双方在巴哈马的朋友的介绍费。我想50万也许很公平。对不对？”

丹尼点点头。

“我想我的特别服务也值那么多。”

丹尼又点点头。

“别担心，”麦耶补充道：“我的委托人会完全了解这两笔佣金的存在。我认为他们会欣赏你承担这些费用，而不是要求他们来承担或部分承担这种交易的一般费用。”

麦耶停顿了一下，然后问：“那么你认为怎样？”

“我想我需要想一想。”

“有道理，”麦耶回答，“再来一杯怎么样？”

正在此时，那个穿着红衣的酒吧招待带着两只哈瓦拿雪茄进来递给麦耶。

“抽不抽？”麦耶问。

“今天，好吧。”

两个男人点上烟，又喝了一杯补品伏特加，开始谈就要来的疯狂杰克航班。此时两个晒得黑黑的年轻女人走进房间。来到麦耶身旁。“见一见我的两个朋友，”他马上对丹尼说：“这是劳瑞，那是里塔。”

“说你好，姑娘们。这是我的朋友丹尼。”

她们两个冲他使劲一笑。劳瑞坐在丹尼左边的酒吧高凳上，而里塔则坐在沙·麦耶的右边。麦耶又叫了四杯补品伏特加。丹尼发现自己在谈费城，谈乔富拉兹，谈回力球。

姑娘们好象认为她们的老朋友沙·麦耶终于换了口味带回一个真正不错的人。后来，大约四点钟，丹尼瞟了一眼手表。

“什么事，丹尼？”沙问：“看表干什么。我想的是我们四个可以一起吃饭过夜。”

“这旅馆有的是房间，丹尼。”

劳瑞，这时已牢牢把她的臂膀吊住了丹尼，当说到最后几个字时使劲掐了丹尼一把，好象在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与他共度以后的二十四小时更使她高兴了。但丹尼·勒曼摇摇头。“谢谢，沙，谢谢，姑娘们，不

过恐怕要等下次了。相信我，我想把一切都留待下次！”此时他真诚地使劲掐了一把劳瑞……或者随便她叫什么的那个姑娘。

“有些工作已拖了太久，我必须去干，”他补充道：“正如我告诉你的，沙，我会考虑那件事的。”

麦耶很失望：“不要耽搁太久，丹尼，你知道我们不喜欢等太久。”

十五分钟以后丹尼又坐回那辆雪芙莱。但这次是那个年轻的拉丁人——停车场管理员开车。他一声不响地把他送到福德劳德戴尔机场，按丹尼的指示，把他放在联合公司前面。丹尼下了车，然后打开汽车的后门取出他的包。他想他看见一辆正好慢慢经过的车里有两个男人通过后车窗绝不是偶然地盯着他。随着他走进航空总站，他的头脑深处一直响着警报。但他没有理睬它，等他急急忙忙寻找一班能带他到迈阿密机场的航班时警报自己停了下来。他打算在迈阿密换乘联合航空公司到洛杉矶的 201 航班，但在拉斯维加斯那架飞机要停一下，丹尼·勒曼打算在那儿下飞机。如果到目前为止真有人监视他的话，他们肯定会很难再跟下去了。

在检票口他们告诉他约五分钟后登机。所以丹尼决定赶紧挂个电话，他挂通抽彩公司的预约处要求留一套最高级的房间，告诉他们他可能在那儿住三天，让他们给德·尼罗或沙尔苟先生或最好给他们两个都留个话。告诉他们有个丹尼·勒曼先生大约在八点左右乘坐联合航空公司的 201 航班到达麦克卡伦机场。他希望请他们吃饭或喝酒。

从迈阿密起飞的 201 航班供应正餐，但丹尼摆手拒绝了服务小姐送来的食物和饮料。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已经在那个酒吧里喝得太多了。他的精神状态使他一点也不觉得饿。因此当头等舱的其他旅客在那里吃，喝，看报时，丹尼只是坐在那里思考。他喜欢福德劳德戴尔那个人：沙·麦耶风度翩翩。他也喜欢那些姑娘，特别是那个他选上的——劳瑞。劳瑞，他得记住这个女人。

但再次回到麦耶这个人身上，让人有点搞不懂的是为什么麦耶从没真正迫使他说出怎么样或为什么他肯定他能从抽彩挣到大钱。麦耶肯定已发现这家赌场的麻烦不一定是出自赌场控制委员会，而是有财务麻烦。然而麦耶好象对那三千——更精确地说，是三千一百万贷款毫不在意。

这时丹尼开始明白了。他对自己的愚蠢感到很生气，用左手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头，让正走过走廊的服务员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显然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德·尼罗和沙尔苟的事。毕竟，麦耶的委托人，不管他们是谁，是很友好的伙伴，与给德·尼罗和沙尔苟假贷款的大鳄鱼岛银行关系密切。就是说知道抽彩真相的内部人士已由阿马拉托和沙诺夫扩展到他，然后是拿骚的英国银行家，现在，很明显到这个与大鳄鱼岛银行友好的有关系的群体，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最后是他们在福德劳德戴尔的代理人沙·麦耶。

这个原本是三人秘密的俱乐部现在发展的成员好象很快就可以在数量上与三边委员会媲美。丹尼越考虑这个问题，越觉得不对劲。

也许这趟旅行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错误。也许他压根就不该和拿骚的那个英国人提起这事，那使他向他的那些委托人说出了抽彩的名字，而这些人又引来了沙·麦耶，这个人也许让人盯上他了，也许没有。这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知道德·尼罗和沙尔苟的一切，是不是不可避免地德·尼罗和沙尔苟也会发现他的一切？有没有可能话已传到了经营抽彩的那些贼的耳朵里，说勒曼这个家伙已经知道得太多？如果已经传到了，那么他现在干

的是不是最聪明的事呢？

那个服务员又走回来了，这次她看到了丹尼脸上很郑重其事的表情。飞机在纽奥良上空有些颠簸，也许，她推断，这个人有点晕机。通常她象躲瘟疫一样避免与快要进入中年的单身男人说话，但不知为什么，这个人，尽管是个胖子，而且显然个子不高，看上去象个好人。他身上有某种很性感的東西。说不出是什么，但她心里毫不怀疑在床上他会非常好玩。

丹尼·勒曼身上有某种东西很吸引女人，既使当他把她们轰开的时候。她们好象根本不在乎！因此在随后的旅程中她一次又一次地走过来请他喝一杯，问他吃不吃小点，给他点花生豆，再问他是否想看书。但丹尼只是坐在那里。他从不阅读。喔，几乎从不。

有时他看一眼费城新闻简报的体育版。他也看电视预报，但就这些。毕竟，看书的时候很难赚到钱，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浪费这些时间？

空姐又一次停在他的身旁，她弯腰问他：“勒曼先生，你真的不喝点什么吗？我们还有好一会才到呢。”

“好吧，”丹尼：“给我拿杯啤酒，哪种都行。”她拿来啤酒，然后随意靠在他旁边空位的后背上，问他在维加斯住在哪儿。他告诉她在抽彩，她扬起她的睫毛，因为他看上去不象那种地方的那类人。

“你在那儿呆多久？”她问。

“啊，我想三晚上。”丹尼回答。

“事实上，告诉你，”她说，“我要去洛杉矶。但然后我就有几天假期。”她继续道：“想一想我有半年多没去维加斯了。”

突然丹尼感到心胸开朗。“告诉你我要怎么办，”他说，“给我你的姓名和地址，不是这周，也许不是这个月，但很快我会和你联系，你可以来抽彩呆一两天，也许甚至一周，你愿意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带上一个朋友；女朋友，男朋友，无所谓。一切免费。

怎么样？”

空姐直起腰来，“嘿，”她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安排呢？”

“等我和你联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她一直没听到丹尼的消息。丹尼说的是真心话。但很快，很快，他的头脑就有其他事情要考虑了。

丹尼走出麦克卡伦机场的出口，四周望望，一半指希望能看见有人接，但一个人也没有。又走回到行李处，又看了看，还是没有人。在纽奥良上空袭击他的那种酒吧的感觉又开始返回了。十五分钟后这种感觉更严重了。因为当他走进抽彩时——绕过这家赌场的大厅直接走到接待处——提起他的名字，那个姑娘很古怪地看着他。然后她走回到办公室，再出来，这才说：“勒曼先生，恐怕我们没有以你的名义预订的房间。请再告诉我你的姓名怎么写？”

“姓L—E—H—M—A—N，名字是丹尼尔。”

“好，”她怀疑地说：“我再查一下。”

等她再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小白条。“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勒曼先生，我们找到了。”

他填好登记表，告诉她他也许在这儿呆三个晚上，交给她他的美国运通卡，等她刷卡。他走到准备带他到房间的旅馆服务生旁边，“我想有我的留言，”丹尼告诉他：“是这家赌场的一个董事给我的，是德·尼罗先生或沙

尔苟先生。这条会留在什么地方？”

“我查一下，先生。”那个服务生说。他走进接待柜台，马上又走了出来，“恐怕没有条子，先生。”

丹尼跟着服务生走到电梯旁，一直走上二楼。给他的房间紧挨着电梯。走进房间时，从里面的味道判断。它也正好在厨房的上头。当他从那最微小的窗户看出去，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巨大的烟囱。还听到了鼓风机的声音。他立即转身对服务生说：“这间不行。”

服务生只是耸耸肩，表示这跟他没关系。

“你呆在这儿，”丹尼说：“我给接待处打电话把房间换一下。”他打电话下去，被告知旅馆已全部住满。他的房间是最后一间，对方暗示，抽彩能让他住进来他应该很感谢了。

他给了服务生五美元，坐在床上。突然间他感到很饿了。他在飞机上既没吃午饭也没吃别的什么。也许，他想，这是一种因目前形势发展而引起的某种强迫性饥饿。不管怎样，最好还是吃点什么。丹尼决不是健康怪人，但他信奉照顾好自己。因此他拿起话筒，又打电话下去，这次是给房间服务。他只要一份沙拉和一份牛排，再加上一些咖啡。

这就够了。

过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没有食物。他打电话下去给房间服务抱怨。他们向他保证五分钟内会有人上来。又过了半小时，他又打电话下去，得到的是同样的保证。听到那话他告诉他们拿上他妈的食物塞去吧。这次他把话筒重重地一摔。如果这一切都不是那么他妈的预示着某种不祥的事的话，这一切本来会是很可笑的，他想。在这儿，他拥有这家他妈的赌场的一切，可他却不能得到一间象样的房间，更不用说一顿象样的饭。事实上，他连饭也吃不上，句号，象样或不象样的！

现在怎么办？他问自己。德尼罗和沙尔苟，这就是原因。去找他们，把他们解雇，立刻把他们踢出去，就这么办。但首先得找到他们，而他要再呆在这间听着排气扇的噪音，闻着厨房味的房间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立刻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当他关上 202 房门时，着手开始他头脑里计划好的追踪与破坏的使命时，他注意到有两个男人正站在电梯前面紧靠近他房间的地方。

他们盯着他。他们块头很大，非常大，两人都穿着兰色制服。他们不讲话，只是站在那里。事实上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盯着他。他按灯叫电梯，当他走进电梯时，他注意到那两个人还在跟踪他。此时其中一个从腰上拿下步话机开始低声说话。整整下去一层下去丹尼到了赌场的正厅，他决定喝点什么。这次喝点比啤酒烈的。于是他走出电梯，直奔纸牌赌桌边的酒吧。

他一边走一边注意到，赌场里的人并不多。至少一半二十一点桌子没事做。大约每五个老虎机旁边只有一个有人。当他走进纸牌赌博区时他发现这儿根本没人。要到酒吧那儿，你必须走上一步，穿过一个把酒吧与赌场的正厅分开的青铜栏杆区，好象是什么领班站在那里。他问丹尼是喜欢酒吧还是坐在一张桌子旁。丹尼也许坐在桌子边更好，他评论道好象这个酒吧绝不是赌场里最受人欢迎的地方。

“啊，也许这并不难懂，”那人回答：“这地方，他们一般叫妓女之角。四周看看，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在一张非常小的靠墙的桌子旁丹尼坐了下来。他真的四周看了看，不

用怎么想象就明白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那边至少有十五个年轻女人；丹尼注意到，其中有些确实很年轻，但也有一些老得要命。

赌场里的人好象增加了。事实上紧挨酒吧右边的纸牌桌上已开始有了活动。丹尼叫了一杯波旁威士忌加水，当侍者拿来时他注意到他在二层房间外看到的那两个打手正在和领班说话。他们三个站在十码之外。谈话中有两次三人都冲着他看。他肯定他们朝他看了。

当这一切在继续的时候，好象在酒吧里的所有女人，不管年老的年轻的，都在同时打量他。每次其中一个与丹尼的视线相遇时，尽管是无意的，立刻那个女人就极力做出让他过去的笑容。丹尼觉得也许这个主意并不坏，但也决定再花点时间看一看，选一选，然后再做决定。

于是有一会他只是坐在那里打量着赌场里巨大的人群。他估计大约有六百或七百人。

他审视着这地方的外观，匆匆一瞥就发现地毯是破旧的。正厅的老板领班们乏味得要死，对大多数女招待的最佳描述也就是邋里邋蹋。从眼角丹尼就注意到酒吧的总管，或人们随便怎么称呼酒吧里的这样一个人，正在慢慢地巡视这儿一句那儿一句地和每个妓女说话而使这个地方运转。他一走开，就好象通过魔法一样，她们把对丹尼剩下的兴趣都转到了别的目标。与他的目光接触降到了零。然后仿佛是雪上加霜一般，领班把围绕丹尼周围的三张桌子都摔上了“已预订”的标志，完全把他孤立在那里，也许“隔离检疫”是个更恰当的词。

那个领班然后消失了，也许向那两个杀手报告去了。即使说丹尼正在进入严重地妄想狂症也绝不过分。因为就在此时他想起听人讲在这些赌场的天花板上有狭窄的过道，从那里的监视孔或假镜子里可监视到赌场里所有的人。他想象德·尼罗和沙尔苟正在他上面，坐在那里把牙都笑掉了。让他们笑吧，丹尼想，只要他们笑的只是目前发生的。

这时他偶然分了一下神，因为即使在那人群中，现在大约有一千个顾客的一堆，你也情不自禁地注意到那个正在走过来的女人雕像一般的身材：她二十刚出头，至少六英尺高，身穿裁剪非常讲究的黑色上衣和白衬衣，一头让人惊讶的头发，她向酒吧走来，那迈步的神情表明她知道自己是谁：赌场里最漂亮的女人，别的女人都望尘莫及。

当她抬腿迈进酒吧时，她裙子的窄缝开了一下，露出了她的腿，尽管丹尼只是那么简单地看到了一点，那腿依然使他的身体感到了强烈的眩晕。这两条腿是黑的更增加了她整个的风采。她正要在酒吧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时眼睛一扫碰上了丹尼的，就停在那儿。

他保持着这个目光接触，她也是。没有任何犹豫她径直走了过来，坐下。“亲爱的，”她说：“你好象喜欢自己呆在一边。要是我打搅了你，尽管说。”

“你知道吗？”丹尼赞叹道：“这么长时间来从没见到过你这样光彩照人的人。”她咧嘴一笑，伸过手来拍拍他的手，然后把手放在他的手上，说：“亲爱的，你自己看上去也不坏。我叫桑德拉·李。你叫什么名字？”

“丹尼。丹尼·勒曼。我确实想给你买一杯酒喝。”他挥手叫过一个女招待。桑德拉·李向她要了一杯香槟鸡尾酒时她好象很不耐烦，但不管怎么样她一句话也没说把酒端来了。

“我以前没在这儿见过你，”黑姑娘说：“你是哪儿人？”

“费城。”

“你是跟那些公费旅游团来的吗？”

“不，我自己来的。”丹尼回答。

“啊，我喜欢那样。”握着他的手现在伸到桌子下面摸索着。对这种事情丹尼不能说没有经验，他感到一阵他几周来，不，几月来，从没感到过的震颤；事实上，自从这笔和抽彩有关的事情在他在威尔士布鲁瓦新开的那间店里开始起，他还没有这种感觉。

他如此沉迷于他置于危险中的四千万美元中，在其他方面他完全无所事事。现在他意识到这个无所事事甚至包括了性。

“瞧，”他脱口而出，“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这样说，但我确实想和你睡觉！”

“亲爱的，”她回答，“我想你找对人了。你住在这里，对不对？”

“是。”

“让我看你房间的钥匙。”

他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呆这儿别动，丹尼宝贝，”她然后说：“我马上就好，OK。”她于是起身，直冲，丹尼猜，直冲女卫生间走去，去看看她通常干事时都带的那些东西是否都带着。

她走了至少五六分钟，然后才回来，这次步子更快更坚定。她坐下，尽可能地靠近丹尼的耳朵，说：“伙计，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但你有麻烦了，宝贝！”

“你也听说了。”丹尼回答，声音也很低。

“我听说了，”她说。

“那么你为什么还坐在这里？”丹尼问。

“因为谁也不能指使桑德拉·李该干些什么，这就是为什么。”

这次是丹尼把手伸到桌子下面通过她裙子的开口抓住她的大腿，摸来摸去，发现好象裙子的开口几乎开到了屁股上。

“你想听句建议吗？”她现在问。

“是，”丹尼回答，这是心里话。

“离开这里！”她警告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完了，”丹尼说。

“也许你是对的，”她说：“当希德和基诺对你感兴趣……”

“那两个穿哗叽制服的杀手？”

“就是他们，”她回答。他们俩已就坐在那里呆了一分钟了。

“我有个主意。”她说。

“不管是什么，我赞成。”丹尼说，他已总结出这种情形下他不可能赢。

“快点，亲爱的，”她说，突然起身，抓住她的钱包，抓住丹尼的手，拉他走出酒吧直穿过赌场大厅。他们真是一对，高高的，美丽的六英尺两英寸的黑人妓女好象她主人似地穿过人群，而那个五英尺六英寸高的矮胖秃顶的家伙，在她身边小步跑着。他们从赌场的正门走出去。黑姑娘递给停车侍应生她的停车票，几分钟之内车就出来了，她爬到驾驶位置上，丹尼从另一边也爬了进来。他的门还没关上，她就发动了车，发动机一声怒吼，轮胎尖叫着冲了出去。她很为她的白色雷鸟敞篷汽车骄傲。

“坐稳，”她一边说一边把车转到斑马线上，三十秒内加速到至少每小时

五十英里。

十分钟后他们到了拉斯维加斯市中心；她转入一条十字街道，然后很快进入一个很颓败的居民区。

这时他终于问了：“我们要去哪儿？”

“去我那儿，亲爱的。就如我告诉你的：我不喜欢人们到处追着我，所以如果不是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地方。行吗？”

他妈的，丹尼想，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两个最迷人的女人献给了他，而他却要两个都放过。生活越来越不公平了。于是他说：“桑德拉，你瞧，以后有时间我会解释这一切的，但你愿意只是把我送到机场吗？我不愿意不理睬你转身就跑。我这辈子没干过这事。但我一点也不喜欢现在的形势。”她慢下车来，看着他，丹尼说：“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时间来对付这些猴子。能那样干之前我绝不给你找麻烦。”

她现在把车停在路边，“我已经有麻烦了。”她说：“不过别担心，桑德拉·李能照顾自己。我担心的是你。为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要和这帮人玩？”

“因为他们拿了属于我的东西，我想要回来。”

“什么东西那么贵重？”

“不是它的价值，而是我的价值。假如我不能在他们愚蠢的游戏中打垮他们这些愚蠢的贼，那么我就谁也战胜不了。但我觉得能打垮他们，我认为我干完以后，就轮到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在开始作弄我之前都得好好想一想。你明白吗？”

“我想我明白了，”桑德拉·李回答。“尽管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

“好吧，下次，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绝对还有下一次。以后我会解释。在你那儿，我那儿，或两个地方。”

她以前听过这样的话，然而……她把车调头来个 U 字急转。十五分钟后他们转进了通往机场终端的通道。丹尼从钱包里抽出五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伸手过去放在桑德拉·李的大腿上。

“干什么，亲爱的？”她问。

“只是稍微表示一下感谢。”

她扭过身来，咧嘴一笑。“丹尼·勒曼，”她说：“你真有气派。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的勇气。我喜欢你几分钟前说的话。”

他也冲她微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我会和你联系的。你可以相信。”

她会相信的，她不会失望的。

当他来到美国航空公司柜台，慢慢地走，有意识地直看着前面的路。他问下一班东飞的航班。柜台后的姑娘建议他说地具体一点。他就请她告诉他下一班向东飞的美国航班的时间。她一点也没表示奇怪，因为在拉斯维加斯你会碰到各种各样奇怪的要求。

“整十二分之后有一班到芝加哥的，七号门。你要一张票吗？”

他把运通卡递给她；经过好象漫无止境的等待之后，他终于拿到了一张票。

“你最好跑过去，”她说：“赶快。”

他跑到门口时他们正在关上检票口。他冲他们挥挥他的票，他们挥手让他走向正在等待的 DC8 的通道。现在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通道。两个块头

很大穿着兰哔叽制服的男人正顺着七号门的方向小跑过来，尽管还有足足五十码远。他一蹬上飞机，空姐立即把门碰上。他就在第一排坐下，系上安全带，飞机几乎立刻猛地一下离开通道口。四分钟后就上了天。

又过了五分钟，丹尼·勒曼的呼吸逐渐恢复了正常，但他的大脑还没有。“即使杀了我我也要打跨这些杂种，”他对自己低声嘟囔着。然后出于某种原因他想起了那个老杰克·本尼的笑话，一个抢劫的艺术家，用枪对着本尼的头说“要钱还是要命。”本尼的回答是：“让我考虑一下。”

在他，丹尼·勒曼能作出同样的回答之前，他首先得得到那笔钱。但那就是说得走福德劳德戴尔那条路，那条路从沙·麦耶到巴哈马的蒙他格·戴维思。再到大鳄鱼岛银行，再到那些知道赌场一切内幕的戴维思和麦耶的亲密伙伴。

走上那条路，最终会走向哪里？

这正是第二天他的律师，那个仍然很勉强地被选中做抽彩公司副董事长的本杰明·史向他提出的问题。“你知道答案，”史立刻说，又补充道：“所以不要那样做，丹尼。”在丹尼能反驳前，他开始提出具体方案——史了解他的顾客——他继续说：“我在麦思福来哈签了非常好的合同。”

“是什么？”丹尼忍不住问。

“一家投资银行。”

“算了吧，史。银行不借钱给赌场。我们已经试过，还记得吗？”

“这是一家投资银行，丹尼。”

“那又怎么样？”

“你知道，他们给公司投资，为公司筹款，不仅仅是借钱给他们。”

“那么？”丹尼并没有激动。

“跟他们谈一谈没有坏处。”

“谈什么？”

“你需要那三千万。”

“我需要一笔贷款，不需要一个合伙人。”

“你认为他们在福德劳德维尔向你提供的只是一笔贷款？”

麦思福来哈并不只是一家投资银行。它在十九世纪创建于巴黎，现在在伦敦和纽约都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尽管麦思比勒拉德福来哈建立得晚，但从一开始麦思就想赶上这家商业银行。现在，在一个世纪之后，麦思的合伙人仍然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阿威思，勒拉德是赫兹，但没人会大声承认。

亨利·普莱斯是三个执行董事之一，负责北美的业务。他是格劳藤，哈佛出来的，一个富布赖特绝顶聪明的学者，是州长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是IBM董事会的成员，是圣公会教堂的年长者委员会成员。他是美国最有权的一百人之一。

普莱斯四十九岁，从任何标准看，都是身体健康的标本。他常到法国，当他在法国时，总有人会说他是如此神奇地象德斯坦总统。两人都很高，很瘦，很嘲弄地看着这个世界，这种态度经常被看作是鄙视，事实也的确如此。当基斯卡德德斯坦总统从香丽舍大街的爱丽舍宫俯视着他的政治世界时，亨利·普莱斯从麦思福来哈的办公室里统治着他的金融世界，有时在布乐瓦德赫兹上原来的地址，更多地是从他们在伦敦城墨给特同名的商业银行里；不过一般是从华尔街上的办公室里，从这里麦思福来哈经营他们的美国银行投资业务。

麦思福来哈没有沙乐蒙兄弟增长得那么快，没有高德曼沙其那么大，没有波士顿第一银行那么傲慢，当然没有勒曼兄弟那么咄咄逼人。它最象勒拉德福来哈。不可避免地下一个比较就是在两个这样企业的“明星”之间：勒拉德的费利克斯·罗哈廷和麦思的亨利·普莱斯。两人中罗哈廷更光彩照人，深受大众欢迎。他喜欢在表达与经济前景有关的意见激进的任何一篇文章里都看见自己的名字。在有发行量的华尔街日报的社论页上，或者在纽约报刊评论上，后者虽无发行量但有罗哈廷认为足够聪慧能理解他的读者。

据说罗哈廷有政治野心；他想成为美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设计师，就象亨利·基辛格现在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设计师一样。相似处并不止于此。基辛格和罗哈廷原籍都是中欧；两人都是第一代被同化的移民，也许在很大健康程度上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理想上。

亨利·普莱斯不是这样；野心，政治和中欧都和他不相干，特别是野心。今年四十九岁，如果说他有任何愿望的话那就是逐步放弃他在美国权力走廊上的位置，就象东方快车，从波士顿到纽约再到华盛顿。受一个灾难性的离婚的刺激他决心重建一个一切都是新的、不同的、令人满意的私人生活。他最近买了一家维吉尼亚的农场，在这年的本人年会上他声明在他一直继续担任麦思执行董事期间，他今后将只把精力用于特殊的项目；用于新的想法。

所以在1969年5月27日这天，他在华尔街上麦思福来哈大厦十楼的一间餐厅里接待了丹尼尔·勒曼和他的律师本杰明·史吃午饭。他这样做是因为史是公司另一个合伙人的侄子，也因为这个项目性质特殊。

他一看见勒曼就后悔了。这很可惜，因为赌场这个项目是新奇而有趣的。麦思福来哈中没人想过和赌博业搅和在一起。事实上就普莱斯所知，摩根斯坦利，勒曼兄弟或高德曼沙其中也没人这样想过。即使伦敦什么也愿意尝试一下的那些同胞——如汉姆布鲁斯；黑尔，山谬尔；归尼斯马宏；甚至瓦伯格这样大胆的商业银行——也从来没想到过赌场。这使得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

这天的菜单有甜瓜，冷大马哈鱼，和巧克力奶油甜点。当葡萄酒和甜瓜一起端上来时显然丹尼·勒曼是第一次见到。因而，对亨利·普莱斯来说很明显跟这个人闲聊纯粹是浪费时间。所以他直入正题。

“勒曼先生，我想史先生已经和你讲过我们公司了？”他问。

“是。你们筹集资金，你们不贷款。”

“正是如此。我们帮助公司发行新的股票，债券和票据。等等。通常我们把这些东西公开发行。有时我们也做私人安排。你脑子里有什么具体想法？”

“我需要三千万美元。”

“多长时间？”

“五年。”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你需要这笔钱完成对拉斯维加斯一家赌场的购买。”

“说得对。抽彩。”

冷大马哈鱼上来了，丹尼一口喝下了大部分葡萄酒，普莱斯做了个鬼脸。

“恕我冒昧，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插足过赌场业务。除非我能表明借款人非常可靠，否则我很难向我的同事提出这件事。。毕竟总要首先问这样的问

题：贷款如何偿还呢？我想你带来了财务报表。”最后一句话是对本杰明·史说的，但答话的是丹尼。

“它们说明不了多少问题。”

“当真。为什么？”

勒曼不能解释说抽彩真实的收入要比它的损益报表上表现出来的要多得多，因为许多年来管理阶层一直在成百万地偷盗。所以他说：“因为财务报表不能告诉你将来。重要的是将来。”

“我同意。给我讲讲将来吧。”

丹尼讲了，一个人讲了二十分钟。巧克力奶油甜点上来了，丹尼还在讲。

“大西洋城赌场开始营业后，产生的利润将会是出人意料的。你知道在大西洋城一百英里以内，一百五十英里以内，两百英里以内有多少人口吗？好几千万！我知道，因为我进行了调查研究，普莱斯先生。本杰明，给他看一看数字。”

勒曼的律师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五页厚的报告，递给了普莱斯，说：“勒曼先生要我委托这个人口统计研究。”

普莱斯开始翻阅，丹尼说：“你瞧，大部分人都迫不及待地马上开始合法赌博。关键就在此。今天他们不得不跑几千英里到内华达去赌。”

丹尼一边继续讲，一边仔细注视着亨利·普莱斯，就象刚才这位投资银行家注视他一样。普莱斯把研究报告递给史后，丹尼发现银行家的眼睛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他真不应该到这里来。一个亨利·普莱斯是无法理解丹尼·勒曼的世界的，就象丹尼是无法理解普莱斯的世界一样。在安排这个不幸的会面之前他应该对本杰明·史坦率一些。白鞋和赌场不会混在一起，永远也不会。

亨利·普莱斯看表时午餐就突然结束了。好象有一架飞机在等他。他嘟囔了几句维吉尼亚一家农场什么的。二点三十分普莱斯已经登上了他公司的莱耳喷气机。一小时后他在国民机场下了飞机。有一辆轿车在那里等着带他到他的农场，那农场靠近米德伯格，有三百公顷，是他六个月前用一百七十万美元买来的。亨利尽量每隔一个周末来一次。

有三个原因：清静，他养在那里的马，和通常和他一起度周末的那个女人。

尽管他称娜塔丽。西蒙丝为他的未婚妻，但她从来只称他为一个“好朋友”。他是纽约人，她是乔治城的；米德伯格是他躲开华尔街的地方，也是她躲开艺术画廊的地方，她在华盛顿特区的艺术画廊工作，他们也在华盛顿一起度周末。

去年他有次去巴黎时他在里兹的大门外碰上了她。正是四月，下着大雨。他刚误了他的轿车，那车还得再绕这个街区一遍。她正在不顾一切地想找到一辆出租车但很可怜地找不到，每次都让巴黎的暴徒抢了先。

因此，仅仅出于对一个同胞的同情，他请她搭车。她所能记得的上一次搭车是在上高中的时候，但这位漂亮男人，身穿石灰色上衣拿着一把包金铂的雨伞操一口大西洋城中部口音的，只能相信他的动机是出于善意。这样做只不过是放弃和她的女朋友一起去吃热巧克力，她要让一帮粗野的法国人对她干那种事那她真是该死。

几小时以后，两人返回旅馆，又在大厅碰上了。他们在酒吧喝了酒，

在拉塞何吃了饭，在疯马沙龙喝香槟，而且，让两人都意想不到的的是到最后凌晨三点就上了她的床。

她一直穿着她那件白色的睡衣；事完之后，他向她道歉。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试了一次，这次事实上她的手引导着他进入她的里面。她很少那样做。他也没想到会这样。结果是两人都很快达到了高潮，与前一晚相反，他一直呆到吃早饭，他们一起读《先驱论坛报》《世界报》，最后读他们自己的战争故事。

他生活中最大的战争是和他的妻子，到头来刚刚离婚了。这是他比平时花更多的时间在巴黎的一个原因：去努力一下并永远忘记她。娜塔丽灾难性的婚姻也正好刚刚结束。

但那是一个很侥幸的脱险。

在瓦沙之后，她来到巴黎在沙伯涅学习艺术史。1967年的学期还没开始她就碰到并全身心地爱上了一个巴塞来年轻人，这人在巴黎为瑞士化工企业西巴工作。一月后他们一起住他的公寓，三月后他向她求婚。在他的坚持之下他们一起到巴黎的美国大使馆去确定，按他的话说，如果“有一天”她返回美国时他的身份会是怎样。没问题，他们被告知。只要他提供文件证明他们确实是夫妻他将自动得到绿卡。几周就可办妥。当晚他们进行了庆祝，她累得第二天睡了一天，而他去上班。性一直不是她的注意力所在，尽管他除了性似乎什么也不想。出于无聊她翻看了他的书桌。里面有一大堆他和杜邦公司的来往信函。他们对他非常感兴趣，愿意付给他，她知道，三倍于现在他从西巴得到的工资。问题是他们需要他有一个永久居民身份：一个绿卡。文档中最后一封信里他解释说绿卡已不再是问题。他三十天就能拿到。

她三十分钟就收拾好了她的东西，走了出去。自此再没见过那个怪人。

娜塔丽讲完她的故事，他们起来穿好衣服。普莱斯正要离开上班，她要求他请一天假和她在卢浮宫呆一下午。他马上就同意了。他很快就发现，她对艺术的爱已变得很具体：女油画家，甚至在法国她们也得不到赞赏。

随后两周他们大部分时间在一起，双方一致同意决定看一看离开巴黎他们的关系是否还能继续。她已经受够了沙伯涅、巴黎，事实上，也受够了欧洲，将在夏天返回美国。

干什么？也许在纽约，波士顿，或华盛顿特区的一家画廊工作，想着也许有一天拥有自己的画廊。她并不肯定。最后她落脚在乔治城，住在用她的信托基金买的一幢城里的房子里。她的曾祖父是通用工厂的创办人之一，所以钱不是问题。那个夏天她在乔治城举行了一个晚会，她的大学同学见到了普莱斯，搞不懂这个二十四岁的姑娘在这个四十八岁的男人身上看到了什么。她知道。他填充了她生活中的一大空白，就象她填充了他的一样，谁也没有任何别的动机，不为钱，不为身份，更重要的是不为绿卡。这种安排甚至使她有机会不时扮演一下家庭主妇的角色，她很喜欢这个角色，只要最长不要超过四十八小时。她有了这种情绪以后，往往就在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周末比普莱斯早很多到达维吉尼亚的农场，在厨房里干活，准备饭。

所以当车在门口停下时她正在阳台上等着。在吻她之前普莱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递给她一个装满斯克布里纳出版的艺术书籍的包和一个装满比利时巧克力的盒子。

“给农夫的妻子，”普莱斯说。

“不全对，”她说，接着又道：“不过你真可爱，亨利。你来早了。”

“那是因为我中午在银行吃了一半就出来了。”

“什么使你那样做呢？”

“不是件事，是一个人：是费城来的一个肮脏的小老头。真讨厌。”

“那你当初怎么要请他呢？”

“还不是那一套：他的律师是一个合伙人的侄子。”

“他想干什么？”

“想要钱，买一座赌场，在拉斯维加斯。”

娜塔利·西蒙丝回答：“从你手里？”她咯咯地笑着：“真滑稽。”

“不完全是。他有一个想法。对大西洋城。谈到这个话题时他变得有些情绪激昂。

他认为那是一个天生的赌博地方。他查出了保德瓦克一百英里。二百英里之内有多少居民什么的。”

“有多少？”

“大约五千万。甚至还多，我想。不管怎么说，一大堆美国人。”

“都十分渴望赌博？”

“对极了。”

“他打算把大西洋城建成一个东部的拉斯维加斯？”

“说得对。”

“甚至住在新泽西的人也不该得到这些！”她说。

“这还可以讨论。不管怎么说，它们不值得他。”

“他不是那块料，对不对？”

“说得是，事实上，这话说他对极了。”

“别在意，”她说，伸手过去拍拍他的手，“你再不会看到他了。”

“这是肯定的。”普莱斯回答。

这正是同一个时间里丹尼·勒曼脑子里的想法。他正搭乘国民航空航班从拉瓜地亚机场到达了福特劳德维尔。有一辆高级轿车正在等他。沙·麦耶坐在里面。他正坐在停在行李旋转木马附近的黑色林肯轿车的后排。“就是说你已经下定决心了，”丹尼钻进来坐在他身边时沙·麦耶问。丹尼点点头。

“我们想你会的，”麦耶继续道，他又补充：“你不会后悔的。”他说得好象真的一样。几乎是。

第八章

两周后费城的一天，天热的象地狱一般，丹尼·勒曼在十一点前就到达办公室，他大汗淋漓的穿过总部大楼，上面醒目地写着美国硬币、金属和货币交易所总部。大楼和公司的一切财产事实上已作为担保属于预付他一千万美金以支付赌场的首期付款的银行。

尽管，肯定的说，福德劳德戴尔已解决了，他已经支付了那张期票现在在他已完全拥有那家赌场的一切。

回顾一下，购买赌场很容易，取得所有权就不那么容易。很不容易。

如果他不能很快、非常快的得到所有权，福德劳德戴尔一伙就会拥有他的财产。但是他已做出了原则决定：守株待兔。坐等一个开端。他决不会再进入那个贼窝，除非他带着足够干掉那帮人的武器。情势会自己找到出路的。在过去的一月中丹尼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瘦了十五磅，又秃了百分之十。他告诉大家至少体重的减轻是完全能解释的，那是由于他一直在打网球。他不仅在打网球，而且三十天内就成了网球迷，每天花三个小时上课，独自练习，甚至和几个新手打几场比赛。他知道这是逃避主义，但他有什么办法。

“勒曼先生，有人想找你，快急疯了！我们到处找，服务台说您一小时前就离开了。”说话的是他的总经理，平时并不爱激动。

“我回来之前打了会儿网球，”丹尼回答。他满身大汗说明他说的是实话，“谁找我？”

“一个德·尼罗先生，他只说了这么多，您可以肯定他五分钟内还会打过来。”

“好吧，我上办公室去，我会处理的。”他说话很平静，但他的心里却剧烈地翻腾。

德·尼罗打电话找他！就是它了，他走向三楼的一个小办公套间，可以乘一辆破旧的电梯，也可以走很陡的楼梯。丹尼选择了楼梯，这能强健他腿上的肌肉，他的秘书正站在门里那块小接待区等他。“那人又打来电话了，”她说。

“我去里边听，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见，”他站在那里拿起电话，“喂？”

“是勒曼吗？”

“我是丹尼·勒曼，是我，你是哪位？”

“我是列尼·德·尼罗，罗伯特·沙尔苟就站在我旁边。”

“什么事？”

“我旁边还有一些人，是联邦调查局的。”

“喔，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要搜查这个地方！”

“怎么样？”

“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生，这是你的地方，我让他们听电话你告诉他们滚出这里直到我们的律师赶到这里保护我们的权利之前再不要到这来。”

“您说的是什么律师？”

“你瞧，勒曼，你拥有这个地方，你有律师。所以告诉这些人滚出去或者你……”

“等一下，德·尼罗，我才不会干那种事。如果联邦调查局要搜查这个地方，他们肯定有个理由，等你发现理由是什么，再打电话给我，好吗？”

丹尼挂上了电话，他的新“伙伴”已经干预了吗？

半小时以后，他的秘书从门口探进头来，很小心地说“又是拉斯维加斯。”

“德·尼罗？”

“不，他说他是联邦调查局的”，她说，她的表情看上去很害怕。她已听说，大楼里的每个人都已听说，勒曼先生和内华达的什么赌场掺呼在一起，事情变得非常的不对。

她喜欢她的工作，也喜欢她的老板。好象两者现在都有危险。

“接过来，”丹尼说。

“是勒曼先生吗？”电话上传来一个深沉的声音。

“是我。”

“我是威廉姆·史密斯。我是联邦调查局负责拉斯维加斯分部的特工。”他说话带着西南部口音，也许是奥可哈马人。就是那种飞行员常用的有点慢慢吞吞的腔调。“勒曼先生，”史密斯继续说，“我们希望您马上来拉斯维加斯。”

“听您的。”丹尼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们证实从现在起大约一小时内有一架航班从费城起飞，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机上有空位。”

“哪家航空公司？”

“环球航空公司 62 次航班。”

当飞机离拉斯维加斯还有 45 分钟的时候，扩音器里有个声音请勒曼先生和服务员联系。当他联系时，小姐告诉他，当局通知了机组要他先下机。有两个人会等他。在机场仓门打开勒曼走出来时，等他的是三个人，不是两个。他们中岁数最大的一个向前走了一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好象是小皮夹子的东西，打开让丹尼看他的徽章。

“勒曼先生？”

“是，”丹尼回答。徽章给他印象很深。

“我是史密斯特工，威廉姆·史密斯，咱们走吧。”

史密斯一点时间也没浪费，一迈步走向通往机场出口的长长的走廊他就开始讯问丹尼，“我们想，勒曼先生，你来是和我们合作的吧？”

“你们想的很对。”勒曼回答。

“您和德·尼罗先生和沙尔苟先生的关系是什么？”这位特工问到。

“什么关系也没有。事实上，一点边也不沾，”丹尼回答，“你们肯定知道，我在好几个月前取得了抽彩的所有权。但直到今天这一刻我没有以任何方式干涉拉斯维加斯这个赌场的经营。这不是我的意愿，史密斯先生，不客气的讲，赌场的管理机构，具体讲就是德·尼罗和沙尔苟把我拒之门外。”

特工点点头，一边快步走着一边说：“这证实了我们听到的情况。”

丹尼很高兴由于练习打网球和爬楼梯他的精神很好。一出来，史密斯和他的同事径直走向一辆灰色福特，车子堂而皇之地停在从来不让任何车辆停留的地方，一个机场警察注视着他们，显然由于更高的警察当局临时占领了他的一块地盘使他很生气。两个年轻一些的特工坐在前排，威廉姆·史密斯坐在后排。

汽车开动时，史密斯转身对丹尼说，“现在我来解释一下问题的性质。我们从一位联邦法官那里得到了搜查你的地方的许可，但至少暂时被那个讼棍，请原谅我这样用词，成功地予以反对，在他们和你通过话后德·尼罗和沙尔苟就把律师找来了，事实上，现在想来，他们肯定在此之前就找到了他，因为德·尼罗刚放下电话这个家伙就走进赌场的行政办公室。于是我们只好退了出来。”

“为什么？”丹尼问，“你们在搜什么？”

史密斯没理睬第二个问题。“许可并不很具体，坦率地说，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找什么，在哪儿找，但我们并不肯定。”

史密斯越讲丹尼越糊涂了，而且表现了出来。

“别担心，勒曼先生，我们已把赌场团团围住，我们认识这儿的每一个

高级雇员，我们的人每一个都研究过他们的照片，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没人带出任何东西来。

这不是说，我们进去我们就是胜利者。也许赌场里有许多好地方可以藏匿东西。然而，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能进入整个赌场，有足够的时间，我们会找到我们要找的，这就使我们能帮你长期摆脱德尼罗和沙尔苟。”

“你到底是想说什么？”丹尼又问。

“我认为在这点上，为免将来我们在这儿的言行被法庭解释为设置圈套，或解释为出于完全自私和个人的原因我们俩凑在一起——串通起来揭穿德·尼罗，沙尔苟，和他们一伙——出于这些理由我想现在最好不要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我回答了，也许将来整个案件会被扔出法庭。因此希望你凭信心再坚持一阵。”

丹尼插言到，“你想让我干什么？”

“你拥有这个地方。如果你邀请我们进去，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对不对？”

丹尼想了想，“我想是吧。”他好象并不深信。

史密斯特工于是拍拍坐在前排司机旁边的同事的肩膀，说，“哈劳，把那个拿给我。”年轻人拿出一张纸，递过来。

“这看上去有些太郑重，”史密斯对丹尼说，“但正如我已讲到的，我们必须对这些事情特别小心。所有这些基本就是说您，丹尼·勒曼，作为抽彩公司的主要所有人，董事长，和总裁，完全拥有这家赌场和旅馆，这里授权联邦调查局进入你的房屋，在从……开始的 48 小时内完全有权搜查全部财产——如果你同意签字，勒曼先生，我们现在就填上具体的日期和时间”。

丹尼从外衣内口袋里掏出钢笔，“在哪儿？”

“在红 X 之间。”

丹尼签了字。

当他们在抽彩门前停下时迎上来的不是门房而是两个联邦调查局特工，穿着和正从灰福特前排钻出来的两个年轻人几乎完全一样。他们沿着宽阔的台阶走向正门，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拦住了他们，他象个警察一样伸出手来，叫道，“史密斯，站住别动！”

“如果你拿到新的许可，给我看看。如果没有，赶紧走开！”

“我有更好的给你看，这是勒曼先生，他拥有这个地方。给你，读吧。”他递过去勒曼在车里签了字的那张纸。那人读完，史密斯没等他递过来，就一把夺过来。

“好吧，伙计们，”他对四个联邦调查局特工说，他们正围成一堆站在右边等着，“咱们进去。”

他们走进大门，史密斯问丹尼，“办公财务室在哪儿？”

丹尼有些尴尬的回答，“老实说，我不知道。”于是大家停在俯视赌场大厅的地方。

史密斯对他的一个人说，“下去，找一个小头目，带过来。”

特工一会带来一个一脸盲然的人。

“请告诉我财务室在哪儿？”史密斯问。

那人抬手一指，指着赌场的后部，“一直往里走，”又问，“还有事吗？”

史密斯没理睬，对随行和丹尼说，“跟我来。”

财务室真的就在赌场大厅的后面。只不过是一个大方盒子靠在后墙上，

显然不是用铁皮和塑料而是用更宽更厚的材料做成的。靠近看，好象是一个碉堡，装修者把它涂成灰色以尽力加以伪装，墙壁更灰。组成前墙的是厚玻璃窗，好象是银行出纳模样的人站在窗户后面。这个地堡的入口是靠左的一扇门，门上也有一个窄窄的齐眼高的厚玻璃窗。

显然这是进入办公室的唯一通道。

特工史密斯上前一步用右拳重重地敲门，同时左手关节使劲敲厚玻璃。

突然窗户后露出一张女人吃惊的脸。

“开门！”史密斯吼道，他拿出放有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徽章和标志的皮夹子，平贴在窗面上。

“我不能，”女人的声音有些哽咽，听起来好象是吓傻了。

特工拉住勒曼的胳膊，拉到自己的身边。“告诉她，”他命令丹尼。

“我是丹尼·勒曼，”他说，“我是这地方的新老板，凭此身份，女士，我要求你马上打开这扇门。”

这时从里边看他们的这张脸已开始流泪，“我不能，”她哀诉道，“即使我想开，我也没有开门的钥匙。”

“谁有？”史密斯叫道。

“不让我说，”她回答。

这话有些意思，因为知道谁拿着这扇通向美国数得着的现金聚集场所大门的钥匙可能会引诱这世界的窃贼用于个人私利。

特工于是转过身来对他的随行说“杰克，哈里，你们俩待在这儿。不许任何人进出。

其他人跟我上楼。”史密斯现在知道该往哪里走了。他带着他们绕过赌场大厅的四分之一来到很秘密地藏在一个短走廊里的电梯旁。这是个单个小电梯，没有标志表明它通到哪里。这个电梯如此之小，事实上，他们四个人勉强挤了进去。

史密斯按了标着“3”的按钮。他们走出电梯，立刻看见一个箭头表明行政办公室就在前面。史密斯对丹尼说，“我想你走在前面比较合适。沿着这个走一直往前走，办公室就在尽头。我猜德·尼罗和沙尔苟都在里面。”

丹尼走到走廊尽头，没有敲门，直接开门走了进去。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得对，德·尼罗坐在房间靠里一端一张大桌子后面；沙尔苟坐在他右边的沙发上。两人面前都放着大玻璃杯，显然里面放着许多威士忌，一点苏打。德·尼罗狂怒地站起来，没有理睬丹尼，咆哮道，“史密斯！我们已告诉你滚出这里，你和你那帮家伙。显然你们没有一个懂得英语，那么我再告诉你，滚你妈的蛋，马上！不然，我就叫人把你们扔出去，用武力把你们扔出去，马上。你听明白了吗？”

史密斯没有说话。

德·尼罗转向沙尔苟，“你那个他妈的律师哪儿去了？”

“他说他想要在楼下门口等着，因为他想会发生这种事，”沙尔苟回答。

“好吧，把那个老混蛋叫上来，”德·尼罗命令道。

“啊别，沙尔苟，呆着别动。”史密斯上前一步，又拿出在楼下让律师看过的那张纸。事情越来越明显，那个律师尽量不引人注目地溜出了赌场，逃回办公室——如果他有个办公室的话，他这样做是个明智之举。

“读一遍，”特工一面递给德·尼罗那份丹尼在车上签字的文件，一面说。德·尼罗看了一遍把他递给沙尔苟。屋子里谁也不说话。

接着史密斯打破了沉默。“我们需要所有的钥匙。”

“为什么？”德尼罗问。

这时丹尼·勒曼开口说话。“所有钥匙。所有赌场的钥匙，现在是我的钥匙了；特别是现在就要财务室的钥匙。”

“我们没有钥匙。”德尼罗回答。

一个年轻的特工走上前，在史密斯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史密斯有些不耐烦地皱着眉头，目光直视着德·尼罗，问道，“谁是你这里的总会计师？”

德·尼罗盯着他不说话。

“好吧，”史密斯说，“你想这样玩，我们没问题。所有人都呆着别动。”说完这句话他离开房间，一分钟后带回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秘书。史密斯指着德·尼罗桌上的电话机说，“女士，我要你给总会计师打电话告诉他到这儿来，马上。”

这个秘书显然不好对付，与楼下办公室的那个女人相比，她一点也不害怕。不管怎么样她听话打了那个电话。史密斯让她回去，她就走了。几分钟后，一个快五十岁的焦虑不安地走了进来。他看看德·尼罗，看看沙尔苟，看看丹尼，再看看联邦调查局的这帮人，不知道该和谁先打招呼。他没必要担心这件事，联邦调查局的头走到他面前，离他的脸只有六英寸远，说，“我身后的这位是丹尼·勒曼先生。你知道他是这儿的东家。”

他要钥匙，这个混帐赌场的全部钥匙；他现在就要特别是财务室的那把钥匙。钥匙在哪儿？”

“鲁坡特”沙尔苟说，“一个字也不要说。”他一个字比一个字更用力得咬牙说道。

特工史密斯没理睬沙尔苟。他退后一步，对丹尼说，“勒曼先生，这位是赌场财务和审计部的头，鲁坡特·道尼先生。”丹尼·勒曼的脑子里拉响了警报。鲁坡特·道尼？鲁坡特·道尼？他知道这个名字。这怎么可能呢？这时他想起来：这就是那个接受最后一笔贷款的人。那笔款在他的家乡操作，通过加勒比转回拉斯维加斯。那钱来自那个晚上阿马拉托留在他咖啡桌上的那个装满现金的皮包里。别紧张，丹尼对自己说。他注视着鲁坡特·道尼的脸。脸上一点都没有，绝对一点都没有任何东西表示正在颤抖的道尼有一点点想法他是谁。这是他欠周·阿马拉托和山姆·沙诺夫的又一份人情。

只是为了彻底肯定一下，丹尼上前一步，和道尼握手，然后平静地说：“我是丹尼·勒曼，鲁坡特。我想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希望你明白等这件事完了以后我会尽量有助于这里的发展。因此请你按史密斯先生的请求办。”

这时道尼的脸开始扭曲。他既不敢看沙尔苟，也不敢看德·尼罗，用比丹尼更低的声音回答说：“跟我来。”丹尼跟他走出房间。其余的人都呆在屋子里。一会丹尼和道尼回来，他指着会计师手里的一大堆钥匙说：“我想我找到了我们要的东西。”

史密斯看看德·尼罗，再看看沙尔苟，说：“你们可以选择：或者呆在这里，或者跟我们一起来。”两个都选择了跟他们一起来。

电梯两次才把所有的人运到赌场大厅。他们一集合起来就象一把剑似地冲办公财务室走去。到了以后，道尼上前打开房门，然后退后一步让所有人，包括德·尼罗和沙尔苟，先他进去。史密斯说过他知道他在找什么，东西在那儿。显然他们都在“那儿”。

财务室本身有一间小平房那么大。分隔成三部分。第一是门口，他们现在都站在那里。第二部分就在他们前面是一间二十英尺见方的房间。里面的一切都可以看到，因为上半部分全是玻璃。中间是一张大桌子。桌子边站着五个女人。桌子中间是一堆现金。

一个女人面前有一垒钞票，正以惊人的速度数着。她数完以后把钞票递给旁边那个女人。

她也数一遍。显然她们一边数一边大声念出来。然后钞票被递给第三个女人。她用机器数一遍，再包起来。接着第四个女人接过来，不过搞不清她在干什么；好象她的职能是把机器数过的每垒钞票包扎带上的数字记在一本分类帐上。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女人显然是把每一堆数过的，包扎好的，记了帐的钞票放在容器里，然后封好。

桌子后面的墙上是一排金属架，显然是移动的，因为都装有带橡胶的轮子。架子有两排。每排上有三个金属盒。这些盒子挨个用链子拴在架子上。第一个女人走近架子，拿出一把钥匙，打开把金属盒连在金属架上的链子上的挂锁。然后搬下一个盒子，放在数钱的桌子上。把盒子反过来，又倒出一大堆现金。她左边的女人就开始点数，这样整个过程又从头开始。

大家都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地看着。这时史密斯转身问鲁比特·道尼：“你们的保险箱在哪里？在这儿吗？”他指着大家都在观察的这个数钱的地方。

“不，”道尼回答，“在另一个房间。”

“好吧，咱们去那儿。”

进入另一间房需要另一把钥匙，道尼带着这把钥匙。这间比刚才数钱的那间要大。

代表着赌场的神经中心，是支持赌博运作的金库和数据与信息库的所在。有一排又一排的档案柜，存放着所有顾客的详细财经资料。前面是一种银行柜台式的东西，有着厚厚的防弹玻璃面向赌场大厅。那边站着大厅可以看到的出纳。玻璃上有两个小口：一个在底部；一个在中间，使办公室里站在柜台后面的人可以和外面走近办公室的人互相交谈——通常走来的都是赌场的小头目，现在就有一个正站在那里。

“他在干什么？”丹尼问鲁坡特·道尼。

“那是小头目们把记分器带过来的地方，”道尼回答，“那儿的人然后检查我们的档案看客人的信用是否还好。基本上说，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欠条。它们加上现金和筹码就组成我们的“库存”，全部都存放在这个房间。”

“但是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呢？”史密斯问。

道尼指着房间右边的墙。“那儿。”那是一排钢门组成的墙。

史密斯现在看看丹尼，说：“我想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他然后转身对道尼说。

“你怎么打开这些钢柜呢？”

道尼回答：“用一把钥匙和一个组合。”

“是吗？咱们开始吧。”史密斯命令道。道尼走向前，拿出另一把钥匙，插进锁里，转一下，很快朝不同方向旋转钥匙旁边的刻度盘五次，然后打开了这些大钢门。钢门里左边是两个摞在一起的巨型保险箱，它们的右边是四排保险箱和抽屉，就象人们在银行保险库里看到的那些东西。

“你怎么打开这些保险箱呢？”这是史密斯问道尼的下一个问题。

“也需要两把钥匙。我们的钥匙和保险箱主人的钥匙，”道尼回答，“我

来演示一下，”他继续讲，“十七号箱，”他说，“是我的。”

道尼从口袋里掏出他的钥匙串，然后在他从上面办公室带下去的钥匙中挑出对应的那把。把两把钥匙插进十七号箱。然后拽出一个金属盘，想递给史密斯。史密斯赶紧闪开，仿佛道尼正递给他满满一盒响尾蛇似的。

“不，不，”史密斯说，“这得按正确的方式来。”道尼转向丹尼，又转向这位联邦特工，他说，“先生，我一点也不介意你们查看。这些都是个人文件，没什么。你们要看了我会很轻松。”

史密斯还是显的有些勉强，不过他点头同意。道尼把金属盘放在屋子中间的一张桌子上。史密斯走到桌边，打开盖子，开始非常谨慎小心地检查里面的东西。很明显，盘子里只有保险单，银行的文件，还有一张好象遗嘱似的东西。当史密斯用一种习惯的低音描绘了他在盘子里发现的东西时，联邦调查局的人脸上不仅表现出很失望，而且突然变得很紧张。丹尼感觉也许整个一切就要在他们脸上爆炸开来。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对联邦调查局可能很尴尬；但对他来讲可能是真正灾难性的后果。丹尼不禁想起阿马拉托在费城对他说的最后的话“如果你让当局找他们的麻烦，”他说，“他们是如此得贪婪和傲慢，他们会杀了你，丹尼。然后他们会杀了我们。”

如果其他保险箱里放的也是这些，如果德·尼罗和沙尔苟不能被当场抓住，他们就会径直走开，世界上有谁能阻止他们呢？

负责联邦调查局拉斯维加斯分部的特工注视着丹尼，他肯定感觉到了丹尼脑子里的想法。于是他又一次开始发号施令。他对站在旁边一脸假笑的德·尼罗说，“好吧，列尼，该你了。”

“干什么？”

“瞧，你是想吃敬酒还是想吃罚酒？我们要么现在查，要不回头查。你他妈的很清楚我可以拿到搜查令，如果一小时内拿不到，几天内准能拿到，同时，如果必要的话，勒曼先生会呆在这里，如果有那么长时间的话他会甚至在这里睡觉；是不是这样，勒曼先生？”

丹尼点头同意。为是什么不呢？他的脖子已经套进绞索里了。

“那么，”史密斯继续说道，“就看你了；下决心吧。”

德·尼罗继续假笑，突然他说：“好吧，”这让大家都吃惊，也越来越担心他。

“哪个盒子是你的？”史密斯问。

“不是盒子，”德尼罗回答，“是抽屉。不是一个，是好几个。”

“好吧。是哪些。回答！”

“一，二，三。”这些抽屉真大。这使得屋里的气氛更紧张了。没人有那么多的保险单。

德·尼罗继续道，“罗伯特，他是三，四，五，是不是，罗伯特？”

沙尔苟点点头。那儿的全部抽屉都有主了。

“你们带着钥匙了吗？”史密斯问。

“是。”

“好吧，打开。”史密斯说。

德·尼罗看看史密斯，然后用尖锐的声音说：“咱们先停下来说清楚。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打开，在我选定的时间打开。好吗？”

丹尼越来越担忧。要么德·尼罗觉得有必要虚张声势到底，这可以证

明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杂种，要么他，丹尼·勒曼，拉响了一颗哑弹。也许更糟，是一颗定时炸弹。

没人，尤其是德·尼罗和沙尔苟，今天会在这里被炸掉。但是到了时间，一个月或一年之后，这颗炸弹会对这屋里的两个人产生致命的后果：鲁比特和丹尼·勒曼。

没人反对德·尼罗，于是他说：“我想先解释一件事情。我的同事，沙尔苟先生，和我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参与了一点行动。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是你们大家也都知道，没人理睬这些规定。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罗伯特和我花了不止几个小时赌班克拉特而且我们很幸运。非常非常幸运。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向管那几张桌子的人调查。他们的名字是……”

这是颗哑弹，这是丹尼的第一个恐慌的想法。这些家伙就是没法打倒。联邦调查局的结论显然正好与此相反。特工史密斯用很浓重的奥可哈马的嘲弄的口气打断了德·尼罗：“好吧，好吧，列尼，我们呆会再要这些名字。”

德·尼罗说：“罗伯特，给我你的钥匙。”沙尔苟照办了。德尼罗对道尼说：“把你他妈的钥匙也给我，混蛋。”道尼也照办了，他的脸一片苍白。

“我要每个人都记住我是自愿做这件事的。”德·尼罗接着声明。说完最后一句话，他上前一步，拧动钥匙，抽出一号抽屉，放在桌子上。然后是二号抽屉，三号抽屉。接着是四，五，六号。他交还道尼钥匙，说：“给你，混蛋。”然后对大家微笑道：“先生们，请随便。”

丹尼·勒曼，说得委婉一些，觉得心口堵了一个篮球那么大的东西。他想，这整个事件将会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德·尼罗在愚弄整个联邦调查局。当这些家伙要我从费城飞到这里来时，我真不应该听他们的话。那些盒子毫无疑问要么是空的要么装满旧报纸。

史密斯一脸铁青。他走到桌边，打开德·尼罗从钢柜里抽出的第一个抽屉的盖子。

他朝里面看，接下来他的动作让屋里所有的人大吃一惊：他拿起抽屉，举起来，底朝天，使劲拍了金属底部一下。滚出来的是钞票，一堆一堆的钞票，都是五十元一百元的。他拿起下一个抽屉，做了同样的事情，产生同样的结果。当他抓住第三个抽屉的时候，他的一个年轻的助手说：“看在老天的份上住手，比利，那是他妈的证据！”

史密斯的脸色现在更加铁青。他对德·尼罗说：“好吧，混蛋，我们抓住你了。没有人，没有人会相信班克拉特赌桌的屁话，我才不管是否这里的每个雇员都发誓你说得都是实话。你比我们想的还要笨。”数钱的屋子里的所有雇员一直想尽量不理睬旁边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的活动现在全都停止了。史密斯把手伸进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好象是印好的名片。“遵照米兰德原则……”他开始对德·尼罗和沙尔苟读他们的权利。

他读完以后，用头示意，两个年轻特工走上前，给德·尼罗和沙尔苟戴上手铐。

“带他们回城里去，”这一对抽彩赌场的经理被带走后，史密斯又接着说，“好吧，还有一件事，我想进那些女人数钱的地方去看看。谁拿着那把钥匙？”站在柜台边正要离去干自己事情的一个男人这时走过来。“我拿着那把钥匙，先生，不过我希望只有你一个人进去。你应该理解对这些事情我们不得不非常小心。”“我能理解，”史密斯说，“我们按你的办。”

大家退到有五个女人，金属盒子，和成堆的现金用玻璃围起来的屋子前面的走廊。

史密斯一个人走了进去。尽管他说的话一个字也听不到，但很明显他的命令是什么。里面所有的动作都停止了，五个女人和史密斯凑在一起开始把锁着那些金属盒子的铁架子从墙边拉开。联邦特工在她们后面爬行；他好象马上就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

他走出来时对他的同事说：“正如我们料想的一样。伙计们，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回办公室了。”对那些雇员他说：“所有人都回去工作。告诉她们”他指着屋里的那些女人——“她们也可以继续干了。”

史密斯转身对丹尼·勒曼说：“我建议你跟我们一起来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一个详细的解释。我认为你会发现我们将要告诉你的，怎么讲，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丹尼说：“晚一点行吗，比如，明天？”

史密斯微笑着对他说：“没问题，勒曼先生。事实上我想你也许想要一些时间坐下来享受周围的一切。现在都是你的了。”

丹尼回着笑脸。“咱们马上开始怎么样，我请大家，你们每一个人，喝一杯。这里所有的酒也属于我了。”

史密斯大笑着，拍拍丹尼的肩膀“勒曼先生，”他说：“我们很想接受你的邀请，但是我想你能理解我们在工作时间不能这样做。”

丹尼听明白了。“史密斯先生……我能叫你比利吗？”

史密斯回答：“就叫比利。”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下班以后在这里再碰头怎么样，比如今晚八点左右，这样你就可以从头开始告诉我这事的一切。”

史密斯喜欢这个主意。“就这样定了。我到了后给你打电话。”接着他想起什么。

“我在哪儿能找到你呢？”

“妓女角，”丹尼回答。

史密斯咧嘴笑笑。他喜欢这样。接着他发布最后一道命令。“道尼先生，”这位会计师现在看上去需要一位大夫“你最好也和我们一起来。”

道尼看看丹尼好象想求助。丹尼很尴尬。他先是避开道尼的视线，接着干脆走开了。

他一面走一面忧心于一个想法：要不是阿马拉托和沙努夫我才不会走到这一步！

第九章

丹尼朝通往三楼行政办公室的电梯走去。他来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口时那个精明的秘书已经在那儿等着迎接他了。

他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说：“我准备让你办件事情。如果你愿意，很好；如果不愿意，也好。怎么样？”

这个女人疑惑地点点头。

“我要你去找几个箱子：木箱，纸箱，找到什么算什么。好吗？然后我要你再找几个姑娘来帮你。这儿什么地方有个秘书组吗？”

“是的，先生，在后面。”

“好，找两三个打字的姑娘来。我要你们都去把所有的东西都搜集起来，我是说所有东西，你们在德·尼罗办公室，在沙尔苟办公室能发现的所有东西，都放在这些箱子里。听明白了吗？”

“是，先生。”她回答。

“好，在你办这件事之前，我要你先给这儿的保安负责人打电话，不管他是谁，告诉他到这儿来。你能马上办吗？”

秘书打了电话，然后就离开去找人找箱子去了。丹尼决定坐在秘书的桌子那儿，他随便翻了翻她的文件。没什么有兴趣的。大约五分钟以后，一个块头很大，皮肤黝黑的男人急匆匆沿走廊走来。他看见丹尼坐在桌子后面，很不高兴。

“你坐在那儿干什么，你他妈的到底是谁？”他质问道。

“我是勒曼，丹尼·勒曼。这地方我买下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他的话立刻产生效果，而且是压倒性的。“非常抱歉，勒曼先生，我是负责保安的。

显然是你找我。”

“是我。我还叫了这儿的几个姑娘把德·尼罗和沙尔苟的东西都打包起来。我要这些东西放在安全的地方锁好，然后我要你告诉我是什么地方，再把钥匙给我。”

“什么时候？”这人问。

“马上。在德·尼罗的办公室里等着。除了那些姑娘谁也不许进去。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装在箱子里才能带出来。明白？我不许少掉一件，你听明白了吗？”

那人一句话也没说。而是马上离开总经理办公室，并非常小心弈弈地关上门。这时，慢慢地，丹尼·勒曼开始恢复正常。他遇到的对抗不仅今天够了，今年也够了。

四十五分钟以后德·尼罗和沙尔苟的办公室已被完全清理和打包好了。赌场的保安头目和德·尼罗那个美貌而强悍的秘书一起交给他那把钥匙，他们解释说，这把钥匙会打开靠近地下停车场的底层G号储藏室。到这时为止丹尼在一天中见过的钥匙比他一生中任何一天见过的都多，他看见钥匙就烦。尽管如此，他仍然很优雅地接过这最后一把钥匙，然后对站在他面前的这两个人又交待了几句话。

“首先我要谢谢你们。然后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被解雇了。我会在半小时内准备好你们的工资支票。我要在你们两个的支票上各加一个月的工资。我会安排你们在楼下出纳柜台领取。现在我要你们两个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连人带东西在从现在起一小时内滚出这座大楼。”

丹尼说完转身背对他们走进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咖啡桌，几把沙发和一些空书架。他拿起电话要和负责预订房间的副经理讲话。他又一次说：“我是丹尼·勒曼。”又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

“是，先生，我知道，”接电话的人说。“我知道，先生。”

“告诉我，这里最好的套房是哪间？”

“是 1515 房，先生，在塔楼。”

“我要它在三十分内收拾好。”

“恐怕已有一个很重要的客人占了，先生，这人，我必须补充说，是德·尼罗的好朋友。”

话显然还没有传到预订部。“那么，把他踢出去。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扔出去，必须在三十分内把房间准备好。你听明白了吗？”

“是，先生。”

大约四十分钟以后，丹尼躺在抽彩赌场旅馆 1515 号套房的澡盆里，五音不全地大声唱歌。每一首歌他都唱不了几句，因为唱了几小节，他还记得调子但想不起歌词是什么了。没关系，他对自己说。丹尼·勒曼把他们打败了。丹尼·勒曼来了。丹尼·勒曼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快乐。因为他现在知道他控制他的造钱机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他就会开始利上生利，开始一个他知道会使他比勒曼家族所有人加起来，一代接一代直追溯到那古老的国度，甚至再往前毫无疑问直到巴勒斯坦以来的所有人都富的过程。

大西洋城！好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没时间想一想大西洋城。那个计划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摆到面前中心议程上来。首先他得清理抽彩。但那以后：想想大西洋城又可能变成怎样！不，不是可能，而是将会。这是一个甚至亨利·普莱斯都想象不到它的规模的即刻造钱机器，因为普莱斯的世界已经没有梦想了。但丹尼·勒曼不是。既然恶梦已经过去他现在就有时间再做一做好梦。因为他胜利了。

八点正，丹尼·勒曼洗了澡，刮了脸，但还穿着平常的衣服——一条棕色的便裤和一件黄色的运动衫，他又坐回了一月前他坐过的同一间酒吧的同一张桌子边。现在就和从前一样，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那里，他周围的桌子上全放上了“预订”的牌子。

但这次是按照他的指示摆上的，是一个旅馆侍者领班摆上的，他浑身散发着谦卑、恭顺和奴性，使丹尼此时此刻决定不解雇这个人；至少，这天不解雇他。

几分钟以后，史密斯来了。他用很开心的笑脸和坚定而热情的握手向丹尼致意“我下班了，丹尼，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要一个双份伏特加马天尼混合酒告诉他们不要苦艾酒。”

丹尼也决定要同样的一份，他告诉侍者领班拿两份来。领班如此迅速地端来了酒令人惊讶的是一块冰块都没有化。史密斯一口喝了大半杯，又对丹尼咧嘴一笑，然后说：“你准备好了吗？”

丹尼回答：“我准备好了。”

“好，咱们开始，从头开始。”他停了一下，“德·尼罗和沙尔苟好几年以来一直在撒这里的油。这个城里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件事，但是传言说这两个家伙撒得很凶。显然你对这个行业很陌生，你也许没意识到这儿一直的传言。如果传言属实的话，那也是没能充分表达实际的情况。我们现在已经数过了在那办公室的保险抽屉里发现的现金，你马上就会知道有多少，我把准确数字写在了一张纸上。”

这时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片。“总数是：德尼罗，569400 元。沙尔苟：487600 元。”

“不可思议！”丹尼感叹道。这需要一点演技。事实上，直到一个月前通

过阿马拉托从费城转出的数字统计几乎正好是这个数。

史密斯继续道：“现在我们无法确定这两个人用了多长时间攒到这个数。但是我们怀疑不会超过几个月。所以你可以看出，丹尼，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运作。从我们已掌握的情况判断，这件事开始时规模很小，与我们今天谈论的数字相比简直就是小偷小摸。

好象起初这两个天才袭击的是老虎机，偷两毛五和一元的银币，通过某种我们现在仍无法追踪的隐蔽的渠道来零售。这里有一个无法找到的很大的联系。不过找不到了。”

让咱们希望就找不到吧，丹尼想。

“好吧，”史密斯继续讲，“他们的估计是，我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数钱的办公财务室的控制是如此完善任何大规模的盗窃都无法逃避那里会计师们的注意。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我马上会讲到这个问题。但不管怎么样，一开始只是银币。”

丹尼问：“他们是怎么干的呢？”

这位联邦局的人回答：“现在你拥有并经营这个地方，这种事情你最好下功夫学一学。”他继续说：“回想起来，与这种犯罪的许多案例一样，很简单，你几乎不相信它能行得通。答案与六、七年前建筑这座大厦的人们有关。财务室原来建筑的位置和方式与今天的完全一样：只不过是靠着赌场大厦后墙的一个大的混凝土碉堡。某些人——上帝知道谁怎么胆大，但不管怎么说肯定是应建筑检查官的要求，以符合建筑法典上有关防火的规定——在财务室加了一个消防门，一个可以直通大厦背后停车场的门。啊，你也许并不知道，从一开始内华达州的赌场控制委员会就有一个绝对的规定，就是本州任何赌场的财务室只能有一种进入方式，一扇门，只能有一扇门。”

史密斯说得对，丹尼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规定。事实上，他对所有的规定都不知道，而不只是这一条。出于这个刚刚有的认识，他开始有了一个主意，不过他暂时还让史密斯继续讲下去。

“拥有这个地方的那些家伙知道这扇门。我不是说德·尼罗和沙尔苟，这里我不想提起任何别的名字因为我认为他们不会出现在这次调查中。你一定知道，拥有这个地方的那些家伙，你从他们手里买下这个赌场，他们并不是什么不办坏事的典范。我认为事情是这样的：其中的一个，几个或所有的人看到了这个机会，应该说是一个潜在的机会，在这样一个美妙的地方有一个消防门会带来的。他们没有改正这个建筑，而是把它遮掩起来，至少是或多或少地遮掩起来。接下来，我推测事情是这样的：那些家伙从来没用这扇门，但后来，我们猜测肯定是两、三年前，或者是沙尔苟或者是德·尼罗，我们决不会知道到底是怎样，但他们发现了这扇门并开始使用它。”

史密斯说到这里停下来喝完他的第二杯酒，又接着说：“我刚才说过我们认为他们刚开始时真的是小赌一把。”

“那是怎么回事？”丹尼突然插话问。

“是这么回事，这座赌场的老虎机每二十四小时清理一次。他们的作法是推着这些手推车——你在财务室见过的那些手推车——从一个机器到另一个机器，把硬币倒在那些铁盒子里，然后把这些铁盒子用铁链锁在手推车上，这样没人能抢了逃走。这事是每天早晨四点做的，因为这是赌场、不仅是这家而是所有赌场，活动最低潮的时间。你能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因为如果太多的人目睹赌场把他们那么多的钱推回财务办公室是很令人尴尬的事。在

凌晨那个时间无人在那里数钱。我们在那里看到的那些女点钞员，每天早晨第一班是在八点到，一直工作到两点，第二班工作到晚上八点，那至少是财务室一天数钱工作的结束。都听明白了吗？”

丹尼点点头。

德·尼罗和沙尔苟的勾当是：“他们进入财务室，既然他们掌握着所有的钥匙和密码，他们打开一些或全部盒子。他们中的一个把铁盒子从消防门推出去把部分硬币倒在接货车或反正是停在后面的什么东西上，毫无疑问每个盒子里要留下足够数量的硬币以免引起怀疑。然后这些东西就被运走，正如我说过的，事后再通过某种秘密的渠道销售出去，也许是在其他州。当一个家伙袭击财务室时，毫无疑问另一个在存放信用档案等东西的另一部分，牵制他人，或转移任何凌晨四点仍在那里的人的注意。”

史密斯喝完杯里的酒接着又说：“毕竟，在深夜那个时间还在那里的人也许是这个地方组织机构图上地位最低的，‘拜访’他的只会是负责那个地方的两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谁甚至会考虑对任何可疑的阴谋诡计发出警报呢。对不对？”

丹尼越听联邦局的这个人讲，那个主意在他的脑海里越清楚。

“不管怎么说，我肯定不论是德·尼罗还是沙尔苟在财务室里干这个勾当，都是摸着黑干，所以并不难得手，即使是每天都干。你见过里面的陈设安排。但是这种行动有一定的限制，因为很大程度上硬币在赌场内是流通用的，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顾客从出纳那里买一卷一卷的硬币；然后把它输给老虎机；老虎机每二十四小时清理一次，清下的硬币被运回财务室。点数，然后又循环给出纳。所以，正如我所说，这两个家伙能从流通中偷出的钱的数额是有限的，我认为他们很早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他们仍然可以利用消防门，如果他们可以想出一个办法在赌场流动的大钱上，即在赌桌上产生的钱上，躲过审计系统。”

“我是不是讲的太多了？”史密斯问丹尼。

“没有没有，”丹尼回答。他真的很喜欢史密斯这个家伙。而且他敢说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尽管丹尼本身很受史密斯故事的吸引。事实上这是他多年来通过阿马拉托和沙闹夫对费城阶段性的访问从外部追踪的同一个故事的镜子般的内部反映。丹尼想，他们现在用的词语是回忆幻想。

“好，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确实没有办法绕过财务室里的控制。那儿的女人一边数一边大声说出来，一个麦克风收入这声音然后录下来，同样地，还有一架摄影机，事实上是三架摄影机，对准着这个房间。所有的活动被录在录相带上。然后录音带和录相带被送到审计部用来核实分类帐作的记录是否属实。瞧见了么？所以你怎么可能绕过它呢？”

这个问题也许是随便一问，但是答案突然闪现在丹尼的脑海里，他脱口而出：“道尼！鲁坡特·道尼！”

“对极了，”联邦局的人说：“一旦他们和总会计师勾结在一起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他们要做的只是修改他们从财务室拿到的分类帐上的数字，同时销毁或破坏录音和录相带上计数被伪造的有关部分。一旦他们把准确数字搞好，钱就从消防门溜出去了。

这次不需要什么车。德·尼罗或者沙尔苟将会在凌晨五点简单地装满口袋，从后面走出去，就是这样。当一个人在制造烟幕的时候另外一个将会

消失在黑夜里。所以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时，这种行为就无法停止了。当这种地方的经理和总审计师达成协议时，事情就没有限制了。而且我猜想德·尼罗和沙尔苟已经制定了目标：永无止境。”

“但为什么他们要愚蠢地把撇来的那么多钱放在保险盒里呢？”丹尼问。
“为什么不直接从消防门运出去？”

“啊，这就是关键问题。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们知道的只是有人给我们透露了一点线索，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人是谁。是用电话打来的。也许是财务室里的某人或外面赌场大厅里的人甚至可能是楼上行政办公室里的某人。要不就是里面有关系的外面的某人。但肯定是某个抓住德·尼罗和沙尔苟以及他们一伙把柄的人。提供消息的人透露说有许多钱放在赌场的保险箱里。关于谁牵涉在内和他们在干些什么这方面的大部分消息——我不妨老实地承认——都是同一个人提供的。但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为什么他们要把那么多的钱放在那里呢？”史密斯停了一分钟，才又接着说：“后面的事情，你知道，都是猜测。”

“好吧，我们的推测是：德·尼罗和沙尔苟用了几年的秘密渠道收手了。或者也许他们和一直为他们秘密运作的人闹翻了。但不管怎么说，管道被突然阻塞了。被堵住了。”

他们仍然继续偷盗，但也许不敢把这么多偷来的新的现金放在家里或其他地方。我是说，周围有许多盗贼可能会偷了它！”史密斯为自己的笑话而大笑，丹尼也笑了。

“而且，我认为这些家伙已经过于自信，在找到新的掩护渠道或打通老的掩护渠道之前他们毫不犹豫就把那么多钱放在他们的保险箱里。”

“但你怎么能证明呢？”丹尼问道：“他们说钱是从班克拉牌桌上赢的。”

“好吧，告诉你这只是猜测。你知我知，打掩护的那个人知，我们什么也证明不了。”

因为，让我们面对现实，他们肯定在班克拉牌发牌人中间散布了许多喜讯。”

丹尼私下里思量下一批该打发的人就是他们了。

“不过别担心。我们大约在一个半小时之前把税务局拉进了这个案子里。我们把我们的问题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向我们确认，事实上是绝对保证，财政部将调查他们的偷漏税罪行，毫无疑问这将延续好几年，金额会涉及几百万美元。你知道，税务局通常不需要什么证据。他们只拿上我们发现的那些钱，一百多万，推测回去，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这就意味着这些家伙至少蹲二十年监狱。如果他们是杀了几个人也许会更容易脱身。或者也许我应该说如果他们多杀几个人。有关这两个家伙杀人的谣言已流传了几年，但我们不会承认这些的。他们只会知道我们已掌握了他们的大盗行为。我们的安排是先让他们判五十年，然后再把他们交给税务局的人，再判他们二十年。毫无疑问，最后我们会做笔交易，尽管我很讨厌交易。但是我们没有我们需要的那些证据把这案子送交法庭。”

“道尼怎么办？”丹尼问。

“啊，那不同。我在想如果他同意交待同案犯的罪行证词我们不妨和他做笔交易，你认为怎样？”

“是，”丹尼说，“当然。我为那个家伙感到难过。”

“不要，”联邦局的人说：“他和其他几个一样都是坏家伙。随他去吧，

丹尼。”

“喔，”丹尼说：“再来一杯怎么样？”

“很高兴。”

第二轮酒来了，两人沉默地坐在那里，品味了一会。然后联邦局的人开口道：“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你把这儿的保安头目开除了。是吗？”

“是，”丹尼回答：“事情上我正想和你谈这件事。”他现在已下定了决心。

“不用和我说，丹尼，如果这儿还有人和此事有关的话我毫不怀疑就是他。我们到时候会收拾他的。”

“我才不是那个意思呢，比利。”

“不是？对不起。”

“我不妨坦率一些。我想让你当这个地方的保安负责人。我会付你优厚的薪水而且你完全自主。我开始只想让你做一件事那就是把这个地方从头到尾清理一遍。任何人，我是说任何人，背景有问题的，与稀奇古怪的人有来往，事实上只要有任何可疑，我就要把他赶出去！因为我想让这个地方绝对干净地从头开始一切，而且我想让它一直这样保持下去。你知道流传着这种荒诞的传说：赌博业的性质注定了只有无赖才能成功地经营赌场：赌场，卖淫，犯罪，罪犯……他们凑在一起，事实上不得不凑在一起。好，我会证明他们错了。”

“第二，”丹尼继续说：“我想请你教我这儿游戏的规则，和人们如何企图破坏它。

你愿意帮助我吗？”

比利·史密斯一点也没犹豫：“我太愿意了，丹尼，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还有几件事要先处理一下，首先是德·尼罗和沙尔苟。”

“三个月。就这么办。你愿意握手言定吗？”

“当然，勒曼先生。”

“好，比利，谢谢，保持联系。事实上这周内我起草一份合同给你。”

“你看着办好了，”史密斯离开时说。

丹尼一直目送史密斯离去，突然他意识到他们一句也没有谈工资的问题。他越想这件事越高兴。史密斯相信他会公正，会正确。当他的运气转变时，它是彻底转了！

1969年6月9日的这个晚上，快九点了。妓女陆续聚到妓女之角。但是，与上次丹尼坐在那里成鲜明对照的是，没有一个人朝这边甚至瞟一眼。不过赌场大厅里的活动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丹尼决定了该做什么。

他开始举起右手招呼侍者领班，但他的手还没有抬到超过桌面六英寸那人已急匆匆朝他跑来。“拿一部电话来！”丹尼命令道。领班不仅拿来一部电话，插上插座，放在丹尼面前，而且拿起话筒，轻轻地放在丹尼的右手里，丹尼的手仍然在桌面上六英寸高。

然后这人退下了，他面朝丹尼鞠躬退后的样子更适于利亚德的王宫而不是拉斯维加斯的妓女之角。但这个景象进一步确认了开始在丹尼脑海里以爆炸速度出现的想法的有效性。

旅馆接线员用了十分钟才找到丹尼的那个飞黄腾达的好莱坞代理。丹尼只对莫特·格兰威勒说如果他能搭下一班飞机来维加斯他会非常感谢。格

兰维勒马上同意了。第二个电话是打给他费城的律师，内容是一样的。

他打完第二个电话刚放下话筒就有人从后面轻轻地拍拍他的脑袋。他斜过身去看谁这么胆大妄为。当他这样做时，他能看到的只是，至少在开头，是丹尼·勒曼所见过的最标致的两个乳房顶起来的一件白毛衣，至少从那个角度是这样。但接着他在那件美妙的毛衣之上看到了一张更美妙的脸。一张黑色的脸。

“桑德拉·李！”他惊呼到。“你来得正是时候。”

那女人伏身下来先吻他的前额，接着用力吻他的嘴。“去你那儿还是到我那儿？”她问。

“我那儿，”丹尼立刻回答。

“怎么样了，”她继续问道：“我是说上次我们见面时你遇到的那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宝贝。”他回答。这时他想起那两个穿着蓝制服的金刚也许还是这里的雇员。但这件事，他想，当然可以回头再办。毕竟，一个男人生活中有些事总是要先办的。

“那么你的地方在哪里？”女人问道。

“我马上带你去。”

他站起身拉着她的手，就象上一次一样，这不相配的一对穿过赌场大厅。但这一次不是走向出口，而是走向旅馆塔楼的电梯。当丹尼走在这个女人身旁，如果他有什么感觉的话，那就是这个女人国王般的姿态给他留下更深的印象，她看看左面又看看右面，那混杂的人群中只有几个停下看他们几眼。现在，就象从前，她的穿着再简单不过了：一件白色开什米毛衣和一条黑色窄裙，开口几乎到屁股，但穿的方式既非常挑逗同时又绝对谨慎。

当丹尼带路走进1515号套房时，桑德拉·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低声打了个口哨。

“亲爱的，”她说：“我知道你有品味，但我不知道你有这么高的品味。”她接着转过身来用她欣长柔软的黑身体上的全部重量双手用力拥抱丹尼几乎把丹尼窒息“亲爱的，我想你现在需要的是迷人的女人。”

说着这句话她退后一步一下脱掉她的白毛衣。她没有戴乳罩，因为很明显白毛衣下面的那一对东西不需要支持。她然后打开黑色开口裙旁边的四个扣子，又一次轻盈地跳了出来。这时很明显看出桑德拉·李根本没习惯穿内衣。

“现在我要干你，丹尼。”她说。用同样的自信她脱了丹尼的衣服并在床上先用一张永不停止的舌头挑动起丹尼的情欲然后用一种风度、想象和力量干了丹尼，丹尼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精疲力尽，当她最后一次从丹尼身上翻身下来时，她说：“亲爱的，咱们吃些东西吧。”

趴在床上，长腿和高跟鞋翘在空中----出于某种原因她决定又把高跟鞋穿了上去，她拿起话筒要了一整套餐，从伊朗鱼子酱到洋葱汤，最后是烤野鸡。她叫完后，她把手放在话筒上，问：“丹尼，你喝什么？”

“该喝香槟，他们有的是最好的香槟。这是我的盛大的夜晚。好几个月没有这样了。

所以拿最好的来。”

她又对着话筒说：“拿一瓶可瑞丝他尔来，不，拿两瓶来。两瓶可瑞丝他尔，两盒冰块还有听着，猴子，我要你五分钟内拿上来要不我就踢你的屁

股！”说完她摔下电话，死命地笑。

丹尼喜欢这样。他也开始咯咯地笑，这使她笑得更起劲，当他们两个都笑完之后，他说：“桑德拉·李，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的风格。我想我们会处得很好。”然后：“我们最好在香槟到来之前穿上衣服。”

“去他妈的衣服，”桑德拉·李说：“我们把恒温器打开就好了，谁要是不喜欢这样，操他。”

香槟不到五分钟就送来了，是桑德拉·李走到门口让侍者进来，她仍旧只戴着金耳环，穿着高跟鞋。但丹尼不能这样做。他毕竟是从费城来的。因此他等在卫生间里直到侍者离开。

“快出来，你这个胆小鬼，”桑德拉·李叫道。他出来，食物送来时他们俩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过程。然后的几小时里他们又吃又喝，互相开玩笑，接着又吃了一些喝了一些。快到午夜时桑德拉·李突然提了一个建议“丹尼，”她说：“我不想让你厌烦。”

我有一个女朋友，事实上她和我一起住，她的名字叫雪利·安妮。为什么不打电话叫她过来我们一起乐一乐呢？”

她打了电话，后来这两个黑人妓女和丹尼一起坐在抽彩旅馆赌场的1515号套房里的澡盆里。他们一起喝他们的第四瓶可瑞丝他尔香槟。送香槟的侍者这天晚上决不会和任何人换工作，特别是当他带着第三瓶和第四瓶酒，还有又两盒冰块走进来时，他不仅看到一个裸体的高个子女黑人而且还看到了第二个同样打扮的，只是既没有耳环又没有穿鞋。

“姑娘们，”丹尼突然问：“如果你们拥有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办？”

“一件事，”雪利·安妮说：“我肯定要安一个大得多的澡盆。伙计，我插在这里气都喘不过来，更不用说动了。”

丹尼把手伸下去，伸到她的两条大腿之间，他解释说他想把她拔出来，这动作使他们一起咯咯地笑。但是接着丹尼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极了。还有什么？”

“你又问我吗？”雪利·安妮说。

“是。”

“镜子。你得到处装上镜子，是不是，那样好玩多了。”

丹尼又说：“你说得对。”

“他们应该做的是，”女黑人继续说，“把这个地方装修得象一个高雅的猫房。那是那些人来这里想要的环境，是不是？如果他们的妻子和他们一起来的话她们也会是这种想法。他们肯定不想来这样一个廉价的妓院。这地方应该象一座高贵的法国或意大利妓院。是不是这样，桑德拉·李？”

“你说得太对了，亲爱的，但你为什么问这些呢？”桑德拉问丹尼，同时她开始在泡沫下面温柔地按摩他。

“因为我想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们姑娘们。几个月之前我把这个地方买下来了。”

“你买了什么，甜心？”雪利·安妮问。

“这个地方，雪利·安妮。抽彩。这家赌场。这家旅馆。都买下了。它现在是我的了。”

桑德拉·李停止了按摩。从泡沫下抽出手来放在丹尼头的两边，把他拉得更近，然后说：“丹尼宝贝，我知道会这样的。我就知道会这样的；你这人很不寻常！”

电话响了，丹尼滴着水走过房间对面拿起话筒。原来是他的好莱坞代理来了。六小时以后当电话再响的时候是桑德拉·李去接的电话，因为丹尼·勒曼吃喝足了酒精，做够了爱，已经彻底失去了知觉。她告诉了那个自称是费城来的丹尼·勒曼先生的律师丹尼告诉他的好莱坞代理同样的话，即：“勒曼先生现在正忙着。下午给他打电话，但别太早。”事情上，他们三个都睡到了下午三点。

第二天丹尼·勒曼离开了桑德拉·李和雪利·安妮，坐在了德·尼罗的桌子后面向本杰明·史和莫特·格兰威勒，他的董事会的两个成员，解释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所发生的一切——几乎是一切。讲完之后他很简洁地做了结论：“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这家赌场过去的运作一直是有利润的。但当你四周张望时，你不仅奇怪有多长时间。如果将来这儿的管理还象过去一样的话，即使德·尼罗和沙尔苟被除掉了，这个地方也会很快破产。很明显抽彩正在很快失去它的顾客。谁想在一座服务低劣油漆剥落的大厦里赌博呢？这家赌场必须彻底重建，我们正是要这样做。本周末我要关闭这个地方。我要解雇大部分雇员。我要雇佣我能发现的他妈的最好的设计师和他妈的最好的室内装潢家。我们要从零开始重来。”

好象格兰威勒和史谁也不想说话，于是丹尼又说：“我还要干件别的事。我要改这儿的名字。这事我已经想了一段时间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表明品味的名字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人们抢着进的地方，因为它会变成，你们知道，一个私人俱乐部，不是谁都可以进的，不是对大众的。而是一个特有的东西，一个有马塞拉提或罗斯罗洁思一样名气的地方，这个名字必须能表明这一切。”

“昨天晚上我花了六个小时在城里转。我转遍了这里的每一家大赌场。唯一和我所说的近似的的地方是凯萨宫。那地方挤满了人！因此我打问为什么。全因为一个叫克利夫·坡尔曼的家伙。大家都说他是个天才。他创造了凯萨宫，也正在创造整个赌场业的新的标准。那么为什么不模仿成功呢？我要比凯萨和坡尔曼走得更远。”

“我们要给这个地方起名叫——”这里他故意停下来以取得戏剧性的效果——“赌宫。这就是我们要给它起的名字。赌宫。因为它将成为赌博的宫殿，不仅是维加斯的，也不仅是美国的，而是他妈的整个世界的赌博宫殿。我们的地方，我们的赌宫，对赌博业来讲，就象白金汉宫对王家一样是这个圈子的顶峰。用一句话来说，它就是档次！”

第十章

整整一周后，抽彩旅馆赌场永远关上了大门。丹尼说话算数，马上解雇了赌场几乎三分之二的雇员，其余的雇员被告知当赌场重新开业时，也许，只是也许，他们还能被雇佣。

丹尼判定这时他最需要的有两个东西：一位建筑师和更多的钱。建筑师他几乎马上就找到了。他听说旧金山有个人是伊朗国王的朋友，肯尼迪家族的知己，掌管世界的人们的建筑师，是一个给精华人物建设精华建筑的人。

丹尼飞到旧金山去见他并马上告诉他他的打算：内华达沙漠中的一座宫殿，一座所有宫殿之上的宫殿。他强调说，绝不是凯萨宫的翻版，而是一个水平高得多的东西：一个壮观和独一无二的地方。

丹尼承认他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但他听说这个人知道沙漠宫殿方面的事因为他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这是真的。然后丹尼嘀咕了他从书上读来的象伯塞波利斯，吉达和利亚德的建筑方面的什么事情。建筑师知道这些地方，但很拿不准这些是不是会合适。他用穆斯林宗教所启发的标准建筑作例子，尽量想使他的看法谨慎一些。这使得丹尼沉默了一会，因为他真得没有从那个角度想这个问题。他的想法是来自《国家地理》杂志，那杂志是他母亲给他订的。中午他们在城里北海岸的华盛顿广场酒吧烧烤店边吃鱼边谈，建筑师逐渐使他明白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座宫殿，是的，但是一座充满时尚与享乐的现代宫殿。他建议说丹尼寻找古代的正确主题尽管是对的，但他也许向东多走了一千多英里，在古建筑世界中最适合丹尼目的的样板仍然是罗马，他说。

克利夫·坡尔曼特意对凯萨用罗马主题是对的。

然后他接着说：“但你需要的是真正的喷泉和澡盆，真正的大理石和真正的雕塑。

而不是维加斯其他那些地方所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东西。让我提一个建议，勒曼先生。

去罗马吧，去庞培，看看海格立斯，转转西西里，看看锡拉立兹和阿格里真托，那时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的。”接着他又补充道，“但要使它动起来，我们还得加上霓虹灯，空调和铺满地毯。”

丹尼已经被说服了。伊朗国王会雇一个傻瓜吗？接下来就是真正的问题。需要多少钱才能把那个旧赌场重建成建筑师描绘的那个带霓虹灯的罗马宫殿呢？回答是：“至少需要二千五百万美元，不过我的估计是我们干完时将花费四千万美元。”

“你需要多少才能动工？”丹尼问。

“两千万，勒曼先生。用不可撤消的信用证。毕竟，你还不是通用汽车公司。”建筑师在看到这个家伙的那些钱之前已经总结道旧金山的日子将会是很热的。

丹尼回到拉斯维加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个电话亭给福德劳德戴尔打电话。梅耶不在。这时丹尼有了新的想法。为什么要让那些家伙以为他，丹尼勒曼，真的很需要他们呢？

他回到旅馆，给律师打电话，让史把美国硬币、金属和货币交易所上市。他告诉他他想尽快出手。他认识到这不会使他得到最好的价钱，但他现在确信他在拉斯维加斯的路子是对的，而且时间是最重要的。如果他真的回去找福德劳德戴尔要更多的钱的话，那将会是一笔真正的大钱——大西洋城那么多的钱。

在现在的拉斯维加斯和将来的大西洋城之间，他必须得用自己的力量来证明自己。

十天后签署了一封意向书。一家纽约集团同意用二千二百万美元的现金购买丹尼的公司，丹尼没有想到能拿到这么好的价钱。在偿还完他从费城贷的用以支付抽彩的首期现金定金的贷款后，他的银行帐户上将还会有很大的余额。用这个，或至少一张书面的在交易完成之后会有很大的银行余额的

保证作武装，丹尼设法同一家洛杉矶的银行谈成了一个二千万美元的循环信用证，或至少是他的费城的律师做成了这件事。

当他南加州的银行给那个建筑师在北加州的银行打电话通知这件事时，旧金山的气温是 92 度，是这一年最热的一天。这个建筑师被深深地触动了！这个叫勒曼的家伙不是伊朗国王，但这么快搞出两千万美元，在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真是不简单。1969 年 7 月 15 日赌场旅馆的重建开始。三天后，已精疲力尽的丹尼·勒曼决定出去玩一玩。他要按建筑师提议的去一下罗马。在欧洲的时候他还会看看世界那部分地区的一些赌场。因为丹尼有一种感觉他会发现什么东西也许是他追求的宏伟设计中没找到的，就象五年前他发现整个外汇生意一样，毕竟，这个东西刚赚了他两千万！

三天后克莱瑞奇旅馆的接待部经理抬头看到了一个又矮又胖的美国人，粉红色的衬衫外套着一件酒色的运动衫，棕色便鞋上穿着一条白热带裤子，身旁站着的一个六英尺两英寸的女黑人，身穿一件绿裙子，领子一直开到肚子上，他明白有人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

“您叫什么，先生？”他问。

“勒曼，丹尼·勒曼，”美国人回答。

“等一下，先生，”克莱瑞奇的这个人说。他走进办公室里检查克莱瑞奇管理阶层认为有资格在这里住宿的顾客名单，因为他知道没有人，绝没有任何人，如果他的名字不在上面的话会被接受预定房间。那么一个人首先怎么才能榜上有名呢？自然只有通过已在这里住过的人的推荐。

勒曼？勒曼？当然。这个不幸的错误的发生显然有明显的理由。有人显然把这个家伙误认为是纽约著名的勒曼兄弟公司的老板之一了。乔治·保尔上周刚在这里住过。真的是一个错误吗？

事情一旦涉及到了美国人就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了。身穿燕尾服和条纹裤子的副经理回去检查。“我想，先生，您是从纽约勒曼兄弟投资银行来的吧，是不是？”

“不。我是从拉斯维加斯来的。但也是一家银行，是我在洛杉矶的银行答应给我在伦敦安排一个房间的。我刚从他们那里借了两千万美元，所以他们在哪儿给我订房。”

现在该克莱瑞奇做决定了：是把这对象妓院老板和他的妓女的人踢出去从而引起没完没了的对抗使其他客人不舒服——这些来来往往的客人已经在很奇怪地看着这不同寻常的一对，还是尽快把他们登记住宿，盼望他们在停留期间会呆在房间里不要让人看见。

副经理最后决定采取后一种行动，几分钟之内丹尼·勒曼和桑德拉·李就住进了三楼的一间套房，每晚房租二百镑，不过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维多利亚和艺术装饰的混合体，克莱瑞奇独有的。

“你喜欢这儿吗，亲爱的？”桑德拉·李问。“我觉得它太他妈的老气，”丹尼回答。“伙计，这使我想起我祖母喜欢的东西。”他又补充道，“英国人真的落后于时代。”

桑德拉·李当然下一步就是检查卫生间，她对卫生间很满意。“进来，丹尼。看看这东西。我的天，这些设施肯定有五十年了。看看这些旧镜子，这些大理石！真漂亮。

我喜欢！”

“漂亮？你在开玩笑吗？我觉得它有些破烂。告诉你，我刚才没敢问楼

下那家伙房钱是多少，但是伙计，如果他们每晚要我超过五十美元，我肯定要投诉。”

他们睡了个午觉，但到傍晚六点三十丹尼就准备好要出发了。“亲爱的，我要给前台打电话，”他说，“问问他们城里最好的赌场是那家。”

“用不着。”桑德拉李回答。

“为什么？”他问。

“因为我知道他们在那儿赌博。他们没有赌场，在俱乐部里赌。我不仅知道这些俱乐部的名字，我还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最好的是克路克福德。在保莫旁边。另一个是大使之家，是一个餐厅和夜总会，兼带赌博。那是真正上流社会玩的地方。就在希尔顿的对面。”

她说话的时候，勒曼注视着她，他的眼睛惊讶地越睁越大。她说完后，他表达出这种感觉，“你怎么能知道这些事情呢？”

“亲爱的，你是说一个拉斯维加斯的黑人妓女怎么能知道英国伦敦的事儿呢？”正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明白这一点。“好吧，丹尼，你想听实话的话，我告诉你，”桑德拉·李说：“我有一个伦敦的客户。他总住在沙粒，是做保险的，我记得是劳埃德公司，这家公司正好也在伦敦，亲爱的。大约在一年以前他在沙粒赌得很顺手，我一直坐在他身旁。第二天我们两人飞到了伦敦。他安排我住在沙沃益，每天晚上我们都吃得很讲究，又跳舞又赌博，这就是这个拉斯维加斯的大个黑人妓女如何知道她也许不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的过程。”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桑德拉·李。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但事情就是这样，”她回答。

“对不起。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今晚该去哪儿。你说的第一个地方的名字叫什么？”

“克路克福德。不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不能就这样去。就象我告过你的，伦敦的这些赌场都是私人俱乐部。你必须是会员才能进去，或者——”她停了一下“你必须认识一个会员他愿意为你担保。”

“你认为你的朋友会那样做吗？”

桑德拉·李笑了。“为我，会的。为你？”她摊开双手，然后突然咯咯地笑了。

“当然他会的，丹尼！”我给他打电话，或至少我会试着给他打电话。我想他不会常在伦敦。但谁知道呢，也许我们运气不错。我试一下，好不好？”

她从她的巨大的黑钱包里拿出一个很厚的，翻得很脏的笔记本，丹尼看得很惊讶，也很不舒服。

她立刻看出了他的心思：“丹尼，我这上面记得不只是电话号码，我想记住的一切我都记在上面：食谱，饭店，我想买的唱片的名字。所有一个女人值得记的东西。”她一边说一边做了个怪笑。

丹尼喜欢这种回答。事情上他很喜欢这个回答因为它看上去诚实而且很合理。他喜欢坦率的女孩。

“我有两个号码，”桑德拉李继续说道，“一个是伦敦的，另一个是外面什么一的地方。我想我要先打第二个。”她一打，马上就找到了那个她要找的人。他们来回谈了好长时间，最后挂上电话时，她说：“丹尼，我们得穿得很整洁漂亮。我的朋友——他叫道格拉斯·培恩——用他的话说‘在这个小时内’来接我们。现在我要穿上很黑的衣服，而且我建议——如果你不介意

的话，丹尼，我强烈推荐你——推荐你穿上那件兰西服，白衬衣，带上那条条纹领带。你知道，就是我们离开之前我送你的那套。”

“戴领带？你肯定吗？”

“戴领带，丹尼。”道格拉斯·培恩看上去正象一位英国上流社会人士。他又高又瘦，拿着一把雨伞，穿着一件马甲。他说话有些口吃，含糊不清。他开着一辆本特里很野，所以从克莱瑞奇到克路克福德只用了不到一刻钟。

克路克福德座落在一间很大的不起眼的石头房子里，尽管是一个俱乐部，它说不上雅典娜神庙或白厅那种档次。但它们的会员名单有很多的交错。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在雅典娜神庙安静的餐厅里与你的银行家，主教，或国会议员共进午餐，然后在克路克福德令人陶醉的气氛中吃晚餐，也许是和在新津的岁月里认识的一个老朋友，更可能和情妇，或希望成为自己情妇的人一起。

在克路克福德人们象老朋友一样向道格拉斯·培恩打招呼。但当介绍桑德拉·李和丹尼是他的客人时甚至没有人抬一下眼皮。朝楼下瞟一眼就知道为什么：漂亮的饭店里充满了各种种族。这儿是一个中国人，那儿是一个巴基斯坦人。一张桌子边坐着是一帮穿着全套沙漠服装的年轻的阿拉伯人，一位身着部落长袍的有色人种的绅士正在和一个好象是从英语寄宿学校逃学的小姑娘吃饭。这是伦敦最好的一面。

“现在，”主人说，“我们是先在这里吃饭然后再上楼，还是先上楼然后再去大使之家吃饭？”培恩先生看看桑德拉·李，桑德拉·李再看看丹尼·勒曼。

“刚飞这么长时间，我们俩个现在谁也不觉得很饿，”丹尼说，“所以如果楼上是赌博的地方那咱们先上楼吧。”

“那就走吧，”道格拉斯培恩回答。

他们走上楼去进入一个门厅，里面有许多人聚集在好象是一个衣帽间的前面。再看第二眼就知道这个地方的用途已经换了，因为站在壁架后面的人接过来的不是大衣而是钞票。说得更确切一些，外面把钞票递进去，里面把筹码递出来，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那些筹码个儿很大。与丹尼现在在美国赌场见惯的有醒目区别的不止是筹码的大小；站在那儿的人也有很大区别。因为几乎那儿所有的人，从“衣帽间”兑换货币的人，到现在向他们打招呼的“主人”，对他们，特别是对道格拉斯·培恩，的“主人”，他对“客人”的欢迎溢于言表：所有人的穿着打扮，至少从美国人的观点来说，很正式。大部分男人戴着黑领带，好些还打着蝴蝶结；女人们大部分穿着拖地长裙，看上去很贵重的珠宝使她们更加光彩照人。与其说克路克福德象维佳斯的赌场，倒不如说克莱瑞奇更象假日酒店。事实上，道格拉斯·培恩在车里已经对他们解释过了，没有任何人把克路克福德这样的地方叫做赌场，它是一个提供赌博便利的俱乐部，这引得桑德拉·李对丹尼说：“我告诉过你的。”

楼上分成三个大房间，每个都有很大的起居间那么大，第四个，小一点的，作为一个酒吧。两个房间专做轮盘赌和桥牌什么的，另外一个房间的游戏很显然是提供全部赌博的。在这个中间的赌博间里有三张桌子，每一张都忙碌得很。实际上每张桌子边坐着十二个人，这些坐着玩的人的背后站着一整排观众，有时是两排观众。

“那儿在玩什么？”丹尼问，他站在门厅里，远远地观看着。

“奇密，”道格拉斯培恩回答。

“什么？”丹尼问。

“奇密，亲爱的伙计。那是我们英国人对铁道牌的叫法。你知道，我们从来不善长说外语。”道格拉斯·培恩解释道。丹尼好象还不明白，因为他的法语不是很弱，而是根本不懂。

“你们叫班克拉特，”这位英国人继续解释道，“就是班克拉牌，也是法语，是根据班克拉特城命名的，就是做水晶的地方。”

“我明白了，”丹尼说，他对水晶也一点也不懂，对赌博他也所知甚少。桑德拉·李赶紧插嘴以免他难堪，“你知道，丹尼，”她说，“沙粒想把它搞成一个大游戏。是托尼·马左尼介绍过去的。他是我们当地的古巴人。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从此再也没有成功。太复杂了。”

“亲爱的，”英国人说，“你只说对一半。我去过沙粒。”他谨慎地没提是和谁一起去的。“我完全同意你刚才说的它在那里是失败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奇密绝不复杂。你们美国人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班克拉牌，奇密，铁道牌，随你们怎么叫它，它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游戏。过来看一看，听一听，勒曼先生，我肯定你会同意我的说法的。”

他们三个一起走近中间的桌子。这是一张长桌子，形状象面对面的两个马蹄铁，或者对某些人来说更象一个肾。中间坐着一个发牌人。他的两边坐着九个打牌的。他们好象正在开始一场新的游戏因为桌上的牌很多——312，或精确些说六副纸牌——发牌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这些牌。它们被洗过擦起来，再洗过再擦起来，然后放在一个形状有些象鞋的木制容器里，美国人正是把它叫做鞋。欧洲他们倾向于用旧的术语叫它木鞋，意思完全一样。正是这个木鞋的运动路线，从一个打牌者到另一个打牌者缓慢的逆时针地移动直到游戏结束，才产生了这个游戏本来的名字，即，铁道牌，法语铁路的意思。

就象事后很快会显示出来的，这是一条可以很快通往希望之地要不就是灾难的铁路。

他们面前的桌子边，六副牌放在鞋里，发牌人看看周围的九个观众，问：“女士们先生们，叫什么牌？”有人叫一百镑，第二个叫一百五十，第三个，一个女人，三百；这时一个皮肤黝黑的胖子，模样象埃及人，以一种压轴的态度叫了一千镑，他这种态度马上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叫牌停止了。“我不会跟的，”丹尼这时悄声对他的英国主人说。

“在铁道牌这种游戏中，首先叫牌最高的就作为‘银行’。只要他能赢就可以一直作为银行。当他输了，或觉得自己已经赢够了，他就把鞋传给他右边的人，这个人就成为新的银行家。一只鞋里的牌一直发到剩下七，八张。这时再洗一遍，银行就开始重新叫牌。记住：拿鞋的人永远是银行。其他人只能和他赌。所以现在所有的人都是这位中东绅士的对手。”

愿意拿出最多的钱以成为银行的那个埃及人，现在把十个筹码，每个一百英镑，推到桌子中间。发牌人数过之后把木鞋推给这个埃及人，现在他就成为银行了，于是游戏开始。这游戏是如此令人惊讶地迅速和简单。埃及人从盒子里抽出一张牌把它滑过桌面扔给赌场里收付赌钱的人。这张牌在那里面朝下放着。然后埃及人抽出第二张牌，看也没看，把它部分滑进刚才从那里抽出的那只鞋的下面。接着他抽出第三张又滑过桌面交给收付赌钱的人，这个人又让这张牌面朝下放在那里。最后第四张牌从鞋里抽出，同样立刻滑到银行家面前的木鞋底下。

收付钱的人，仍然没把两张牌翻过来，而是把他面前桌子中间这两张牌推给紧挨着他坐在他左边的那个女人。她把牌拿在手上，仔细看过，然后再放回桌上，还是面朝下，又交回收付赌钱的人。越来越不耐烦的丹尼·勒曼倾身他的英国同伴，用嘶哑的声音问道：“这都是怎么回事？”

英国人侧过身来告诉他：“没什么，什么也没有。这只是礼貌，一种俗套。这个游戏完全靠运气。一点技术也没有，绝对没有。那个女人对游戏结果的影响不会比月亮上的那个人大，那个中东人和收付赌钱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全要靠运气。”

丹尼·勒曼咕哝着，好象并不赞成。毫无意义的仪式进行完了，收付赌钱的人现在把两张牌拿起翻过来。是一张黑桃K和一张红桃五。黑桃K等于零，红桃五就是它的面值。

“5”他用法语叫道。然后他对埃及人点点头，埃及人把他的两张牌从鞋下抽出递过来。是一张方块三和梅花五：共是八。

“8”收付赌钱的人又用法语叫道并补充说：“自然，”下一个动作就是收付赌钱的人把所有人面前的筹码都收过来放在桌子中间银行家的筹码堆中。接着他把四张用过的牌从两个狭缝中滑走，银行家的牌从他右边的缝中，其他人的两张牌，也就是发给作为其他打牌人的代理的他的两张牌从他左边的狭缝中滑走。做完这个以后他又对埃及人点点头。

丹尼·勒曼又悄悄对他身旁的这位瘦削的高个子英国人说，不过这次声音大多了：“怎么回事？”

英国人微微抬起手，表示丹尼的声响有些超出了允许的范围，然后回答：“银行家，那个埃及人，有一个五和三，等于八。那个收付钱的人，作为其他打牌人的代表，抽了一个K和五。这个游戏中，所有的人头牌算作零，因此其他人的K和五加起来等于五。这个游戏的全部要点，事实上也是唯一要点，就是谁的分最接近九谁就赢。”他接着说，“你刚才见到，那个埃及人的那手牌总数是八，而其他人的那手牌总数是五，埃及人更接近九。因此他赢了。”

“就这么简单？”丹尼问。

“基本如此。如果发了头两手牌哪一手也不是八或九，那么就会按照一套固定的规则再给双方发第三张和第四张牌。三张一手最接近九的那手牌就赢了，不管总数是多少，除非它们是平分。这就是全部游戏。你必须知道另外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哪一手牌都不能超过九。比如，有一手牌有两张，一张是六一张是五，加起来是十一，在铁道牌和巴克拉牌中你要把第一位数字去掉，那么十一就变成了一；或者一个十四就变成了四。再比如，一副三张总数是二十的牌就成了零，离九最远。它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游戏。也是世界上最动人的游戏。现在就好好地看吧！”

埃及人给收付赌钱的人发了一张牌，给自己发了一张牌，又给他发了第二张，给自己发了第二张。收付钱的人把他的两张牌推过桌子，这次是交给一个相貌堂堂的穿着燕尾服的老年人，他大约瞟了一眼又推给收付钱的人，于是他把它们翻过来。这次其他人的牌加起来是七；那个埃及人的牌加起来又是八。

“8，”收付钱的人又叫道，然后又补充：“自然。”

“他说什么？”丹尼问。

“8，证明银行家又赢了。‘自然’说明这是自然的即银行家的那手牌自

动赢。不需要再发牌。”

毫无疑问英国人对事情的解释是对的，现在收付赌钱的人又把坐在桌子旁边其他八个人面前的所有筹码都收拾起来又一次推到桌子中间那一堆中。埃及人又连赢三把，每次都是自然的。每次在铁道牌桌子中间的银行的钱都翻倍：从四千镑到八千镑，然后一万六千镑，最后是三万两千镑。当那堆钱变成一万六千镑时桌边的低语就成了喋喋地交谈。到三万两千就成了刺耳的嗡嗡，当然是很压抑的。尽管屋里其他两张铁道牌桌仍在全力战斗，但旁边再没有一个人观看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间这张桌子上，集中在坐在那里一个字也没说的那个埃及人身上，他一会嘬一口香槟，连续不断地抽着一只黑色的味道很难闻的雪茄，从他变色的牙齿看这个习惯可能跟了他一辈子了。

但现在他既不嘬了也不抽了，坐在那里几乎象昏迷一般。坐在桌子边和站在后面的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盯在他的身上，很快屋子里变得几乎一点声音也没有。甚至其他桌边玩牌的人似乎也感觉到有大事要发生了。最后银行家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好象是一张牌。

丹尼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又一次倾身过去问道：“现在他到底在干什么呢？”

英国人回答：“他也许有一个系统。可能他正在考虑各种机会和可能性。上帝啊，如果我是他，我会站起来马上离开！”

埃及人没有站起身离开。他对收付钱的人点点头，那人对桌边的人又点点头，再征求他们对三万两千镑银行的赌注的意见。但是突然行动的中心转移了。一个到目前为止任何赌局都没有参加的戴着阿拉伯头巾的年轻人轻轻地但是很清晰可辨地叫道：“银行”。

丹尼的眼角曾经瞟过这个人几次，因为他面前有一大堆筹码，都是一百镑一个的，但他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赌，什么也不喝……只是一个劲地吸高卢牌香烟。现在他短短的一句话把整个屋子的气氛搞活了，引得几个女士大声喘息，毫无疑问做作的成分多一些，但当然增加了好玩的气氛。丹尼又一次用肘轻推他的英国同伴问道，这次他的声音越来越激动了，“出了什么事？”

“那个阿拉伯人取得了优于大家的先买权。任何打牌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叫‘银行’做到这一点。他优先于任何其他打牌者可能对埃及人下的赌注。现在就是这个阿拉伯人对埃及人。就是桌子上银行的那三万两千镑对那阿拉伯人将要拿出的三万两千镑。好好看吧，你会明白我的意思的。现在别说话了，好好看！”

阿拉伯人对收付钱的人示意；他又对屋里的另一个官员示意，那人走过来站在阿拉伯人的背后，然后倾身下去听他想要什么。那人点点头，走向门厅，马上又带着不同颜色的筹码走回来。把它们交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把三十二个推到桌子中间，所有的参与者和观众清楚看到每个等于一千英镑——每个相当于两千四百美元。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温暖的夏夜伦敦克路克福德铁道牌赌桌的中间上的赌注的总额已几乎等于十五万四千美元。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计算，想到只有两个人，而且都是来自中东，牵涉在内，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赌注的总额相当于六万六千六百桶石油。记住，这是一九六九年。

现在当埃及人从鞋里往出发牌时人们可以注意到他眉毛上的小汗珠。牌翻过来时，打牌人的那一手包括一张红桃三和一张方块 A。在铁道牌中 A

等于一，因此打牌人的一手总数是四。他示意要第三张牌。在银行家的面前是一张梅花五和一张红桃K。他的总分是五。首先打牌人得抽牌。

埃及人眉毛上的汗珠现在已变成丰满的大汗，事情上有几滴汗珠已开始滑过他的脸颊掉在蒙着桌子的绿色台面呢上。他抽出一张牌猛推过桌子给发牌人，发牌人马上翻过来。是一张四。红桃四。屋里现在完全静下来。其他桌上的一切活动也完全停止了。

银行家可以选择抽第三张牌或不抽。他犹豫一下又抽了一张。最后一张。银行的牌。

慢慢地埃及人把牌翻过来。又是一张方块五。零。银行输了。最后重重地输了。发牌人，从总赌注中抽出百分之五的筹码，然后敏捷地把其他的筹码推给他左边的正在轻声说话的阿拉伯人。屋子里现在是完全静止了，大家都在看着那个埃及人。他仍是大汗淋漓。

但他的脸色没有变。当他又点着一只雪茄时他的手仍然很稳，当他又要香槟时他的声音也很坚定。显然他还要继续玩。“好啊，”培恩先生说。至少有六个人附和他的话。这个埃及人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

他们赞赏的对象现在把装着牌的鞋传给坐在他左边的老寡妇。然后他又要更多的筹码，这次嗓门很大。他要三万两千镑的。然后他盯着那个年轻的阿拉伯人，眼光瞪着他足有半分钟。

突然丹尼看够了。“你说得对，”他对培恩说，“你说得绝对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游戏和这个一样。咱们走吧。”

第二站是大使之家，他们在那里吃过饭又跳舞，然后上楼去看赌博。还是那些老一套：轮盘赌和铁道牌，但正如在克路克福特一样，还是铁道牌赌桌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就是在这些桌子上成千上万的英镑每十或十五分钟就换手。就在这里丹尼又注意到在游戏的结束收付赌钱的人总要抽出一部分筹码放在自己面前。

“那是为什么？”他问道格拉斯。培恩。

“啊，”这个英国人说：“赌场总要从赢的银行中抽取百分之五。”

丹尼脑子里记住了这件事。真的，要在美国把这个游戏搞大还需要进一步简化。但现在丹尼脑子里已毫无疑问铁道牌——或者叫班克拉牌——和赌宫是天生的一对。在欧洲就呆了一天他就已经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他们回到克莱瑞奇时，丹尼告诉桑德拉·李伦敦他已经呆够了。他们呆在这里再不会有什么进展了。该着庆祝一下，然后离开。

因此他拿起电话叫了一瓶保龄佳牌香槟和鱼子酱。然后打电话给英国欧洲航空公司订了两张上午十点从希思罗到法兰克福的机票。他的下一站将是巴登。如果他仅用了二十四小时就从这些懒惰的英国佬身上学到了这么多东西，想一想他会从工业化的德国佬学到多少！

第十一章

在莱茵河赫兹机场他们取了辆奔驰沿机场边的南北高速主干道朝福莱堡开去。路的终点就是瑞士边境。约两小时以后他们来到巴顿的出口，几分

钟之后他们已进入了全德国真正的花园地区之一。

通过德国南部的前颇阿莱塞的里希顿塔勒大街进入巴顿。这是一条林荫大道，两边都是高大的树和栽满杜鹃、玫瑰、百日草的花园。苍翠茂盛的植物使这里看上去更象地中海而不象中欧。事实上是一个罗马皇帝卡诺卡拉首先开始建设这个城市的。但是吸引注重健康的卡诺卡拉到这里来的的不是植物而是温泉。显然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建筑温泉浴场上。这位皇帝也建立了到巴顿访问的情调和来访者的社会标准。比较平常的人是绝对不受欢迎的。它将在两千年内作为最富有的人的游乐地：旧俄的罗蒙诺夫王朝和印度王公，哈勃斯堡和威尔士王子。最后的那一部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重建大德国最老的赌场时加上去的。风格是凡尔赛宫式的，那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玩得都是金银筹码。

赫兹接待桌后坐着的姑娘毫无疑问内心为她带给这对不可思议的普通情侣的尴尬而感到好笑。她推荐了里希顿塔勒大街的布莱乐停车旅馆。他们开着奔驰来到这个宏伟建筑的门口。这个旅馆周围是一大片土地，点缀着雕像和池塘，保养得无懈可击。任何外人都可以观察出这一对在这里比在克莱瑞奇更不合时宜。但这两人显然忘记了这里的一切伟大与庄严，他们照直走了进去，丹尼是高高兴兴地，而桑德拉·李则是勇往直前地，要求最好的房间。他们如愿以偿：一个面积很大的套房，俯瞰着一座几乎是罗马浴池的完美再现的巨大的游泳池。

事情越来越如意了。丹尼一边想一边打开从他们的卧室通往屋顶的落地玻璃窗门，俯瞰漂亮的游泳池和下面。桑德拉·李已下大厅了，就是为了看一看。丹尼决定再在屋顶上待一会，享受一下傍晚的阳光。约半小时后桑德拉·李回来了，一起和他呆在屋顶上。

“棒极了，是不是，丹尼？”她问。

“是啊，”丹尼承认，他又接着说，“但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到德国来。我从来不想到这地方来。不是我想得太多，可我是犹太人。也许这听来很愚蠢，但你知道，法兰克福赫兹柜台后面的那个姑娘，和楼下的那些人，总之我有种感觉他们知道我是犹太人他们知道必须对我好，或者至少是装着对我好。但我肯定他们现在和三、四十年以前一样不喜欢我们。”

“啊，别说了，宝贝。”桑德拉·李说，“对这儿的一些老家伙来说也许是这样，但我坚信这儿的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为他们父辈过去对你们民族所做的一切感到羞耻。瞧，对我们黑人也是如此，只不过对我们这样做的不是德国而是美国。不过这也在改变。你不会忘记这些，不过不要让它破坏你的情绪。我们现在是在一座美丽的城市里的一座美丽的旅馆里。所以放松点。好好享受吧。我们是来度假的。”

“你买了些什么？”丹尼接着又问，他指着她手里的小纸袋。

“一本书，”她回答

“你懂德文？”

“不，傻瓜，大厅报架旁有一整部分是英语平装书。”

“那么你买了本什么书？”

“一本我上大学时必读的，现在我要再读一遍。不是我必须读，而是我想读。”

“大学，什么大学？”

“米尔斯大学。”

“在什么地方？”

“在加州。奥克兰山里。”

“那是什么样的大学呢？”

“女子大学。文科。很有意思。”

沉默。

“现在，亲爱的，你是不是在奇怪一个黑人妓女在一个新潮的女子大学能干些什么，对不对？”

“呵呵，是你告诉我不要太偏执于过去的，”丹尼回答，“瞧，如果你忘记不管是谁过去对你做的那些事我就忘掉那些德国人对我干的事，好不好？”

“我告诉你我在米尔斯大学干什么：我在那靠奖学金上学。那是一个很自由的学校。

他们相信让那些上层社会的姑娘们和我们这样的混在一起很有好处。”

“那后来怎么样？”

“我离开了，上完第二学年之后。我就是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我不是说我不能忍受学校。学校棒极了。但我自己一点钱也没有。虽然我有奖学金，但我仍然得做侍者来挣钱。我就是不能忍受那些神经质的小母狗故作屈尊的态度。”

“那么你干了些什么？”

“我回到洛杉矶想法挣钱。”

“好啦，你一直在挣钱，挣了许多。所以别抱怨了。”

“我不是在抱怨，丹尼，我在解释。”

“好吧，那么如果这让你不舒服的话那就别解释了。你退学以后你的父母怎么说呢？”

“我没有父亲。大多数黑人姑娘都不是父母双全。都是单亲。我妈妈当时很难受，绝对难受。”

“现在她怎么说？”

“我们有三年没有说话了。”接着她又问，“你妈妈怎么样？她现在为她的儿子拥有拉斯维加斯的一家赌场而感到骄傲吗？”

“我妈妈有七十五岁了。她对拉斯维加斯或赌场一无所知。她生活在过去但是很满足。”

“你的兄弟姐妹们怎么想？”她又问。

“我没有兄弟姐妹。”

“那太糟了。”

“也许。另一方面，我喜欢一个人呆着。从孩提时我就喜欢一个人独处。”

“瞧你说的。我不相信。你一个朋友都没有吗？”

“当然我有朋友。事实上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是当妈妈常带着我从费城到大西洋城。

我的外婆住在那里她的家就在沙滩上。有一大帮孩子，当地的孩子。从学校六月放假到劳动节再开学我们玩得很开心。他们大多数都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知道如何开心。你知道我们犹太人很难开心，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我想我们是思考得太多了。”

“好啦，别说了，丹尼。不要让这个地方破坏了你的情绪。我有一个主意。咱们下楼去喝一杯。那会给我们两人都打足气。”

“喔，我不想去。我想在这屋顶上多待一会。为什么你不自己去然后再看看你的书呢？”两人依言行事。约半小时以后屋顶上有些冷了，于是丹尼终于进来了。桑德拉·李正躺在床上，读书。

“书名叫什么？”丹尼问。

“赌博者。”

“谁写的？”

“杜斯妥也夫斯基。你知道他还写过《罪与罚》。”

“为什么你要看这种书？”

“因为我记得他写过这篇短篇是关于赌场的。故事都发生在德国，因此既然我们现在在这里我想我应该再读一遍以真正了解这个地方。也许其他人也是这样。这就是他们这里有这些书的原因。”

“故事说的是什么？”

“是一个俄国人。他是个强迫性的赌徒。”

“俄国人跑到德国来赌什么劲？”

“那是一百年前，丹尼。”

“那么一个强迫性的赌徒到底有什么好写的呢？大多数赌徒都是强迫性的。”

“我想关键就在这里。那个家伙毁了自己。他进了监狱。他失去了女朋友，结局是一切都毁了。”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我是说它和你现在干的事情有关系，是不是？面对现实吧，丹尼，不管你妈妈是否知道，你现在干的是毁人的一行。”

“我才不管那些呢。”丹尼说，他有点恼羞成怒，而且表现了出来。桑德拉·李决定不回答。她只是扬了下眉毛又回去看妥斯妥也夫斯基。

一会她又抬起头来。“老虎机怎么样？你知道谁玩老虎机：出租汽车司机，女侍者，工厂的女工。他们来到维加斯住一晚然后把他们几个月攒的一下都搞掉。我说，这难道不可怕吗？”

“没人强迫他们。他们来到维加斯，他们玩得很开心。就是这样。赌场存在不是要让所有的人发财，特别是清洁女工或出租汽车司机。一个赌场，至少一家美国赌场，一家拉斯维加斯赌场，我的赌场，当按我的想法建起来以后，它们的存在是要提供幻想：让人们做梦，让他们离开他们肮脏的出租车，肮脏的工厂，倒霉的生活，来到一个沙漠中的宫殿。这就是我要给他们的一切：一座沙漠中的宫殿。所以他们要花五百或一千元。

他们花的钱会物有所值。因为在二十四小时内他们会过着非凡的生活。在我的赌场里我才不管他们是谁。每个在我的地方工作的人会把每一个人，甚至是最坏的流浪汉，都象上等人一样对待。不管是墨西哥流浪汉，中国流浪汉，或白人流浪汉，黑人流浪汉都一样。现在告诉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如果这些流浪汉象这本小说里的这个家伙，这个俄国人，一样结局，毁掉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怎么办？”

“忘掉你那一百年老的书吧，回到现实中来。瞧，一个象那样的家伙，他的名字叫什么……”

“阿利可斯。”

“好，这个叫阿利可斯的家伙，我相信他是个强迫型的。如果他没用赌博毁了自己，他会用酗酒毁了自己，或者，要是在现在，他会用毒品毁了自

己。”

桑德拉把书放下，沉默了一会，但又说：“丹尼你也许是对的。但那并不能——”

“当然我是对的。瞧，我不想听这些道德的大话。我说，老天爷，股票市场又怎么样？或者商品市场又怎么样？那些想在房地产业快速致富的人又怎么样？这都是赌博！”

唯一的区别是你做这些的时候无法计算有多大概率。而在赌场你用五分钟出去问一问就会发现你到底该干些什么。完全是数学。”

“你认为女侍者在她坐在老虎机面前之前会坐下来读一本数学概率的书？”她补了一句，“去你妈的！”

“瞧，桑德拉·李，告诉你，我感兴趣的不是女侍者，也不是老虎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欧洲。我有一种想法真正的利润并不来自其他人认为来自的地方。我坚决认为要在这行里变得真正富有必须集中精力在那些富人身上。把那些小鱼留给其他人吧。

我追的是富豪。所以谁管他们是否会落个流浪汉的结局？不过咱们现在别再说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咱们穿好衣服，看看巴顿这里都赌些什么。”

“我想不会见到很多俄国人，是不是？”他又假笑着加了一句。

“这是什么意思？”桑德拉问。

“好吧我不喜欢太深的讨论，但我告诉你：我敢打赌有两千万俄国人愿意用他们的左手作代价来离开那个国家到这里来把他们一生的储蓄在一个周末丢掉。瞧，这就是自由企业的意义：可以赚很多钱或赔很多钱的刺激。现在，如果你是个俄国人，象那个家伙叫什么来着？”

“阿利可斯。”

“阿利可斯。我敢打赌如果他生活在这个世代，一生都在西伯利亚开拖拉机，这个家伙杜斯妥也夫斯基肯定不会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巴顿的赌场是一个失败。丹尼从他一踏进那座大厦的一刹那就感觉到了。它好象是一座陵墓，而不是一个玩的地方。从大理石地板到厚厚的窗帘再到弥漫整个地方的肃静，没有任何东西让丹尼觉得有一点点吸引力，包括那些人，大部分都象旅游的农民。他们得买票才能进来！而一旦进来他们到处逛就象这天早些时候逛其他旅游胜地一样。

唯一好象在赌的是那张轮盘赌桌，但丹尼检察过他们的赌注后，发现平均的赌注是五马克！还不到两美元！

“那些王子都哪里去了？”他一面穿越大厅一面问桑德拉·李。象往常一样她吸引了从收付赌钱的人到旅游的农民许多妒忌眼光。“在俄国开拖拉机。”桑德拉回答。

他们回到布来乐的停车旅馆，吃了些越桔炖野猪和鸡蛋面疙瘩，喝了一瓶陈年的摩泽尔河葡萄酒，最后吃的是一块可口的黑森林樱桃蛋糕，喝了一瓶塞可特酒，德国样式的香槟。到十点三十分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的套房。

“我说，”丹尼一面脱衣服一面说，“我想坐一会看看你那本书，好吗？”

“看吧，”桑德拉说。

到早晨两点，他看完了这本书，丹尼侧身过去把已沉睡了几小时的桑德拉·李摇醒。

“你想干什么，丹尼？”她问，以为她完全知道他想干什么。

“没什么。就是想告诉你，就和以前一样，你又使得这次小小旅行变得有价值。巴顿现在这个样子，臭不可闻。但它过去那个样子——是另一码事。我要做的是发现合适的人，等我发现了合适的人我会给他们这个俄国人阿利可斯一直寻找的东西：刺激，大赌注，感觉自己和社会精华的一部分。品味。我要把同样的品味带到维加斯。他的书讲的很有道理。他有那些上层社会的英国人。他有一个将军。他从世界各地把他们找了过来。他们来到这里因为赌注很大，环境很对：不是糟糕的五马克的赌注，而是金币。不是他妈的小人物，而是贵族！”

“去他妈的吧。睡觉。”她侧过身来拍了他一下，然后两人都睡着了。

第二天，他们搭上了一架汉莎公司从法兰克福到贝鲁特的直航飞机。飞机刚刚离地丹尼就叫了一瓶香槟，真正的香槟，庆祝离开德国的土地。丹尼得出结论犹太人从德国人身上什么也学不到，除了应该互相远离对方。

第十二章、

丹尼在贝鲁特圣乔治旅馆登记住宿时已有一张便条在等他。便条再不能简单了：“在我的时间下午七点以后打 7025559977 电话找我。”落款是“威廉姆·史密斯。”

他读信时桑德拉·李一直看着他的脸，“不是好消息，啊？”

“现在维加斯是几点？”丹尼问。

“肯定比这里要晚九到十个小时。所以我猜是早上两点或三点。”那就肯定是下午七点以后了。

侍者离开房间之后丹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通接线员。这是在贝鲁特，他想也许需要一两天才能接通美国。但黎巴嫩，至少在 1969 年，尽管是在中东但并不真正属于阿拉伯世界。它自认为是东地中海的瑞士，它的电话系统能达到这种和瑞士的绝对对比。联邦调查局拉斯维加斯分部的头头不到三十秒就接到了电话。

“我是丹尼·勒曼，出了什么事？”

“啊，”史密斯显得松了一口气。“瞧，我是从你的律师史先生那儿找到你的行踪的。希望你别介意。”

“当然不。”

“我说简短一点。你离开那天德·尼罗和沙尔苟交保离开监狱出狱了。正如我们预料的。”

“喔。”丹尼说。

“第二天，有两个人被杀了。他们的名字是阿马拉托和沙诺夫。约瑟夫·阿马拉托和山姆·沙诺夫。”断了的线，正如联邦局的人所言，已经找到了。

丹尼的脸变得苍白。桑德拉·李看着他，朝他走去，但又改了主意进了卫生间。

“听说过这些名字吗？”史密斯接着又问。

“没。”丹尼回答，即使这一个字他也带着颤抖。

“我想你也没听到过。我们肯定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杀。知道是谁干的：

罗伯特·沙尔苟。”

“他妈的，”丹尼说，因恐惧而变得激动。

“是啊，我知道你的感受。他们肯定是在为德·尼罗和沙尔苟作掩护。他们在利诺之外干。我们那边的分部注意他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但一直没抓到什么真凭实据把他们搞定。这，坦率地讲，谁也不在乎，因为他们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们认为他们无足轻重。”

丹尼只是听着。

“毫无疑问，德·尼罗和沙尔苟猜测肯定有人告了密，然后他们就找到了这两个人。”

“是他们吗？”丹尼问，“我是说，他们为你们工作吗？”

“不，我们有一个线人。我告诉过你：是他给我们打的电话。但不可能是两个死者之一。而是一个内部的人。我肯定，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谁。”

我敢打赌福特老德维尔知道是谁，丹尼想。但他说：“那你怎么知道是沙尔苟杀了他们？”

“我们并不肯定。但在他们两个的尸体被从查可河里捞出来的前两天晚上有人看见他和他们两个一起在利诺的酒吧里。我必须补充一句，尸体都有些残缺不全了。”

“那么沙尔苟又进了监狱？”丹尼问。

“不，我们做不到那点。没有一点证据。这就是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丹尼。”

他确实知道什么，丹尼想。我就是证据。

“希望你非常小心，”史密斯接着又说：“从那以后谁也没见过沙尔苟，如果我打一个电话就能发现你在哪儿，我肯定他和德·尼罗也能。他们在赌场里仍然有人。”

“为什么找我？”

“你使他们被捕的。你毁了他们；你和起初那个不知是谁的告密人。他们认为已在利诺处理了后者，而且没被逮住。如果他们要在中东那边搞掉你，我们也是他妈的什么也没法做。我们无法阻止这件事，如果他们得逞，我们也无法追踪。说得婉转一点，黎巴嫩有点超出了我们的法律管辖范围。我们可以通过大使馆和他们的执法部门联系。但我肯定如果什么犹太游客认为他有危险被什么美国黑帮杀掉，那些阿拉伯警察才不会在乎呢，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是啊，”丹尼回答。以前是德国人；现在是阿拉伯人。接着他说：“我回去会不会有很大变化呢？如果他们已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怎么才能阻止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地来追杀我呢，不管风险有多大？”

这次是电话那头的声音沉默了。接着道：“没多少办法，丹尼。即使我正为你工作，这也是一件我不能保证的事。这城里坏蛋很多，天啊，这很明显，有理智的没几个。这个行当就是如此。对不对？但有人就象那样走出去杀人……天啊，真吓人。所以小心些。”

“我会的。谢谢。过几天我就回去。”

他挂上电话时，桑德拉·李正从卫生间里走出来，身上裹着一条巨大的白毛巾。

“来吧，亲爱的。我把洗澡水放好了。洗个澡会让你放松的，我说呀，看看你的脸色，你真的很需要放松。所以除了在你背上涂肥皂，我们也许还

得干点别的。”她确实干了点别的。后来他把他和威廉姆·史密斯的谈话的细节都告诉了她。然后她给了他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大约是晚上六点钟，电话响了，惊醒了他们两个。在贝鲁特打进来的电话只会带来坏消息。

“我想你是丹尼·勒曼，”打电话的人说，他的声音好象夹杂着许多腔调。

“是我。”

“我是埃瓜多·卡豆巴。我经营利班赌场，刚听说你到了贝鲁特。欢迎！”

“谁告诉你的？”问题是，当然这问题和他刚才和联邦调查局的人的谈话并非没有关系。现在任何自己打进来的电话都应该被怀疑。

“这是我们生意的一部分，对不对？不过你放心，是你旅馆的看门人告诉我们的。

你显然打听我们赌场；于是他就自动告诉了我们的人。当然，为了要一点好处。但如果我有些冒失的话，请接受我的道歉。”

“不，没关系。”丹尼说，因为那是真的。他在等着登记住宿时间问过那个看门人。

“当说出你的名字时，我当然认了出来。我们听说你收购了抽彩。我想今晚请你吃饭，欢迎你加入这个行业。我想你也许会答应，所以我已经指令我们的一辆高级轿车八点到圣乔治旅馆去接你。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很高兴。我还带着一个人……”

“我知道，”卡豆巴打断他。“看门人也告诉我了。我们都等着见她！”

八点在圣乔治门口停下的是一辆罗杰思，车后的酒吧里冰桶旁有威士忌和金酒，随时可用。还有十二种上面放着黑色鱼子酱的小点心。还有一瓶几乎冻结的丝桃里其那亚作调料。

从贝鲁特到利班赌场开车花了约一个小时，沿途景色奇特美丽。越往北走，海岸变得越荒凉，岩石高耸出海面。这路可以和加州的一号高速公路相比，特别是在罗叁河和曼道其诺之间高高越过太平洋的部分。车是带空调的，但桑德拉·李要司机关上它。她想呼吸地中海夜晚的空气。空气仍然很温暖，但令人惊讶地并不潮湿。

赌场本身耸立在俯瞰大海的一个岩石群上。孤零零的在那里。这是一个壮观的建筑，融中东与法国式为一体，这是前法国殖民地的特征或按照法国的指令建的。埃瓜多·卡豆巴正在门口等他们。走进去是一个巨大的天花板很高的大厅。赌博设施在左边；餐厅和娱乐间在右边。有成吨的大理石和几英亩的地毯。“如果你们同意，咱们先吃饭，再看表演。我知道邀请你们美国人看表演听起来，怎么说，有些冒失。不过要是你们同意，我愿意冒一下险。”

他的英文几乎是完美的，但能听得出有法国和西班牙的口音。他声音很有吸引力。

人也如此。好象有四十几岁，至少有六英尺高，但好象体重不超过 160 磅，是一个瘦人。

他最突出的地方是他的黑眼睛和黑头发。他穿着一套旧式的细条纹西服，他的领带应该是门卫系的。他的态度很友善，但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眼睛却是冷静审视的。桑德拉·李一开始就让他吸引住了。这时她挽起丹尼和卡豆巴的胳膊，说：“亲爱的，你说什么我们都听。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我们能很快喝一些很凉的冬派黑韵。”

香槟是凉的，饭也很可口，服务毫不次于那年巴黎拉塞何，大湾福或银之旅饭店的水平。

接下来的表演绝对精彩。是在一个更象希腊而不是罗马的圆形剧场里举行的。开始是一个肚皮舞和一个喷火吞剑表演，这并未能预示后面要出现的节目。但接着，突然间表演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舞台至少在面积上大了三倍，大象，骆驼和阿拉伯马从四面八方走了出来，接着，从上面，巨大的吊灯，金色的吊灯，一共有三个，降了下来，每个吊灯上吊着六个裸体女人，都涂满金子。她们降到舞台上以后，突然哗哗的流水声，同时显然是水压的短墙开始升起来把刚才还是很靠近舞台的半圆形座位前面的走廊封了起来。流水注满了这些墙，墙变成了运河，漂在运河上的是一整列金色的天鹅，每只上面站着两个金色的舞女，搭配着猴子，鹦鹉和其它珍奇的鸟。

“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东西！”丹尼惊叹道。

如果说贝鲁特是中东富豪的游乐场，人们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宗教和社会的限制，那么利班赌场就是这个游乐场的中心。他提供给这些精英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欧洲女人，美国鸡尾酒和，很快丹尼就发现的，英国式的赌博，在这里巨额的钱可以被赢得或失去，谁也不会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种法国式的情调中进行，混杂着中东奢侈的倾向。

当然这一次又是在班克拉牌赌桌上发现所有的赌博。甚至克路克福德赌桌上的赌注都变得苍白了。他们的主人似乎看出了丹尼的想法，开始很平静地介绍起屋里的一些人：“比如，那边那个人，黑黑的有着尖尖胡子的。他是个有名的沙特王子。每三个月来一次贝鲁特，每晚都住在赌场里。铁道牌赌桌旁他身后的四个女人每次都换。不过一般都是丹麦人。

“他身边那个男人，”卡豆巴继续道：“那个老的，是土耳其人。他是个矿主。他通常每年来一次每次只呆三天。他的儿子们来得次数多。他右边那个人也是王子，但是个意大利王子，你知道，那赶不上沙特的水平。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妻子是巴西人。

她很可能还在吃；她已经很胖了。但就如老歌里唱的得那样，她也在巴西拥有很多的咖啡。”

“什么老歌？”桑德拉·李问。

“那时候还没有你呢。”丹尼回答，接着他又问卡豆巴：“天呀，你怎么知道那歌词呢？”

“我在加州的圣特巴布拉上过预习学校。在战争期间我父亲是他国家的外交官，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大多呆在华盛顿。后来他被派到柏林。把我留在了美国。顺便说一句，我们的国家过去是阿根廷。”

“现在是哪儿？”丹尼问。

“哪个国家也不是，”卡豆巴回答。他又接着介绍意大利人旁边那个来自以色列。

他在，或他为以色列航空公司工作。他是个军火商，在贝鲁特之外工作。每周来一次。

通常每次都扔下几千镑。他是个可怕的赌徒，也是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

“这很让我惊讶，”丹尼说。

“什么让你惊讶？”

“我是说一个以色列人能被允许住在这里，而且还经营军火。”

“贝鲁特是个开放的城市。黎巴嫩是最自由的国家，最多宗教的社会。我们当然有一百万的穆斯林，但也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好几万犹太人；我们有哥普特人和耶和華见证和旧天主教徒和……一切，甚至以色列人做军火。”

“每个人在这里都很安全——甚至是最富有的。你会注意到我们这里赌场没有武装警卫，”卡豆巴接着说“在路上你不会看到军人，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军队。你唯一能看到的警察就是交通警。就象瑞士。”

“你喜欢这个地方？”桑德拉·李问。

“是，很喜欢。可现在这一切都要跨掉了。拿塞尔失去了控制。战争就要爆发，巴勒斯坦人会占领这个国家。一切都会完结。很快。”然后他突然说：“我想你们两人旅行之后肯定很疲劳了。要是你们不反对，我让司机送你们回去。”

两人一致同意。桑德拉·李显得松了一口气。卡豆巴一面陪着他们走回罗杰思车旁，一面说了两句话：“丹尼，我想和你私下里谈谈私人的事情，我私人的事情。明天中午吃饭时怎样？”

“很高兴。为什么不到我的旅馆？十二点半怎样？”

“就这么定了。还有一件事。有个人过去两天一直打听你。在贝鲁特，在这里的赌场，问过两次。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显然他只习惯于用现金。美元。他带着一捆来到赌场。但他第一晚运气就不太好，全输光了。他然后电汇过来一些钱。是从大鳄鱼岛的一家银行汇来的，但他是美国人。我想也许你想知道这件事。也许我们可以帮一下忙，如果这事需要处理的话。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告诉圣乔治的人盯着点。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然后他就回利班赌场了。桑德拉·李听到了这一切，什么也没说。但她回来的路上一直抓着丹尼的手。她知道他们两个人都想到了同一个名字。

沙尔苟。

圣乔治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平台，一直可以看到下面的海滩和远处的地中海。当地贝鲁特社会总是一个混杂的人群，几乎全是基督徒，和大部分是来自法国和阿拉伯的旅游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他们各自国家的金融精华。女人们也分成两类：当地人的妻子，一般都是四十多岁穿得太多；情妇们，一般都是二十来岁穿得太少——这些人是外国旅游者的伴。种族和肤色真的并不引人注目；但珠宝、鞋和妆饰引人注目。

那天不是周末，平台上吃午饭的女人和男人的比例至少是三比一。事实上丹尼·勒曼和埃瓜多·卡豆巴是唯一一起吃饭的男人。圣乔治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地方，不是做生意的地方。

“看上去这个国家并不象要跨掉的样子，”卡普里酒和苏打水一上来丹尼就说。

“那是因为你从这里看不到，”卡豆巴回答。

“看不到什么？”

“帐篷。巴勒斯坦人。成千上万的。侯塞因把他们踢出了约旦；没有其他阿拉伯国家愿意要一帮象他们这样的捣乱分子。所以他们侵占了黎巴嫩。这个国家不愿意也没办法。总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们接管过来。”卡豆巴的手划了个半圆，把从海里升起的那些优美的高楼大厦都圈了进去：银行，旅馆和一些共管的大厦。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问咱们能不能一起吃午饭。”卡豆巴接着说。

丹尼等着。

“我来告诉你更多我的事情。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你们国家度过的。后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就住在巴黎。父亲在大使馆；母亲又和往常一样与当地社会搅在一起。我最后进了索尔邦大学，但是，就和常见的那样，我把时间都花在泡妞，喝酒甚至吸毒上。尽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有赌博。我不知道你知道多少巴黎赌博的情景，我是否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

“请。”

“和你们习惯的拉斯维加斯的那一套大不相同。你们的赌场总是敞开大门谁也可以进。法国好几十年都不是那样了。法律是设计来保护工人、穷人的，免受害中之害。巴黎周围六十英里范围内禁止设立赌场。这个禁令的唯一例外是“大”游戏——班克拉牌和铁道牌——如果它们严格限制在私人俱乐部范围内的话就可以，这些俱乐部是专为显贵们，那些赔得起的人设置的。就俱乐部而言，赌博只是小小的一个副业，在这些设施的主要目的之外再多提供点副业。比如，英国俱乐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法英合作。

航空俱乐部的会员都应是飞行员。这些当然很大程度上都是只有法国人才能做到的伪善。

简而言之，有十六个这样的俱乐部圈子。最豪华的是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康考德俱乐部；大赌博过去和现在都是在豪斯曼俱乐部进行。我想一想，我肯定是从1952年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我的父母都不明白为什么。但在1952年巴黎仍然是一个单调的地方，特别是对一个自认为是热血拉丁青年的人。我在豪斯曼俱乐部找到了我认为我很需要的那种刺激，在那儿一呆就是八年。后来我去了伦敦。不是在克鲁克福德，但是一个很接近的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我离开巴黎？”

“对。”

“1960年豪斯曼俱乐部换了老板。尽管从不在当面，但人们过去和现在都称他们为‘科西嘉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接管了俱乐部。他们的名字很有意思：拉发里，布耐带地，蒙道里尼，福朗西斯。不管你信不信，他们都是来自南科西嘉岛的几个小村子，相距五六公里。他们想安插自己的人。不过别误会，我是友好地离开的。事实上，我认为这些家族的某些成员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们互相帮助解决问题。你知道吗？在这个行业，问题常常从一个赌场走到另一个赌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到今天，是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我们一些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互相保护的必要性。科西嘉人对这种事很善长。”

“伦敦以后呢？”

“我在蒙特卡罗呆了几年，接着就来到了这儿管理利班赌场。我在这儿已经五年了。”

“你又准备再动一动了。”丹尼接着说。

“是的，你能用我吗？”

“就象你说的。维加斯可是另一个世界。”

“是的，但它是在一个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里。大轮盘不在乎在那里赌。你的沙漠和我的海滨对他们都是一样的，只要他们能找到他们想找的那种游戏，只要他们能受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待遇。他们有理由这样做。他们在这里

赌，在伦敦赌，也在豪斯曼俱乐部赌；他们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接受同样标准的服务。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他们不想去也不会去，除非他们能在别的地方发现更大的赌气和更好的服务。如果拉斯维加斯能提供，他们就会去找你。不仅如此：你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我把他们带给你。”

“说一说哪种赌。”

“很简单，一句话。班克拉牌。”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还有什么？”

“信用。给那些大家伙，基本上是无限制的信用。这些信用上不收利息。从不收。

“不管欠债多长时间。”

“还有什么？”

“关心。找一个能满足他们在城里时会有的每一个幻想的人。要特别熟悉他们，在他们怪想法成形之前就让他们能享受到。套房，姑娘，酒宴，飞机，游艇，轿车，一切。

全部配套。不问任何问题。只要没有毒品就行。就这些。”

“班克拉牌。信用。配套。”丹尼说。

“对。再加上充分了解他们的人。”

“那就是你。”

“对。”

“他们有多少人？”

“有几千个真正的大家伙。而且数目一直在增加。特别是在谁也不交税的地方如香港，墨西哥。”

“他们能支持一个赌场？”丹尼不相信地问。

“是。”

“那几千中有多少你认识？”

“五百，也许有六百。”

丹尼脑子里算了算，停了一会，问道：“你需要多长时间能准备好离开？”

“你提前三十天通知我。我第三十一天就到。”

丹尼·勒曼已经做了决定。他知道这有些草率：他才刚认识这个人。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卡豆巴打断了他：“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是否足够清白能在内华达得到许可证？”

“毫无疑问的清白？”丹尼问。

“是，”卡豆巴说。

“你绝对肯定？”

“绝对。”

“那么就成交了。三十天从现在开始计算。除非你想谈一谈，你知道，什么样的交易……”

卡豆巴又打断了他：“没必要。”

“我们现在叫午饭好吗？”丹尼接着问。

“说实话，丹尼，我不饿。我的肚子很紧张。这对我很重要。我不吃你

介意吗？”

“当然不。我想我要在这儿多呆一段时间。走之前我会给你打电话。现在，你对我们的交易肯定吗？”

“很肯定。”卡豆巴和丹尼握握手然后就离开了。

丹尼坐下来考虑是否需要吃午饭，这时桑德拉·李出现在从旅馆通往平台的门口。

她的脸上有一种狂乱的神色。她看到丹尼，来到他桌边，脸上还是那种神色。

“出什么事了？”丹尼起身迎她，一面问。

“坐下。”她悄声说。“他在酒吧里。他进来时我正坐在里面喝茶。他看到我。”

他看到我认出了他。”

“什么时候？”

“约十分钟前。我吓呆了。我是不是不该到这儿来？他肯定知道我出来找你。”她在发抖：“我很害怕，丹尼。如果他要杀你，他一定得杀我。”

“你从哪儿搞到这些砍砍杀杀的念头？那是乔治·拉夫特的电影。”

现在她的神情变了，从恐惧变成了恐惧夹杂愤怒，也许会含有仇恨的味道。“瞧，别给我假装正经。你的生意是下流的。是由下流的人经营的。别存心骗我。要骗就骗你自己。不要骗我。现在你他妈的要怎么办？沙尔苟来这里不是要看后面山里头那些罗马废墟的。”

“我去和他谈。”丹尼说。

“不要！”她激烈地说：“离他远点。我昨天就告诉过你，别靠近他，也别让他靠近你。”

“那怎么可能？他不会自动消失的。”

“和卡豆巴谈。他是来找工作的，对不对？”

“你怎么……”

“很明显，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你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你说得对，我雇了他。”

“那就给他打电话。解释你的麻烦。马上！”

“现在不行。他正在回赌场的路上。”

“那就一小时后给他打。同时，咱们离开这里。”她在桌子上放了十黎巴嫩磅，几乎把他拖到了楼梯旁，从这里走下去就到了海滩。她没有走向大海，而是离开这条路，穿过草坪，来到地中海边宽阔的林荫大道，穿过这条大道，向上山的一条街走去。丹尼跟在她身后一溜小跑。走过两条大街用了五分钟他们走进了洲际旅馆。与圣乔治不同，这旅馆是全新的，完全现代化的。它的大厅可以是日内瓦、法兰克福、或者香港的洲际旅馆的大厅。唯一表明它现在位置的是大厅中间有一个身穿土耳其服装的黑黝黝的男人推着一辆小车，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铜缸，从那里他舀出咖啡请客人们免费品尝，许多人都尝了，因为说得婉转一些，在中东任何形式的免费东西都是罕见的。桑德拉·李也是其中之一。她一手拿着一个小巧的咖啡杯，然后小心地走到后面来，坐在一个可以看到整个大厅，包括前门的沙发上。丹尼别无选择只能和她在一起。他伸手拿过一杯咖啡。

“先去拿一张报纸，”她说：“法国报纸。然后再喝咖啡。”

他从报摊上买了一张两天前的《费加罗报》，然后又回到她身边。

“你看报，喝这个糟糕的咖啡。我盯着。整三点的时候你给卡豆巴打电话。”

三点正他依言而行，通话很简短。“你说的一直在找我的那个人……他在圣乔治的酒吧里，或至少在一小时前在那里。他的名字是沙尔苟。他是个麻烦。”

卡豆巴什么也没说。

“也许是个大麻烦，”丹尼接着又补充道。

“大到足以影响你的赌场运行？”

“是的。”

“你们被看到在一起吗？”

“没有。桑德拉·李看到他了。仅此而已。”

“你在哪儿？”

“在洲际大厅的一个电话旁。”

“把号码给我。”

丹尼给了他号码。

“呆在那里。”不到七分钟电话响了。“他中午住进了圣乔治旅馆，”阿根廷人说：“让我先提个建议，桑德拉·李和你在一起吗？”

“是的。”

“好。事实上，好极了。过五六分钟到洲际的前台。我会以我的名义给你们订好一个房间。不要签字。带上钥匙到房间里去。”

“会有什么事？”

“我的一些科西嘉朋友正好在城里。黑脚法国人。这地方让他们想起他们的老家。

阿尔及利亚，他们很怀念暴力。所以我实际上在帮他们的忙。对不对？”

丹尼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好吧。”

罗伯特·沙尔苟正坐在圣乔治旅馆的酒吧里等待着。现在他是这么地接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尽管还是在几天之前，德·尼罗把阿马拉托按在利诺外面沙漠里 RV 的地板上，他砍下阿马拉托的第四个手指后，阿马拉托喊出了丹尼·勒曼的名字。沙尔苟气得疯狂，他抓住割肉刀一下就把整个手上剩下的都砍掉了。最后，当他们把阿马拉托和沙诺夫一起扔进河里的时候，两个尸体上有好多东西都没有了。

“再来一杯，”他对侍者说。这是他的第三杯加苏打水的波旁酒。找到这个混蛋真容易。抽彩总是把它的客人介绍给维加斯的同一个旅行社，因为他和德·尼罗总能在所有的手续费上拿到回扣，他们可以到世界上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免费旅游。勒曼用了同一个旅行社，现在他知道为什么了。这个黑娼妇！毫无疑问她把她的客人带到那里，原因是一样的。

在庸思停车场旅行社老板交给他一份他们的旅行计划。从他脸上那吓得要死的神情可以看出他绝不敢把这事说出去，甚至做梦也不敢。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个黑娼妇了：她认出了他。他肯定她认出了他。但是她会愚蠢地告诉勒曼吗？毕竟，她一定知道要是她告了会出什么事。上帝，她在抽彩工作了那么长时间足以完全了解他和德·尼罗。对不对？

“我马上回来，”他告诉侍者。他走到旅馆大厅里的电话旁。拿起一部电话问：“请接通勒曼先生的房间。”铃响了三次他挂了电话。还没走，他对自己说，所以她肯定还没告诉他。

“买单。”他说。他付了美元，忘了要找的零钱，急匆匆走向大厅，走出了大门。

“你要车吗，先生？”站在有黑色窗户的凯迪拉克轿车旁的那人问。他在贝鲁特至少见过一打这样的车。阿拉伯人显然喜欢这种车。

“不，”沙尔苟说，接着他又改了主意。“在贝鲁特转一圈要多少钱？”他看看他的表。“转大约两个小时，然后回到这儿。”那时候勒曼和那个黑娼妇就该回到他们的房间了，在出去吃晚饭之前稍微休息一下。他知道旅游者的习惯。

“一百美元，”回答是。

“说定了。”沙尔苟回答。

“如果你到前面坐在我旁边，”司机说：“我可以更好地把贝鲁特介绍给你。”他一脸谦卑地补充道“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不，”沙尔苟说，尽管在人们都认识他的维加斯他绝不会同意这样。

象许多黎巴嫩的当地人一样这个黑肤色的人说话带着法语腔，黎巴嫩以前毕竟作了好多年的法国保护地，他为沙尔苟打开车前门，在他进去后再关上，然后急忙绕到另一边坐到司机的位置上，很轻巧地就把车驶离了路旁。

“我建议先往北转一转，”司机说，“海岸很美丽。就象法国的里维拉的一部分。

或者，”他补充道：“象科西嘉，那是我的家乡。”

沿着前一晚丹尼·勒曼和桑德拉。李到利班赌场的同一条路线，他们驶离了贝鲁特的郊外，五分钟以后，把前后排分开的烟色玻璃慢慢地轻轻地滑开了。同样慢慢地同样轻轻地两只戴着手套的手出现了，拿着一段钢琴线。

钢琴线猛一下绕过沙尔苟的头，套在了他的脖子上。足足过了十五秒沙尔苟剧烈的挣扎才停止。于是对罗伯特·沙尔苟科西嘉式的的绞刑就完成了。

十分钟后司机左转离开大路，沿着一条土路开到俯瞰下面的岩石和地中海的悬崖边。

凯迪拉克停下之后，从后面座位上出来两个黑黝黝的男人。他们很专业地剥去沙尔苟身上的衣服，放在车的后备箱里。然后把尸体扔到七十英尺下面的岩石上。涌上来的潮水已经开始淹没了这些岩石。

叼着一只烟一直看着这一切的司机，这时看看手表，“五点了，”他说。“咱们去喝点什么吧。”他把凯迪拉克开回大路，又朝北驶去。在下一个村庄他们停在了一个原始的路边咖啡馆前面。他们开始闲聊足球，其中两个要了波闹德酒，第三个要了比埃尔酒。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贝鲁特洲际旅馆 1137 房的电话响了。桑德拉·李接了电话：“我是埃瓜多·卡豆巴。”

“怎么样？”

“你们可以回你们圣乔治的套房去了。也许再等一个小时左右，这样看上去就好象你们刚早晨散步回来。”

“但是——”

“什么也不需要说了。告诉丹尼我的旅行计划确定以后我会给他往拉斯维加斯打电报。同时，祝你们俩一路顺风。”

“谢谢你，埃瓜多。”

“没什么。”

贝鲁特机场是在城市的南部山区与大海之间的一块平坦的尘土飞扬的土地上。第二天中午桑德拉·李和丹尼登上了中东航空公司到罗马的 11 号航班。

到一点钟丹尼已喝完了第三杯伏特加马提尼酒，又叫了第四杯。

“好喝吗？”桑德拉·李问。

“不，”丹尼回答。

“有什么事让你烦恼？”她问。

“沙尔苟。”

“为什么？他已经没了。”

“还有另外那两个人。”

“利诺的那两个？”

“是的。”

“那又怎么样？按史密斯的说法是沙尔苟杀了他们。现在靠着你的新伙伴埃瓜多的一个小小的帮忙我们……”她决定不要把话说完。

桑德拉·李沉默了几分钟，又说：“德·尼罗怎么办？”

“德·尼罗……怎么办？”

“他还好好地活着。”

“也许。你把他交给我。”现在他变得有点冲动了。

桑德拉·李决定闭一会嘴。同时丹尼喝了他的第四杯马提尼。“你正在考虑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是不是？”他突然问。

“也许。我是说，老天爷，值得为此被追杀吗？”她回答。

“也许值得，”他回答。过了几秒钟，“你没想到我会那样回答，是不是。哈！”接着：“瞧，我有了一个好主意。最大的。最好的！”

“当然。班克拉特和真正的罗马澡盆。”桑德拉·李说。

“不，不是那。好吧，也包括那些。但我是说最大的。大西洋城。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我要独自——这个词是不是要用副词？不管它；我要把大西洋城重振为东岸最热闹的地方。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爱上了大西洋城。我告诉过你吗？”

“是的，丹尼。”

“我那时总和外祖母在一起。那时我们常去布劳德瓦克，去看钢架码头上的表演。

棒极了。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又端起他的玻璃杯。“后来政治家进去了，按他们的话说清理了那个地方。他们所做的是毁了它。现在这个地方糟极了。好吧，不会太久了。我要把它重新放回地图上。谁也无法阻止我。黑帮不行，银行家不行，象我的律师那样的骑墙派也不行。在我死之前我要在大西洋建成世界上最他妈棒的赌场。到那时如果你再想在大西洋玩个痛快，你就能了。你想喝酒，想快赚钱，快来吧——到大西洋城。你知道在大西洋城二百五十英里范围内生活着超过五千万的人口吗？什么也没得干，没得干？你知道吗？不，你不知道，对不对？现在我告诉你些别的。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一个叫亨利·普莱斯的人。你没有听说过他，是不是？”

“没有，丹尼。”

“好吧，他是个华尔街上的大人物。真的大人物。明白吗？”

“是，丹尼。”

“好，我告诉他的就是我才告诉你的。你知道那个杂种干了些什么？”

他看看他的表，把我扔了出来！”

“狗杂种！”

“骂得对。现在，桑德拉·李，我们要让他们都看看：亨利·普莱斯，该死的黑帮，所有的人，有两个小人物，象你和我，能……”他漫谈着，漫谈着。在布林迪西上空他睡着了。

两小时后他们到了福民其机场。桑德拉·李提醒丹尼这次旅行原来的目的是看看罗马废墟。

“去他妈的罗马废墟，”他说，他们直奔泛美航空的柜台，订了直飞洛杉矶的票。

所以丹尼没见到什么罗马废墟。事实上他后来甚至从没记得见过罗马机场。

第二天丹尼有了他一生中最糟的宿醉。但当他走进现在人们叫“老抽彩的地方”时，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建筑师。随后的三小时中他们仔细研究了设计图。丹尼马上感觉到建筑师的设计与他不谋而和。赌宫将会是一个卡拉卡拉，或谁知道他的名字叫他妈的什么的那个人，会欣然入浴的地方。就是阿利克斯那个家伙丹尼肯定也会感到宾至如归。

但还有一件事没办妥。德·尼罗。丹尼认定这件事如不加处理，会对目前正在就绪一切都成为致命的打击。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召来了还得和联邦调查局再呆一阵的威廉姆·史密斯。当史密斯来到赌场行政办公室时首先提起了这个整座大厦里唯一未改进的东西。“沙尔苟在贝鲁特露面了吗？”

“就我所知没有。”丹尼回答。

“奇怪，”这位联邦特务说：“我们一直跟踪他到罗马，好象十拿九稳他直奔你去了。”

丹尼耸耸肩，然后问：“德·尼罗怎么样？”

“他还在城里。就我们所知，一直没离开。还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北边他的房子里，扮演好公民的角色。”

这使丹尼放了心。尽管他无论如何努力就是无法把黎巴嫩和沙尔苟赶出他的脑海。

真相是，他，丹尼·勒曼杀了那个人。不管是如何间接地，如何有道理，如何是自卫，他已经使一个人被杀。这不能成为通往上帝才知道通往哪里的路的第一步因为他知道象现在这样如果德·尼罗因谋杀被审讯时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判他终生监禁，七年后他就会被假释出狱。出来谋害丹尼，就象沙尔苟所干的那样。除了现在德·尼罗有了两个动机。那时怎么办？他得再去找科西嘉人。德·尼罗之后，谁会是下一个呢？不止这些：要是他被逮住怎么办？丹尼得承认：这是他最害怕的。在谁好象也不关心的五千英里外的贝鲁特冒这个险是一回事。但在美国这里，如果你被抓住与谋杀有关，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们就惩罚你。他甚至不知道内华达州是不是有死刑。丹尼接着总结出，他们有没有死刑这事对我很重要纯粹是瞎扯蛋！哈哈，再不瞎操这个心。

所以他说，“我一直在想，特别是在贝鲁特你打过电话以后。这件事再追究下去我什么也得不到，绝对什么也得不到。你明白吗？”

“我同意。”

“我们要是决定不追究会怎么样？”

“你说赌场？”

“是的。那他会被说服离开这城市吗？永远？”

史密斯思索了整整一分钟。“也许，除了税务局那边；他们自己起诉。”

“要是他们得到他们认为该给他们的数呢？”

“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涉及到的数有多少？”

“喔，我们大概谈过。他们认为有几百万没上报的收入。所以你得交这部分的税，罚金，和这两部分的利息。一百万美元也许就行了。如果用现金结算的话。”

“德·尼罗一百万，还是德·尼罗和沙尔苟两人一百万？”

“每人一百万。”

“如果他们拿到这一百万他们能不进行刑事起诉吗？现在明白了吗？”

“我猜想税务局会把刑事和民事起诉都撤掉。他们现在的状况并不好。德·尼罗和沙尔苟会一口咬定那大堆现金都是在班克拉特赌桌上赢来的。而且都是最近赢来的。那两个人都死在利诺了，什么也证明不了。对我们和对税务局都是这样。因此他们可能会非常高兴拿到钱然后结束这件事。他们要结案，我们也照样做。”

“你能去搞确定吗。今天？”

史密斯搞定了。税务局完全确认了他的想法。当晚七点赌场的一辆轿车把德·尼罗接回了他曾经掌管大部分的赌场。丹尼和他的律师，坐立不安的本杰明·史在三楼他过去的办公室里等着他。丹尼一句废话也没说。他告诉德·尼罗他想给他个建议并不许讨价还价。他要听的只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建议是：第一，赌场会撤回对他的起诉并敦促联邦当局不要起诉他。第二，赌场会给他一百万“金色的握手”，如果这笔钱被放在一个第三者保存的帐户上并用于交税的目的，这事税务局已完全了解并同意。如果当局都同意——现在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同意；事实上，正相反，会允许他，德·尼罗永远离开这座城市，事实上是永远离开内华达，为他和他的家庭开辟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将与赌博业没有任何形式，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的关系。这是唯一的条件。但是绝对的条件。

同意还是不同意？

德·尼罗知道让税务局缠上是任何美国人能碰到的最糟的事情。毕竟，是税务局而不是联邦调查局最后让教父完蛋的。他们对任何人的权力都没有他妈的起码的尊重，特别是对那些他们选定做目标的人，根本不是由于任何与税务有关的原因。他知道，他们会公开追踪他，把他作为一个榜样，让他永无止境地恐惧。税务局会整天出没于他的身旁直到他死。所以他毫无疑问地真心欣然接收了这个建议。

沙尔苟的名字一直没提到，但德·尼罗显然已知道。当交易达成之后，当他最后一次转身离开赌场里曾经是他办公室的地方，那对丹尼·勒曼最后一眼表现出来的感情既不是感激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深深的愤怒。他在整整三十天后离开了。

没办妥的事情已办妥了。

是不是？

丹尼·勒曼没在德·尼罗身上浪费任何进一步的脑筋。象往常一样，他全身心地投入手中的项目，把抽彩变成他梦中的赌场。

两年后，在 1971 年的夏天，赌宫开业了，立刻成为一个轰动一时的成

功。在随后的五年中，丹尼·勒曼几乎把他所有的工作时间，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花在了赌宫，他要使它一直保持成功的势头。他独自住在顶层阁楼，那里是特别按他的口味设计的，所以说得越少越好。有一段时间，桑德拉·李一直和他住在一起，直到有一天，在他们的关系中她第一次请他关照一下。

“丹尼，”1972年2月的一个早晨吃完早饭以后她说：“你不再知道我还在这里了。”

“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象往常一样，他正在埋头研究电脑刚刚打出的赌场财务状况的报表。

“现在听我说一句，丹尼。你能为我做件事吗？”

“当然，说吧。”他不再读了。

“我要你让我在班克拉特赌桌上干。我想成为一个发牌人。”

“为什么？”

“我想独立。”

“你不必那样做，亲爱的。你知道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告诉我就行。”

“我不想求人。我想再一次靠自己。好不好？相信我丹尼，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他以前从没听过她这样求人。很让他尴尬。

“当然，”他说：“瞧，我马上和发牌人谈。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

一月后她搬出去了，解释说一个雇员经常操她的老板从不是什么好事。她没让丹尼失望。正好相反。她很快就变得那么好，那么专注于那些常客，那些阔佬开始从伦敦、香港那么远过来就为了到赌宫桑德拉·李的班克拉特桌边过一晚。

在以后的八年中，他们更疏远了，丹尼·勒曼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大西洋城。吉米·卡特在白宫任期的最后一年，丹尼在东岸的新赌场完全营业了。结果，大西洋城正在获得新生。

到1980年丹尼·勒曼终于到头了。

第十三章

对美国来讲1980并不是最好的年景，但在拉斯维加斯没人注意到这一点。维加斯的好时光严格地由旅馆不眠之夜和赌场获利总计的数目来定义。这两个数字在一九八零年都上升了。所以谁管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怎么样呢？对赌宫而言这是一个真正的旗帜年；赌场的总收入超过五亿美元，净收入三千五百万，即，在赌宫控股公司1973年上市时所发行的二千万公开售出的股上每一股收益1.75美元的利润，使丹尼得以付清那张本票并巩固赌宫的财政基础，至少是暂时地。它的股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

所以谁还会在乎伊朗的人质和国内的通货膨胀呢？如果在整个内华达州还有人不在乎，那人绝不是丹尼·勒曼。如果在卡特执政期间丹尼有任何问题的话那就是华尔街和美国的投资者们四年来一直拒绝承认赌宫的地位，一

个真正的造钱机器。所以它的股份的卖价——甚至在最好的时间当道琼斯指数在在 1000 上下时——也只有九倍那么高。在 1977 年你可以两美元一股购买赌宫的股份，就是说拥有赌宫有限公司整整 10,312,000 股的丹尼·勒曼可以声称二千万美元的个人净资产。相反要是他一直做货币和银条的话他也许会值更多的钱，尤其是银价从每盎司四美元奔向了每盎司四十美元，金价从 150 美元上升到 800 美元——而赌宫的股票似乎永远停留在 2 美元。

但这一切在 1979 年都改变了。赌宫的普通股在八月十七日突然上升至 35.25 美元的高峰，使卖价收益超过一百倍，就是说丹尼在他自己公司的份额突然上升至刚好超过十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华尔街突然转过弯了，突然和猛烈地，原因有两个：它最终认识到了过去，它开始憧憬未来。

过去是由丹尼在拉斯维加斯老抽彩的废墟上建起的世界最大的雄伟壮观的赌场旅馆联合体所代表。他的公式创造了奇迹：罗马基调，班克拉特，给大款们的无限制的免息信贷，再加大款本身。赌宫已成为他们的地方，就象 1969 年贝鲁特的那个夏天埃第·卡豆巴许愿的那样。正如丹尼在伦敦克路克福德赌场被它的赌博所吸引的那一刻所想到的，吸引他们到美国沙漠来的是美国方式的铁道牌——班克拉牌。有意思的是，1980 年赌场达到的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也都来自班克拉特赌桌。赌宫已确信无疑地成为内华达正在成长中的一个最大的信用机构：它现在最高峰给客户的“垫付”余额有三千到四千万美元。就象沙特阿拉伯，一点利息也不要。不过和旧金山的美国银行一样，呆帐的冲销很少，平均不到百分之二。埃第·卡豆巴负责这方面，有时还要他的“科西嘉人”的帮助，但需要他们干预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至少比外人以为的要少得多，为什么？因为大款们都想将来再能来这个赌博业的新麦加，所以他们主动付清欠款。

但真正起作用的，真正使赌宫区别于维加斯、甚至世界其他赌场的是它的管理阶层对它的客人慷慨无度的关心，和它提供给客户也提供给游客的同样的娱乐。游客们现在从世界各个角落纷涌而至以求一欢，因为赌宫被称为好莱坞、迪斯尼乐园、温伯顿、和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综合体。它不是十倍，而是一百倍壮观后的利班赌场。

那是过去和现在。已经发出召唤的将来，一个刚刚开始的未来，是大西洋城。大款和班克拉特也许是埃第·卡豆巴的贡献；好莱坞、迪斯尼乐园和麦迪逊广场花园也许是莫特·格兰威勒的贡献；但大西洋城完完全全只是丹尼·勒曼的孩子，从概念形成的一刻到梦想成为现实的一天。大西洋岸边的赌场旅馆综合体完全营业只有六个月。让华尔街惊奇的是它不仅已开始赢利；而且是一千万美元的赢利！结果是：维加斯的大款和班克拉特，加上大西洋城瞬间的巨额利润形成了赌博业历史上空前的成功范例。

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头。丹尼·勒曼刚刚宣布了他的决定，在大西洋城开办第二个赌场旅馆综合体，所需土地已经购得。丹尼并没有仅停留在西部：他同时已在执行一个将在 1982 年把赌宫的能力提高一倍的项目。他刚在塔霍湖的南岸购得一个赌场旅馆综合体。

豪武德·修斯在六十年代想实现的，后来又悲惨地失败的事业，丹尼·勒曼在七十年代尝试了，而且现在正在取得真正让人吃惊的成功。他看上去几乎是势不可挡。

甚至亨利·普莱斯也无法再忽视这个现象。丹尼成功的细节在国际投资银行麦思福来哈的一份报告中被突出地报道，普莱斯带着一份在 1980 年

夏天的一个周末从纽约来到他维吉尼亚的农场。象往常一样，娜塔丽·西蒙和他一起在农场。“如果他是一个后期的豪武德·修斯，为什么他还需要你呢？”她问。

一直在大声朗读报告的亨利·普莱斯慢悠悠地回答：“因为什么地方要出问题了。”

“你怎么知道？”她又问。

“看看股票的价格。去年夏天是三十五美元。现在是二十美元。短期利率在稳步上升。似乎街上没人知道为什么。但我怀疑勒曼先生也许知道。”

“但为什么这个公司要把你卷进去呢？”

“因为好象他想找我。”

“你说勒曼？”

“是。”

“听上去他好象一个很邋蹋的小老头。”

“他是的，亲爱的。实际上我以前见过他。你不记得我给你讲过他吗？也许不记得了。那是十一年前。不管怎么说，我记得用来描述他的最佳词就是‘邋蹋’。”

娜塔丽现在开始仔细打量普莱斯。“而且尽管这样，你还在认真考虑这件事。”她对这件事的态度从她说话的声音上看得很清楚。她的腔调决不是尖刻，只是表现出一种焦虑，她后面的话又强调了这种焦虑。“我建议，普莱斯，在你卷入之前，那怕是一点点，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名声。毕竟，并不只是勒曼这个人。肯定是赌博业内的所有人。

你要问我的话，都是邋蹋的，毫无疑问是心术不正。”

“游戏，”他说。

“什么？”她问。

“游戏，”他重复道。“他们宁愿你叫它游戏，而不是赌博。听起来好听点。”

“多么愚蠢。”

“也许是。但只要记住纽约的每个两位数的股票经纪人都叫自己是投资银行家。”

“是的，但问题是你是一个真正的投资银行家，我的看法是，银行家和赌徒不该被人看到在一起。”

“也许该，也许不该。人总得现实一些。让我读一读我们的麦思福来哈的大人物评论家是怎么说的吧。”他又拿起报告。“‘我们估计’他们说‘国内合法的赌博正在按每年三百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包括地下的赌博赌注，重大比赛的赌博，把赌注提高到一个每年约九百到一千亿的市场，这个规模足以把赌博列为’现在听仔细了，亲爱的，‘列为美国第三大产业。’”

“真有意思。你说得很清楚。”

“是。”

“但并不这么简单，对不对？”

“不，也许不。”

“你想让几个人吃惊。”

“也许。”

“你想不择手段把这个叫勒曼的邋蹋家伙救出他的手伸得过长的世界或什么地方，然后就能对纽约或巴黎那边所有的人说，‘瞧，亨利·普莱斯在

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只要他想，他就能获得成功。’”

“也许。”

“假如你真成功了，你又真能证明了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真的。”他对那两个字的强调表明变得越来越不快了。

“让咱们面对这件事吧，”他接着说，“发生在勒曼先生和赌宫身上的事不会改变西方文明的道路，对不对？它是毫无意义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再用一遍那句老生常谈：因为它存在亲爱的。”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这时普莱斯才露出了笑脸。“啊，”他说，“你瞧！你也想去！”她几乎从没有和他一起出过差。她说那是因为她得照顾她在乔治城的艺术画廊。但是他很明白那也是因为尽管他们“在一起”已超过十年了，她不喜欢解释说她不是亨利·普莱斯夫人，而是娜塔丽·西蒙小姐时人们看她的那种脸色。

“好吧，我承认。我是很好奇。但也因为我不愿你一个人呆在那肮脏的地方，假如你真的要去的话。”

“当然我是要去的，所以收拾行李吧。两个中等的箱子就行了。”

“你是说现在？”

“当然。勒曼派他的利尔车四点在国民机场接我们。”

“你已经告诉他我也要来？”

“事实上，是的。”

“你知道吗？我真高兴。过了十二年你还是那么让人吃惊。”娜塔丽过来吻了他脸颊一下，然后就消失在楼上了。

那天晚上，一辆林肯在拉斯维加斯麦卡伦机场飞机降落的地方约十二码处正等着他们。那个司机，不是平时开车的，而是比利·史密斯的一名保安人员，他先安排他们坐在车的后排，然后从飞机上取回行李，放在后备箱里。

“欢迎回到拉斯维加斯，先生。”司机说，一边驾车穿过钢丝网大门，走上大路。

“啊，”普莱斯说，“你说‘回到’对我来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到这儿唯一的一次是在1962年，而且只呆了几个小时。”

“那你呢，女士？”司机问。

“根本就没来过。”她的回答是，口气表明她不习惯和司机谈话。所以他决定专心开车，不再说话了。

如果人们要选一个最佳的时间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的话，那就应该是晚夏的黄昏之前。沙漠的大地上仍闪烁着热气，但在远处，并不太远，那些山峰处，随着夜的光线开始散布开，天际先是蓝色，然后就变成紫色。然后突然间人们就看见了那条带子般的大路：和在戏剧性地自然景观逐渐消失在沙粒、公爵、米高梅、银色滑板、福来明格、金矿、凯萨宫的灯光里。之后逐渐消失的那戏剧性的自然景观。沿着这条路越走，这些赌场就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近。它们完全抹去了一切残存的关于沙漠或山峰的浪漫想法。

“上帝啊，”她说，“看看这个！”

“难道它不壮观吗？”他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似乎记得它只是一个小镇。现在它使得百老汇上的明亮的灯光看上去就象是笑话。”

又走了一英里，他们在最亮的一段停了下来：那儿的一个角是米高梅，另一个角是福兰明格，第三个角是凯萨宫。但在第四个角，沐浴在绿兰色灯光里，巨大的喷泉后面屹立着赌宫。赌宫的牌子高有五十英尺，用耀眼的强光显示着赌宫的名字，使得娜塔丽仍然戴着太阳眼镜也显得很合适。

“上帝啊，”她又叹道：“我以为我什么都见过了，但这个地方比哪儿都棒。”

司机决定打破他长久的沉默。“大家都这样说赌宫，夫人。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对不？”显然这是当地人最引以自豪的地方。赌宫对拉斯维加斯的公民来说，就如金门桥对旧金山人一般：并不仅仅是一个旅游圣地，而且是一个纪念碑，一个真正的地标。

当他们在巨大的延伸出来的遮篷下停下来时，两个看门人赶紧跑过来，显然他们明白比利·史密斯的人带来的都是上流社会的大人物。在旅馆赌场主楼的里面，景象几乎就象一个疯人院。大厅里熙熙攘攘；噪音超过五十分贝。所有的赌桌，每一张，都在全力以赴。包容着这种景象的地方好象不是按每平方英尺来计算，而是按平方英里来计算！

尽管看上去并不可能，但人们会觉得赌宫的里面比外面见到的眼花缭乱霓虹灯更让人叹为观止。

就象两个刚降落在月亮上的人，他们最初的反应就是把一切都赶紧看在眼里以免它们突然消失，在从大门走向接待处的五十多码的距离里亨利·普莱斯和娜塔丽·西蒙谁也没有一句话没说。看门人一提普莱斯的名字，一个大堂经理马上走出来亲自迎接他们，省掉一切手续，请他们直接跟他走；他们的房间，好象已安排妥当，正等着他们。

房间是新塔楼二十层上的四个套间之一。这些房间使一切语言都黯然失色。起居间设计得围绕着一个喷泉。喷泉过去是一个雕塑，一个密开朗基罗的大卫的复制品。大小并不完全一致，但第一眼看上去好象是一样的。大卫像的右边是一个圆形的酒吧，里面什么都有，甚至包括一个活生生的侍者。酒吧再过去是一个面积非常大的餐厅。在两边和餐桌上的蜡烛，一共二十四只，都点着了。整个大厅的上面部分环绕着一个包厢。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半圆形的楼梯走上这个包厢。楼上是一个套间里的套间，又是一个表明惊人品位的惊人的大面积：是一个古巴格达和现代阿纳海姆的混合物。比如，下凹的浴缸就凿在淡紫色的大理石上。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

“亲爱的，我一生中也没有。”

当娜塔丽把一切都看过之后，她问：“我们真的得呆在这儿吗？”

“我们没什么选择，但为什么不呢？这种事也许再也不会落到我们头上了。咱们躺下享受一下吧。”

“但真是太可恶了，”她说：“瞧那颜色的图案！”

他们两人都摇摇头，然后咯咯地笑了，娜塔丽坐在圆床上，看着天花板上和床周围镜子里自己的形象。接着她打开围着床的软纱网般的窗帘，以便更好地看看整个房间。

所谓的颜色图案是一种桔色加上绿色加上紫色再加上粉色，但如果说过分装饰不仅是很大的贬低，而且是很不公平。尽管通过“文明的”东部人的眼光这一切都显得荒唐，因为他们都习惯了纽约和巴黎或罗马所提供的最好的那些东西，但赌宫并不是为了让他们高兴而建的。亨利·普莱斯正说

出了这个意思。“亲爱的，这也许不是由我们来判断并且很肯定地说不是为我们而建的。这个叫勒曼的人毫无疑问知道他想干什么。我猜想他想给成年人提供迪斯尼的对等物，而且我认为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了。不过我想我要喝一杯烈酒。”

“拿两杯吧，”娜塔丽回答，“但先告诉我：我们必须穿晚礼服还是就这样子去？”

她又咯咯地笑了。

“我想我们冒一次险就这样子去。”

这时他注意到散布在房间里的许多电话上的灯都在闪亮，于是他拿起一个电话来，留言通知他们丹尼尔·勒曼先生九点在佛罗伦萨餐厅等他们一起进餐，穿戴是正式的。

他挂上电话，转身对娜塔丽说：“呵，我的回答太早了。恐怕与估计的相反，我们确实得穿正式的衣服。我真的希望你带了一些晚礼服来。”

她说：“请允许我问一下，这是个什么场合？”

“我们被召唤与勒曼先生一起进餐。”

“你是说留言通知你？”她问。

“呵，亲爱的，这是一个新的陌生的地方。就如歌德曾经说过的，ANDERE LANDER，ANDERE SITTERN。”

佛罗伦萨餐厅，是赌宫最高贵的，一点也不华而不实。它是仿造巴黎的银之旅设计的，而且非常成功。缺点是看出去不是巴黎圣母院和法兰西岛，而是一个停车场和过去的一块空地。但我们不能指望复制品和原作一模一样。至少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最初印象没有因饭馆门口那里站着三个武装警卫而增强，不过这三个人，当亨利告诉他们他的名字时立刻就让他们过去了。他们还没走进去，就有一个五英尺六英寸的人过来迎接，他有点胖鼓鼓的，收拾得一尘不染，穿戴得非常整洁，脸上的笑容只能解释为很大方、开朗和友好。

“你是亨利·普莱斯，”他说，“我们以前见过，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确实记得，”普莱斯回答。

“今天大驾光临，真是不胜荣幸，我希望到目前为止一切还能如你的意。如果你还需要什么，任何东西，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就行。我的秘书知道你在这儿。告诉她你需要什么，她就会安排的。”

“一切都很好，我们很高兴，真的很高兴能到这儿来，”普莱斯回答。这几乎是他的真心话，因为显然丹尼·勒曼正在使出浑身解数做一个可意的主人。所以为什么不合作一些呢？毕竟，这里有好多钱好赚。

丹尼的眼光现在转向普莱斯旁边的年轻妇人；她好象三十五六岁，与普莱斯六十多岁的外表成鲜明对照。显然丹尼喜欢他看到的女人，他说的正是如此。“好吧，普莱斯先生，告诉我这位女士是谁，在你告诉我之前，我警告你：我喜欢漂亮女郎，不过，我向你保证，她是今晚这座房子里最美的女士。我告诉你，我们很快会有些很漂亮的姑娘来作陪。”

“勒曼先生，”普莱斯说：“请见见我的未婚妻，娜塔丽·西蒙。”

丹尼两手伸过去握住娜塔丽的手，给了她一个更大方，更开朗的笑容。

“要是你不介意，普莱斯先生，我会很荣幸让你的未婚妻今晚坐在我的身边。”没等普莱斯回答，他又转身问娜塔丽：“你没意见吧，西蒙小姐？”

“我很高兴，”她回答，尽管她的声音表明她有点、不是犹豫，而是措手

不及。丹尼·勒曼自然什么也没注意到，他又抓住她的手，说：“来吧，我一定要把你介绍给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今晚和我们一起吃饭。”

第一个朋友是埃第·卡豆巴，丹尼解释说，埃第管理着赌宫。然后他介绍了一个英国人，名叫钱坡曼。他宣称，这人是莲花汽车拉力赛队的老板。下一个是个阿根廷人，卡豆巴的一个朋友。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最后娜塔丽又看到了屋子那边的亨利·普莱斯。她借故离开丹尼，赶紧跑回普莱斯身边。

“这么些人在这里都干些什么？”她马上问。

“好象，”他开口道：“有什么大——”这时有三声响亮的掌声，大家扭头去看，原来是丹尼又在拍手。“该吃饭了，伙计们，所以请入席。”

娜塔丽坐在丹尼·勒曼的右边，那是上位。她的右边坐着那个阿根廷人，根据座位上的名牌说明是一位茹特曼先生，他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聚在一起“你瞧，”他说：“我们明天这里要赛车，勒曼先生这顿饭是招待一些老板和赛手的。我想最佳描述是赛前聚会。”

“这赛事要在哪里举行呢？在外面沙漠的什么地方吗？”她问。

“不，”阿根廷人说：“实际上，是在停车场。”

“停车场？”

“是，在停车场。你瞧，勒曼先生和卡豆巴先生去年在看了摩纳哥大奖赛之后决定在这里举办那样一个比赛也挺不错。他们不能，至少不能全部把赛事在赌场里举行，所以他们决定在停车场里办。”

“但你怎么可能把一个停车场变成一个大奖赛赛场呢？”

“用两百万美元，”茹特曼先生回答。

“你肯定在开玩笑。”她注意到他不是开玩笑。“那么从现在开始在那儿停车呢？”

“没什么问题。只用了他们三天时间建起这个赛场，他们告诉我只需要一天就可拆掉。所以不会费什么事。现在告诉我，娜塔丽，你不是来看我明天比赛的吗？”

“啊不，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

茹特曼随即从她面前探过身去对丹尼·勒曼说。“丹尼，娜塔丽一定要明天来看比赛。你已经给她安排好了，是不是？”

丹尼摇摇头，说：“还没有，不过马上就可以办妥。”他冲卡豆巴晃了一个手指，卡豆巴马上起身过来，听取了丹尼的指示，就直接离开了屋子。他三分钟后就回来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西蒙小姐，”他说：“必要的证明明早会送到你的房间。我建议你十一点左右再到赛道来。这样你可以在比赛之前选择你想要的位置。”

晚宴用任何国家的标准衡量都是棒极了。很奇怪没人喝很多酒，尽管白葡萄酒是法国的上等货，红葡萄酒是一种 1978 约旦，加州最好的。十点半，丹尼·勒曼站起身来说晚宴结束，客气但令人惊讶地突然向在座的各位说再见，包括亨利·普莱斯和娜塔丽，然后就从屋子里消失了。

亨利立刻走过来，搂住娜塔丽，领着她走出餐厅，问：“亲爱的，咱们下去到赌场里试试手气怎么样？”

“别这样，”她说：“希望你别太在意今晚就到此为止。我想已经够了。咱们上楼去看看咱们的私人侍者能给咱们什么做睡前酒。”

“我一点也不介意，”他失望地回答。“事实上我自己也够了。”

他们返回塔楼套房，现在已无侍者了，所以亨利来倒酒。不一会他们就钻到床单下面，也钻在巨大的照着他们巨大的半圆形床的巨大的半圆形镜子下面。整个房间沐浴在一个从隐蔽的光源散发出的粉红色的光线中，光线也许是通过一个隐蔽的按钮来操纵的，隐蔽得如此之好他们怎么也找不到。这没能影响亨利；他马上就睡着了。但娜塔丽睡不着；她一生中很少这样后悔她身边的这个人没有坚持。甚至光线也不会影响她，尽管她确实喜欢关灯睡觉。她没觉得这光线有什么美的。但不知为什么，那天晚上，她觉得那也不会使她烦恼。这怎么解释呢？她想了几分钟，终于找到了答案：或者是由于那个阿根廷赛车手的男子气概，她咯咯笑了，或者使她惊奇的是，也许是丹尼·勒曼从一见到她就一直要触摸她的那样子。整个晚宴中间他发现了一个方式触摸她，好象是漫不经意但总之是很亲昵。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很可笑，她对自己说，又看了一眼上面的镜子，她转身背对亨利睡着了。

第十四章

开始听起来好象是一连串断断续续的哼哼，很快合并变成了吠声，又很快变成咆哮，接着是轰鸣。

“亨利，你醒了吗？”

他现在醒了。他看看床边的表。是早上七点半。“出了什么事？”

轰鸣现在被打断了，也许确切的字眼是“被一系列尖厉，刺耳的哀鸣所”替代，这哀鸣一会高，一会低。弥漫了二十层上的这间房子，这房子仍沐浴在轻微的粉红色光线下，并好象与世界的其余部分尽可能地密封开来。

“是外边，”普莱斯接着说。

“显然，”她回答，一边下了床。首先她想把窗帘打开，但上帝知道有什么东西挡在她窗户之间，她就是打不开。没什么鼓起来的东西。所以她钻过去，打开窗户，下面是一个巨大的跑道，由一系列正面看台和露天看台包围着，看台周围至少有二十辆赛车正在按她只能说是凶猛的速度在冲锋，甚至这么高往下看也是如此。

“亨利！”她尖叫道。“你得看看这个。”

象平时一样裸体睡觉的亨利，从窗帘下爬过来，卷缩在她的身旁，也同样被下面的景象惊呆了。“上帝！”他叹道。几分钟后他的胳膊伸过她的肩膀然后几乎立刻滑下去抓住她的左乳房。他的右手绕过来抓住她的右手，拉到他直立起来的地方。她没有办法只好抓住它。然后勉强地，她的手开始移动，先是慢慢地，接着快了起来有意起来。

“亲爱的，”他说，“咱们上床吧。”但她只是继续动。

“瞧那儿，”她镇静地说，既没看他，肯定地说，也没看它。

这时门铃响了，如此响亮尽管外面那么乱也能听见。她马上撤回手，满脸通红，又钻回到卧室。“有人敲门，”他说，又出现在她身后。

“我看看，”她说。“你还没穿好衣服。”她在睡衣外加上一件很透明的袍子，很快走下半圆形的大理石楼梯，来到下面的起居间。打开门，发现是丹

尼·勒曼，穿着网球短裤和其他行头，手里拿着一个大包在那里等着。他又一次咧着嘴向她问好。“嘿，”他说，“希望我来得不太早。”

“不，一点也不。我是说，外面那么乱，我们早起床有一个小时了。”她撒谎道。

“瞧，”他接着又说：“我带来了你们的比赛证明，还有一些我想你们会喜欢的东西。我能进来吗？”

“当然，”她把他引进起居间。

“瞧，”他说。一面打开包，递给她两件宽大的夹克，显然他和她的样式一样。

“这是什么？”她问。

“赛车衫。特别版。只做了二十件。”

它们看上去就象加拿大曲棍球选手在魁北克北部进出溜冰场时蹒跚地走在雪地里所穿的那种东西。是由发光的缎子般的材料做成的，显眼地象救火车那么红，两臂上有黑色的条纹，背后是大字：赌宫大奖赛—1980。

“穿上试试，”他说。她挣扎着想穿上，袍子和睡衣都弄乱了。

“我来帮你。”丹尼说，永远是绅士。他把她的两只胳膊穿进袖子里，然后又笨手笨脚地找拉锁，最后终于找到了。然后慢慢地把它拉上到她的胸脯，顺便仔细检查了她的乳房。等他做完这一切，他和娜塔丽几乎已贴在一起。他退后一步，没再往她身体上看一眼，就说：“你穿上正合适。”

他接着伸手进口袋里拿出两个徽章。“戴在夹克上。这样你在下面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盼望在十一点左右见到你。”然后他转身离开了。

娜塔丽颤抖着脱下夹克衫，然后慢慢地走回楼上，亨利·普莱斯还在等着，仍然光着身子。“怎么回事？”

“看比赛的票。还有让咱俩穿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夹克衫，”她回答。

“我下去看看，”他说。

“等一下，亨利，”她回答，一面伸手下去抓住他那还坚硬的东西。几分钟后当她把它放进她嘴里时他很惊讶和激动，不到十秒钟就射精了。

她从来没这样做过。也许拉斯维加斯真有什么奇妙的东西。

整十一点，娜塔丽·西蒙丝和亨利·普莱斯走进赌宫顶部塔楼的电梯。慢慢地下到大厅，每一层都停，直到里面再也进不来人为止。每一层都是老一套。赌迷和赛车迷，几乎都是男人，走进来，看看娜塔丽·西蒙丝然后再看看她的比赛衫，或者一言不发，或者有三次大声说出唯一能找到的字眼：“好家伙！”十六楼进来的那家伙走得更远“我给你五百美元买这些比赛衫。”娜塔丽和亨利谁也没说话，他又补充：“每件五百！”

亨利没有多说，只是耸耸肩，说：“对不起，”这次电梯直下到大厅。当他们好不容易从赌场大厅人堆里走出来时早已过了十一点了。在赌场的后门外面，通常是进停车场的通路，他们遇到了震耳欲聋的沉默，一长溜人直排到跑道的入口。几乎立刻有一个穿得很少的年轻女士跑过来，很快看了一眼他们的蓝色丝带和字母A的徽章，问亨利他们想去哪儿。

“有什么选择吗？”

“有这些徽章，先生，你想去哪儿都行。”

“赛车在哪里？”娜塔丽问。

“在最终检查的区内。”

“我们不能到那儿去，是不是？”娜塔丽问。

回答是：“你们想去哪儿都行。”

不一会他们就已站在把跑道和检修加油处分开的窄条上，赛车们在那里除了让人拍照之外实际上什么都不做。他们刚到那儿不到一分钟，卡豆巴就象变魔术一样地出现了。

“勒曼先生让我看看你们需要些什么，”他说，“我建议咱们先和几个赛车手打个招呼，然后也许可以一起喝一杯香槟？”

他们先到沙特利兰车那里去见阿兰·琼斯和卡罗司·路特曼，他们模糊记得前一天晚上见过娜塔丽，然后到尼尔生·皮盖特驾驶的布拉巴姆，在亨利·普莱斯的坚持下又去见了正在为万宝路队开一辆阿尔法·罗密欧 179C 的马里欧·安德列提，普莱斯这方面的了解大大超出了娜塔丽和卡豆巴的期望。“我们多次给米兰的阿尔法公司做过顾问，”普莱斯说：“事实上是我们建议他们重返赛车场的。”

他们最后停在了终点用绳子圈起来的一块地方，在那儿包括有伊朗鱼子酱，GRAVADLAX，冷野鸡的午餐盒正在等着他们。身穿白衣的男人正在提供 MOET ET CHANDON 以抵抗热气，这时的气温已上升到九十来度了。

比赛开始以后，给这对东岸来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噪音。然而，站在一个齐腰高的薄薄的混凝土墙后面，能倾身过去看着大奖赛的赛车以每小时几百英里的速度冲着你冲过来，然后距你身边几英尺远一略而过——然后一辆接一辆——，用亨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经历。”比赛两小时就结束了，似乎谁也不关心谁赢了，除了得了冠军的路特曼和他的队员们。比赛结束后不到三十分钟五万人的人群就散去了，一队建筑工已经开始拆正面看台了。

进入赌场的里面使人更加觉得刚才的赛车已远离现实了。穿过这些门，人们就把热量，令人眩目的太阳，灰尘，和吵吵嚷嚷看比赛的人群留在了后面，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控制完美的六十八度，一尘不染的环境里：这个世界只有暗淡的灯光和老虎机里硬币叮当的轻微声响。好象花了高达二百五十美金来看比赛的五万人都进入了赌场。

“勒曼这个人是个天才，”普莱斯和娜塔丽一边从在新塔楼的底部建起的“新赌场”走向“老赌场”的那一大片地方，一边说。他们走过了几千人。他们生活的目标现在好象就是在二十一点和硬币桌边找到一个位置然后赢一把，就象路特曼在大奖赛中一样。

他们最终走向他们的套房时，发现电话上的留言灯一直在闪着。这又是个一起进餐的邀请。又一个黑领带的场合，不过这次是在棕榈之春。有人会在六点半到房间来接他们。留言说，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打好一个过夜的包。棕榈之春会有住宿安排；如果他们选择回维加斯会有一架飞机带他们回来。

又是那个在他们从维吉尼亚飞来时接他们的人在整六点三十敲响了他的套房的门，陪着他们走向轿车。在麦克卡兰等他们的飞机是一架海湾流二型，私人航线的豪华飞机。

又是那个总出现的埃第·卡豆巴站在飞机旁迎接这十多名左右乘客，他们都好象在同一个时间到达这里。他们都是陌生人，所以娜塔丽和普莱斯自己管自己。从维加斯到棕榈之泉的旅行短暂而有戏剧性：直直上去越过高耸起的山峰，然后直直落下到有那些泉水的山谷。在地面上又是拉斯维加斯情景的重演：一溜黑色轿车等在那里，每对一辆，都有空调。

共同的终点就是赌宫拥有的别墅，西班牙式的，环绕着丝绒般的绿色草坪，俯视着巨大的游泳池区。就在这里他们聚在一起，就在这里丹尼尔·勒曼欢迎着一个一个走下台阶的客人。自然有一个墨西哥流浪乐队在一边弹奏着音乐，同样自然地有一队墨西哥侍者带着香槟酒和鱼子酱走来走去。说丹尼热情洋溢地欢迎每一个人并不足以表明他所显示的热情。有些不对劲的是这些客人好象不值得这样的热情。在普莱斯和娜塔丽看来，他们就象富有的退休的屠夫和应召女郎。男人们每个都挺着大肚子，都抽着雪茄。三分之二的女人都是金发。

还没轮到普莱斯和娜塔丽见丹尼时，墨西哥乐队突然爆发出充满铜管乐音色的“他是快乐的好人”，丹尼这时走到乐队前面的麦克风前，旁边陪着好象是屠夫联合会总裁的人：一个老家伙，也许超过七十了，但仍然壮得象个后卫，他拉着一个二十几岁的金发女郎。

“大家注意啦，”丹尼喊道，乐队马上停下来，“今晚的惊喜晚会是为了一个你们都认识和爱戴的人，他比世界上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值得这个庆祝。他是一个最善良的人。

曾经有人问过我情况不好了，当每个人都躲开时我会向谁求助。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许多人点点头。他们都知道，好象是。

“好吧，我说的人就是他。”丹尼伸出手去搂住这个七十岁的庞然大物，并用力抱了一下。“下面请曼尼讲话！”他叫道。

勒曼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欢呼。曼尼只是站在那里笑着，然后乐队奏起蒂华纳式的“快乐日子又重来”他举起胳膊对自己做了一个拳击手式的胜利的手势。这时一队侍者突然从大房子里出来走下台阶，每人手里端着一盘精美的食品，这就是今晚的自助晚餐。

这约五十人的人群一边低声赞叹，一边开始享用外国的馅饼，浸卤的海鲜，和用一种超级的药草混合炒制的蛤子，他们的举止表明他们对这种饮食的方式习以为常。

“把珍珠扔给了猪，是不是？”这是站在娜塔丽后面的埃迪·卡豆巴说的，她正在吃蛤子。听了这话一下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希望你介意，”卡都巴继续道：“有时甚至我也吃不下去。”

“他们是谁？”娜塔丽问。

“咱们一起坐下来然后我给你解释。”卡豆巴回答。

他们三个找了个离自助餐和乐队最远的桌子。刚坐下就有一个侍者给他们的杯子里倒满1978年的MEURSAULT—PERRIERES。他几分钟后又返回来问他们喜欢哪种红酒，是1969年的拉菲特还是1959年的拉图尔。

他们周围的桌子上好象葡萄酒一倒上马上就喝光了，嘈杂声越来越大，尽管他们是在室外。几个金发女郎不时尖叫一声。接着丹尼·勒曼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的桌边。

他直接对娜塔丽说：“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妙极了。”她说。

“希望你们今晚能住在这里。你们会有最好的平房。”

“不，你太客气了，勒曼先生。不过我们想回去。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有点……太热烈了，是不是，亨利？”

“是的，有点享受不了。”

“亨利，”丹尼这时突然说。“明早咱们谈一谈好吗？”

“当然。”

“八点怎么样？在我的办公室？”

“没问题。”

这时正有一个金发女郎招呼丹尼，舞曲开始时她几乎把丹尼拖到了舞场。他回头看看娜塔丽，假装无可奈何，然后就不见了。

“这人很有意思，是不是？”卡豆巴评论道。

“是，”娜塔丽和普莱斯同声道。两人各有各的意思。

“现在，”娜塔丽说：“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这——”卡豆巴的手画了一个半圆——“是赌宫为它的顾客保留的设施之一，那些毫无疑问你们听说过的大款。这个地方，还有游艇，好多，一个在麦阿密，另一个在圣迭哥。还有拉科斯特，坎思格尔的那个地方，还有……有一个地方，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可是这些顾客是些什么人呢？”

“通常来自世界各地。不过今晚不是。今天只有我们的美国朋友。”

“那个主客是谁？”

“曼尼？”他回答，然后坐在那里想了一会。“自从我到这里以后曼尼每月来一次，这已有十年或十一年了吧？不管怎么说，曼尼经常来掷骰子。毕竟，他的朋友都玩这个，或至少都喜欢这个。他的许多朋友今晚都在这儿。我不妨补充一点，曼尼的祖籍是圣路易斯。现在他是”——他的手又画了一个半圆——“是从这些地方来的。”

“不管怎么说，”卡豆巴继续道：“大约十年前我介绍他玩班克拉特。他马上就爱上了它，这游戏很快，非常快，你根本不用想。从不。”卡豆巴倾向桌子对面的亨利·普莱斯，声音更低地说：“曼尼每年平均在班克拉特赌桌上输掉两百万美元。每年除了今年。今年到目前为止已输了约五百万。一月之前他输了一大笔，就在周末大战之前。”

“真有意思。”普莱斯说。

“让我提个建议，”卡豆巴说，“再呆十五分钟。然后我就备好车送你们去机场。”

我们的飞机在那里等着。它很快就加一点油。我想你们也许……”他说着说着就没声了。

“请原谅，”他说。

卡豆巴走进舞场，把丹尼从金发女郎手里拉出来；然后两人消失在人群中。五分钟后丹尼又爬上指挥台，乐队停止了演奏。“曼尼，”他说，“你在哪儿？”

曼尼由两个女郎扶着蹒跚地走进舞场。“曼尼，我有东西让你看，让大家看！跟我来！”

丹尼又走进舞场，推开旁边的一个女郎，抓住曼尼的左臂，领着他，后面的客人排成长长一列跟着他们，走上通往正房的台阶。他没有进去，而是沿着通往圆形车道的左边的人行道走下去。这条路一定要通过那喷泉，就象赌宫的霓虹“印记”一样闪闪发光。

他又把第二个金发女郎推开，然后和曼尼一起走到独自显赫地呆在那里的红色罗斯罗杰斯车旁。丹尼举起双手让大家安静，然后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喊到：“曼尼，生日快乐！”然后把轿车的钥匙交给这个大块头的老曼尼。脸上珠泪滚滚。他拥抱了丹尼，接着是站在丹尼旁边的卡豆巴，然后是

第三个人，后来亨利发现这人是丹尼的合伙人之一，名叫格兰威勒。于是四人站在一起手互相挽着。这个仪式开始得突然，结束得也同样突然。人们又回到舞场上，随着墨西哥乐队的乐声的吸引，人们又回到舞场上。卡豆巴又找到普莱斯和娜塔丽，把他们领到一辆轿车旁。“你们觉得最后一幕怎么样？”他问，一面为娜塔丽打开车的后门。

“真让人感动。”她回答。

“很高兴你这样想。明天晚上曼尼用不了两个小时就会把那车的价值输掉。”他咧嘴一笑，为他们关上了车门。

半小时以后，他们升空了，朝维加斯飞去，在赌宫的这架海湾流上只有他们和两个飞行员。“亨利，”飞机刚飞上天娜塔丽就说。

“什么？”

“也许我们该返回维吉尼亚。”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咱们回吧。我们可以回旅馆拿上东西就走。”

“不，那不合适。”

他们一起沉默了五分钟。“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娜塔丽问。亨利·普莱斯耸耸肩。但娜塔丽知道他很烦恼，也许非常烦恼，因他看到的这一切。

“瞧，”他接着说，“勒曼知道。你注意他没把我们介绍给他们任何一个人。”

“感谢上帝。那他为什么要请我们呢？”

“也许想表明一个客人，一个过生日的，支付了今天停车场的一切奢侈的全部费用。

即使贴进那辆罗杰斯。如果这是勒曼的目的，那他就达到了，至少就我而言。你禁会想到今晚在那儿的那另外二十五人每年会‘贡献’多少。”

接着他又补充：“别担心，亲爱的。我明天会小心的。如果我不喜欢我听见的，午饭之前我们会登上飞机。”

第十五章

亨利·普莱斯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就起来了。他没有叫醒娜塔丽，离开套房，到下面游泳池那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象通常一样他又游了五十圈。然后他又回到楼上套房，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最后又穿上娜塔丽所谓的银行家制服，一套细条纹的西服。可以开始工作了，他就朝丹尼·勒曼的办公室走去。

普莱斯走下通往赌宫行政办公室的小电梯时正好早上八点，他很惊讶地发现这地方已挤满了人，热闹非凡。他心里想，人们总以为拉斯维加斯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早上十点，甚至十一点才开始工作的。丹尼·勒曼正在走廊里等着他。普莱斯走过来时，他看看他的表，“八点正，一秒都不差，我早知道会这样的。”他说道。“现在，你想要好好转一转，还是愿意直接先谈正事？”

“先谈正事吧。”普莱斯回答。

亨利·普莱斯太知道好好转一转的价值了。当他首次访问一个公司时，一个或者需要他的钱，或者需要他帮助得到一些钱的公司，第一天总是完全浪费在参观他们的房屋或房里的一切：汽车公司的流水线；药品公司和电子公司的化验室；金融机构的金库和电脑。在一个很值得记忆的早上，参观一个橡胶公司时，他被强迫观看身穿白衣的女人机械地测验避孕套的过程。那是在东京之外。在伦敦，一家办公室机器公司的董事长亲自用公司的罗杰斯车在希思罗机场接上他，因为司机突然病了。他们需要一亿美元，他们认为当普莱斯看到他们在伦敦郊区壮观的新工厂时，麦思福来哈就会一下把资金扔给他们。足有一个半小时，董事长、普莱斯和罗杰斯车在工业公园的什么地方，问一下路，开一会车。找来找去他们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新厂，不用说，这家公司也没从亨利·普莱斯手里借到一分钱。

“那么咱们看看数字吧。”丹尼说。

普莱斯立刻同意了。他是个与数字打交道的人。

“我把管财务的叫来。他叫马修·凯利。”

凯利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带来很多电脑打印出来的东西。他把一页又一页的统计数字交给普莱斯，普莱斯或者点头或者鼻子里哼一声，然后他们转移到另一套数字上，有时他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马上就得到一个同样简单的回答。丹尼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十五分钟后带着两杯咖啡又回来了。把咖啡放在两人面前的咖啡桌上后他就又走开了。当他一小时后再回来时，凯利正要收拾好东西离开。

“你要干什么，凯利？”丹尼问，显然不高兴。

“先生，普莱斯先生说他不需要我在这里了。”

“至少暂时，凯利先生。”普莱斯补充道。

丹尼的脸色变过来了。他的财务主管离开了。

“好吧，你认为怎么样？”他接着问普莱斯。

“你迫切需要两亿五千万美元。”

“说得对。”

“恐怕你在大西洋城投资太多了。”

“暂时是多了。从长远看，并不过多。”

“你这种生意的长远是多长？”

“两年。”

普莱斯笑了。他喜欢这个回答。“为什么你的银行不愿意支持你那么久呢？”

丹尼耸耸肩。“我猜因为他们是银行。他们给了我们一笔建筑贷款。建筑完工了，象通常一样有超资。他们想把他们的钱要回去。”

“就这些？”

“就我们所知。”

“到目前为止，大西洋城干得怎么样？”

“一切按原来计划。”

“我看了你的预计。今年毛利可望两亿，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纯利百分之十，对不对？”

“对。”

“明年内华达和新泽西机构总的现金流量是多少？”

“六千万。”

“假设你在大西洋纯利是两千万。”

“对。”

“如果我安排给你两亿五千万美元，为期五年，利息百分之十五，那会挤得你很厉害，对不？我是说如果大西洋城干得不很成功的话。”

“是，会很挤。”

“毫无疑问这就是银行要走开的原因。”普莱斯说道。

“也许吧，”丹尼回答。“他们担心大西洋城不能支持就要开的所有的新赌场：巴利，凯萨，保德瓦克，克莱瑞奇，花花公子，国际旅游中心，热带拉马达，金块，哈哈。

名单很长。”

“会成功吗？”

“当然会。看看人口统计就明白。有五千万人开一天车就可以到大西洋城。我们只抓住了表面的几个。”

“华尔街有些人不这么想。”

丹尼耸耸肩，什么也没说。

“你对麦思福来哈的客户能付多少酬金呢？”普莱斯接着问。

“麦思福来哈期望些什么？”

“我们需要期票完全可兑换。”

“这太苛刻了。”

“你这儿的情形很危险。”

“在什么价位可以执行兑换权？”

“那还需要研究一下。我想那不会是一个大问题。通常是在收盘时高于市场价百分之二十。我们是投资银行家，不是贼。”

“还有什么？”

“立刻在你的董事会中派代表。”

“谁？”

“也许是我。”

“钱从哪里来？”

“我会组织一个私人辛迪加。在欧洲。我们也许自己筹一些款。在任何情况下，你只和我们打交道。再没有别的人。现在或是将来。”

“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筹齐这笔钱呢？”丹尼接着问，这次他先沉默了很久。

“啊，大约两个月吧。”

“那么快？股票交易委员会怎么办？”

“如果我们都在美国之外进行的就没问题，我本来就打算这样做。这个，加上我们的名气。”然后普莱斯又加了一个条件：“当然我们绝对需要，在本贷款的整个期间你必须作为这个公司的主要行政官员，丹尼，而且要在合同的基础上。我们还希望你继续监督大西洋城。我们知道是你自己把它从一片荒地上建起的；现在我们希望你把它保持下去。”

“亨利，你不会把我从大西洋城赶走的。那地方是我想出的主意，赌场是我的孩子。”接着他又补充道。“兑换这事让我不安。从一开始我就亲自控制着赌宫。我不相信合伙人。”

普莱斯立刻回答：“如果，我强调‘如果’我们要执行兑换权那只能是因为你的领导和我们的钱的组合已经创造了我们完全期望得到的那种成功。”

在那之后，我们将是最沉默的合伙人中最沉默的。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经营赌场。”

丹尼点点头，又问道：“假设我们这样往下进行，你和你的银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拿出具体的计划？你知道，比如象一个书面的建议或随便你们叫它什么。”

“一周。你需要多长时间让你的董事会通过呢？”

“一天，”丹尼回答。

普莱斯又笑了。很难在什么方面占这个人的上风。

“还有一个问题，”丹尼接着说：“我们如何公开这件事呢？”

“很容易。不会公开的。事情办完之后我们将会报纸和时代周刊上放几块墓碑，在这些光骨头的宣布广告之后，就再不会说什么了。”

“为什么？你还不放心说出和我们做生意的你的那银行的名字吗？”

“不是不放心。我们做生意总是这样的。”

这次是丹尼笑了。于是两个人一起从咖啡桌后面站起来。“我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这一切。”丹尼说。

“慢慢想吧。现在我有一个请求。”

“说吧，”丹尼回答。

“你想我下午能打一会网球吗？”

“当然。你愿意和我们的一位职业选手打吗？”

三十二岁的职业选手半小时后就在球场上等着了。一小时后他惊讶地发现他网那边的对手竟让他出了一点汗。有些老头真会让你吃惊。而这个家伙是他妈的银行家。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丹尼·勒曼要让他帮忙。另一方面，知道甚至象勒曼这样富有的杂种也得去舔某人的屁股真让人欣慰。这个老家伙一定真的很重要，这位职业选手总结道。

所以他让他赢了一场。

丹尼·勒曼有重要的事要考虑时喜欢出去散步。早上九点还不是赌宫最忙的时候，所以他可以走一走，想一想，而且不会让人每十来步就叫住或者向他问好。到十点十五，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因此他登上电梯直奔塔楼的顶端，按响了普莱斯套房外面的门铃。

开门的是娜塔丽。

“我想他还没有回来，”丹尼说，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他去打网球了，”她说。

“我知道。”

“快请进。”

她穿着白短裤和白衬衣，最上面的扣子没扣。丹尼往桌子上一瞟，看到了上面的信纸。“打扰了，”他说，转身就要走。

“没关系。我刚赶着写了几封信。我需要休息一下。我在厨房里正煮着一些咖啡。

你和我一起喝好吗？亨利肯定马上就回来。他已经走了有一个小时了。”

这两条腿真他妈的棒，看着她走开他心里想。他很喜欢那短短的金发。她真是一个尤物。他坐到沙发上，她端着咖啡回来俯身给他时，衬衣的第二个扣子又崩开了。他想，我最好小心点。如果我甚至想一想干她，普莱斯那个家伙肯定会注意到，我就会把这整个交易毁掉。他把他的双腿交叉起来，

他可以发誓他这样做的时候她正在看他的档部。

镇静下来，伙计，他对自己说，然后对她说：“你是一个艺术家。”

“不，不，我有一个艺术画廊，就这些。在华盛顿。我最初在那里工作，后来就买下了它。你对艺术感兴趣吗？”

“一定。特别是雕塑。你是哪种艺术呢？”

“尤其是女性画家。这是我画廊的特色。”

“你是说象姆司祖母？”

“差不多，是。尽管实际上大部分我们的画家都是二十世纪早期欧洲的画家。象保罗·莫德森，贝克，苏扎妮·布莱顿。”她看出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给你热一热咖啡吧。”她说，这次她俯身拿他的杯子时第三颗扣子又开了丹尼面前是一片甘美的白色乳沟。

他从没想过自己有这么强的自制力，丹尼说：“瞧这儿，让我来。”他站起来，伸手过去，一个一个系好她的扣子，而她站在那里目瞪口呆。

“好啦，”他说，希望他手的颤抖没有被注意到。

好象有心灵感应一般，亨利·普选择这个时候走了进来，娜塔丽转过身去，十分冷静地迎接他。

“亲爱的，我正在和勒曼先生谈论艺术。”

一边让我看你的乳房，丹尼想。不过他说：“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现在告诉我，焦易对你还好吧？”

“很好。事实上，他让我赢了一场，”普莱斯回答。

“你介意我谈一会生意吗？”丹尼接着又问。

“请说吧。”普莱斯回答。

“我决定接受你五年期的两亿五千万美元，年息百分之十五，”丹尼说：“我不喜欢兑换那方面，不过我可以受得了。”

普莱斯走上前与他握手，娜塔丽退到屋子另一边她的桌子旁。“好极了，”他说：“我马上打电话给纽约。然后我想你该把凯利那个人叫上来。我们需要你的人提供许多的数据和文件。我想也许他是这方面最有资格帮助我们的人。”他又接着说：“如果你同意的话。”

丹尼当然同意了。纽约也很热情，说得保留一点；百分之十五利息加上在市场价百分之二十的兑换权，这就意味着每股二十四美元，这一切都是从一个财务稳固，前途光明的公司来的：亨利·普莱斯甚至自己都没有想到。事实上情形是如此之好，麦思福来哈的合伙人一致同意把交易的部分用来做自己的投资项目，通过伦敦或巴黎。很显然在给外面分配股份时他们必须特别小心。从没让欧洲人独占这样一个东西。大家同意整个事情让普莱斯一手操办：由他来决定邀请哪个欧洲银行加入；他将亲自去说明。越快越好，在勒曼和他的董事会的任何成员改变主意之前；即，在他们决定探讨与库哈、利傲、和勒拉德或沙勒曼兄弟更好的交易之前。

普莱斯有些勉强地接受了他在这个事件中的角色：在欧洲跑来跑去再组织一个辛迪加不是他半退休的设想。但他在这点上不能把这事交给任何人代办。而且，这也用不了多长时间，除非……除非赌宫财务结构的某个地方的某个事情还没暴露出来；这个事能解释丹尼·勒曼为什么这么快就接受他提出的条件。当他翻阅赌宫的财务主管凯利帮他收集起来的私人部分的“历史”记录时唯一使他不安的事出现了。

“现在，你瞧这里，1969年夏天勒曼先生控制了这家公司，当时的名字

是抽彩公司，三个月后成为董事长和主要执行官。”

“是，”凯利回答。

“为什么在‘控制’和成为主要行政执行官之间有耽搁？”普莱斯问。

“我相信是由于勒曼先生和高级管理阶层之间有些矛盾。”

“那是在你来之前吗？”

“不，那时我在这儿，但还没资格了解那种情况。”

“我明白了。好吧，我想纽约或欧洲的人都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但有一件事他们一定会问，而这里没有说明。”

“先生，哪是什么？”

“勒曼先生从哪里得到‘控制’所需的资金呢？”

“他卖掉了他原来在费城的生意。”

“我知道。但其余的钱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我得问问勒曼先生。”

普莱斯很快做了个决定。尽管他有保留，但在这个时候再引入一些因素，或许会使勒曼不安，从而翻了船，这毫无必要。这是一笔华尔街上每家公司都会迫不及待去抢的交易。他打算尽快把它作成。“等一下。这不一定有什么关系。毕竟，证券交易所不一定非要过问这件事的。而且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和目前状况以及公司的未来都真的没什么关系。”

“我同意，不过，我可以问一下勒曼先生——”

“不用了，算了吧。现在再回到平衡表上来。应收帐款。好象高得很。为什么？”

这真让人厌烦，不过还得做。三天后，工作完成了。第三天下午的五点钟普莱斯对娜塔丽宣布第二天早晨他们要飞回东岸，然后，几乎是马上，就飞苏黎世。然后就直接飞回拉斯维加斯，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

“我不想和你一起去，亨利，”她告诉他，“你知道，瑞士早就对我没有吸引力了。”

“我在这里再呆几天等你回来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但为什么要在这儿呢？我还以为你更愿意回到你乔治城的家里呢。”

“事实上不。我呆得很舒服。我想我甚至会租一辆车，看一看胡佛坝，在沙漠里兜兜风。”

第二天早上他动身去机场时决定不叫醒她。事实上，他感觉到，她又需要她所谓的“空间”了；最好让她一个人呆几天。他会从纽约给她打电话的。

第十六章

娜塔丽直到中午才起来。她八点左右就醒了，意识到普莱斯已走了。这没使她烦恼，正好相反。于是她决定租一个下午的车。她选了一个车篷可折叠的红色凯迪拉克。为什么不呢，她告诉自己。在拉斯维加斯……她去了水坝，请了个导游，约五点钟才回到旅馆，热汗淋漓，灰尘满面。

她在最好的仿庞培浴缸里洗澡时，心里想，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很干的马提尼酒，冰镇的，不加任何东西来安静一下。但一个独身女人在赌宫的鸡尾酒时间到底该穿些什么呢？

她决定穿一条小黑裙子，这也许是那天晚上赌宫唯一的一条小黑裙子了，但管它呢。

她这样想着从电梯里走出来走进赌场的人群，我也许是这地方唯一听说过保罗马德森·贝克的人。

下一个问题：去哪个酒吧呢？那个据认为是仿圆形帐篷的？那个象一艘北欧海盗船的？那个西部乡村风格的？她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一个酒吧，建得象一个酒吧，看上去象一个酒吧，一点音乐也没有。而且，她欣慰地注意到，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女人自己坐着。太好了！她跨上一步，穿过把这个地方和赌场大厅隔开的铜栏杆之间的空间，侍者领班来迎接她，他上下打量了她，认不出她是谁，一声不吭，把她安排在一个紧挨着右边的桌子上。这时他好象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于是：“我想你也许想看一下大赌。

通常现在就开始了。”

一个穿奴隶服装的姑娘接待了她，酒端过来时，娜塔丽决定舒服地坐一下，看一看，等着大赌的开始。

几分钟以后，很明显地觉出，不管是什么，反正就要在紧挨着她的左边开始了，这地方用绳子与大厅的其他地方隔开。四个惊人高雅的中国女人突然出现了，占据了距娜塔丽所坐的位置不过五码的长长的赌桌边的位置，尽管那地方比娜塔丽坐的地方低一步，用铜栏杆与酒吧隔开。总之，相距很近，娜塔丽听出四个人在用中文交谈而不是用英文。

然后一个接一个，她们的桌上来了一个意大利伯爵模样的人，然后一个肯定是新泽西的卡车司机，再后来是一个家庭主妇，毫无疑问是奥荣其县的，最后是两个人，都穿着黄色套衫，她想，这两个人，肯定是来自旧金山的。就如这个人群一样惊人的是，当那个显然是赌场主持人的女人走到桌边开始工作时人群和一切都被推到了陪衬的地位。

她身着剪裁非常讲究的西服，发型绝对有风格，至少六英尺高，也许三十刚出头，这是一个走起路来知道自己是这地方最有吸引力的女人，尽管这个地方现在已有几千人，而且也许三分之一是女人。

很快有两个男人站到她的两边，都系着黑领带，一左一右，最后，在后面，还有一个男人，也身穿紧身的无尾半正式晚礼服，他坐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好象准备开始裁判一场网球比赛。尽管身边围着三个正式打扮的白种男人，但为首的还是那个穿着黑西服白衬衣的女黑人。是她发出游戏开始的信号，给她的每个同事三叠纸牌，自己留着两付。然后他们都开始洗牌。她把洗过的八叠牌收起来，都放在一个鞋一样的容器里。接着有一些很神秘的举动。首先是那个女黑人把一张好象是塑料百搭放进鞋里。然后，不管是出于什么惯例原因，她把鞋里的第一张牌抽出，翻过来。这是一张方块八。她把它放在她面前桌子上的一个狭缝里。然后从鞋里又拿出八张牌，放进同一个狭缝里。最后她把鞋递给一个中国女人，坐在她最右边的那个，这人马上接过来开始发牌。发完牌后，下了注，一些牌被翻了过来，令娜塔丽惊奇的是，这一切不到两分钟就结束了。所有的筹码都归了那个中国女人，她的三个朋友高兴的唧唧喳喳。她好象不为所动，又回到鞋旁开始发又一局的牌。又下了注，牌又翻过来。赢家是由女黑人宣布的。又是两分钟。

娜塔丽不明白这都是怎么一回事，但很明显大量的金钱以惊人的速度倒了手。

喝了两杯马提尼四十五分钟之后赌宫第一号班克拉特赌桌上换了发牌人，桑德拉·李过来喝她的通常的傍晚的酒。她已经注意到穿小黑裙的女白人在她在班克拉特桌上叫牌时几乎一直注视着她，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她决定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喝一杯。许多顾客都喜欢这样：一个班克拉特叫牌人在任何赌场都是一个大人物，被看到和这样的人一起喝酒就会有被认为是大款的荣耀，因为除了大款没人敢走进班克拉特桌。

“你介意吗，亲爱的？”她问，低头看看现在有些慌乱的娜塔丽·西蒙丝。

“不，一点也不。事实上，你过来真是太好了。我猜你一定已注意到我一直在从远处欣赏你。”

“是的，除了你那么注视我，你不知道你在这群人里是多么地显眼。”她的眼光扫视了一遍酒吧区。

这时娜塔丽真有些困惑了，她知道穿着吉旺希和乔丹奴缎子筒裙也许不合适，但……女黑人完全看出了她的想法。“不，”她说，然后咯咯地笑了：“不是你穿的不对，而是很明显，你不打算把它们脱下来，就这些。”

娜塔丽还是不明白。

“这个地方是妓女角，夫人，只有斯提夫自己才知道为什么，他把你安插在这张收获最多的桌子上；我想也许每晚二十班，一炮二百美元，就是从你坐的这个地方产生的。”

既没有脸红，也一点也没生气，这位穿着小黑裙的白人夫人好象很喜欢听到的消息。

“啊，天哪，”她说：“等我把这个告诉亨利·普莱斯！”她想起了在巴黎他们第一次呆在一起的晚上。她是如何，并不真的很讨厌地干了那事，不过……毫无疑问，那已经表现出来了。也许现在还表现着。她不是一个妓女的料。但去他妈的吧，生活中还有别的东西。对不？

“你肯定我不打搅你吗？”她的来访者问。

“是的，请呆着吧。我只是刚想起了点事。”

“你刚提到一个男人的名字。我敢打赌你在想他。”

“是，你说得对。”

“男人们马上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象你这样的正派女人为……”

“会呆在这样一个地方？”娜塔丽说。

“是。你想知道答案吗？”

“你如果愿意说的话。”

“为什么不呢？有两部分。首先我被米尔斯大学开除了。第二，我开始和老板睡觉。”

娜塔丽甚至连眼皮也没抬：“这很平常。除了老板通常是股票经纪人、地区销售经理或国会议员。至少你肯定挑了一个有意思的老板。”

“你认识勒曼先生吗？”

娜塔丽没想到有此一问。“啊，”她说。“我不是有意打听你的私事。”

桑德拉·李俯身过来拍拍娜塔丽的手：“这不是什么秘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象以前那样常见面了。有好几年了。我想丹尼一直很忙。而且这几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大西洋城。因此就我而言，就是那句老话‘眼不见，心

不念。’”桑德拉·李停下来，看看酒吧四周。“呵呵，我们又来伴了。”

娜塔丽正要转身看看是谁，但她说的那个人已站在桌边，完全没注意娜塔丽，瞪着这个黑女人。“我告诉你十几次了，桑德拉·李：我不希望你休息的时候在这个酒吧里晃。影响不好。你是发牌人。不再是他妈的妓女了。”

“去你妈的，卡豆巴，”她的回答是，然后，对娜塔丽说：“原谅这个法国佬吧，亲爱的。”

埃第·卡豆巴看上去马上就要在此时此地晕过去了。这时娜塔丽说话了：“又见到你真是很高兴，卡豆巴先生。如果你有时间一起坐会儿吧。恐怕亨利已走了有几天了。”

我肯定他想感谢你那晚在棕榈喷泉那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安排。”

卡豆巴马上缓过劲来了。他伸出手来，握住娜塔丽的手，现在又成了那个永远让人喜爱的阿根廷人，他在她的第二和第三关节上深深地欧洲式地一吻。“又一次见到你真是太好太好了，夫人。这应该小小地庆祝一下。”他一挥手召来侍者领班斯提夫，斯提夫马上提来一个冰桶，里面放着一瓶多姆佩里尼翁酒。他身后跟着一个手拿三个酒杯的女侍者。倒满酒，卡豆巴拿起他的杯，很有深意地先看一下桑德拉·李，然后再看看娜塔丽，说：“和平。”接着就坐了下来。

于是冲着娜塔丽，他说：“听说普莱斯先生和勒曼先生谈得很不错。”

“是的，他们很谈得来，”娜塔丽回答：“但不要问我生意上的事。当他们开始谈成千上万几亿美元时我就一无所知了。”转身对桑德拉·李，她说：“我在瓦萨大学的专业是艺术史。”

卡豆巴打断了她：“对不起，恐怕我听不懂了。我还有事要做。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墨西哥客人马上就要到了。勒曼先生一定要我亲自接待他。再次见到你真是很高兴。”他站起身，对娜塔丽鞠了一躬，没理睬桑德拉·李，然后离开了。

桑德拉·李的目光一直跟着他直到他消失在赌场大厅周围纷乱的人群中。此时她才又对娜塔丽说：“你的未婚夫是干什么的？”

“亨利是个投资银行家。”

“啊，怪不的。”她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我还是要说：小心这个人，特别是如果你的未婚夫要把丹尼·勒曼拉出困境的话。”

“拉出困境？他怎么啦？”

“亲爱的，这里每个人都知道丹尼·勒曼那样进入大西洋城是一个大错误。它占用了他去年的大部分时间，听说也耗掉了他在这里的大部分利润。那些有钱人，银行或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要害，他们变得越来越恐慌了，因为每个人和他的兄弟都要在大西洋城开一个赌场。他们说丹尼作为在那里开的第一个全天赌场所拥有的六个月的快乐就要砰地一声结束了。因此这些贪婪的杂种们告诉丹尼或者还他们的钱或者他们进来丹尼搬出去。卡豆巴几乎一个人在管理着这个地方，因为丹尼一直被新泽西拖住了，现在他等不及了。他已经让搬家具的人等在一边。他也许每周都量一次丹尼的办公室以确定他的新地毯合适。”

“我明白了，”娜塔丽说。

“希望如此。当你告诉他你的朋友正在和丹尼谈几亿美元时他的脸就变白了。我不是开玩笑。你把他以为几周后他会坐上的丹尼的那张桌子下的那

张新地毯抽了出来。”

“那他会做些什么呢？”

“不只是卡豆巴。他把一个人搞瘫痪了，一个这里董事会里重要的人，过去是个好莱坞代理。你可以想象他对丹尼是多么地忠实！他和卡豆巴是用一块布裁出来的，相信我。我看见他们挤在那里，每月两三次。嘀嘀咕咕，笑着。丹尼在城里的时候就不这样。”

“你告诉过勒曼先生这些吗？”

“我说了丹尼也不会听。首先他一直这么成功现在是他认为自己是不可征服的。第二，莫特·格兰威勒和埃第·卡豆巴哄的他以为他们连他走过的地方都崇拜。第三，毫无疑问，也是最不重要的，就象我告诉过你的，我们不再那样见面了。”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看看吧，丹尼·勒曼已经成了一个大人物。所以他现在和你这样的人联系。”她的声音里第一次露出痛苦。

“我不明白，”娜塔丽说。

“你马上就明白了。卡豆巴刚才说的绝对正确。桑德拉·李原先只不过是妓女：一个黑人妓女。很久以前丹尼·勒曼选我做了发牌人。从那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了。”

她看看她的表。“得回去干活了。和你聊真是太好了。”她起身要走。

“请等一下，”娜塔丽说：“我有一个主意。你明天有时间一起吃午饭吗？我们可以在我的套房里吃。”

女黑人犹豫了一下：“什么时间？”

“一点钟怎么样？我在 2001。塔楼上。”

“我会去的，”桑德拉·李回答，所有的犹豫现在都不见了。“我真是不能相信：我们两个女人一起吃午饭。我想我应该戴一顶帽子。”她咯咯地笑着，俯身下来，吻吻娜塔丽的脸，然后就走了。

第二天一点钟——不过是凌晨一点钟——卡豆巴从妓女之角走开整整五个小时之后，他又出面约会了，不过这次只限于男人的。约会在沙漠上进行，从拉斯维加斯往西北开整整一个小时的车，在两边沙漠上升起红色石笋的火之谷。瓦尼·牛顿在那里有一个牧场，饲养着阿拉伯马。卡豆巴在他自己的地方饲养和训练着打马球用的马；当阿根廷马球队完成他们的美国巡回时，他们自然就来到他的家；还有他们的许多马也来了。

卡豆巴敞着大门，让屋里屋外的灯都亮着。他装满一篮冰块，把威士忌酒瓶和两个酒杯放在起居间的酒吧上面，在那儿有红宝石，红木，波斯地毯，和马，牛，牧童的油画，这一切都用一种高雅的品味摆放在一起，这品味是卡豆巴这天晚上早些时候刚离开的那个城市所缺乏的。

莫特·格兰威勒十分钟后也来了，他穿过门口走进起居间，满脸笑容，精神焕发。

“有什么好消息？埃第？”

“我先给你倒一杯酒。”

“啊，啊，”格兰威勒说：“我希望不是那种消息。”

卡豆巴把酒递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是这种消息。那个该死的勒曼又逃过去了。

他和麦思福来哈达成了一笔交易，麦思他妈的福来哈，至少有几亿！”

“你肯定？”

“我在不到五小时前从麦思福来哈的女朋友那里亲耳听到的。”

“多快？”

“多快并不要紧。当人们听说这样一个机构要和勒曼合伙时，一切都完了。那些银行就再不会和我们玩了。”

“我怎么和我的委托人说呢？”

“再不要跟我说那些他妈的委托人的废话格兰威勒。就告诉你那些朋友他们可以拿上他们的钱到别的地方去。赌宫交易完了。死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两人沉默地站在酒吧里。然后格兰威勒打破了沉默。

“你知道。你得把它交给勒曼。这家伙比这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有运气。他先是让这个赌场象一件礼物一样地交给了他——偏偏由我交给他。现在当看上去他要把这东西毁掉时，这个纽约来的神话般的教父带着一卡车钱就来了。”

“我们不要完全修改历史吧，朋友，”阿根廷人说。

“你这屁话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也没有给他。我听说过这件事。你卖给他一个一帮强盗经营的一个地方，他们甚至不让他从前门进来，顺便说，这个门，就要被赌博委员会永久关上了，让丹尼赔大约六千万美元。我希望你绝不要为我做这样的好事。”

前好莱坞代理决定不再提这件事了。卡豆巴又说：“到底是谁吹响哨子的？”

“什么哨子？”格兰威勒的声音低沉而沮丧。

“把联邦调查局带进数钱的办公室的那个哨子。”

“我怎么知道？”

“我只是问一问。”

“你从来不‘只是问一问’，埃第。”格兰威勒的劲又来了。

“我只是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问一下比利·史密斯。他那时是当地联邦调查局的大拿。要有人知道，就是他。”

“不行。不能问他。他仍然认为丹尼可以在水上走。”

格兰威勒开始想：“我来告诉你谁过去十年来或更长的时间里每天都在问同样的问题。”

“谁？”

“列尼·德·尼罗。”

“他是谁？”

“你说的那些强盗之一。他和一个叫罗伯特·沙尔苟的一起管理老抽彩。他们和他们的总会计师，我想他的名字是道尼，对，鲁比特·道尼，一起组织了这个阴谋。”

卡豆巴并不特别喜欢这个谈话的突然转弯。沙尔苟是一个从他记忆中完全抹去的名字。当你把一个人杀掉时，甚至让你的半意识记得这件事都是不聪明的。处理这件事一定要小心，他想。如果格兰威勒那怕嗅到一点味道，那他的愚蠢和贪婪会促使他重新翻开地面，寻找蛛丝马迹。问题是这个过程会把他领到贝鲁特和勒曼，那将会是勒曼的终点，不幸的是，也会是埃第·卡豆巴和他的科西嘉朋友的终点。这种方式绝对不予考虑！

“这个叫德·尼罗的家伙还在这里吗？”他问。

“不，十一年前就离开了，再也没人见过。有人让他的伙计沙尔苟永远消失了，我想他得到了这个信息。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肯定有办法找到他。”

你认为怎么样？”

“不。瞧，莫特，我想时间不早了。让你的人知道赌宫出局了。也许他们该看看阿拉丁。我听说那边的情况很不稳定。”

十分钟后莫特·格兰威勒的车消失在火之谷的黑暗中。埃第·卡豆巴关上所有的灯，除了火边的一盏。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威士忌，点着一只雪茄，伸展在一张躺椅上。他在那儿又呆了一小时，喝了两杯威士忌，和又一杯帕塔伽思烈酒。他一直在想。

桑德拉·李说话算数：她穿着一件瑞士腰带的白裙子露面了，这件裙子本身就很显眼，但是那帽子、花和上面的一切使她显得更像个参加婚礼的伴娘或在另一种时间和场合下，正要去克莱瑞奇、里兹或黑斯乐与她的也正在欧洲旅行的凯塞灵布莱森、斯密斯或米尔斯大学以前的同学们一起喝茶的小姐。令桑德拉·李高兴的是娜塔丽·西蒙丝对这次会面也同样郑重其事，尽管没带帽子，仍穿着一套千丽西服，那是这个季节国外第五大街高雅的象征。娜塔丽已经点好了菜，由香槟开头最后还是香槟，中间是洋葱汤，然后是带一半壳的牡蛎，接着是配着棍面包、酸黄瓜和芥菜的鱼头汤。

谈话完全由桑德拉·李支配着。她对过去十年中在赌宫表演过的每个男艺人或女艺人的性生活几乎都知道一点有汁的细节。而且她谈起那些“就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那最绘声绘色的细节时一点也没感到不安。那常常与“我做梦也不会干的那种事”有关，桑德拉·李又补充道：“在我退出这个特殊行业之前”。

娜塔丽坐在那里都喝了进去——绝对惊畏地。三点三十，电话铃响了，桑德拉·李的脸上马上就有了失望的神情。

“别担心，可能只是亨利打过来问一问，”娜塔丽说。

她说得不对。是丹尼·勒曼说要顺便进来呆几分钟，要是她不介意的话。

“我这就走，”桑德拉·李一听到这消息马上就回复到南方的方言。

“请不要走，我不想一个人呆着。”

桑德拉·李好象很难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还是决定留下来，至少等下一幕开演之后。丹尼·勒曼跟在娜塔丽身后走进来时絮絮叨叨的象个小孩子，直到他看见桑德拉·李。

“意外，意外！”她说：“没想到看到帮忙的在这儿，是不是？”

丹尼不禁咧嘴一笑：“怪不得，”他说。“可你们俩怎么到一起的呢？”

娜塔丽插嘴道：“我们俩都在妓女角工作。”

“是啊，”桑德拉·李接着说：“现在我们都和住在这儿的那个款呆在一起。他的名字是亨利。”

丹尼楞了一下，接着说：“别闹了。亨利在纽约。”他停了停，想着：“不过……”他不说了。过了一会他又道：“我有一个想法。在你们任一位说之前，请先让我说完。”

好不好？”

她们点点头。

“我上来说再见因为几小时后我就要去大西洋城了。本周晚些时候我们要在那里开一个董事会。你也许知道为什么，娜塔丽。不管怎样，我刚想到什么事。桑德拉·李，你还从来没见过我们那边的新赌场，对不？”

“没有。”

“还有，娜塔丽，我肯定你也没到过那边。”

“是，我没有。”

“好，你们两个一起到我们那边玩一下怎么样。你们可以明天早上飞过去。这些都能今天晚上在这边搞好。我安排人在费城机场接你们。”没等她们两个中谁回答他又转身对娜塔丽说“我肯定不仅亨利不会介意，而且他还会对你在那边的见闻很感兴趣。我愿意让你看看。还有你，桑德拉·李。”他又补充道：“有点象从前那些日子吧，当然，如果你还……”现在丹尼·勒曼好象真的又变成了费城来的那个男孩，在这样两个女人的陪伴下变得不象他了。

“你愿意，”桑德拉·李说：“我们当然想去了，是不是，娜塔丽？”

“绝对，”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她的两个来访者很快走了，所以就剩下她一个人喝完了第三瓶多姆佩里尼翁，结果醉熏熏的。但她很早就上床了，黎明就起来了，收拾好行李，甚至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唱歌。“事情变得有意思了。”她在机场一边走出赌宫的轿车，去办理联合航空公司的九点到费城的航班的手续，一边不知对谁说。桑德拉·李好象一点也没受昨天放纵的影响：她已经站在联合公司的柜台前等上了。

第十七章

东部赌宫的轿车司机已经等在费城行李转盘处。往南开往大西洋城的旅程穿过好象是无穷无尽的亭亭玉立的松树，用了近两个小时。她们到达大西洋城边和城里时，两个女人有一会谁也没说话。然后说话的是桑德拉·李：“要是我问我的话。这地方很糟糕。”

“很糟糕的地方。”

“在许多方面都很糟糕的地方。”桑德拉·李继续道。

“我想你从来没到过这里？”娜塔丽问。

“没有。但那不能说明我没有听说过一些事情。毕竟，我是在这个行业里。”

“那就给我讲讲你听到过的事吧。？”

“好吧。第一部分：对新泽西的一般介绍。新泽西的历史绝对充满了国会议员、和其他选举的、任命的官员，他们因任何可以想象的行为被指控、犯罪和服刑，最起码的就是接受贿赂。”

“真的。”

“你以为现在是在哪？瞧，新泽西是腐化世界的黑腰带选民。”

“你肯定？”

“当然是在发达国家中。上帝，娜塔丽，你不会指望我把刚果和尼日利亚包括在内吧。那些国家是黑人管理的。”

娜塔丽咯咯地笑着：“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很遗憾地说，是埃第·卡豆巴告诉我的。就他所言的‘丹尼的荒唐事’而言，他的知识宛如挖掘不尽的源泉。”

“什么荒唐事？”

“他说最后他们会干掉丹尼的。‘恶棍不会忍受其他恶棍侵犯他们的势力范围。’”

“他那样说丹尼？”

“当然。他当着丹尼的面几乎一字不差地说出刚才那些话时我就坐在妓女之角。卡豆巴知道他可以和丹尼一起杀了人而不受惩罚。所以自然他把事情做到了极点。”

“丹尼怎么说？”

“‘我们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需要我们。我们是领头人。我们来到了然后大家也就来了。’你没听到他说吗？”

“那么？”

“丹尼一直是对的。到目前为止。”

“现在什么可能出问题？”

“我不知道，亲爱的，但我有一种感觉……”

“但那时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贪婪。就是贪婪。他已经什么都有了，是不是？可他不这样想。他总是贪得无厌。”

“对什么？”

“钱。就是钱。”

这时轿车在东部赌宫门前停了下来。几分钟之内两个女人就被请出了车送上了电梯安置在一间宽大的，尽管按维加斯的标准并不是很讲究的两间卧室的套房里。这里摆满了鲜花，有两桶香槟；两盒高第瓦巧克力；两件浴袍，当然上面绣着他们的名字；两瓶乔伊香水；两……

“这太可笑了，”娜塔丽说：“而且太浪费了！”

“当然，”桑德拉·李回答：“不过，亲爱的，这是老式的丹尼·勒曼。对他而言这”——她的手从香槟桶指到巧克力盒再到屋里不成体统的印花棉布沙发——“这就是生活。”她停了一下：“但他是好意。”

“你还很喜欢他，对不对？”

女黑人点点头，消失在她的卧室里。

请他们一起进餐的邀请还是通过勒曼式的亲近方式传达的：电话留言服务。美食家餐厅的一部分被隔离开，用屏风挡了起来。娜塔丽和桑德拉·李显然是唯一被邀请的女人。丹尼·勒曼把她们作为麦思福来哈的亨利·普赖斯的未婚妻和她的旅伴介绍给已经在那里的六个男人。其余的客人是：州长办公室的人和他的伴，新泽西赌场控制委员会的人，和他的走狗，赌宫有限公司董事会的两个成员，莫特·格兰威勒和丹尼在费城时的律师，本杰明·史。娜塔丽坐在丹尼和州长的人中间；桑德拉·李显然认为坐在格兰威勒和史之间安全。

宴会上的谈话是老友间的，大家互相很熟悉，可以开秃头的玩笑，闲聊没出席的双方都认识的人，追忆在新泽西和其他地方的过去的好时光。唯一严肃起来的一次就是当史提到赌场临时许可证的话题时：不止东部赌宫是临时的，巴利、凯萨、胜地和花花公子都是。整个情况涉及到出现一个“临时”对“永久”的许可证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新泽西想尽快得到在本州使赌博合法花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它马上并没有现成的法律机器来管理许可证。所以暂时而言，只能给临时许可证，并不能说明随后会自动给永久许可证。凯萨在1979年6月26日拿到它的临时许可证；赌宫，巴利和花花公子，

六个月后，在那年的 12 月 29 日拿到了许可。

“我们一起几乎把十亿美元投进了这个城里，”史对州长说，尽管全桌的人都在听。

“而你们这帮人还让我们拿临时许可证经营。必须改变这个状况，很快。我们当年进维加斯时，内华达在 60 天内就查明我们很清白，终身。在六十天内很顺利。我亲自替丹尼办的，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内华达的人知道没人能把那么多钱在没有保障，没有永久保障的情况下投进来。”

“你们是有保障的，”州长的人反驳道。

“我看不见，”律师回答。

“你在这张桌子上就看得到的，”政治家回答。州长点头表示同意。

“来点甜点怎么样？”丹尼问。吃过甜点丹尼宣布他想带女士们转一转；他想其余的人也许愿意呆下来喝白兰地，抽烟。男人们都站起来，丹尼带着女士们离开了，男孩子们回去工作。

她们走出饭店，一到安全的地方，桑德拉·李就抓住娜塔丽的胳膊。“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她大声说着悄悄话。“你还能怎么吵？他们甚至不在乎谁会知道！”

丹尼走在她们前面，穿过比她们在拉斯维加斯的姐妹赌场所见过的还要拥挤得多的人群。但这是一个不同的人群：肮脏脏脏的。女人们更胖；男人们肮脏不堪。整个人群有一种下等人的味道，娜塔丽想。桑德拉·李肯定有同样的想法，她瞟瞟她的新朋友，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丹尼一直在人群里开路。他们现在穿过一层一层的老虎机。

又有新玩意儿了：人们真的在那里排队等着打老虎机！

“嘿，不要走那么快！”桑德拉·李冲丹尼喊道。

他站住等她们。

“那些班克拉特桌在哪儿？”她问。

“是只有一张桌。”他回答。

“一张桌子？”桑德拉·李惊讶地问。

丹尼耸耸肩。“城市不同嘛。快来。”他们终于走出了赌场的后门，来到外面的大街上。丹尼停住脚，女士们走到他的身边。

“你们看，”他说。那边至少有两百人在排队，等着进赌场。

“为什么？”桑德拉·李问。

“消防规定，”丹尼回答。“我们通常在七点就达到人数极限了。那以后，谁也不能进去，除非有人出来。”他转身对娜塔丽说：“这应该使亨利感兴趣。”

“现在让我带你们看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之一，”他说。他的右手搂住桑德拉·李的腰。他把左手伸给娜塔丽·西蒙丝。她拉住他的手，三人一同走下大街。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温暖，几乎有点热；月亮明明亮亮地照着；大道上挤满散步的人。“我小时候常到这里来，”丹尼说：“每个夏天。和我妈妈一起。大西洋城是个岛，你知道。

印第安人叫它阿伯塞---甘米，就是‘小海水’的意思。白人简略地叫它阿伯塞昆岛。

后来费城的什么人发现了这个地方，在这儿和费城之间建了一条铁路。首先他们用每公顷十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个岛的大部分土地。把名字改成大西洋城以刺激它成为一个旅游胜地。三年后他们以每公顷三百美元的价格出

售这块土地。”他们一边说一边走。

“七年前我用二十万美元买下了现在赌场所在的那块地方。知道它的现价是多少吗？只说土地？”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至少一千万。我们费城来的这些小伙子在大西洋城这儿干的还不错，大西洋城对我们也挺好。”

“你们听说过泰德·罗斯福怎么评价过这个地方吗？”这个问题当然是对娜塔丽·西蒙丝提出的。

“不知道。”她回答。

“不知道大西洋城的人不是一个好的美国公民。”丹尼说。“你觉得怎么样？这话那时是对的现在也对。你们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丹尼？”桑德拉·李很嘲弄的反问。但丹尼没注意到；他讲得正起劲。

“这可能听上去不谦虚，”他开始说，桑德拉·李不禁翻了一下眼睛。“不过我把赌博带到这个地方。它会象铁路一样改变这个地方。”

他们继续走着，有一会，谁也没说话。接着：“那是码头，”丹尼说，指着快要倒塌的那堆钢材和突出到海里的一块。“约翰·菲利普·苏萨每个夏天都玩码头，直到一九三二年他去世。后来保尔·怀特曼接管。大家都到这里来。有件事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和我母亲一起去看阿莫斯和安第表演，那是一九三九年，世界博览会那年他们到这里演出。那天他们吸引了八万四千观众！天啊，那真令人难忘。”他继续边走边说。“母亲和我常在复活节到这里来。只是在周末。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有任何东西象大西洋城的保德瓦克大街上的复活节游行那么壮观。你们知道有多少人参加吗？五十万！”

“那后来怎么样？”娜塔丽·西蒙丝问。

“干好事的人接管了，把这个地方毁了。停止了赌博，关闭了妓院，禁止了赛马。

这儿再没有什么好玩的了，突然之间大家都不来了。大战之后你可以用一千万就把整个城市买下来。”他看看他的表。“表演十分钟后就开始。想看吗？”

当利倍拉斯走上舞台时，显然欢乐又回到了大西洋城，和它一起回来的还有人流。

这地方挤满了人。表演令人震惊。没有任何地方——巴黎，伦敦或者东京——能和赌宫和东部赌宫一晚又一晚提供的相提并论。丹尼·勒曼在这方面的哲学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而且他从来也没有改变：搞最好的，一旦搞到，保住他们，不要担心要花多少钱。

当然他们又喝了香槟。当利倍拉斯演完后来到了他们的桌旁，解释说他是来向“老板”问好的。他们又喝了一些香槟。一点钟晚会结束了。他们离开了夜总会，“我有一个主意，”丹尼说。“喝点睡前酒！”

两个女人，都有点摇摆不定了，她们想，这虽然不是一个独创的主意，但这个主意太棒了。

“去我那儿还是你们那儿？”他问。

“去你那儿，”桑德拉·李回答。“这地方都是你的，对不对？”

丹尼的寓所包括了旅馆东翼的整个顶楼。当人们走出电梯直接走进他的住房时，毫无疑问就把赌场的那种俗气的氛围摆脱了。不管室内装潢师是谁，他或她干的实在是太棒了。屋里的空调让整个房间都让人冷得发抖。但他们一进来就有一个仆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把火点着然后听他们点饮

料。

“绝对要最后一种，”娜塔丽说，她点了苏格兰威士忌。

丹尼自己坐在靠近火边的巨大的沙发上。饮料送来时他冲女士们挥挥手。女士们在他身边一边坐一个，“咱们为什么而祝酒呢？”他问。

娜塔丽，现在说话都有些困难了，她回答：“为大西洋城。”

“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丹尼呼应道。他们碰杯祝贺。接着桑德拉·李说：“只是为了表示我们不把你当作想当然的，大西洋城先生，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晚安吻。”这是在面颊上最纯洁的吻。

“好啊，我想我也能那样做，”娜塔丽说，马上照猫画虎。

然后三人都沉默地坐回到沙发上，丹尼的胳膊现在紧紧地搂住了两个女人的腰。戴安娜·罗思的歌声从后面的音响设备传出，充满了整个房间。

“太好了，”桑德拉·李说。

“是，”丹尼说，稍微动了一下，从背后用他的左手托住桑德拉·李的乳房。桑德拉·李袍子上的带子好象已滑下。丹尼把娜塔丽拉近，抚摸着她的腿。不一会，桑德拉·李袍子的前部都掉了下来，娜塔丽裙子的整个底部都掀了起来，接着——

“不，”她说。“我就是不能。”突然间，娜塔丽·西蒙丝站了起来。

“亲爱的，别紧张，”桑德拉·李说，她的袍子现在也穿好了。“大家都有些失态了。”

“我们该走了，亲爱的小伙，”她对丹尼说。“感谢今晚的招待。不要不高兴，好不好？”

娜塔丽，这时已站在电梯旁，等着，她也转身看着丹尼说：“如果允许的话，我也想这么说。”

丹尼咧嘴一笑。电梯到了。两分钟后两个女人回到了她们的套房，两个人立刻回到各自的房间。这时已早过了大西洋城凌晨两点了，娜塔丽·西蒙丝如果没有全散架的话，至少一半也散了。

奇怪的是，是桑德拉·李壮观的乳房比丹尼的手更让她动情。“不知道如果是亨利的话会是怎样？”她咯咯地笑着。但亨利·普莱斯和两个女人干，一个黑人，一个白人——这飘渺的难以想象。所以也许她该利用这个也许是她唯一的机会看看要是——这时她收回了思绪。“不。我该离开这地方了。事实上，这也许是他们说的‘正是时候’。”

她不再对房间讲话，然后就睡着了。她已经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早上两个女人一起去了费城的机场。谁也没有提昨晚是如何结束的。桑德拉·李坐飞机回了维加斯；娜塔丽去了华盛顿。她们相约保持联系。

第十八章

娜塔丽·西蒙丝回到她乔治城里的住宅后一小时亨利·普莱斯就打来了电话。他刚说完你好她就迫不及待地说：“我去了大西洋城，”

“怎么样？”

“很俗不可耐。你能想到他们真的每天晚上在赌场外排队，迫切地想进

去吗？”

“没有。有意思。还有什么？”

“亨利，我对金融和赌场都一窍不通，但我必须说我在那边的饭桌上听到一些不象是好消息的消息。”

“什么消息？”

“你显然需要州里发一个许可证才能经营一家赌场。对不对？”

“是的。”

“他们在新泽西现在只有一个临时许可证。你们知道吗？”

“我们确实知道。在大西洋城发给赌场的所有许可证都是临时的。”

“那不危险吗？对你和你的银行，我是说。”

“我们已经考虑到了。”

“那么……”

“明天我要见他们的董事会。然后我想我要马上去欧洲，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想一切肯定都会如意的。应该在一周内返回。你还好吗？你听起来有点……”

“我很好，好得很，亨利。只是有点为你担心。没别的。你肯定你现在和这些人做的事没错吗？”

“你是说勒曼？”

“是。”

“我想没错。为什么？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没什么。只是他们都那么……”

“许多经营石油公司的人也那样。还有经纪人事务所。边境南边我们打交道的好几个政府。勒曼肯定不比他们好，但他也许不比他们坏。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大人了。”

娜塔丽，你操心你的艺术画廊吧。我可以对付这个世界里的丹尼·勒曼。顺便问一下，你的生意还好吗？”

“这几天我还没时间打电话问一下，不过我明天早上就过去。”

三天后亨利·普莱斯来到苏黎世的湖边。同瑞士通用银行的一名执行董事路沙·温特瑟进行会谈。

“我想你和你们的人已经看过那些财务数字了，”普莱斯问。

“看上去不错，不过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么运气好？”

“股票交易委员会的登记会需要很长时间。”

“就兑换权而言你怎么能争取到二十四美元一股的价格呢？”

“那还没说定。实际兑换价将在停业那天决定，将以纽约那天的最后交易为基础。

我们将采用那个价格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手续费。”

“所以你猜测最后交易将是二十美元。你现在怎么能知道呢？”

亨利·普莱斯举起右手，在空气里抓了一把。然后他又补充道：“我希望，路沙，你能帮助把价格向那个方向推一把，通过一点在纽约最后一分钟的买或卖，不管需要。”

瑞士银行家笑了。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美国是不合法的，但在瑞士可不这样。“对，我们经常那样做。我们叫它 KURSPFLEGE。整个交易很紧凑的话那不是什么问题。”

“好，我们的客人和他的董事会已经同意了这笔交易。但他们期望将得

到至少二十四美元的兑换价格，那是我一直用的价格。”

“我明白。现在告诉我，亨利，你还打算让谁加入呢？”

“为什么不花一分钟读一读备忘录呢？上面有你想知道的一切，路沙。”他递给他一份三页的文件。麦思福来哈位列第一作为唯一的主要经理人。借款人是卢圣堡的赌宫公司，担保人是达拉维尔赌宫公司，金额是两亿五千万。期限是五年。期票的持有人将有权力，根据自己的选择，从停业那天算一年，把他们的期票或其中的任意部分按照停业那天决定的价格，兑换成完全付清的不可估价的赌宫股票的部分。

辛迪加名单上所列的所有潜在参加者，均已表示很有兴趣，包括两家荷兰银行，一家比利时银行，三家德国银行，两家法国银行，一家日本银行在卢森堡的分行。那正是普莱斯下一站要去的地方。但重要的是首先要让瑞士的通用银行加入-----牢固地带着很多钱加入。这以后其他银行就会毫不犹豫的到位了。

“对官方来说勒曼这个人干净吗？”这位瑞士银行家现在想知道。

亨利·普莱斯耸耸肩：“他算不上是威廉·退尔或温克尔·里德那样的英雄。但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甚至有他独特的魅力。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那一行；那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你会同意这是最重要的。”温特瑟点点头。“不过干净？”普莱斯继续说：“按照正常的标准来说在那个世界里没人是干净的，路沙。用瑞士道德标准来判断当然是不干净的。”

路沙·温特瑟喜欢这话。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标准能有一点点接近瑞士的，这个美国人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通用银行要和此人做生意：人们都知道亨利·普莱斯是一个世家子弟，来自美国最好的传统的家庭。他不只是又一个纽约来的一直纠缠他们的犹太小贩，想用个瑞士银行来讨好自己。希望某些光亮能落到他们身上。亨利·普莱斯不需要那样。

“我们调查过他。发现他的过去有几段很可疑。但都发生在很久以前，现在政府里似乎没人想关心它们或他。路沙，他有一架真正的造钱机器。”

瑞士银行家又点点头。他们在瑞士很喜欢造钱机器。“告诉我，”他接着说：“他们说拉斯维加斯的话都是真的吗？就是说你可以找到任何一种娱乐？”

“也许是。”

“我听说那儿有世界各地来的姑娘。”

“我肯定你听到的是正确的。”

“你知道，亨利，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承担那些票据的三千五百万。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相信我们，而且，你也知道，那是你需要我们出过的最大数目。”普莱斯脑子里记住了让他伦敦或巴黎办公室的人第二天搞到书面确认，至少电传确认。温特瑟又看了几眼备忘录，然后扔回到咖啡桌的最上面。

“我注意到你会参加那个董事会，亨利。”

“确实如此。”

“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用你董事的身份帮我一个小忙。”

“当然。尽管说吧，路沙。”

“好，我下个月必须要到墨西哥城去。去了解一下阿尔法工业企业的情况。看上去不太妙。事实上，整个墨西哥的形势都让我们烦恼。他们借的钱太多太多了。或者也许更精确地说，你们美国人借给他们的钱太多了。”

“路沙，宁借给墨西哥人也不借给波兰人。”

“是的。就是那样。但不要夸张我们在波兰的地位。把脖子伸到那里的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瑞士人。”

亨利·普莱斯决定保持沉默。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瓜达拉哈拉，既然拉斯维加斯多多少少在那条路上，既然我们要鼓励我们最好的一些客人在你们的交易中投资，你是否认为可以……”

“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他们那儿有一个系统把你这样的人放在一个‘COMP’的基础上。”普莱斯说。

“‘COMP’？”

“‘免费招待’的省略说法。赌宫会安排一切的，路沙。”

“这不是我请求的原因。”

“当然不是。但我肯定勒曼先生会这样安排的。请现在就告诉我准确的日期；勒曼先生肯定想亲自迎接你们。还有一件事：你们一行有几个人？”

“两个。”

“我肯定你妻子会喜欢这一切的。你知道，苏黎世可没有这样的东西。”

真的，尽管温特瑟的妻子不会发现。路沙计划带一个女打字员与他同行。

生意谈妥了，温特瑟站起身来。“现在去哪儿，亨利？”

“卢森堡。一小时后我要坐泛欧特快列车。”

“在克雷瓦尔旅馆吃饭。那里有欧洲最好的小牛肉。”

普莱斯发现那儿的小牛肉真是棒极了，然后他又去了布鲁塞尔，那儿劳荣别墅的填料鹌鹑也是一流的。还有阿姆斯特丹巴丽的印尼餐。等他一周后到达伦敦完成他的周游时，他已安排妥了全部两亿五千万美元的五年可兑换票据，并且增加了六磅体重。通常这样的旅行他只增加五磅。

在泛美航空公司返回纽约的航班上他心里想，我想我是老了。他从不坐协和机，它让他觉得幽闭恐怖。而且，泛美航空是一个客户。他在办公室呆了两个小时，给他的合伙人最新消息，然后坐公务仓飞到华盛顿特区。他提前给娜塔丽打了电话，她正在国民机场的门口等他。

“旅途还顺利？”

“象往常一样。”

他们开车到她乔治城里的住宅喝了一杯。他建议他们开车去农场；她说她更愿意呆在城里，所以他们就呆在城里。两人谁也没想有必要提一下赌场，大西洋城，丹尼·勒曼或者普莱斯只用了十天时间筹集到的两亿五千万美元。在他们计划的事情中，金额、客户、或客户的生意都对他们无所谓。那只不过是小小的分散精力的插曲，短暂得很适当，现在已经结束了。

第十九章

问题由八十年代的阿伯思坎调查开始。一个名叫阿尔文·曼尼克的人被联邦调查局录了相。《华尔街日报》的描述是：“录相带显示曼尼克先生试

图说服一位联邦特工扮做阿拉伯酋长以便秘密买进阿拉丁旅馆与赌场联合体。”

埃第·卡豆巴看到这篇文章时，觉得一点也不奇怪；一年前他想把莫特·格兰威勒和他的“主顾”的注意力从丹尼·勒曼和赌宫转移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阿拉丁赌场的不稳定情况了。

还有：“录相带的一部分似乎提供了另外的证据说明曼尼克先生在凯萨世界的角色。

曼尼克与联邦局的谈话中曼尼克先生说，‘你要做的，就是我们对凯萨做的。我们总是，我们从来不赚钱，因为我们又把它押回到联合体中了。总在这儿加 200 个房间，在那儿加 300 个房间，这样我们在那儿就有 2000 个房间。’”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一切的重要性，他们把曼尼克先生描述为一个“迈阿密海滩生意人”，他是“有组织的犯罪分子麦耶·兰斯基的合伙人。”

还有另一盘录相带《华尔街日报》没能从联系调查局手里拿到。那里面也录着两个人：这次是麦阿密的某个沙·麦耶，麦阿密海滩，福德劳德戴尔——一直搞不清他到底住在哪里——还有一个丹尼·勒曼，从前是费城的，现在是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的。

录相带显示麦耶先生从福德劳德戴尔机场接上勒曼先生。到达一个很显眼的建筑，或者是一个旅馆或者是一个共管联合体前的警卫室的也是同一辆车。不管怎么讲，你可以在最近的背景上看到大海。武装警卫检查过他们，然后挥手让他们进去。录相带上显示有一个数字钟。根据录相带上的数字信息，那一刻几乎六小时后，同一辆车开出了同一扇门，回到了同一个机场。在那儿可以看到勒曼先生消失在机场终端。

在第二盘带上，那是整整十八天后拍下的，同样的情景被重复；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是黑白图片。

还有第三盘录相带，那是用完全非法的手段获得的；为了得到它，联邦调查局公然侵犯了巴哈马共同体的主权。带上没有声音，事实上也没有多少图象；持续时间不超过十五秒。录下的是一只停靠在天堂岛的游艇。麦耶·兰斯基先生和沙·麦耶先生一起面对面靠在栏杆上。两个都拿着眼镜，两个都带着太阳眼镜。他们好象正在讨论什么。

勒曼/麦耶会面的第一盘带日期是 1969 年 5 月 9 日。勒曼/麦耶第二次会面的日期是 1969 年 5 月 27 日。兰斯基/麦耶在巴哈马会面的带子的时间是 1969 年 6 月 23 日。联邦调查局显然严密监视麦耶和兰斯基已有十多年了。

大西洋城决定东部赌宫是否应从新泽西州拿到永久赌博许可证的听证会是从 1982 年 6 月 23 日开始的。在这些听证会上赌博控制委员会也要决定该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每个或全体是否都“健康”。

第一周只是律师们小打小闹。但到七月一日，案件就变得严重了；非常严重。丹尼·勒曼被要求出庭，根据委员会的惯例，将继续出庭直到他完成让人精疲力尽的作证。

这件事使丹尼·勒曼很紧张，非常紧张，尽管他已通过了最初的听证，两年前的，匆匆忙忙的听证，那使得东部赌宫得到了临时经营许可证。不同的是那时赌博控制会主席和他州长办公室的保证人在听证的前一晚在东部赌宫进了餐，包括那以后的第二个晚上，第三个晚上。不幸的是，那同一个主席已被阿伯思坎的网困住了，而且把州长的人也拉下了水。

真是太糟了。更糟的是东部赌宫是新泽西第一家得到永久许可证的赌场，丹尼·勒曼是第一个这样赌场的首要人物需要被判定是否“合适”经营这样一个设施。这将为今后该州管理这样的无懈可击的象巴利的停车地公司——一个巴利制造公司的子公司，一个老虎机的制造商，或花花公子赌场——一家刚被英国赌博业当局勒令停业或出售的英国连锁赌场的姐妹赌场，设立一个先例。

所有这一切中最糟糕的是新泽西的案子由兰道夫·斯亭僧出任大律师。他正准备作为干净先生竞选州长，运用在伊利诺斯和马利兰已被奥妥·可纳和马文·曼戴尔的继任者成功运用的诡计，这两个州长已被确认犯了用错误的方式把赛马许可证授与错误的人的刑事罪。

兰道夫·斯亭僧，不象《华尔街日报》，他既掌握了勒曼/麦耶的录相带，也掌握了在巴哈马船上由兰斯基陪同的同一个麦耶先生的十五秒录象。他手下一些人说他该在听证的一开始就提出那个证据，其他人则为联邦调查局录相带的不合法性担忧。斯亭僧先生，三十六岁，摩门教徒，穿棕色鞋子的人，根本不听他们的话。

是他亲自在新泽西赌博控制委员会的听证室里与丹尼·勒曼对质。甚至那间屋子，又小，又脏，油漆从墙上都掉下来了，也让人沮丧。丹尼带着四个律师走进来，这是在纽约可以用钱买到的最好的律师，包括一位法律公司的高级成员，他亲自代理过象瑞典王国，欧洲煤钢共同体，甚至南韩这样的客户。他和他的三个同伴，好象都不特别喜欢他们最近的雇主，丹尼·勒曼。

正八点，听证开始。

主席：请秘书点名。

点了名。全部五个委员都出席了。

主席：秘书，请让证人，丹尼尔·勒曼先生宣誓。

证人宣了誓。

主席：早上好，先生。

证人：早上好，先生。

主席：勒曼先生，我们希望使事情尽可能容易一些。我们也想尽量简单一些。

证人：我当然很欣赏你的好意。

主席：兰道夫·斯亭僧，本州大律师，将向你提问。

问：早上好，勒曼先生。

答：早上好，斯亭僧先生。

问：勒曼先生，你何时买下赌宫的？

答：1969年。当时叫抽彩。

问：你何时加入那家在新泽西的赌场的董事会的？

答：在那年的夏天。

问：那时，你熟悉拉斯维加斯赌场经营的规定吗？

答：我想是的。

问：勒曼先生，你熟悉内华达赌博控制委员地规定的5.011款吗？

答：我不知道具体的号码，不清楚，先生。

问：你熟悉如果被授权人被发现“在社会关系上或业务关系上迎合、协助、雇佣或有联系于声名狼籍和臭名昭著的人、有广泛案底的人或挑战过

国会调查委员会或其他代表美国或任何国家的官方机构的人，直接或通过一个任意公司或任意个人支持颠覆国家活动或与此种活动有关的人，此时内华达州或赌博业由于此公司或此人的不合适性，或此公司或此人不合常理的经营方式有可能受到伤害时”有理由对一个被授权人采取规范行动的这样一条规定吗？你知道这样一条规定吗？

答：是的，我大致知道。

问：那么你说在 1969 年你就熟悉这条规定吗？

答：我想是的。

问：你认识一个名叫沙·麦耶的先生吗？

答：我见过他。

问：哪种场合？

答：社交场合。

问：你知道沙·麦耶在哪里住吗？

赌宫的律师：斯亨僧先生，我反对，事实上我强烈反对这一系列问题，因为它和设立这次听证会的目的没有任何关联。

主席：斯亨僧先生——为什么你不把这种关联包括在你的问题中呢？

问：当你与沙·麦耶先生在社交场合见面时，你意识到他可能在许多方面都符合内华达赌博控制委员会第 5.011 款所描述的那些人吗？

答：我要强调，我不知道。

问：除了你的社交接触，你和沙·麦耶先生在 1969 年在生意上还有关系吗？

答：绝对没有。

问：也许在 1969 年之前和之后做过生意？

赌宫的律师：我反对。问题太含糊了。我们不想它变成摸底。

主席：请你重新表述你的问题，斯亨僧先生。

问：你在 1968 年与麦耶先生有过生意往来吗？

答：没有。

问：你在 1970 年与麦耶先生有过生意往来吗？

答：没有。

问：你在 1971 年与麦耶先生有过生意往来吗？

答：没有。

问：你在——

赌宫律师：主席先生，我——

主席：我想，斯亨僧先生，你也许应该进行下一个——

问：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提供一些录相带，同时把他们作为证据。

赌宫的律师：我反对。它们有什么关系？

大律师：我能和赌宫的律师一起和主席说句话吗？

主席点头同意，于是被记录下来，接着两位律师走近五位委员坐着的桌子旁，很快交谈了几句，又回到他们各自的位置。丹尼尔·勒曼五百美元一小时的律师看上去并不高兴。灯光变暗了。开始放录相：首先是勒曼和麦耶在福德劳德戴尔的两盘录相带。

丹尼镇静地看着录相，毕竟，他说出了认识沙·麦耶的真话。然后是第三盘录相带。

是麦耶与某个老家伙在一条船上。那又怎么样？灯又开了。

问：前两盘录相带是你和麦耶先生在福德劳德戴尔，对不对？

答：是。

问：录相带上显示的日期和时间是对的吗？

答：也许，是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问：你能告诉我们麦耶先生在，我相信是福德劳德戴尔机场接上你之后你访问的地方吗？

答：是在福德劳德戴尔机场。我们去的地方是福德劳德戴尔南边的一个俱乐部，你可以看到，是在海边。麦耶先生是那儿的会员。

问：两次都是同一个机场和俱乐部？

答：是。

问：每次你都花了大约六个小时和麦耶先生呆在一起？

答：我记不清了。那是十三年前的事了。

问：你和麦耶先生的哪个伙伴熟吗？

答：不。

问：你是说麦耶先生和他的伙伴在一起的时候你从没和他见过面吗？

答：至少我没意识到有，没有。

问：你记得见过一位蒙他格·戴维思先生吗？

答：当然。

问：你能告诉我们他是谁吗？

答：他是拿骚巴哈马第一查特银行的一个董事。

问：你和那家银行做过生意吗？

答：是的，先生。很久以前当我还做硬币生意的时候。他们那时处理我的海外业务。

问：那种联系什么时候停止的，如果已经停止的话？

答：绝对停止了。在1969年春天。

赌宫律师：主席先生，我还得要求说出这些问题的关联性，否则就停止发问。

主席：我同意。斯亭僧先生？

问：你认出和沙·麦耶先生一起在游艇上的那个人吗？

答：没有。

问：你认识那条游艇吗？

答：不认识。

问：那个人，勒曼先生，是麦耶·兰斯基。那个游艇是蒙他格·戴维思的。

丹尼显然感到震惊和困惑。他的律师要求这天就到此为止。要求被批准了。

几分钟后，埃第·卡豆巴的一个一直在听证室的党羽走到一个电话亭，尽管内华达时间还不到早上六点，打电话给他拉斯维加斯城外的家里，给这个负责赌宫赌场经营的人一个完整的报告。

第二十章

挂上电话之后，埃第·卡豆巴在在床上又整整呆了半个小时，反复思考这件事情惊人转机可能的意义。开始他只能看到肯定的一面。他们盯住了勒曼。但想来想去他开始担忧起来。如果他们继续追查过去，决定仔细了解发生在 1969 年的其他事件那该怎么办？那会带来比发现兰斯基的关联更致命的后果……而且不止是对丹尼…勒曼。卡豆巴很快穿戴好直奔赌宫而去。在那儿他不耐烦地等着，一只接一只地抽着烟，终于等到八点，公司的职员们开始工作。这时他给下面的工资部打电话，做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他要赌宫所有在 1969 年初这个地方还叫抽彩时就已在这里工作的人的名单。

情况半小时后就报来了，名单并不长：共有十七个人。显然当丹尼·勒曼从疯狂抢劫这地方的三人帮手中接下这个地方时他真地清理过门户：沙尔苟，德·尼罗，还有……那个审计师。卡豆巴拿起电话又打给工资部。“我说，你们能想法找到 1969 年在这儿作总会计师的那个家伙的名字吗？”

“不用找，”工资部主任回答，他的名字也在电脑打印出来的纸上。“他叫鲁坡特·道尼。”

“他怎么样了？”

“我一点也不清楚，先生。不过凯利先生也许知道。我记得对的话，道尼负责的时候他就在审计部工作。”

“谢谢。”

他又检查了一遍名单。凯利，现在是赌宫的总会计师，名字也在上面。“找到凯利叫他到这儿来。”他对他的秘书说。

没用五分钟会计师就来了。

“见到你真好，马修，”卡豆巴起身迎接这个人，一边还拍拍他的背。“你抽雪茄吗？”他有时抽。

“是古巴的，”卡豆巴说，伸手到桌子那儿取过打开的盒子，然后递给会计师。

“咱们坐在这边，”他继续说，走到屋角的沙发那儿。“告诉我，这个月怎么样？”

“比去年这个月也许要超过 45%。”

“太好了，”卡豆巴说，然后换了话题。“我说，告诉我：我们几个，你知道，昨天晚上在这里追忆往事，提到沙尔苟，德·尼罗和鲁比特·道尼的名字。没人记得他们怎么样了。我是说，大家都认为，沙尔苟一定是被杀了。但另外那两个怎么样了？特别是德·尼罗？”

“先生，我不知道德·尼罗先生怎么样了。我甚至不记得和他说过话。他不是那种很留意审计部职员的人。”

那么也许找到德·尼罗的办法是通过另一个家伙。“但你肯定认识道尼。”

“当然。我在他那个部工作，但我一点也没有——”

卡豆巴马上打断了他，“不，不，马修。没人说过，甚至稍微提一下，你与那些事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很奇怪他怎么样了。”

“啊，他向政府提供了证据——我想，是提供了当局所需要的把沙尔苟和德·尼罗钉住的一切证据。他们最后放过了他。不过，他还是把他所有财产交给了税务局的那些人。”

“真的。”

“是。他们甚至拿走了他的新房子。那可是个大地方。在旧高尔夫球场

旁边。至少值一百万美元。”

“也许是用那些家伙撒油中的一部分现金支付的。”

“不，他只是得到了一大笔贷款。”

谁他妈的关心道尼的问题或他的房子和什么破贷款？他要追的狐狸是德·尼罗。那些新泽西的疯子不断地追查过去，他们肯定想找到德·尼罗以便有更多的证据对付勒曼，如果他们发现了他，肯定他会乱说沙尔苟的事，也许他现在已把沙尔苟“失踪”时去的贝鲁特与他当时正好在的贝鲁特归结到了一起。那么就象这一切终于开始落到勒曼身上一样，当他妈的这地方就要落在他的手里时，谁知道他们会发现什么呢。如果他们能钉住勒曼，这个世界上最小心的人，和兰斯基和他的伙伴们搅在一起的事，老天爷，谁还会安全呢？所以如果德·尼罗知道什么事，或在过去十三年中发现了什么事，他，卡豆巴，想做第一个知道的人。对不对？

但他首先要找到这个混蛋，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会计师还在喋喋不休的讲他的旧老板“事实上，他们三个都得到了大笔的贷款。从加勒比的同一家银行。道尼先生当时每季都让我去付还款。”

卡豆巴的脑子里响了一声铃。“加勒比的什么地方？”

“鳄鱼岛的什么地方。”

“税务局拿走道尼的房子时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把所有人的房子都拿走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先生。”

“我是说，他们还欠那银行那些钱，是不是？”

“是。”

“那些贷款有多大？”

“所有的加起来，起码有几百万。”

“银行不会把这些钱丢下不管的，是不是，凯利？”卡豆巴大声笑了出来。

“我敢打赌要是还有人知道德·尼罗在那哪儿的话，那肯定就是他们了，对不对，凯利？”

“我真的说不好，先生。”

“去他妈妈的吧。你能查一下找出那家银行的名字吗？”

“有可能。我当时就安排这儿斯翠坡上的第一国民银行转帐。银行，你知道，必须一直保持记录。但找这么久的档案也许他们要花几天时间。”

“马修，咱们这样办：首先，这一切只有你知我知。好吗？第二，我们在第一国民银行放的钱比谁都多。告诉他们速速把那个银行的名字找出来。比如几小时，而不是几天。好吗？”

“是的，先生。”

卡豆巴站起身。“我说，如果你喜欢雪茄的话，为什么不拿上那盒呢。我还有的是。”

整整一小时后，凯利带着一张小纸条走进卡豆巴的办公室。上面写着名字和地址：第一查特银行，大鳄鱼岛，芳特街，38号。卡豆巴看了一眼，谢了这个人，告诉他可以走了。

会计师随手关上门后卡豆巴不仅叹道：“真是难以置信！”他拿起电话打到大西洋城的东部赌宫。他的人应该刚从听证会回来。“再说一遍巴哈马那个银行，就是听证会提到的那家银行，名字是什么？”卡豆巴问：“可能

是第一查特银行吗？”

是的。他挂上电话。应该是同一个通道。现在想一想，他对自己说。勒曼在 1969 年之前就同那家银行打交道。那家银行在 1969 年前同沙尔苟和德尼罗也打交道。那不可能是简单的巧合。不管听上去有多么疯狂，但不管怎么样，勒曼肯定与那个撒油行动有关联。要是能确定这件事，勒曼就呆不下去了。那时兰斯基的事就不算什么了。他们那边所有的只是有关的证据。这可是真家伙。勒曼可能得蹲监狱！

这将为丹尼尔·勒曼和埃瓜多·卡豆巴之间一场很严肃的谈判提供基础。为什么要把新泽西的那些疯子牵涉进来呢？如果勒曼干脆主动下台，这场调查就结束了，是不是？那么，德·尼罗，不管他在哪儿，就可以继续平静地休息。这时他脑子里又有了一个想法：为什么要冒险和勒曼打交道呢？他可能干脆当场就开除他，一旦被开除，再进来就他妈的太不容易了。格兰威勒那个混账会把一切都占为己有。所以设计这整个事件——让勒曼先生体面的退休，卡豆巴先生自然地接替——最合适的人会是外面麦思福来哈的那个银行家。他妈的，他们有两亿五千万要保护，他们才不会让这么多钱和丹尼·勒曼一起沉到阴沟里去呢。那个叫普莱斯的家伙肯定现在很着急。

他是很着急。当亨利·普莱斯象他往常一样十一点到达他纽约的办公室时，至少三个麦思福来哈的合伙人已在等他了。“他听到你那个勒曼先生的事了吗？”其中一个很平静地首先提问。

“没有。出了什么事？”

“他和麦耶·兰斯基扯在了一起。”

“也许我们该到我的办公室谈谈这件事，”普莱斯建议道。

等大家在他办公室的咖啡桌前坐定，普莱斯提出了下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两小时前许可证的听证会上发生的，无线电马上就广播了。”

“扯在一起是什么性质？”

“通过一个两方都认识的人。”

“谁？”

“我忘了。希德知道。他一早上都在打电话。”所有的眼光马上盯在其中一个合伙人的身上。

“是，他的名字叫蒙他格·戴维斯。他在巴哈马第一查特银行工作。他们大约在五年前关闭了营业所。要是你还记得的话，那时许多银行倒闭，他们也倒了。”

亨利·普莱斯想起来了。许多年以来，任何人都可以，也都在拿骚开一家银行。当地的法律使人不可能了解哪儿银行的情况，尤其是它的官员和董事的情况。这个方便的安排是贝街上小伙子们脑力劳动的产品，那一小撮白人几十年来一直几乎只为自己的利益，和那一大帮藏在他们羽翼和法律下的恶棍的利益统制着该岛。1967 年一个改革主义的黑人政府出现了，在 70 年代它通过了一个很简单的新的银行法。只要求每年公布岛上所有银行的官员和董事的姓名、和它的资金金额。几乎有一百家银行业务没有这样做，而是主动停了业，第一查特银行就在其中，尽管它平常被看作是巴哈马名声较好的一家。

“知道戴维斯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吗？”普莱斯问。

“我找过的人好象都不知道。”

“我会找到他。”普莱斯说。

“今早开盘时交易所停止了赌宫股票的交易，在半个小时前刚刚恢复。股票降了六美元，亨利。”

“这是意料中的事。”

“这儿有好几个人很不高兴。”

“可以理解。”

“这会很伤害欧洲的那个公司，亨利，”麦思福来哈最年长的那个高级合伙人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普莱斯什么也没说。

“你打算怎么办？”

普莱斯从容想了一会才回答，他说：“我会处理的，然后我就会辞职。或者也许你们喜欢倒过来做。”

“我们让你自己做决定，亨利。”

三个合伙人一离开，普莱斯马上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十三个可以把他和苏黎世湖上的科尔恰伯的路沙·温特瑟的家连接起来的号码。

“我是亨利·普莱斯，”他说。“希望我没有打搅你。”

“你打搅了，不过说吧，”这是那边大度的回答。

“我们和赌宫有麻烦。纽约交易所今天早上开盘时停止了它的交易，再开盘时，股票降了六美元。显然经营那儿的那个人勒曼可能被拒绝在大西洋城继续经营。好象他通过一个名叫戴维斯，蒙他格·戴维斯的人和麦耶·兰斯基有间接的联系。戴维斯显然在第一查特银行停业之前一直在那儿工作。”

“是的。我们知道他。他现在在荷兰。在阿姆斯特丹的尤德汉戴斯银行工作。你想从他那儿了解什么？”

“尤德汉戴斯银行？我也认识他们：他们加入了赌宫辛迪加。”

“我完全了解这些。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名字已经在上面。”

普莱斯没有说话。接着瑞士银行家又开口说道：“你想知道些什么？”

“这个叫戴维斯的家伙和勒曼做什么样的交易。特别是在1969年和之前。”

“你多需要这些情报？”

“非常迫切。”

“那好吧，我和考但特谈一谈。他是他们的董事长。”

“我很感谢，路沙。”

“你对这事打算怎么办？”

“那要看我们能从戴维斯先生那儿了解到什么。那会告诉我们是否能救勒曼先生一马。”

“如果我们不能呢？”

“我会应付的。”

“我当然希望如此。我们是因为你才加入这笔交易的，亨利。我想这儿的所有人都指望你把我们救出去，”温特瑟说，“完整地救出去，”他接着又补充道。

二十一小时后，温特瑟把电话打了回来，普莱斯得到了答案。戴维斯“中介”了一个安排，其中一组人，美国人，提供资金，准确地说是一千一百万美元，通过尤德汉戴斯银行和它在荷兰安特里尔的公司借给勒曼---因为

它和美国的税务条约--以为 1969 年在拉斯维加斯接管赌场融资。

“这些人是什么人？”

“这样说吧，普莱斯：即使他们付我们利息我们也不接受他们任何一个的一块美元。”

从一个瑞士银行家嘴里说出这话是很有分量的。

“还有什么？”

“他们不仅不为他们藏在大鳄鱼岛的那些钱交美国任何税，他们还把他们那些非法的钱贷回去而产生的利息费用从他们在美国所申报的应税收入中减去。”

“那和勒曼有什么关系？”

“是勒曼要求戴维斯做这种安排的。”

“谁还知道这些，路沙？”

“到目前为止只有尤德汉戴斯银行的董事长，蒙他格·戴维斯，你和我。但谁知道能保持多长时间？当然整个巴哈马和大鳄鱼岛的操作几年前就停止了，但巴哈马不是瑞士。如果某些美国主管部门找到了在那里的银行合适的雇员付他足够的钱，肯定他们会把丹尼钉在那儿的，从始至终。然后可能第二天他们就可能关掉新泽西的赌场，接着毫无疑问他们再一天就会在内华达做同样的事。告诉你亨利，我们很担心。看看英国人是怎么对待花花公子的。他们在英国所有的那些赌场价值两亿五千万美元。当局参与进来强迫他们马上关门或立即出售时，你知道他们卖了多少钱？”

“不知道，”普莱斯回答，他真的不知道。

“三千万美元。他们只拿回十分之一多一点。”

普莱斯没有评论。

“我给你的建议很简单，”瑞士银行家继续道。“甩掉勒曼！马上。”

“董事会后天在拉斯维加斯举行。我会和你保持联系。”

他一挂上瑞士银行家的电话，普莱斯的秘书就进来告诉他娜塔丽·西蒙丝在另一条线上等他。他马上拿起听筒，按了那个闪亮的灯。

“娜塔丽。真没想到！”他说。

“希望我没有打扰你，”她说，“但我想知道你这个周末来不来。”

他有几秒钟没有说话然后犹豫地说。“我不肯定。”

“你听上去很怪，”娜塔丽答道：“出什么事了吗？”

“说得轻一点，”普莱斯回答。“我觉得自己象戴思碰瑟爵士。”

“他是谁？快告诉我。”

“他被控犯卑怯的罪，就被吊死了，剖腹挖心，大卸八块。这都发生在 1326 年。”

“什么使你想起了他？”

“刚才接的一个电话。戴思碰瑟爵士，睾丸被挖了出来，然后又感觉到劓子手在他的肾里摸来摸去，他说了他那有名的最后一句话：‘上帝啊，这么麻烦。’”

“丹尼·勒曼？”

“你猜得对。我知道……你警告过我。”

董事长两点召集董事会。所有成员都出席了，包括赌宫赌场经营的总经理，埃瓜多·卡豆巴先生。

会议是在为这种场合设计的房间里召开的，就在赌宫的行政办公区——

——那儿没有要掉的油漆；墙都是橡木的，油得很好打得很光亮的橡木。但内华达董事会里的气氛不比几天前新泽西听证会的气氛好多少。你几乎能听到磨刀器的声响。你几乎能感觉到丹尼·勒曼最后一个进来时董事成员向后的畏缩，仿佛带来了传染的气味，带来了一个可能污染所有人的瘟疫，除非病菌在它的根源上被割掉。

这些董事会的成员，每一个和所有的，都是丹尼·勒曼任命的。当然除了莫特·格兰威勒，毕竟是他中介了这笔使丹尼能接管这家赌场的交易，还有本杰明·史，他是丹尼的私人律师和赌宫的副董事长，他安排了丹尼在内华达得到许可证，其余所有人没一个给赌宫的成功贡献过一点力。但由于一个人，他们稀里糊涂地就接受了这个重新振起的位置，某些情况下几乎等于终身职业，花得都是丹尼·勒曼公司的钱：游艇，棕榈喷泉的别墅，喷气飞机，姑娘，打斗，比赛---就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们的待遇是一样的。

这时，突然间有了麻烦，丹尼·勒曼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未经邀请进入他们的赌场，带着不干净的恶臭。“好吧，”丹尼开始了：“那么你们都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让我现在在这里最后一次告诉你们，关于我和兰斯基的事都是绝对完全的胡编乱造。我从来没和这个人做过生意；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我从来没和这个人说过话。上帝，我甚至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

屋里一片沉静。

“那么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典型的联系案件，但不是直接联系：而是两倍，三倍，十倍之外的联系。这是他妈的挑衅！不仅如此，那么从这里还可以看到，那个本该保护我们自由的联邦调查局，到处偷偷摸摸想把所有经营他们不赞成的生意的人都设圈套陷害。”

还是沉默。

“你打算怎么办，丹尼？”问题是莫特·格兰威勒问的。

“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一生中从没被控告过或被定有罪。甚至没有超速罚单！

现在因为某个年轻的正想拿我做垫脚石竞选合众国最腐败的州的州长的混蛋，想通过毁掉我来赢得竞选，通过散布彻头彻尾的关于我的谎言，我就该做些什么？做些什么？”

“也许该请假缺席，丹尼。”格兰威勒回答：“我们几个在会前讨论过，认为我们无法逃避我们的道德责任。毕竟，我们新泽西赌场 3600 名雇员的工作正受到威胁。最终这儿 5200 个工作也是如此。还有外面股东的。我们股票的价格现在已下降到十八美元，你知道。那比交易中止又开盘后降了八美元。如果赌博委员会关掉东部赌宫-----我们听说这个决定马上就要下来尽管听证暂时被中止---它还会再跌八美元。你是最大的股东，丹尼：你会受损害最深。”屋子里所有的脑袋好象都在为同一个词而点头。

“我们想也许你该请假离开，丹尼，为进一步表示善意，可以把你的股票交给公司托管，也许允许本董事会的某个或某些成员在你缺席时代你行使投票权以保证外人不能来利用这个危机。我认为我，作为公司的秘书，应该是在这方面保护你的利益的最佳人选。”

丹尼只是坐在那里。

“我还想，如果能使新泽西当局和纽约银行的人认为你已决定完全中性化而成为一个经营官员那对你有好处。所以我想董事会任命埃第·卡豆巴为

临时主要行政官是恰当的。”

事情真是这样：吵吵嚷嚷，贪婪、公开的内部接管已摆在丹尼面前，知道他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十三年来，他照顾了这帮人，使他们中的一些变富，什么也没让他们回报。现在只过了三天，他们——他们全加起来拥有的也没有这地方的百分之一——要把他扔出去。他，拥有一千多万股，正被迫离开他的董事会，离开他的管理岗位。下一步他们会把他扔出他的办公室。

事实上莫特·格兰威勒下步就要提出这个建议。但普莱斯，那个从外面来的银行家，作为赌宫董事会成员几乎两年了，一直没说一句话，一个字，这时突然干预了。“我不同意公司秘书提出的建议。事态还远远不清楚。还不是仓促决定的时候。我提议休会。”

丹尼·勒曼听到这些话就象他听说图片上和麦耶一起在游艇上的那个人就是兰斯基一样吃惊。但莫特·格兰威勒不这样。“恐怕，本董事会的主要责任是对股东的，不是对债权人的。恐怕你和你那一伙属于后一类。”

“错了，”普莱斯说：“我明天早晨就可以把我们的债权变成股票。那将使我们，不管有没有勒曼先生，都绝对控制这个公司。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们被迫走那条路，那么所有的人，除了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只要我召开一个特别股东大会，先生们，你们都将被赶出这个董事会。”

所有的人都震住了，没人敢向这位投资银行家挑战。

他继续道：“我希望记录下来董事长继续享有董事会的信任。现在我再次提议休会。”副董事长本杰明·史附议，会议就结束了。

“普莱斯先生，”埃第·卡豆巴说，他的声音很低，其余的人正鱼贯走出大门走向电梯。“我能和你说句话吗？私下？”

“当然。”

卡豆巴领他走向楼梯，而不是等电梯，然后直接走到妓女角，这时才下午两点半，所以这里几乎一个人也没有。阿根廷人和纽约的银行家都叫了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你在上面犯了一个大错误，普莱斯先生。”

“真的？为什么？”

“丹尼·勒曼从一开始就和黑帮有联系。”

“喔？”

“我有证据。它远远超出听证会所暴露出来的。”

“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些什么，说出来。”

卡豆巴正是要这样做。勒曼 1969 年前与查特银行的联系。后来和沙尔苟的联系，沙和同一家银行有联系，他是一个重罪犯却一直没进监狱，毫无疑问有人先杀了他。接下来是德·尼罗和道尼——两人都犯有从这个赌场撇几百万油的罪——他们接受大鳄鱼岛第一查特银行的贷款。精确的联系是什么，他们涉及的是什么计划，需要再确实一下，但毫无疑问勒曼从第一天起就和黑帮一起干。兰斯基也许主谋了这一切，用一个费城来的硬币经销商做他在前台的人。

“这就是你知道的一切？”普莱斯问。

“一切？一切？”卡豆巴怀疑地反驳道：“你还想要些什么？证明勒曼用黑帮的钱买下这个地方的作废的支票？好吧，你会得到的。我会确保你得到。”

“不太可能。你瞧，拿骚的第一查特银行和大鳄鱼岛的第一查特银行——两家都在 1977 年破产了。一片纸也没有留下来。”

卡豆巴看上去好象心脏病就要犯了。
普莱斯看看他的表：“我改主意不喝了。我必须走了。再见，卡豆巴先生。”

第二十一章

一小时后，亨利·普莱斯乘坐一架三角航空公司的航班来到达拉斯。他在那儿呆了三天。星期五他直接从达拉斯飞到了伦敦，在那儿又接上一架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尤德汉戴斯银行的董事长考但特星期天来到思费尔机场迎接他。从那里他们又到市中心的阿姆斯特儿旅馆。他们到达时，瑞士通用银行的路沙·温特瑟正在大堂里等着他，一边喝着阿姆斯特儿啤酒。考但特建议他们到他的银行去，过河就是；温特瑟更愿呆在旅馆里，他知道在这里如果他需要的话，他能喝他的第二杯或第三杯啤酒。所以普莱斯登记后，他们三个在瑞士银行家的套房里见面了。

“我在周末把两位找到这里来，”普莱斯开始说，“因为时间是最重要的。时间一直是这样，我知道，但现在这个时候，它就更紧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有两亿五千万放在那家赌场。如果我们不马上行动并做出决断，我们会至少失去对那儿的经营的影响或控制；最坏的结果是我们可能看到新泽西的这家赌场关闭，它的母公司马上不履行它对利息的付款。”

“在你们的人经过波兰、德国的阿易极和墨西哥的阿尔法工业的事之后，我认为你们不想再有麻烦。”

“是的。”考但特说，“现在很糟糕。我们荷兰银行委员会对这事感到很不安。”

“我们也是，”温特瑟承认道。“坦率地说，我很惊讶我们这么乱七八糟。”然后他直视着普莱斯。“你告诉我勒曼这个人很干净。我特别问过你，亨利。”

“我告诉过你他和那个行业的其他人一样干净，我还坚持这话。问题是他为一个他没犯过的罪扯住了。那些说他和兰斯基是合伙人的鬼话都站不住脚。”

“不要那么肯定，”荷兰银行家说，“你知道，我和蒙他格·戴维斯谈了几句。也许不是兰斯基，但有把握地说，对勒曼和他的资金转移说得越少越好。”

“顺便问一句，戴维斯在哪儿？”普莱斯问。

“这周初我们把他派到印度尼西亚。他会在那儿呆一段时间，而且不在雅加达。”

另外两个银行家哼着表示同意。

“好吧，”考但特对美国人说：“你来这儿有什么要提供的？”

“首先让我告诉你们我们不做什么。一方面，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想让赌宫董事会把勒曼抛弃。如果那样，一些内部的人就会接管，就会疯狂地掠夺那个地方，我们想把自己的钱拿回时还会嘲笑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不想运用我们把债务变成股票的权利控制局势，因为在可兑换票据的条款上规定只有在二十四美元一股时才能实行，现在价格已经是十六美元一股了而且

我的猜测是，既然它一直在稳步下降，在一周内价格将会跌到十到十二美元。”

“明白，”温特瑟说。

“第二，我们不想让新泽西的赌博委员会继续对勒曼调查。不然，会翻出一些很恶心的事来——把兰斯基放在一边——那就会迫使把大西洋赌场关掉。没有了那个现金收入，如我一开始所说，母公司还会被迫不履行票据。”

“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要倒霉。”荷兰人说。

“正是这样，”普莱斯评论道：“除了——”

“除了什么，亨利？”温特瑟问，现在开始全神贯注了。

“除了我安排一个对全公司的杠杆购买，那将包括它在大西洋的赌场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还有它其他的资产。”

“你是说麦思福来哈？”瑞士银行家追问道。

“不，我是说亨利·普莱斯，要是你们也感兴趣的话，还有杰·考但特和路沙·温特瑟。作为沉默的少数合伙人。”

现在这位瑞士银行家是真的感兴趣了。“‘杠杆收购’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他问道。

“很简单，这是一个允许几个人用其他人的钱购买一家公司的方法，路沙。通常，是公共机构的钱。它涉及到的几乎全是债，没有资产。”

“我还是不明白。”

“好吧，咱们比如说某人——某个你们不喜欢的人——想接管你们的银行，通过向银行的股东提供比他们能从股市上拿到的高百分之二十五的价格购买。为了避开这个敌意的接管，你和你银行高级管理阶层的一些同事聚在一起，搭起一个公司的架子，把你们能收集到的一切现金凑在一起资本化这个公司，然后再借来不管是多少反正是你需要的钱以向股东们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盘。如果此事成功，你和你的同事最后就既管理又拥有这家银行。在美国，既然每个人都扮做土匪。这是很流行的新作法。股东得到一笔横财，经理们成为所有人。把交易凑在一起的那个投资银行，安排好融资，用顾问费的名义赚几百万美元。有时几千万美元。因此美国投资银行家是世界上报酬最高的人。因此每两个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人就有一个想成为投资银行家。”

“好吧，”瑞士银行家这时说，“我都懂了，除了一点。为什么会有人借那么多钱给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资产的空壳公司？”

“贷款人不在乎接管公司。他们只看被接管公司的资产和现金收入。源源不断赚来的钱通过空壳公司直接流到贷款人手里。”

“大笔的现金收入，大笔的贷款。”荷兰人说。

“说得对，加上大笔的利息：通常是百分之十五，”普莱斯说。

“在这个利率上赌宫的经营还能支撑多少债务？”温特瑟问。

“路沙，就象通常一样，又是你问到了点子上。我向赌宫的总会计师调查过了。他说大西洋城的收入比预计得要高 45%，而且每个月都在长。在内华达，收入上升 17%。塔霍湖去年受坏天气的影响，但今年所有湖边的赌场都在回弹而赌宫在塔霍湖的收入有希望创造历史记录。”

“那么它到底可以支撑多少债务呢？”

“再支撑一亿五千万。要是再有所发展，两亿美元。”

“赌宫有多少售出的股票？”

“两千万。”

“十元一股，那么，”温特瑟说。“你说现在是十六元一股。那就不可能了。没人会接受低于市场价的投标。”

“我说过在任何情况下它在一周内会奔向十到十二元的范围。一点点明智地卖空很容易就会把它挤到八美圆。看看当那些新泽西人都开始追逐恺撒时恺撒的股市发生了些什么：从三十六美元一直降到四美元。大街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事。所以当他们的名字落在赌宫的头上时，许多人都会想抛出，而且很快。”

“你去那儿找那贷款？”

“在欧洲这里。”

“那可不容易。这儿的人可不懂你们所说的什么‘杠杆购买’”考但特说。

“那要看谁先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上边，”普莱斯反驳道。

“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写在那张可兑换票据上，”温特瑟说：“看看我们现在在这乱七八糟的情况。”

“如果他们不履行这张票据的话，你们的乱子就更大了。”普莱斯回答。这句话有效果。“还有，”普莱斯继续道。“我是从德州的达拉斯直接飞来的。那儿有一个家族和麦思福来哈好多年来一直关系密切。他们愿意对赌宫的股票每股付十四美元，条件一是他们不需要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同勒曼及其一伙打交道，二是我能得到东部赌宫的永久许可证，三是他们能得到一切。”

“如果我们用十美元就买下来，他们会不高兴吗？”温特瑟问。

“这就是投资银行家要做的事，路沙。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好名声，和我们的钱，都赌在这个接管上。谁也不能因我们的麻烦和我们争一股四美元的差价。德州的人和纽约的人一样知道这一点。”

“他们的报盘有多肯定？”

“和这事能得到的一样肯定，”普莱斯回答。“我说如果我们拿到百分之百的有永久许可证的赌宫，至少他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加入。他们和我握手保证。在德州这比书面的合同要可信的多。”

“你的勒曼先生会怎么想这一切呢？”考但特接着又问。

“他会从他的一千多万股份得到一亿美元，他要是硬挺着，或许什么也得不到。我想他不需要什么说服工作。”

有一分钟他们坐在那里谁也不说话。然后荷兰人看看瑞士银行家。温特瑟点头表示同意。

“咱们谈谈借款的条件吧，亨利，”考但特接着说：“难道你不认为我们能将利率降低一点吗？我觉得百分之十四，也许甚至百分之十三点五，就可以了。”

三个银行家呆在阿姆斯特丹的那间套房里直到星期天凌晨。等他们分手时，他们已达成了一笔交易。

纽约股票交易所对赌宫股票的卖空，大部分显然是从欧洲开始的，在星期一早上的第一个高于前盘的交易开始的，当星期一的下午新泽西赌博控制委员会执行部宣布它将在两周内恢复听证决定是否允许丹尼·勒曼或东部赌宫继续营业时，股票向下的运动就加剧了。到星期三股票降到了10.5元。星期五收盘时已是7.875。星期六早晨，亨利·普莱斯打电话给丹尼·勒曼建议他们第二天私下里在纽约会面。他们中午在卡里乐碰头。

到三点钟，丹尼·勒曼已同意卖掉他在赌宫公司的全部控制权，整整10，

312,000 股，卖了整整 100,312,000 美元给赌博资产公司，一家戴拉维尔公司，这公司的董事长是亨利·普莱斯。销售是有条件的，要看赌博财产公司打算向赌宫公司散布在大众手中的股份成功的一揽子购买。这意味着要么全部，要么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杠杆购买的本质。

星期一早晨刚过九点，亨利·普莱斯打电话给新泽西州的大律师设法在他方便的时候请他尽早与他在冲藤会面。

会面约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开始大律师获知东部赌宫令人不快的情況，特别是它的董事长将要被亨利·普莱斯接替时，他非常失望。当他被引导得确信如果他想在 1985 年争取更高政治地位，比如州长时，普莱斯先生和他的朋友将会给予大量的财政支持，他的失望就缓解了。普莱斯先生要求两件事：第一，赌博控制委员会与东部赌宫有关的听证会再推迟两个星期，但这个决定要在最后一刻才能公开。第二，大律师要马上开始对普莱斯先生的调查以确定他是可以为新泽西州接受的。有大律师的调查结果在手里，他想，委员会就可以很快授予东部赌宫和他的新所有人永久许可证。大律师同意了，既是大脑的理智也是接受了请求。

对一般投资大众手里的一千多万赌宫股票一揽子购买是由麦思福来哈处理的。将要提供买空丹尼·勒曼和大众手里股票所需的两亿美元的新迪加贷款组织是由瑞士的通用银行和阿姆斯特丹的尤德汉戴斯银行联合组织的。戴拉维尔赌博财产公司这个兼并公司，被投资一千万美圆，纽约和欧洲的金融社会，被引导得相信，这 1000 万都是亨利·普莱斯先生自己的财产。他们也深信，如果对赌宫的购买不能成功，东部赌宫将在一个月內被新泽西当局关掉，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他们在欧洲的未支付的可兑换债券的不履行，和它的母公司在纽约交易所的全面爆盘。

因此急切的美国赌宫公司股票卖主们(十块一股比一文不值要好得多)，还有同样急切的欧洲提供十块一股购买所需的资金的贷款人(再按十三点五的利息贷出两亿美元，并由内华达和新泽西赌宫的全部资产，还有亨利·普莱斯的名字作保，要比看到他们以可兑换债券为形式的第一笔贷款变成呆帐要好得多)很快很容易地排起队来等待定于八月一日的清算。

七月二十五日埃第·卡豆巴给在纽约麦思福来哈办公室的亨利·普莱斯打电话。说他必须马上见他。

他们一小时后在圣莫瑞士旅馆旁边的咖啡馆里见面了。卡豆巴就住在这里。埃第·卡豆巴开门见山就说。通过他在巴黎的科西嘉朋友，他已确定那个卑鄙的蒙他格·戴维斯先生仍然好好活着，兰斯基先生和那个福特劳德戴尔来的人——那人们看见常和丹尼·勒曼在一起的人，就常在他的游艇甲板上闲聊。他显然正为阿姆斯特丹的尤德汉戴斯银行工作。根据他前一天刚从纽约时报上所看到的这同一个尤德汉戴斯银行也是为普莱斯先生接管赌宫提供融资的银行辛迪加的合伙贷款人。

这不可能又是一个巧合，对不对？所有这一切正在发生的就是蒙他格·戴维斯的“朋友们”正在把自己买出来，不过这次是通过荷兰而不是加勒比。而他们基本上做的只是把他们的头面人物从丹尼尔·勒曼变成亨利·普莱斯，是不是？“越变越是同样的货色，不是吗？普莱斯先生？”这是卡豆巴无礼地总结情况的方式。

卡豆巴最后的问题是：丹尼·勒曼因他和同一个蒙他格·戴维斯和他的朋友的关系而肯定不会得到永久许可证。当新泽西赌博控制委员会执行部

发现这一切时，他们确实会发现，因为埃第·卡豆巴会让他们发现，普莱斯先生还认为他们会给他永久许可证吗？

亨利·普莱斯面对着这在无可辩驳的事实基础上的无懈可击的推理，所以他只好说：“你到底想向我要什么，卡豆巴先生？”

卡豆巴，当然早就准备好了答案：“要的并不多，比如：在那个荷兰银行五百万美元的存款，加上赌宫的工作保证，永久工作保证……我相信他们在大学里叫‘终身职位’。”

真的并不多，想想如果赌博控制委员会决定不给他许可证的话普莱斯会面对的个人和财务上的灾难。“你需要多快给你一个答复？”

卡豆巴避开了这个问题：“听证预定什么时间恢复？”

普莱斯没有回答。

“听证前一天，不管是哪一天，就可以。”阿根廷人说，说完他站起来就走了出去。

就在这同一天，尽管是傍晚，在纽约西边三个时区之外，列尼·德·尼罗走进拉斯维加斯的赌宫。走了几个台阶他就停了下来，被它的豪华惊得眼花缭乱。他继续走着，不断地搜寻着赌场的大厅，急着想找一个熟悉的面孔。但一个也没找到。小奇迹。毕竟他离开这个赌场和城市已经有十三年了。更精确地说，他是被迫不体面地离开，这人还使他破产。现在旧金山报道这人将要把他十三年前从德·尼罗和他的朋友沙尔苟手里不花一文钱抢走的赌场卖掉而得到一亿多美元。

转了半圈赌场的大厅，他看见左边有一个酒吧，是他在这个地方所见到的与他在旧金山常去的那些酒吧最相象的东西。他走上两个台阶到那个有铜栏杆围着的喝酒的地方时那个侍者甚至没朝他的方向看一眼。这时他想起来了；这是那个老的妓女角。当然是的，现是十点，她们有一大帮坐在酒吧里。那边是他听说过的大班克拉牌区。他没有听说过的是，老天爷，她们在赌场里用女黑人发牌。

桑德拉·李在他看见她三十秒后也看见了他。她于是就一直盯着他。几分钟过去了，她终于庆幸地确定他不是在看她。这时，她又一次推断，为什么他要认出她来呢？她那时才二十二岁，是个妓女。他现在肯定有六十五了，她想，但是他看上去就象从前一样高大、野蛮和卑鄙。

他回来只会有一个原因：丹尼·勒曼。丹尼·勒曼和他的一亿美元充斥了那么多报纸；丹尼·勒曼被曝光是麦耶·兰斯基的合伙人后，他现在的名声，甚至对德·尼罗，也是旗鼓相当了。

卡豆巴不在城里，她知道，就她所听到的，第二天才可能回来。所以如果她在休息时到酒吧里，他就不会冒出来因她和妓女们一起喝酒而大闹一场。“你介意吗？”她站在德·尼罗坐着的那张小桌旁问道。

“不，坐下吧。”她坐了下来。

“你喝点什么？”他问。

“一杯白葡萄酒就可以。”她回答。接着：“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列尼？”

他的头往回一闪，好象她要打他的脸。“你是谁？”他低声问。

“桑德拉·李。你一定会记得我。在过去的那些好日子里我们常常坐在这里——你和罗伯特·沙尔苟还有那些会计室的人和发牌人。在大家回家之前我们几乎每晚都在这里。”

他开始想起来了：“你是那个美妙的黑人妓女！”

“说的对。”

“真他妈的意外！”

“你在这儿干什么？”

“没什么，随便看看。”

“想找老板？”

“也许。”

“最好小心点。”

“小心勒曼，那个费城来的小个子杂种恶棍？”他真的在嗤之以鼻。

“不，对埃第·卡豆巴。”

“他是谁？”

“他管这个地方。勒曼出去了。卡豆巴也是杀你的伙计沙尔苟的人。”

德尼罗坐在那里好象让斧子砍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有人杀了他？你怎么知道他甚至死了？”他终于问道。

“我知道。瞧，你最好赶快离开这儿。一小时后在我的地方和我见面。”她把她的地址写在餐巾上递给他。“走吧，”她说：“我来付饮料的钱。”

他马上离开了。她请了病假半小时后离开了赌场。她一回到家就开始解释十三年前在贝鲁特发生的事，就如她说的回顾历史。根据她的说法，丹尼，本来打算象后来对德·尼罗那样与沙尔苟调和。但是卡豆巴受着野心的驱使，却杀掉了沙尔苟。三个月后这个阿根廷人开始掌管赌宫。德·尼罗静静地听着，威士忌喝了一杯又一杯。最后她上床睡觉，让德·尼罗睡在起居间里。第二天早上八点，她叫醒了他，一小时后打发他上了路。但在他走之前他又提起丹尼和卡豆巴的话题，问她什么地点和时间他可以和他们谈一谈。她又一次强调说就勒曼而言他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他已经离开赌场生意了，而且就她所知，已离开了这座城市。至于卡豆巴，她知道他这天下午就会从纽约回来，而且毫无疑问他会象他往常那样：花几个小时在赌场大厅走来走去，视察一切。他什么时候露面呢？大约七点，在大赌开始之前，这样他就有时间在他的雇员太忙之前和他们谈一谈。她建议他这个时间最好不要呆在赌场。他说他会的，但是她不相信他。

所以他一离开，她马上就给赌宫行政区办公室的丹尼·勒曼打电话。他正在清理他的办公室打算这天晚些时候离开到东岸去。亨利·普莱斯邀请他到他的的维吉尼亚的乡下呆一晚上。然后星期五早上两人一起到纽约结束这件事。

这个电话急剧改变了这个计划。勒曼整一小时后就离开了赌场。而且他没有一个人走；威廉姆·史密斯陪着他，从1969年开始，他一直是赌宫保安的头目。他们到达机场时，另外一个没有打算在内的旅伴，桑德拉·李正在外面等着他们。

当史密斯把他们的行李塞进海湾流三型时，丹尼对她说：“谢谢。”

“我很高兴你带着史密斯一起来。”

“我也是。你们两个都和我在一起呆一段时间。至少当那个疯子还逍遥法外时。”

在东飞的航班上两人谁也没提起列尼·德·尼罗这个话题，尽管是他把他们这么意外地凑到了一起。

在赌宫的海湾流第三号在华盛顿特区的国民机场降落前三小时，联航的297航班也从杜勒斯国际机场起飞了，目的地是洛杉矶，中途在拉斯维加

斯停一下。埃第·卡豆巴坐在头等舱，等 747 到达巡航高度时，他已经在喝第二杯血色玛利，他在庆祝。

卡豆巴把这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纽约看地产。他一直想在那个城市里有一个地方，但一直没能力买他想要的；一个在市中心的豪华住宅。现在有这么一笔五百万的横财，亨利·普莱斯的礼物，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了。下午早些时候有人带他看了他喜欢的帕克街的一个合作社，他真的很喜欢，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那儿看了又看，几乎把航班也误了。卡豆巴最后的行动是写了一张七万五千美元的支票。那至少能使它保留三十天。

吃过晚饭，卡豆巴决定小睡一会。他需要休息一下，因为他打算那天晚上多花些时间在维加斯的赌场里走走，这有一个特殊的原因：确定他的主要雇员相信，尽管有报上写的那些东西，赌宫肯定还要在这个行业呆下去，他，只有他，还会继续掌权。

联合公司的航班在西部时间下午 6：15 停在了麦克卡兰机场，二十分钟后卡豆巴在赌宫门前走出了他的轿车。他直接乘电梯去了他的办公室。在那儿他检查了他的秘书整齐地放在他桌上的那些留言，然后坐上电梯回到赌场大厅。他径直走向班克拉牌桌，因为赌宫的大赌总是发生在这些桌子上，这儿是赚大笔利润的地方；因而，让班克拉牌这堆的头目和发牌人首先得到他的保证现在一切都好很重要。

除了一个发牌人。他要把她当场开除。现在勒曼不在了。她终于失去了她的保护。

而且她是唯一现有的与沙尔苟有关的人。

“我想和你们所有的人说句话，”他对当晚早班负责班克拉特区的那个人说，“但先告诉我：桑德拉·李去哪儿了？”

“她昨晚大约十点病了回家了。”

“今晚她几点上班？”

“一小时前就该来了。”

“去叫她。告诉她把她的懒屁股挪到这儿来。马上！然后再回到这儿来。就象我刚才说的，我想和你们谈谈别的事。”发牌人马上挤进了人群，穿过赌场大厅，直奔最近的有外线的电话。

就在同一群人里的同一个时间里出现了一个公牛一般的六十来岁的男人。他直接走向那个俯视整个班克拉特区的酒吧，走近那个侍者，问了一个问题。侍者肯定地点点头，往埃第·卡豆巴的方向一指，然后那个陌生人就离开酒吧走向卡豆巴，卡豆巴还站在班克拉特区的边上，看着赌场大厅的举动。那个老人在他面前大约六英尺停了下来，而且就站在那里。很快卡豆巴注意到了他。

“你是埃第·卡豆巴吗？”老人问。

“是，”

“我有东西要给你，罗伯特·沙尔苟的礼物。”

德尼罗把手伸进他的上衣，卡豆巴开始往后退。一秒钟后，两颗子弹打中了卡豆巴的胸膛，把他击倒在地毯上。德尼罗然后走上前，把他的、44 的手枪举在距卡豆巴的头一尺远的地方，把四颗子弹打了进去。

时间正好是 1982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 7：16，西部时间，班克拉牌的主发牌人从没有机会向他的老板报告，桑德拉家里没人接电话。

在亨利·普莱斯的正房里吃了一顿比较迟的晚饭，他和客人回到起居

间喝咖啡。普莱斯，丹尼·勒曼，和桑德拉·李一起坐在沙发上。娜塔丽·西蒙丝坐在一边，和比利威廉姆·史密斯闲聊。因为投资银行家喜欢保持对国家大事的了解，象往常一样，远处角落里的电视又被打开，调到华盛顿国家广播公司的频道。在十一点，他们播放晚间新闻。以色列对贝鲁特的包围达到了最高峰，每个人都有一会没说话观看成堆的尸体，在商业广告之前，银幕上闪出一副图象，又是尸体，不过这次只有两个，这次是黑白的。

伴随着新闻播音员的画外提示，建议观众不要换频道，因为广告之后，他们要看到就在拉斯维加斯有名的赌宫一小时前拍下的一些惊人的图象。

这些话立即对维吉尼亚这五个选出来的观众产生了效果。所有的谈话都停止了，然后，广告完了，播音员又出现在屏幕上，他说：“我们要让你们看一些用很原始的黑白录象拍下的图象。在下面的几分钟内请不要调整你的电视机。带子是由出于安全原因安装在拉斯维加斯赌场大厅天花板上镜子后面的摄象机拍下的。它们一直在监视下面的活动。”

随着颗粒状的黑白录象带开始播放，农场住宅的起居间里的紧张是明显可辩的。带子先用正常速度放了一遍，接着用让人着急的慢速播放，和里根总统被刺的镜头一样。

第一组镜头是埃第·卡豆巴和明显是赌宫发牌人之一的人在谈话。发牌人然后就消失了，另一个人走进镜头，列尼·德·尼罗。慢慢地，平静地，带着让人害怕的蓄意，他走近卡豆巴然后在距他约六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当卡豆巴转身面向他时，两人好象认真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就那么一下德·尼罗从上衣里抽出一只枪，接着，根据观众唯一所能看到的开枪的证据——那些小烟雾来判断，因为当然，保安录象没有声音，向卡豆巴的心脏开了两枪，把他击翻打倒。躺下时，卡豆巴的脸转向摄象机，显然他还活着。德·尼罗然后又走向前，把枪对准卡豆巴的头，又打了四枪，在那么近的距离，把卡豆巴的头击碎了，接着，令人震惊的慢动作，真的飞得一片一片的。

在这同样可怕的沉默中，一群赌宫的保安警卫突然出现在镜头里，德·尼罗开始逃跑，他们开了火，好象几乎把这个人打成了两半。

整个恐怖的录象片段结束后，播音员平静地确认卡豆巴是个阿根廷人，也是赌宫管理阶层的主要人物。他继续报道被杀死的杀手，报道说他身上不少于十八颗子弹，他是一个叫列尼·德·尼罗的人，显然是旧金山的居民，据信是这个赌场以前的一个不受欢迎的雇员。娜塔丽·西蒙丝是第一个找到声音说话的人。“多可怕！那个可怜的卡豆巴！

杀他的那个人是谁？”

亨利·普莱斯站起身来，关了电视，什么也没说。丹尼·勒曼和桑德拉·李只是互相看看。所以是威廉姆·史密斯回答了问题：“他是个坏人，相信我，西蒙丝小姐。但毫无疑问，他有理由做他做的事。尽管听上去很愚蠢，我还是要说他们俩死了都是好事。”

如果这不是一个农场的房子而是一个教堂，这话一定会得到异口同声地“阿门”的响应。但亨利·普莱斯却终于说：“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再谈这些事情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丹尼和我大约七点钟要去纽约。清算预定在早上九点。所以咱们都去睡觉吧。”

比利威廉姆·史密斯到他的小屋里睡觉去了，但他好一会才睡着。他的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些事情，不光是这天晚上的，还有过去十三年的，事情

总回到桑德拉·李的身上。

十三年前是一个女人打的那个电话，那个匿名电话，那才使得联邦调查局盯上了沙尔苟和德·尼罗。他现在毫不怀疑那就是桑德拉·李。当沙尔苟失踪时，谁和丹尼一起在贝鲁特？当然又是桑德拉·李。现在她和丹尼一起在维吉尼亚，远离杀戮现场三千英里，这是匆忙离开拉斯维加斯的结果，毫无疑问，这也是她一手操纵的。

他的最后想法是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是先回拉斯维加斯。当局会问许多问题，包括他以前的在联邦调查局的同事。最好他在那里亲自回答这些问题，以确保整个事件尽量迅速平静地结束。

第二天一大早，娜塔丽·西蒙丝就起来给亨利·普莱斯准备早饭。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她前一天注意到的投资银行家脸上的着急满腹心事的神情已经不见了。桑德拉·李和丹尼·勒曼一起到来时——他前一晚也是那么不寻常地忧郁——他现在又是高高兴兴的了。威廉姆·史密斯是最后一个来吃早饭的人。他马上和丹尼私下里谈了一句，丹尼马上就问普莱斯是否史密斯可以和他們一起去国民机场。史密斯现在打算乘坐第一趟能搞到票的商业航班马上返回拉斯维加斯。桑德拉·李，听到这话，就说她想和史密斯一起回去。她想回去工作。

赌宫有限公司的出售是在那天早上 9:15 在麦思福来哈纽约的办公室里完成的。丹尼·勒曼得到了一张 100,312,000 美元的现金支票，交出了 10,312,000 股赌宫的股票。其余一千万多一点的在大众手里的股票已经卖给了赌场资产公司了，所以当结帐完成时，亨利·普莱斯和他的两个欧洲沉默的合伙人就百分之百地控制了赌宫。

丹尼十五分钟后走到外面的的华尔街时，一个人，他一点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甚至不知道该到哪里住。他决定在纽约呆一段时间，住进了皮埃尔旅馆。闲逛了一周，当他一个人在他的套房里吃叫来的汉堡包时，突然得出一个结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许是命里注定。

而且，丹尼意识到尽管他输掉了这场战役，他仍然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毕竟，当他把这十三年来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赌场业主的所得都加起来，他现在的净资产大大超过了一亿美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通过和成功竞争。通过模仿克利夫·坡曼和恺撒宫的榜样，通过更高一筹。现在是谁在定调呢？很显然：是象亨利·普莱斯这样的华尔街帮和投资银行家。这是该走的路。

但那又怎么样？在经过报纸那么多报道之后，他仍然是华尔街上的流浪者，也许也是美国其他地方的流浪者。这时他有了一个主意。上次大约十三年前，他和桑德拉·李一起去欧洲时事情开始有了眉目。也许还能奏效。在欧洲没人会知道，或也许他们知道，但不关心丹尼·勒曼声名狼籍的过去。

他拿起电话打给桑德拉·李。

第二十二章

这次当他们走进克莱瑞奇时，他们受到最高礼貌的招待，被安排在这

个旅馆最好的一个套房里。桑德拉·李马上出去找公寓，第二天一早，就在旅馆旁边的拐角处找到了她想找的：一套七间房的公寓，完全精美地装修过了，有女佣服务，更重要的是，马上就可以搬进来。

他们马上就发现丹尼想得很正确：当他在饭店提起他的名字时，没人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也没人给桑德拉·李什么怪模怪样的眼神。他终于开始明白为什么伦敦被描绘成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

至于他重返商界的计划，正如桑德拉·李所说，他什么也不需要。当他意识到他至少有一亿美元的闲钱时，当那些贪得无厌的人知道他是谁时，电话就会自动响起来。电话真的响起来了，建议他投资从秘鲁的金矿到德州的永动机。他哪个也没理睬，因为他决定把大部分钱都投到免税的市政债券上，然后再进一步到房地产上。因此桑德拉·李接起电话，审查一下，大都是问也不问丹尼，就告诉对方忘了这事吧。

1982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当一个电话从阿姆斯特丹打来，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她让打电话的人别挂断，跑进卧室，丹尼正在那里吃早饭，看报纸。“电话上有一个人说他在尤德汉戴斯银行工作。他不告诉我他的名字。你想不想和他讲话？”丹尼犹豫了一下。他在伦敦发现的安宁要到阴沟里了吗？如果是这样，他不妨马上发现。他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

“我是丹尼·勒曼，”他踌躇着说。

“勒曼先生，我是蒙他格·戴维斯。你还记得我吗？”

尽管是十三年前了，他还是不能忘记这个名字。

“我确实记得，”他小心翼翼地说。

“我听说你变成个闲人了，”戴维斯说。他接着说：“不过，昨天这儿银行有件事我想也许你会感兴趣。这是和赚钱有关的，用一种新的方式。”

丹尼马上放松了：这显然不是讹诈的企图。

“我想进一步说明一下，不过想面谈，”戴维斯继续道。显然他还保留着他在现在已不存在的巴哈马第一查特银行工作时养成的不在不安全的电话线上谈生意的习惯。

“我今天就能飞到伦敦去，如果方便的话。”

下午三点，蒙他格·戴维斯被领进了丹尼伦敦公寓的起居间。他晒得黑黑的，衣冠楚楚，带着一个公文包和一把雨伞走了进来——全身上下都是商业银行家的气派。丹尼请他喝茶，女佣端上来后，戴维斯马上就开始谈生意。

“也许我该先解释一下我怎么得到你在伦敦的电话号码。通过我们银行的董事长，简·考但特。他和亨利·普莱斯很亲近，普莱斯给他的号码。”

普莱斯毫无疑问是从娜塔丽·西蒙丝那里得到的。因为他知道桑德拉·李和娜塔丽一直保持联系。

戴维斯又继续道：“我谈这个话题时，你也许有兴趣听到普莱斯先生把赌宫又卖了。”

丹尼很吃惊。“我从报纸上什么也没看到。”他很怀疑地说。

“不，你不会读到的。这是一个严格的私下交易。普莱斯卖给了一个家族，达拉斯的什么人，好象是。而且，就我听到的，他得到一个很不错的价钱：等于老赌宫普通股十四美元一股。”

这下丹尼真的吃惊了。才六周前他十块一股卖掉的！

蒙他格·戴维斯不禁感到勒曼脑子里的想法。“就是说普莱斯在这笔交

易中赚了约四千万美圆。不坏，哦？那么你知道他干些什么吗？从麦思福来哈退休了。显然他和你的整个交往导致普莱斯和银行其他高级合伙人的疏远，所以他现在完全摆脱了他们，在这过程中为他自己赚了四千万，他抓住这个机会告诉他们玩去吧。”

女佣又回来给他们倒满茶，蒙他格·戴维斯继续往下讲：“我前天才知道这一切的，那天麦思福来哈的合伙人之一到阿姆斯特丹来拜访我们。他被选出来代替普莱斯作为和我们银行联系的人，他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猜银行给他这个工作只是一个小帐。这就是我这次来访的目的。他的主要活动是为麦思福来哈的兼并和收购做盖子，给客户咨询杠杆购买，收费的，就象普莱斯对你所做的一样，还有通过一个公司对另一个公司的直接接管，包括敌意接管。”

“现在说关键，”戴维斯继续道。“他告诉我，理藤工业要收购以泰克公司。他认为最终达成交易需三到四个月时间。接管价将是四十八美元。以泰克现在的卖价是二十一美元。听明白了吗？”

丹尼完全听懂了。“麦思福来哈做这笔交易吗？”

“不，是纽约的另外一家投资银行。但显然这种兼并活动，至少对他们某些人来说，要互相通消息。”

“为什么亨利·普莱斯的这个继任者要对你讲呢？”丹尼问，又补充道：“顺便问一下，他叫什么名字？”

“我想我们最好在这事中不要提名字。至于原因，我想最好你也不要问。”

“但我想问。”

“好吧。他会得到从他的建议得到的所有利润的百分之五的佣金，我想这是惯例。”

但你知道他要求怎么付款吗？你会相信是一个装满现金的公文包在纽约一个还未指明的街角亲手传递吗？”

丹尼大吃一惊，“但为什么象麦思福来哈这样一个有声望的银行的合伙人会……？”

戴维斯耸耸肩。然后说：“贪婪。逃税的贪婪。”他马上又接着说：“我正在组织一个小的投资辛迪加投资这样的项目。我确信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我在列士敦士登成立了一个机构，通过瑞士的通用银行，或者是他们的苏黎世分部，或者是他们在巴哈马或大鳄鱼岛的分公司做交易。”显然蒙他格·戴维斯在到处转。

“但这不是非法的吗？”丹尼问。

“合并套利？不可能，这是华尔街上的新艺术方式。”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使用内部消息。”

“在瑞士不非法。他们总是这样做。列士敦士登也是如此，但尽量深谋远虑总是不会错的。如果你决定加入我们的辛迪加，我建议你把资金转移到我们阿姆斯特丹的银行。”

我们将把它作为定期存款对待，给你全套这样的文件。但这些资金要马上转到列士敦士登，从那儿上到瑞士通用银行，苏黎世或巴哈马分公司的帐上去。交易将用银行的名义进行。听明白了吗？”

“全明白了。”

“感兴趣吗？”

“也许。我明天给你打电话行吗？”

“当然，明天我就回到阿姆斯特丹了。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戴维斯递给他他的名片。然后伸手到公文袋里拿出一个长长的黄信封。“这是你在尤德汉戴斯银行开户所需的文件。我想你只想和这些书面文件打交道。恐怕你只能相信我。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当我们拿到我们在列士敦士登的利润时，你的一份会马上存回到你在阿姆斯特丹的帐号上去。”

蒙他格·戴维斯站起身说：“那么我等你的回话。顺便说一句，最小的金额是一百万。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投二百万。毕竟，这件事是你所能得到的最肯定的了。”然后蒙他格·戴维斯和丹尼握握手，拿起他的公文包，在门口拿起他的伞，就离开了。

第二天丹尼在阿姆斯特丹的尤得汉戴斯银行存了二百万美元。到 1983 年 1 月 17 日，理藤工业正好用四十八美元一股买下了以泰克。丹尼的二百万几乎变成了五百万。这只用了四个来月。他干的不如普莱斯对赌宫干的漂亮。但他正在学。

在随后的三年中，一件比一件肯定。海湾+西部在 1984 年按 23.5 美圆买下了爱思昆。

列士敦士登的“辛迪加”事先用 17 美元买下了股票。美洲商场对宝石公司以 70 美元一股进行投标。四个月前蒙他格·戴维斯开创了一个对宝石股份的购买计划：他的平均价 49.5 美元。事情就这样进行下去。

戴维斯一直向丹尼通消息，通过阿姆斯特丹、苏黎世和拿骚打来的神秘电话。说神秘，因为戴维斯坚持一个“需要才知道”的政策。从这个观点看，丹尼只需要知道结果。

——-而不是这么可能这样或者还有谁和他们分享。戴维斯的操作方式很简单：每个通消息的人和每个客户都被分别放在一个分隔间，唯一能和他们联系的人就是戴维斯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投资银行的这个钱的世界和世界情报机构应用的方法最相象。事实上，他们常常互相补充。因而，中央情报局是瑞士信贷的固定客户，使用瑞士银行的气压密室，人们所谓的数字帐户，在转手钱的时候保护他们的信息提供者和客户。

丹尼懂得这些，毫不抱怨……只要利润滚滚而来。利润真是滚滚而来，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但他确实试图使自己获得更完全的独立消息。他在查尔芬特·圣贾尔斯白金汉郡买了一所房子，把他的办公室安在了那儿。

后来在 1986 年 2 月丹尼在他乡下的房子里接到了蒙他格·戴维斯的一个紧急电话。

戴维斯是从费思罗机场的一个公共电话亭打来的，他正要登上一架到伦敦的飞机。他告诉丹尼他们必须在三小时内到丹尼的公寓见面。丹尼向戴维斯保证他会在那儿等他，他在桑德拉·李陪同下，一小时后也动身去伦敦了。

戴维斯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恐怕上次富牧西有关的那笔交易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笔交易了，丹尼。我们在瑞士通用银行的朋友已经听说有人也在玩同样的游戏，使用巴哈马列伊银行的设施。股票交易委员会已经盯上他们了，列伊银行，为了保护自己，正在告发这个家伙。他的名字叫戴尼思·赖文。他为兰伯特做兼并，他是我们麦思福来哈朋友的朋友。这种事一定会散开的，大家都在互相揭发。我听说伊万·包斯基，套利之王，将是下一个被出卖的人。谁知道会在哪儿打住呢？我已经把我们在苏黎世和拿骚的所有贸易帐号

都停止了，把列士敦士登的那个机构也清算了。我也建议我们纽约的朋友休一个长假，最好在罗马尼亚的海滩。”他停了一下。“这是和你有关的最后帐目。”

他递给丹尼一片纸。帐目是手写的。说在1982年9月到1986年2月间丹尼·勒曼已经赚了4700万美元，还有零头。这不包括他在那儿一直在积累的利润在阿姆斯特丹尤德汉戴斯银行的存款帐户上所赚的利息。

丹尼读完之后，戴维斯伸出他的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丹尼把那张纸还给了他。戴维斯然后走到丹尼起居室的壁炉边，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拿出火材，点着这张纸，扔进壁炉里，看着它烧完。

“这是最后的书面踪迹了，”他说，笑了一下。“现在，丹尼，我有一个新想法。

日本。日本人正在积累有史以来最大的现金。其结果，那儿的股票市场就要暴涨，日元肯定要超过最高点。一个双面的运气，但完全合法，就是说不再是肯定的了，但差不多。

你怎么说？”

“我要想一想。”

“这个不急。不过同时，我确实建议你把我们银行帐户上的美元转变成日元或德国马克。我们会把它作为三个月的定期一直滚动直到你告诉我们不要滚了。你知道，美元已经完了。”

“当然。继续干吧，蒙他格。不过我想现在我会转过去到日元。”

一小时后，桑德拉·李买东西回来了。“那人走了吗？”她问。

“是的，永远走了。”

“好，我很高兴。现在你要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主意吗？”

“没有。”

“还记得我们在海宾和思并克的那些日子吗？”他问，他说的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两个硬币商店，他常在那儿买东西，增加他的个人收藏。“如果我们开我们自己的商店怎么样？”

“竞争很激烈的。不过，你打算把商店放在哪儿？”

丹尼一点也没犹豫。“在邦德街。等我们盖好以后他们看上去就微不足道了。”

“你总是说‘我们’。你真是这个意思吗？”

“你愿意做一个合伙人吗？”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行，丹尼。”她回答。

“好吧，成交。我一点钟回来，我们去萨瓦庆祝。”

一小时后，他们走进了萨瓦餐。所有的眼睛转向桑德拉·李。没人注意到她身边那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丹尼一点也不在乎。他刚从一个简单又很成功的兼并套利人的事业中退下来。现在他要回去了，三百六十度，回到他一直最喜欢的事业上：硬币生意。

现在全世界都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回到真正的钱上感觉真好。咖啡送上来时，他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盖着天鹅绒的盒子给桑德拉·李。她打开，拿出一个美国双鹰金币。

“谢谢，合伙人，”她说，然后越过桌子吻了丹尼。

在萨瓦餐馆看着他们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太嫉妒了。

生活是公平的。

